





JDS  
P 35  
A 2  
Ta  
1.22

孝宗崩。逆瑾專政。以脩邊過費繫治。而功訖不就。嗣是北虜亦不刺阿爾禿廝兩種。與小王子相讐殺。因據西海屯朔方。河西有虜始此。河西遼東保塞諸奚夷日漸携貳。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方。益分財益匱。而中國日益困。邊臣建白。利獨在脩邊。或云進幾里。扞虜或云退幾里。固我。我邊日退。虜患日進。正德四年。虜入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十年。入馬蘭谷塞。殺叅將陳乾。深入固原平涼。嘉靖初。虜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起少傳一清。以兵書兼都御史。提督邊尋召還內閣。四年。虜掠陝西塞。六年。虜入寧夏塞。尚書

王憲督師都督杭雄總兵擊却之斬虜三百七年虜大掠寧夏起尚書瓊總督陝西邊瓊請於花馬池至定邊營八十餘里脩邊牆禦虜牆據要害且厚堅可乘王總制牆云至今邊人稱於是度虜所從入饒水草之地集將

較擺邊虜近牆輒雜用弩砲火器擊射之虜被傷去

而兵尚書承劖言曩河曲所患者獨土魯番耳今亦

十刺又深入巢西海與掎角爲寇蹤今陝西邊患延

綏固原爲最急又其肅軍餉專仰濶東宜及時糴粟

貯蘭州爲河西備至於莊浪實二虜出入所走集宜

繕寨設屯以隔絕二虜相通之路又兀良哈最近京

師善撫之。卽屬夷不善撫。卽門戶之寇也。宜謹其衝  
御。又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復起。  
曠日持久。釀大患且成。交趾世子流寓老撾。異日或  
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

皇上覃思經遠。豫定廟筭。用人理財。以保固社稷。吏尚  
書萼以宣大榆林遼東饑亟請

上優恤以大慰其心。且言寧夏地宜五穀。兼魚蒲之饒。  
蓋黃河在天下皆害。於寧夏獨利也。故本色粗足。而  
患於歲支不敷。遼東土廣人稀。宜營田副參所轄軍。  
不必聚屯城中。資私役令各擇肥美據形勝而營。先

年李承勛行巡遼見故興水縣地肥美立三大營以耕而大路之寇遂絕。見瀋陽地尤美而虜時入掠妨農耕築牆包山立臺其顚以守望瀋陽人今利賴之。蓋營田之法視屯田尤便軍小試小效大用大效宜大寧夏宜皆可行而主於積芻糧實邊如一國盛時。蓋一時大臣遠慮經國者如此其後虜吉囊俺答一酋者。業與諸戎鮮讐結約頌爲中國患而大同軍數叛至戕總制大臣逋逃虜中者數千人。虜擇其狡徒者多與馬牛羊帳幙好遇之令爲僧道丐子出入調我邊西至甘涼東出山東並邊垣散入諸語言衣服。

本華人入市塵無間。至乃時時潛入。京畿爲內間。  
探者猶相從問訊。應唯唯已忽抽刃躍起。賊殺人人。  
乃驚走而虜騎如雲。四塞至矣。民無所得避。其尤桀  
者。高懷智。李天童。趙全等。各擁衆數萬。前冠軍。每入  
塞。恣深入屠戮。得意去。終莫能有禁禦也。蓋是時虜  
多從大同卒入大同。與大同卒約。我無爾掠。爾聽我  
南。我歸且遺爾輜畜買路。與結約。折箭爲誓去。而深  
入陝西河東諸內地爲寇災。雲中上谷無寧歲。其後  
柄國者益放濁。邊文武臣冒功掩罪。必於賂。邊備大  
圯。雖大臣總制邊功。見簡書可稱述者。代有然適保

疆圉能無失敗而止。他莫能悉也。十八年。

上幸承天。命尚書鑾都御史伯溫行巡邊。出帑金五十萬大賚邊伯溫念五堡在大同北川原漫衍難守。當

築也。前都御史張文錦規築而事僨。繇措置失宜。後

繼者閉目搖手。不復爲五堡計。則懲噎過矣。於是以外

紅寺舊堡適當諸堡中。而規狹小不稱。開展之。得多

宿軍。爲諸堡走集。名弘賜堡。以紅寺西護堡村爲紅

土布袋等溝通虜蹊間也。於村創堡。爲鎮虜堡。以沙

河舊堡在河北陷淤泥中。河南好文村北距河險。東

與護村等堡連絡爲固也。築之。名鎮河堡。以洞子南

原堡溝全崎隘難援也。稍西南車房地高阜肥厚創  
鎮邊堡以鎮城舊堡無水泉難守。稍東堡盡頭地四  
望豁敞有水泉可戰守爲鎮川堡。蓋展築者一創築  
者四堡相去各二十五里而五堡中一山特起名平  
山憑高望則五堡在目覘賊多寡去來方向瞭如也。  
於其上築會遠堡設公館其中召募夫役聽自至而  
豐其糧犒遠近響應於是壕塹墩臺具密布而卽所  
募軍願留者三千人遣參將將之使屯耕蠲其租而  
五堡以完。二十三年兵侍郎翁萬達行督邊發卒分  
地乘鄣時邊備久圯萬達旣部遣已尋遣健卒百間

行察勤怠。以硃油寘竹筒中。均給之。約曰。諸堡壁亡  
守者。第硃署其處。勿復問明。捕論而亭卒得所署書。  
各面縛。聽効治。繇是人人震恐。無敢去障者。八月虜  
大入。則徵諸將兵逆擊。而令材官善射者夾道伏。虜  
挫頓引去。

上賜璽書勞焉。於是萬達察痍傷哭死士。東自老營堡  
距滑石澗築邊牆二萬丈。大同宗室克灼謀開虜則  
密授指。大同將周尚文發之。詔繫充灼論如法謀  
報虜寇宣府。欲奪居庸關。萬達曰。虜素號宣府諸將  
易與耳。今盛氣入。其鋒不可當。則檄尚文部銳卒代

將時尚文老矣。尚健鬪。與士卒均苦樂。士願爲之死。  
得檄卽馳赴。力戰者三日夜。萬達從壯騎數千赴之。  
會大風起。車曳柴礮進。距虜四十里。而軍虜大驚曰。  
翁太師至矣。解圍去。進兵部尚書。當是時。河套地淪  
于虜久矣。總督侍郎曾銑。於大學士言。僚壻也。欲倚  
以圖功。上復河套議。言柄國力主之。下廷議。廷臣莫  
敢難。萬達上議。言河套本中國故壤。詎宜棄然揆今  
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驗之當事。有必  
奮之志。而寡萬全之筭。不能不深爲之慮也。自國家  
舍受降而城東勝。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

之大羊爲日久矣。然正統成化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弘治中，我軍猶歲搜套，搗其巢，業不能復。今虜盤據其中，滋畜牧，遂生養習爲固然。而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今益昌熾，可三四十萬。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賴廟堂注意脩舉，亦暫耳。彼此強弱盈縮之勢較如，而何可輕動爲也。且河套久淪虜中，間譟罕至，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糾直，草木之有無，皆不能諳知。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卽師小利，尚難其歸。儻失鄉導，

全軍何賴。且數萬之衆緩行則虜得爲備疾行則輜  
重不繼。吾尅日裹糧。業有定數而虜遷徙無常。遠近  
不測。則戰固無定地。無定期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  
或佯逃遯。笳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  
我軍于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又數萬之衆出塞。有  
數萬之衆爲援否耶。糧道雖通。保無抄掠不匱乏耶。  
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  
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  
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今塞下兵卽塞下  
之人也。有先人墳墓廬舍之守。有妻孥眷屬骨肉之

愛。有禾黍桑麻產業之戀。有牛馬牲畜養身之具。如敵私讐。宜有必奮然且迫于兵刃。休于死生。往往退怯以煩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卽罷之役。恐之以方張百戰之虜。而欲得人之死力也。其將能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爲虜弱。則我蒐於套。秋冬馬肥。爲虜強。則我守於邊。三年三舉。虜必自困。夫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瘦矣。我馬不亦肥乎。而乃止於守。春夏虜馬瘦矣。我馬不亦瘦乎。胡獨利于征。春夏馬瘦。虜弱不能爲寇。然坐

以待我。何知其不能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虜強能爲寇矣。則多方設謀。何知其不能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可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立異。柰何欲歲一爲之。俟三舉復之也。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馬傷耗。議論蜂起。將已之乎。將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俟其成乎。卽三年三舉。咸得志矣。虜敗而遯。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將何時已乎。蓋議者徒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大同五堡之城。虜不深競。以爲套地易復。而不知勢固有不同也。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

忽而歸敗亦支吾以退舉足南向壞塹城堡可立至也後援濟師可立待也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間關敗虜陷沒則事勢異也往城諸邊本我近土又沿邊之地虜不爲意雖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爭乎則事體異也故曰殺虎易奪虎子難奪虎子易奪虎穴而居難今未能殺虎而欲奪其子處其穴得乎議者又言伺虜出套拒河而守之亟築垣牆次移邊堡不知吉囊控弦不下十餘萬非不自支何詎空套以出沿河二千

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  
相聯絡。置兵以守。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不  
與焉。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已至矣。况我邊去  
河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豈能自供。必  
將仰給内地。繇内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不下  
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河。卽糧餉可充。飛輓難繼。  
此尤所當蚤慮。而殫思者也。事變之來。曷其有極。孰  
能逆覩。異時者。虜或自相攻擊。或荐遭疾疫。套地之  
復。此其時乎。其在今斯。獨當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  
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者也。蓋慮事忠

篤如此。會咸寧侯鸞。訐銳賂宰臣。掩敗冒功。議復奏。  
搖關中人心。逮下獄。相言落少師。致仕。閣學士嵩深  
傾之。言銳竝死西市。其後虜犯。京師退。僉都御史  
王忬。卽請於都城築外郭。使附郊人得寧居。廣置  
村堡。使野民得保聚。無遺虜禽。薊遼保定設總督。以  
拱衛京邑。與涿州昌平密雲爲四重鎮。各置兵萬  
人。有急得相爲援。奏可。次第行如章。而薊州設總督。  
已以副都御史督大同。大同地極邊寒。儉而獨於撫  
臣饒。則東幕府諸羨入悉佐軍。無所私。而請大農金  
錢十餘萬賑之。已以侍郎督薊遼。虜犯古北。喜峯。冷

日諸隘則部諸帥守馬蘭谷。守石塘嶺。守渤海。守紫荆倒馬關。而自以精騎居中。權督調之。與宣大督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內者。移宣大兵爲內守。地在薊保而險在外者。移薊保兵爲外守。以便宣爲國而好結朵顏諸屬夷甚恩。令不爲虜使。自是虜闖入頗歎。當是時。尚書博爲本兵總督。所糾治邊將。輒覆可邊將閱。即問所當代爲誰。遇闕輒補。故志行。

尹學編四

史考言邊事甚具。其畧曰：嘉靖元年秋，虜入花馬池掠西安、鳳翔。三年七月，大同軍叛，多走出塞降虜。四年，虜數侵掠陝西諸塞。殺吏民。六年，虜再掠寧夏。八月，吉囊俺答數掠榆林。寧夏塞總制瓊出兵御之。虜亦得利去。十二月，人大同塞掠井坪。應朔九年五月，虜入漁陽。遼西塞大入寧夏塞。六月，入宣府塞。

十年三月入大同塞、九月寇陝西遼東、十月入大同  
塞、四路殺掠出京營兵禦之、虜去寢師、十一年二月  
虜入榆林塞、掠陝西內郡。是年虜道松潘溼脣、寇四  
川。西寢十二年十月虜侵鎮遠關守將王勑破虜斬  
首百四十、大同軍復叛、與虜通、發兵討不克、十三年  
閏三月遣大臣賑撫大同叛者北走虜幾千人。七月  
吉囊入榆林塞掠安寧會寧金縣八月始縣青沙峴  
出花馬池塞、總督尚書唐龍上摺書言斬虜首四百  
五十四、勅給事中覈以功報陞賞有差、巡按御史劾  
總兵劉文冒功掩罪宥不問。十八年二月駕幸承  
天、八月虜入宣府塞、叅將賈英見虜少出禦之、亂行  
而前、入虜伏虜殺我將士千人、掠戰馬千匹、益深入  
京十二月虜入榆林塞殺將宋隆、十九年二月其肅守臣上  
言河西一鎮連瓶盤據於西海番族往牧於南山、固  
使入貢、往來交馳、套虜乘機出沒搶掠、中通一徑、勢  
甚亟危、乞濟師報聞。三月虜入榆林塞破清平堡、入  
木脂殺掠人畜萬計、焚芻糧數萬、長驅出、又入宣府  
塞破北路馬營諸堡、得我神鎗銃炮一千計、芻粟牛羊  
萬計、逼婦女飄殺不掠、四月風霾、下兵部議防邊

言官交章劾兵尚書張璉貪鄙誤國不聽七月虜入宣府塞大掠至蔚州總兵白爵遇虜於水泉兒大敗副總兵雲月遇虜於馬連堡又敗凡留宣府境內者幾兩月乃去撫臣守將竟論功陞職已越大同抵鴈門度寧武嵐靜交城諸内地人不謂虜能至無防預掠殺人畜萬計大同軍得虜掠我輜畜名買路錢巡撫史道總兵王陞幸無事若不聞聞亦不問虜益無忌顧山西撫臣陳講告急言八月六日達賊繇井坪至朔州城七日分三路繇井子窊青屹塔侵陽方邊接連狗兒澗水口等處殺官軍掠人畜文繇水口佛老觀灰泉梁溫等處深入省城西南十日興嵐交城平虜與分州文水清源十數州縣封壞連接一望平原民皆村居曾無堡寨可爲避禦且各賊未遭剝廻延住腹裏數日不出人心驚惶禍變莫測後報聲息尤爲可駭我兵追逐不滿八千大同救兵雖至大約一千五百臣遣人督戰觀望不前兵勢至此後將何委詢問虜中歸正人皆言近年大同叛軍向順無明爲賊首領生長中原習知易發文覩我軍脆弱非其所敵故敢於橫肆漸窺中土山西地連畿輔密邇京師又與河南諸省並隔一山若徒循常襲故不早

振舉必成大患乞下廷臣集議更新絃轍兵部不以爲意謾日虜且退是月陝西總制尚書劉天和率精兵九千駐花馬池虜數萬入安邊定邊塞大掠固原天和爲虜隔逾月奏不至旣而告捷言斬虜首五百卒張奴兒殺吉囊子虜諸酋大哭遁去加天和太子太保叙一子錦衣正千戶陞賞三鎮文武吏士凡千餘人張奴兒陞世指揮僉事內閣以謀謨帷幄夏言加少師翟鑾少保本兵以曲盡方畧坐收全功張蕡加少保叙一子錦衣副千戶十二月虜大入大同塞二十年八月吉囊先入大同是月壬戌提督代州三關副總兵丁曠出師至寧武關東北十里石湖嶺遇虜力戰死虜遂入關以樊繼祖總督宣大偏保軍務興銀九十萬兩又起翟鵬總督京城南面山東河南軍務繼祖虜至不出縱其深入山西遊擊將軍周宗禦虜太原北侯城村力戰死虜遂至省城又越而南殺掠人畜萬萬吉囊纔出關求至塞俺答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呂州殺掠益甚一月令侍郎張漢賑山西被虜郡縣三十一年二月言官交章劾繼祖竟不撫斂歸田陳講史道爲民宣府大同總兵于陞自爵僅罷官驟召還京是月虜掠蘭州三月邊臣言虜

且至又以鵬總督宣大偏保及山東河南軍務五月  
時宰惡鵬直遂會鵬乞兵糧內批罷鵬革總制官專  
責大同宣府山西保定龍大有楚書劉臬劉鴻四巡  
撫五月右清紀郎周鉄言虜必再至乞早防謫廬州  
府知事六月虜又大入塞時吉囊病死其子板不孩  
居套中小王子不及兒台吉駐威寧海上俺答經朔  
州破鴈門掠太原京師戒嚴七月召鵬復爲兵部  
侍郎僉都御史督宣大偏保山東河南軍俺答青台  
吉吼嚙哈刺漢及叛人高懷智李天章各擁萬衆  
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上黨平陽下邑時鵬未  
至我師連營莫相攝觀望不肯戰賊益深入營駐平  
遼介休間散入險山中發掠人畜諸將竟不肯乘險  
邀擊虜掠我牛羊衣襍男女迤邐就大營繕陳且歸  
偏帥張世忠等自侯姑村起盟約諸將彊虜力戰諸  
將閉營不相援賊見世忠單壯戰又力集精騎三千  
餘合圍世忠世忠噴白諸將獨不念血盟耶被射傷  
裹瘡下馬四面步戰賊亦瘡會矢火藥盡世忠噴呼  
曰我軍被圍戰若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追  
耶復上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已至酉賊見我兵死  
傷衆無援久戰力竭遂灑我營世忠頭中二矢墜馬

死。張宣臣等痛世忠死，猶率旗軍魯五等力戰，又並  
死。虜又分掠定襄、孟五臺，又自代州出繁峙，靈丘、廣  
昌、掠殺人畜萬計。從廣武站出關，妄行出大同左衛  
及陽和塞而去。贈世忠右都督，與銀十斤。宣臣各四  
十兩，仍祠祀。二十二年八月，虜入榆林塞，又入其肅  
塞。二十三年春，調各鎮兵至大同防秋。是秋，虜入大  
同塞，總督尚書鵬禦之。虜退，時虜遣我叛人至京  
師，入兵仗局，習佛郎機銳，獲誅之。遂散各鎮防秋兵。  
十月，虜破宣府塞，入紫荆關，鵬及薊州巡撫朱方械  
下詔獄。二十四年，虜大入榆林塞，總督尚書張忻、延  
綏巡撫張于立謫戍。二十五年，虜深入陝西，二十六  
年，虜大入塞，直抵居庸關。二十八年，虜入宣府大同  
城。自是調邊兵入衛。京師無虛歲矣。先是尹武選  
郎畊生塞垣，習塞事，作塞語，陳東莞建條邊議，而

嗟夫。繇國初至于今，虜勢之強弱，萬不同矣。自爰  
明興忠言嘉謀之臣，所籌講畧具，塞語凡十篇，其畧曰：

惟既奔愛猷再竄。

成祖奮三駕之威，而魯台奉款。當是時，虜蓋脅肩屏息，而惴伏恐後也。爲中國極盛，已東勝之守內遷。開平之餉道不繼，馬真啟釁，胡騎數臨。虜寢寢強焉，及英皇旋輪。諸將協謀，宣大之長城繕。而脫脫之貢數入，虜貪漢財物，內犯亦希。此又一變也。乃邇年來吉囊俺答，虜我丁口登我叛人。衆稱十萬，虜勢勃然興焉。方其始也，有乘孱馬持木兵而陣者矣。伺隙則進兵，出則走繼也。振響直前，不避兵陣。精騎約戰，餘衆剽掠，然而未攻堡也。故堡而免矣。及其繼也，分道直前。

視我衆蔑如。殷數百騎以羈全營。紛千萬騎以震零  
堡。然所破者僅百之一二。堡稍嚴而免矣。今則盛兵  
入塞。自結長圍。所過鄉堡無不殘破矣。漸知粒食漸  
知集衆。漸知貴賤。又漸知用長。漸廣奸細。而用計謀。  
是又一大變也。夫過無不攻之堡。而舊堡大不數雉。  
高不數仞者莫易也。攻無不破之鄉。而鄉敵臺不設。  
角臺不制也。虜知粒食矣。將無食馬之耗。而我馬日  
削。虜知用長矣。當有意外之防。而邊日困泄泄也。虜  
知貴賤矣。知集衆矣。而我不求濟於短兵薄刃之外。  
策間好而離交。以至虜用騎而衆。我用步而寡。虜驅

我工我而逸我。我絕彼通貢而勞虜日擾山西真保。追  
四關廂以搖我。而我勒燕然。撫賀蘭。一不置諸口也。  
其大者。彼務休養生息。而吾則徭役困敝。彼威殺專  
行。而吾則文法牽制。彼勝則利歸於下。敗則耻歸於  
上。吾敗則禍貽於下。勝則利歸於上也。於戲。其亦幸  
而虜志擄掠已也。幸而思上國貨。貴子女布帛也。不  
幸而有大志焉。則是豈可不爲之寒心哉。昔周人之  
爲謀也。伐太原城。朔方而已。後嗣忽之。其禍至於攻  
驪山而覆宗周。漢人之爲謀也。治秦中。實塞下而已。  
後嗣忽之。其禍至天子下殿而魚羊食人。唐人之爲

謀也。斥磧比置都護而已。後嗣忽之。其禍至於掠都邑而焚宮闈。乃宋謀復燕雲。城靈武。卒輸幣割鎮而亡蔑矣。故太原朔方。周人之形勢也。秦中塞下。漢人之形勢也。磧比都護。唐人之形勢也。燕雲靈武。宋人之形勢也。此其體也。而都邑不同。緩急因異。審之以因勢制變。則豈非形勢之大用也哉。始謀之而強者勝。嗣忽之而弱者壞。必然之理也。我國家之都燕也。風氣之稟。士馬之強。不避周漢。然藩籬視關中爲稍孤。其視東漢宅雒。已失全險。宋捐燕雲。無限胡之防。固爲遠過之矣。故今邊京後最急。宜大次之。榆林塞。

夏其肅又次之。故大寧存，則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東勝存，則山陝有交應，而其肅之左臂伸。今棄不顧，此往事之不可悔者矣。大寧不可悔，則京後重垣宜設也。宣遼不可合，則花當、朮顏之交構宜防也。而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大之鑿築，而京後之防一不措諸慮，抑又非往事之恨乎？今也虜犯太原，則增忻代澤潞之戍，而乘寧鴈之塞；虜犯洪蔚，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增忻代澤潞之戍，則度支懲弛東北之防，明者所燭在未然，況已著乎？故垣宣大是也。垣宣

大而并垣。京後其惡也。以宣大爲餌。而先垣。京後。急其惡也。悉力宣大。然且置。京後於不講也。則輕重緩急之間。其失權多矣。曰。然則垣塞古乎。曰。古也。自文王始也。築朔方爲軍壘。以扼敵。是也。果若今垣塞矣乎。曰。非也。古扼要已也。古者并田。南東其敵。固險周於天下。故扼要以爲塞。自阡陌開而溝澗蕩然。於是乎變扼要而長城。自始皇乎。曰。何必始皇。周秦。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胡。秦趙燕之爲塞。蓋已久矣。然則長城利乎。曰。自開闢而來。生民之大害三端。工。霸忘其身以救之。皆歸之築防。禽獸也。淇水也。夷

歛也。三者之不害。則壠之力也。故城居避獸也。後以  
之而治水。築防捍水也。後以之而防胡。今禽獸洪水  
不害。而日與夷狄從事。若之何其廢壠也。始皇之城  
塞也。不失之畫。而失之行。非其過爲慮。而過爲之督  
責也。誠停不懲之征。寬額外之賦。墾塞下之田。而無  
科輸塞下之粟。而無迫酌。勢乘便期。以再世而要於  
永寧。漢文帝行之。是壠塞之善者也。城孰緩孰急。曰。  
都邑所近。則急。田壤膏沃。則急。秦漢急西北。故秦塞  
臨洮。漢築朔方。誘匈奴入也。自馬邑而上。谷北平。於  
時爲緩。今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隣矣。

故臨洮朔方。覆於今爲緩。而京後最急。慮版築之屢興也。則寬其他徭。恐三衛之噴言也。則啗以微資。土可築則築。石可斲則斲。磚甃繼施。灰罐必謹。自居庸抵于山海。堡塞相望。而募民實其中。此所當舉天下之力以從事。與遷都較勞費。而不以煩曠阻者也。今不城塞。則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虜墾也。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爲虜息也。千騎長驅。耕具牛畜。舉爲捕虜。朝取數人焉。殺而委諸壑。暮取數人焉。驅而入之虜。輦輸遇掠矣。憲臣行部遇殘矣。如此而猶曰垣塞無益也。豈不過甚矣哉。然城塞非難也。乘之雖

乘塞非難也。久之難。始秦嘗乘長城矣。而謫戍猶天下。天下不堪也。嘗乘城謫戍矣。而謫戍無更踐。天下益不堪也。行者無憩息之所。負者無息肩之望。又居者無免籍。而往者無還期。非秦人之所以懼而亂而亡乎。故晁錯爲漢畫。尚募徙而尤謫戍。重入奴婢入粟。而輕鬻爵贖罪者。知民情也。曰。秦之城與今異。其戍亦與今異。晁錯之爲漢謀也。難。今爲今謀也。不難。何也。昔秦旣一天下。天下黔首引領而覬。休養匈奴。遼塞。無虔劉之迫也。乃勞師萬里。斥不毛之地。謫戍以戍。轉餉以給。其結怨天下一也。役丁百萬。壠塞數

千里地不計土石。年不計豐歉。期以一二歲盡羅絕  
漠。其結怨天下二也。夫古之動大衆。命下而哭鑿凶  
而行。軫未旋而君爲之不舉。明非其得已也。乃長城  
之役。與五嶺之戍。阿房驪山之役。一時而並作。其結  
怨天下三也。今則不然。醜虜跳梁。曲在彼矣。邊民荼  
毒。患切深矣。國家自三駕而後。休養生息。且二百  
年矣。自天子以至庶吏。憂念之至矣。無得而非其上  
也。故今之城也。與秦異。夫漢徙民大族。實新秦三輔  
五陵矣。又徙而實邊。邊土苦惡。當徙者懼其難一也。  
亭障未立。保聚實難。一旦置之荒墟。而責之捍禦。其

難二也。塞田未墾，倉廩未實，徒口盛而轉運益增，始憂坐食。繼憂凶年，其難三也。宮人鬻爵，不屑身往，所入奴婢，及罪人當贖者，必相繼逃亡，其難四也。今時則不然。塞下近京，師於郡國無異。塞垣既成，緩急有備。塞下殷富，號稱樂土。人多而苦無田，有募輒集，不必冬夏衣與廩食也。不必拜爵，高之增至卿也。

國初鹽利稍寬，遠方商賈嘗揭家而耕塞田矣。况募塞下人耕塞下地乎？故曰：錯爲漢謀難，爲今謀不難也。嘗爲之畫曰：塞城矣。其地卑而圮，不便而受敵者，宜更也。既更而無堡，宜增也。成城如引繩，急之而不

斷列堡如布棋錯之而不雜。堡去城近者二三里。遠者不三十里。堡爲廬舍。備器用。鑿井。增竈。具畚。列櫪。俾人有所棲。馬有所秣。使至者如歸。寓者如家。每堡五六百人。人受一塵。統之以一將。將爲一廝步卒勤瞭望。晝夜番休。馬卒遞邏徼。彼此左驗。無事則番上者倚戈。而番下者休。邏徼者遞哨。而堡居者習技擊也。有警則番上者爲燧。邏者登堡。居者繼登。番下者又登。則役不疲而事可久也。行之一年。民便之。來歲徵集。則令于軍曰。室至而欲留者聽。增給溫絮。移額廩。一歸復令于軍曰。室至而欲留者聽。增給溫絮。移額廩。

旣留而復令于軍曰願恒居而授田者聽且給牛種  
夫人情所不能絕者嗜慾所甚趨者利也歲月乘塞  
不數旬而處室有不願携室者乎歸不數旬而往有  
不願留者乎旣增室養又給冬絮移額廩已又有因  
爲之產有不願恒居者乎夫秦工役與謫戍並行而  
致釁吾工役息而戍以其情行之異于秦可知也錯  
爲漢謀募郡國之人吾卽募塞下遠不出百里易於  
錯可知也故曰審其異知其非難則塞可城而乘塞  
可久也昔鼃錯畫禦戎之策終之卒服習矣夫金鼓  
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一其心三者繇黃

帝而來未之有改也。今之所謂練習者吾知之。寅而集辰而罷。金鼓填然也。旗幟翩然也。右此而左彼。賞罰錯然也。金鼓以令之。南進而北退。施之于東西。則否。旗幟以令之。東坐而西作。施之于南北。則否。故教閱之金鼓。金鼓也。卒然有警。而金鼓之耳。有不聞者矣。教閱之旗幟。旗幟也。卒然有警。而旗幟之目。有不見者矣。曾是以爲練習乎。舉一將而叩之曰。子持戟之士。某也。勇某也。懦某也。不知也。彀弩之士。某也。習某也。未習某也。不知也。舉一將而私之曰。子部曲有善刺上意。巧剥下財。則無不知者。是教兵法耶。始下令曰。某守

某失入虜者以軍法繼下令曰某邀某失出虜者以軍法事已矣失入失出矣則將舉而委之上日有太監也太監以告之朝日請逮治也朝以下諸理日會律文也于是某奪祿某贖金與始下繼下者左矣吁令不足信也如此是教將較法耶故嘗爲之畫曰將授之兵則練習之政宜一委之將期使之耳目心志一而已矣金鼓坐作進退一而已矣賞罰一而已矣不必日暴之日中而饑疲之也將一日與執火砲者數十人適諸野而試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也者而更之暮而歸旬日而火器者遍矣一日與

司弓弩者數十人。適諸野而試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也者。而更之。暮而歸。旬日而弓弩者遍矣。又旬日而與勇力者。若諸技擊者。適野試亦如之。技擊者。若諸勇力者。又遍矣。繇是某也良。某也藝。某也遲巧。某也拙。疾與其驅之良稍良。將無不心具之。問其一。則舉其十。責之用。則呼其名。夫是之謂練習兵。以是爲式。是謂教兵。將以是爲殿最。是謂教將。始下令。必慮其可繼。繼下令。必慮其可終。終稽功罪。必詢其所始。是謂教兵教將較之法也。陳治安議。議邊亦十條。脩戰車以當虜騎一。設強弩以輔戰車二。省騎兵。

以紓軍民三重勸實以墾屯田四因屯田以制邊縣  
五行經界以寓地網六繁林木以資扼伏七募驍勇  
以習研營八明賞罰以振國威九重委任以責成功  
十也其畧曰夫兵戰用車其來尚矣漢衛青出塞擊  
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晉馬隆擊鮮卑造偏廂車  
作木屋其上轉戰千里唐馬燧鎮河東以後貌目戰  
車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以退奔衝用破田悅皆  
車之效也自周官有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而魏之武  
卒以操十二石之弩爲中律晁錯亦以勁弩長戟爲  
中國之長技至歷代以勁弩用兵制勝者尤不爽蓋

射堅及遠。爭險守隘。怒聲勁勢。遇衝而制突。固非弩不克也。胡莊肅松言。沿邊故有戰車。重大難推移。近潞安制車上可安弓弩。神鎗佛郎機諸械下。可載糗糧衣物。卽遇險阻。又可兩久界以行。寧夏車面設一牌以衛人。箱橫兩鎗。左右附兩鏡。俱孔達牌面。下拴二木。止則爲車前脚。行則以鐵鈎約之。其牌亦有消息可偃堅。車近身爲繩袋裝什物。入夜下營。則環列如城壘。人馬不得近。列陣則爲如意車。外以旗旆壅之。氊幕軟牌爲衛蔽。其砲弩車當陣門。置床子砲其中。兩軍相近則發。相迫則刀斧手突出。相搏則出騎。

兵分嚮掩擊之。勝則拔營追襲。少却則入營稍憩。蓋  
於進退戰守爲俱利。而又省芻秣載糧餉爲益也。以  
臣所見。揆臣所聞。計莫若多造戰車。廣置火砲。強弩  
矣。夫虜善馳突。常以驍騎蹂我軍。我軍不能支而蹶。  
惟車能捍禦。而陣不爲之動。又多制強弩火器以輔  
之。此我兵長技。今日所宜先者也。昔秦自孝公以亟  
耕力戰并天下。乃其後以天下之大。盡太倉之積。輸  
西河。而皇皇以爲憂。此其故何也。始秦之地利盡。而  
後之地利不盡也。始秦兵自食其力。而後之兵仰給  
於官也。漢蠶錯趙充國之畫可覆矣。唐李泌陳屯田

關中之策。而士多應募願耕。韓重華營田代北。而歲省度支二千萬。夫泌重華所營。今大同宣府陝諸邊地也。趙克國所屯。今其肅地也。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則今之爲邊者。莫營屯若矣。然差官督勸而田不加益者。悉起科害之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病。而人憚於耕。誠遵永樂正統間著令。諸沿邊空閒之處。許土客官民軍舍。儘力開種。永不起科。而又申古孝弟力田之令。耕田多者立賞格以勞之。則人勸於耕。就耕者衆。而邊土皆田。於是就其大屯耕至萬家者。而制之縣。則大縣矣。合數縣爲郡。則

大郡矣。然後擇良守令而勤撫綏之。什伍其民以使習兵戰以備捍禦。諸土供歲賦。一切蠲免。則藩籬既而邊圉永固。宋賸甫馬端臨所謂家使爲兵。人使知兵。勝兵數萬可指顧而集。此其道也。

議出丘文莊濬  
胡端敏世寧

况

今京師北奠。經費仰於東南。雖使力耕常稔。而東南里溼澠瀾之餘。與船運之費。每石必倍。求一年之餘。於三年之內。寧可復冀。再歲失收。憂必及之。故冗食莫汰。廢田莫耕。而區區於漕挽東南。以爲國計。未形之變。不可勝諱也。

議出陸  
侍郎深

草木子曰。井田之法。非

獨爲均田制祿設也。所以因地設險。而陰寓守國之

意也。中原平行而溝洫阡陌連絡乎其間。令車不得方軌。騎不得騁足。是謂伏至險於大順。宋吳璘守天水於平土。縱橫鑿渠。闊八尺。深丈餘。連綿不絕如網。日地網。而金騎兵不得肆。今倣其意。因屯田以定其經界。繁林木以制其馳突。令田者里其瀝一溝。畧如古制。分畫其溝塗之界。而取其土石之木。如棗柿之屬雜植之。沿邊則樹之榆柳。以息爭端。以備旱潦。以阻敵騎。大之我兵禦虜。得依爲陣。以控扼而小可得薪果之饒也。夫邊塞之內。而有數十里之叢林。叢林之內。而有數百里屯田之溝洫。斥堠在叢林之外。兵

車伏叢林之中。前險後枕。莫非阨塞。敵雖強何施。將  
田者安耨。而田疇益闢。戰者不劙。而士氣益奮。故黎  
勞費。則省於城城。而功倍之。語形勢。則壯於十萬師。  
而險加之。患玩懈弗爲耳。乃渾蔚諸州。林木故茂密  
者。以薪芻營繕之故。或斧而爲薪。嗚呼。其亦不思也。  
哉。昔人之言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爲  
理信哉。斯言而制兵爲尤嚴。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  
命罰于社。予則孥戮女。蓋其嚴也。先朝敗軍法重。  
故邊臣知畏。而地方少事。今失機而舊將晏然不罪。  
擁旌旄自若也。先朝軍機法重。故邊臣不敢爲欺。

欺蔽者死。今任情規避。掩敗冒功。自若也。本陣亡也。  
日回營身故。本敗失也。日走死官馬。死者含冤而不  
蒙恩。生者憤懣而無從訴。甚且有殺掠數萬。陷沒  
連城。而不以聞者矣。先朝嚴勦殺之令。嚴逗遛避  
敵之誅。近年虜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邊將息鼓  
偃旗。或東或西。一不敢當虜。而隨尾其後。俟其志欲  
充溝。整暇而歸。則舉所畧老羸孱弱不能行者。乃視  
爲棄核而噏我。我則因之以爲利。掩之以爲功。張皇  
獻俘。上之闕下。不知其所得者。率吾之編氓。與其  
老耄嬰孺也。豈不重傷天地之和。而遺醜虜之笑哉。

夫兵先制。制定而後士衆不亂。士衆不亂而後刑賞明。刑賞明而後衆志可齊一也。兵志曰。卒畏將而不畏敵。國家自設有邊關而來。語兵甲士馬之盛。必曰大同大同。自頃鎮巡失於撫馭。致其背逆。而前後所遣清功勘罪諸臣。觀望姑息。所措置又未能大服其心。前此撫臣傳令下操。雖不能必其致死。然猶未嘗不操。驅之出戰。雖不能必其致死。然猶未嘗不戰。邇來教坊鞠爲蓬藿。金鼓幾於絕響。每邊警言交馳。烽火四照。將或躬先出城。悍夫驕卒。方擁抱其愛子童孫。熟寐以寢。稍稍繩縛。則羣起而呼。脫巾而詬。出胡莊肅

奏則是朝廷賞罰不能嚴之於將帥。將帥號令不能  
議

行之於士卒。禁網嚴密於巖廊之上。而法紀濶畧於  
邊境之間。豈不可爲之痛哭也哉。然此自其賞罰非

法者言之也。法賞以首級論功。將以亡失士伍爲罪。

承沿而莫之改。夫兩軍相薄。當格鬪時。手眼瞬息不

得差池。初何暇取級哉。取級則不能復戰。而爲敵所

乘也必矣。故取級者。非必殺賊。殺賊者。固未有暇於

取級者也。又往往以爭級躁踐爲敵敗。而所取者級

又獨爲勢要資。且所取者。非殺已降。則殺良民。不然。

則得彼虜逃回而名殺之也。夫斬真賊甚難。而賊良

民甚易故今真功不一二而冒功恒八九官見其獲  
功輒喜而何暇復辨其真與僞也律殺一家三人者  
凌遲處死極罪也今妄殺三功卽得官世襲極賞也  
以極賞而加之極罪之人於命討胥失之矣此邊人  
之大恨戰之大患也大戰不正勝期於致死其常也  
能戰足多矣况兩軍對壘殺傷相當足自暴白乎今  
我軍被殺則指名可驗彼之人不能取級則不得論  
功覆以其罪罪之戰而卒五人死者將謫戍虜入境  
殺十名以上不報者止降級此趣之退自保而延寇  
入也故今邊將以退縮保守爲得策墩堡殘破人畜

屠掠。惟上下相隱以避文。謂宜更賞罰之格。嚴隱匿之罪。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卽無級不坐。而特深擁衆退縮縱賊不擊之誅。其戰勝論功。止憑督撫查審。衆證孰爲設策。孰爲選鋒。孰爲陣亡。卽與給賞。其次設策。首鋒擊斬數人。而上勇力出衆者保陞。而隱匿冒功賞者。卽重臣不貸。庶賞罰當而人心思奮。武官之濫冗。亦從可革矣。議出胡莊肅松然其本在重人。今諸邊巡撫。提數十萬師。專生殺於境上。至重矣。謂宜慎選忠勇謀畧。爲天下共推者。以克可也。而其所擢用。炳臣親昵者。避之勿推矣。登崇日久者。重之勿推矣。

每遇員缺或取諸疎遠或取諸廢閒而推之其說以爲彼在廢閒疎遠者亦喜高官大任之已及也將命而往苟幸於無事比至鎮則動從中制賞罰不能自決繕脩不能自制芻糧不能自給而攻守不能自調也倏然欲行忽然報罷倏勒之戰又忽責之退也甚乃撏決小疵以轉相繩責夫請糧請兵本爲誰計傍皇求哀延頸企踵而內之應之者晏然不我屑以也故爲督府者譴譴然結疑慮之懷而操憚事之念獨日夜倍尅日夜鑽刺圖所以移徙遷陟而莫遑其他彼

其視地方。曾遠廬火宅之弗若。而何暇展四體。竭心力。勞來安集爲。國家計無窮之畫耶。無怪乎紀綯日壞。邊防日隳。驕伍日橫。夷狄日肆。而後來者愈難乎其自處也。請自今巡撫缺。自科道部屬而上外。及於藩臬鎮守。惟其才。毋格以資。毋以貴近而不敢推。毋以疏遠而不得推。如宋推范仲淹主西。富弼主北。極一時之選。如是而假以便宣。豐其祿入。使得以募死士。養家丁。而久其秩。往非任十年不得遷。而加秩賜金。以厚慰其意。而戒言官毋妄糾論。以壞其成。此重督府之道也。今諸邊總兵握數十萬師爲。國家。

重督府之道也。今諸邊總兵握數十萬師爲。國家。

杆衛於公侯伯都指揮等官內推舉以克。又至重任矣。而差文武大臣一員閱實之。又差御史二員巡視之。然閱實巡視而止。猶可言也。後設巡撫矣。又設贊理軍務矣。已又設總督都御史矣。而查勘功罪。又屬之巡按。而巡按又有隨營紀功監軍之文。於是爲總兵者。上自總督巡視。逮於御史兵備監軍。無不得而控制之也。賊至調度。巡撫檄之東。巡按檄之西。或機當戰。檄之守。機當守。檄之戰矣。機當預布堵截於前。檄之合力追勦于後矣。報上兵部。兵部題請。兵科亦題。請或兵已東而調之西。或兵旣西而調之

東世久承平。右縉紳而左介胄。徒以其文墨議論。求  
多於封疆之臣。其在外藩。非旬月不達。卽有失利。庶  
幾桑榆諸邊密邇。京師。且發夕至。一有風聞。廷議  
汹汹。旣從而撥置之。又從而詆病之。卽有衞霍。何以  
自堅。卽孟明俘囚。李牧入保。又何以自免。此將官所  
繇解體也。夫督撫職掌。不過調度。原無提兵殺賊之  
文也。巡按職掌。不過監軍紀功。原無調遣之文也。兵  
部雖得調遣。實爲懸度。緩不及事也。兵機倏忽。一刻  
萬變。乃欲以遙度之智。中制之權。紛亂其聽聞。而謹  
與任之。古者軍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請自今總兵缺。

於指揮而上及叅將慎選之。惟其才。毋格以資。重其事權。假以禮貌。免其責任。督其練兵。兵部總督。臨時調遣之責。其戰不責其守。廵按不許調遣。專之勘事紀功。勘事紀功必親。不許轉委兵備及府縣官。如此則兵既厚集。事權又專。爲總兵者必當以地方事爲已事。以軍士命爲已命。以戰爲歸。以死爲生。以破虜爲事。其有當敵不戰。則必以逗遛觀望之罪罪之。此重總兵之道也。今議邊者。孰不曰練邊軍而當事者。輒稱無兵可練。臣愚以爲非無兵也。兵不得所以分合之勢散而不聚也。兵家之勝不可先傳。計利以聽。

乃爲之勢以佐其外。散而不集。則力自屈。法忌之矣。國家備邊。東起遼陽。西至甘肅。十鎮官兵。不減百萬。今卽虛耗。尚六十餘萬。若聚此六十萬衆。訓練之。三年五年。寧當憂虜哉。而此六十餘萬者。散在九邊。以一鎮言。止五六萬有奇。則此六十萬衆。十分之矣。一鎮之中。關營城塞。不下三百餘處。總副叅遊提調官。不下百員。各從分之。而一應防守坐墩哨報俱在是。則此五六萬衆。又零分之矣。覩分而不聚。則雖以六十萬衆全付一鎮。暴師費財。無所用之。况素所不敎之人。分數不明。先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貴賤不相汲。

雖有兵與無兵同。故海防之弊。莫敝於擺海邊防之壞。莫壞於擺邊何也。散而不聚也。且該鎮之兵。其強壯者。必先儘總督爲之奉。次巡撫。次兵備。次總兵。又次參遊。是督撫哨下之兵。必精壯而不過擁以自守也。其參遊衝鋒殺賊之兵。則三選之餘。斯非以我下騎。當敵上騎乎。臣以爲每一鎮。宜合一鎮所轄之兵。量留百名爲督府衛。餘皆聚於一處。擇一總兵官。久任而聚教之。分擇裨將。教以車戰。步戰。騎戰。更番練訓。三年乃議戰。戰則以車拒敵。以步應敵。敵少郤。則以騎卒馳之。其哨守探報。皆於營中輪番差遣。務使

上有必勝之將。下有無敵之兵。比三五年。於是連十  
鎮之兵爲搗巢之計。令其大創。不敢側目而南視。斯  
練邊軍之道也。其次莫如練土著。練土著則必捐燕  
代一方以與之。今永平全被虜患矣。順天亦半被之  
矣。設賊繇居庸出薊州。則永平孤失。永平則都城斷  
臂矣。屯昌平。則都城扼背矣。臣愚以爲不如令永平  
一府之糧稅差徭盡輸之府。擇一武畧忠力之臣。任  
將帥者。守其郡。揀其精壯。依民壯法編隊伍而練教  
之。又申保甲之法於農隙。擇有力者爲保長。令各備  
器械。具糗糧。團練於其鄉。一有警。則練兵爲先鋒。而

保甲爲聲援。虜至擊之。不使得利。將一府之民。以防  
虜防其家盜。以殺賊殺其私讐。未有不濟者也。在  
朝廷以一府之糧差。養一府之兵卒。以捍四方。宜無  
不可者。行之永平而效。則山西之蔚石。沿邊之州縣。  
俱以此法行之。則家自爲戰。人自爲守之道也。臣聞  
虜初入時。雖邊兵精銳不能當。及分投搶虜。則鄉人  
得而捕之。若行令鄉人能捕一賊者賞百金。或照軍  
功受職。則鄉人有不以殺賊爲利者乎。徵兵滿萬不  
如召募數千。誠確言也。出吳給事時來奏議邊議雖詳。要之以  
廟勝爲本。國初雲南最險遠。最後服。諸平定。自黔寧

王因總兵填其中。貴州有鎮守總兵而定。成化初。四  
川貴州山都掌蠻叛。督軍討平。自程尚書信徙瀘州  
衛。置太平長官司。分其地隸永寧芒部而定。貴州黑  
苗叛。將軍討平。自都御史鄧廷瓊設都勦府。獨山林  
哈州清平縣而定。荆襄有流民之變。綏定安輯。自右  
副都御史原傑設鄖陽府。設諸縣。設行臺。撫治之而  
安。語具土田志中。而廣西大藤峽蠻數出爲寇。災雷  
鳴。贊理軍討之。衆議賊在廣東者宜逐。在廣西者宜  
困。請分江西軍從游擊將軍自庾嶺入廣東捕逐而

大師從湖廣入廣西因之雍曰不然兵散而爲奇聚而爲正今兩廣無完郡而大藤峽則其本根也今釋本根不急而趨其末與剽虜團走謬矣今惟當全師鼓行抵桂林南可援高雷廉東可應南韶西可定柳慶北可斷陽峒諸路使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豈必逐哉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故貴拙速又焉事困於是督諸道兵徑進至全州遣偏師平陽峒而賊走桂林攻脩仁荔浦二洞破之而賊并力大藤大藤峽險甚且中多積石或難其攻請困之雍曰峽周迴且千里而欲以數萬人圖之不足適老師而匱財今

脩蕩已平。賊膽墮矣。此破竹之勢也。於是親擐甲督戰。四面攻。士勇貫上。盡破其山南諸大寨。就賊巢營焉。而前所遣奇兵。從間道驟蹙之。竟蕩其巢。磨峻厓曰九層樓者。紀歲月而還。易峽名曰斷藤。以紀功。其後接察副使陶魯平後山。置從化縣。平陽江。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置新寧縣。他平潯梧府。江田州。皆躬親擒撫。保障兩廣者四十年。

魯行兵。兵不得前知。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數

月運軍械。多疑兵。多列寨屯。宋賊備嚴。若遠遁。卽艤兵、盜。稍懈弛備。或遁久不得還。或出剽歸。卽數路並進。亟掩之。往往不戰而殪。每兵行。署檄封。弁裨將

某日某時發。及發。乃知進兵及兵所期地。旣至。則數

路師已畢會。故魯所征盜。盜無能自脫者。而兩廣大寇。民稱爲三廣。公云。弘治中。賴盜作

巡撫都御史林俊言臣聞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畧。以天下言。中國近而外夷遠。故治詳中國而畧外夷。以一方言。內地近而邊境遠。故治詳內地而畧邊域。蓋詳可以制畧。而畧不可以制詳。則體勢然也。江西原無專設巡撫。後因南贛二府與湖廣福建廣東三界連流。賊四剽出沒。莫制設都御史開府以鎮之。職專疆場。非若巡撫之爲職。諸吏奸民隱錢穀刑名農桑學較。皆其詳治之也。前此江西賦役。韓雍閔珪均有可觀。則巡撫之效也。後此贛州支分金澤。可觀。則提督之功也。其後改江西巡撫。仍督南贛。立見疎脫。此

畧不可制詳之明驗也。三省流賊出掠無時。而撫臣開府南昌相距千百餘里。聲息往反動經半月。臆度懸虜豈能盡中。况欲旁州僻邑歲時週歷宣上恩懲官邪。親問民所疾苦。不已難乎。臣觀湖廣鄖陽控河陝諸湖與湖廣巡撫不害並置。伏乞南贛都御史專令提督廣南雄江西贛南安福建汀漳諸軍務。與江西巡撫並設便奏可。而汀漳諸溪峒盜熾然起。不可制。都御史文森稱疾避不前。兵尚書瓊劾罷之。薦太僕王守仁以僉都御史往蒞鎮。時虔鎮西有桶岡橫水諸巢連湖廣桂陽南有浰頭諸巢連廣東樂昌龍

川與漳南諸逋寇並阻險爲民患。大者至僭王號肆  
攻剽不忌。當事者不勝忿多調狼達軍以勦之。不能  
難。則主招又不效。於是。有三省夾攻之議。守仁未至  
鎮。卽疏言盜賊之日滋。繇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  
繇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繇賞罰之不行。律領軍  
官。奉調失期。若告報違限。因而失機者斬。軍臨敵境  
託故違期不至者斬。官軍臨陳先退。及圍困敵城而  
逃者斬。此罰典也。及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勦  
流賊。墜賞諸格各有差。夫賞罰之科條具備。人宜競  
勸。而卒未有益者。以罰典止行於叅提之後。而不行

於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之征勦。而不行於尋常之用兵也。今南頓之禍亟矣。脫朝廷假以賞罰之權。俾無掣肘。許以便宣。相機輒發。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搗。則搗一巢。量罪惡之淺深。爲撫勦之先後。則供饋征調之費頓省。而羣盜日翦月削。期於溫平。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覺者。也。如必南調狼達土兵。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計賊二萬。湏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後舉事。刻期動衆。又數月而後交兵。聲迹彰聞。黠賊深遁。鋒刃所加。不過脅

從之老弱而已。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班師未幾而  
山林之嘯聚因之。則何益哉。况近年江西有姚源之  
役。福建晉汀漳之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南廣。偏橋之  
討未息於湖湘。加以大師何以堪命。此則力拔一齒。  
而兒隨以斃者也。繇前之說如臣昧劣實懼弗堪。必  
擇能者付之。而後可。繇後之說大舉夾攻。庶幾可以  
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妨國計也。惟陛下  
詳擇。詔改提督給旗牌便宜行。守仁旣至。師漳  
寇方亟。而師郊將吏請俟秋乃舉。守仁曰。往福建諸  
軍頗韁。有立功贖罪之心。利在速戰。若當事者乘

其銳以掩賊不備亦何詎不克乎。今曠日久矣。賊聯黨設械以備我。而我猶執乘機之說。張主於外。以堅賊。是徒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盜之未可擊也。廣東諸兵。意在倚狼達以分責。利於持久。而賊亦方俟士兵之集。上戰期。若因形之以緩起。而從之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吾猶執持重之說。以坐失事會。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盜之可擊也。善用兵者。因敵措勝。而應形於無窮。於是宣言擣衆班師。需大舉。而親帥諸道。覩卒伺其懈。急擊之。破巢者十餘。斬首從七千有奇。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簡司以填之。而

定會湖廣請來攻桶岡。守仁曰：「桶岡諸巢在湖廣爲咽喉，而橫水左溪其腹心。橫水左溪在江西爲腹心，而桶岡其羽翼也。今不去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從事於夾攻，進軍於兩寇之間，將腹背受敵，非完計也。」今湖廣師期尚遠，而橫水左溪見我兵未集，且以爲必先桶岡，必觀望未爲備，可擊也。橫水左溪破，移兵而臨桶岡易矣。乃分部將吏一自南康入趨橫水，一自上猶入趨左溪，而自帥將吏逼橫水而軍。時橫水不擬師猝至，則大駭。而大師至，開塹設堠。示若將久屯守者，夜分使輕銳升絕巘，草茅卧檣，伏而待。厥明

師至險。賊前鬪。則舉旗爇燎。大呼譟以震之。賊愕不能軍。遂破橫水。會大霧雨。則休兵。命間前覘盜所往。得之。分奇兵。冒霧雨。急擊。破巢者五十。擒斬五千有奇。吏請乘勝攻桶岡。守仁曰。桶岡天險。四塞而中堅。非數月不下。所從入。皆棧絕壑。緣懸崖而上。惟上猶道。差易。然乃迂。又湖兵所從入也。今橫水左溪。賊已奔入洞。與同難。是其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宜移屯休兵。播諭告以乖之。乃使其黨徃說使疾下。且約使人於鎬匙龍入。受降。賊方急。見招諭。則大喜。集議。而橫水左溪奔者盜持不可。方猶豫。則我師已

入鑊匙龍趣出降矣。於是諸道軍冒雨畢競登破巢者三十。俘斬四千有奇。而湖師始至。則奏請設崇議縣。及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簡司填之池。仲容者。測頭劇盜也。僭號張官爲渠首。夾勦不下者屢矣。當事者恐以狼達。則謾曰。狼兵來湏半年。我避不過一日。以爲夾勦軍來不速。至不留。留不久。易與也。方攻橫水時。守仁恐測賊乘虛出。爲擾。乃播諭禍福利害。以沮離其黨。降者推誠撫慰。而仲容遣其弟來陽。受招。桶岡破。乃益懼。詐稱龍川新民。欲相圖。嚴爲防守。仁陽信納。竟致之。名宴犒。內伏甲殲焉。而是夜。親

率師走三浰。破巢者三十。擒斬三千餘。述捕之九連山。羈逋誅者。奏設和平縣其中而定是役也。鎮守太監畢真與近倅計。請監軍兵尚書瓊曰。兵忌遷制令南。賴用兵而需謀於省城。事去矣。惟省城有急。聽南賴策應。便得無遣。於是事底續。而寧藩用平。本瓊省城聽策應畫也。可謂廟勝矣。先是成化初。刑主事汪俊言。臣生長廣西。熟譜土俗。大都境內。徙種多而居民少。非其種世相統攝。終莫之能服也。洪武間。設立田州泗城等府州。用土官世守。遇警言聽調。使懷德畏威。其他種以流官兼管者。類反側多故。今宜委附近

土官管束。或別立司府。推種人衆信者授世襲長官。  
從其俗靖之便。後時酌行。嘉靖初。田州岑猛以數調  
有功。頗縱暴。兩廣總督姚鏞計殺之。因請設流官治  
田州。而州人大譴。其部酋盧蘇王受。乃通交趾擾滇  
南。念欲復岑氏而亂。鎮劾致仕。於是起新建伯守仁  
行視師。守仁具疏言。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  
然所以致此者。則當事諸臣亦宜分受其責也。蓋兩  
廣軍門。專爲諸徭賊流剽而設。權專且重。誠日振其  
威猷。於諸蠻乎何有。乃政日壞。而將圯士頓也。一旦  
有警。則必倚調土達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故此

輩得以憑怙兵力。而日以桀驁。及事之平。則又功歸于上。而彼無與焉。於是怨憤日積。徵發愆期。比其久也。卽調發有不時至者矣。刦之以勢。而威益襄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繇是諭之益梗。撫之益疑。凌遲至于今日。則名以叛逆。征之而已矣。且猛父子旣已戮死。亦足暴惕。乃猶窮追必死之寇。動搖窮苦之民。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今日。故臣竊以爲當事者之計過也。且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今旣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卽此一事。利害較然。况思恩自設流官。

八九年。反者數起。朝廷曾不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勞。爲之征發。浚良民之膏血以塗之。亦已惑矣。臣觀田州切鄰交趾。徑籜盤據。動以千百。竊伏熟計。必存土官。藉其兵力。爲中土之屏蔽。非必盡勦其人。改土設流。以自撤其藩籬也。奏上。兵尚書王時中持不可。

上曰。兵難遙度。守仁必自有見聽。便宜行。於是守仁令撤調集防守之兵數萬。惟湖兵數千。阻道遠。獨留蘇受等以兵久固困。又素憚新建伯威畧。可更生。於是諭以上威德。聽免死。而蘇受率衆自縛詣師降。守

仁曰。朝廷旣赦爾等之死。義豈復失信。但爾等擁衆負固。雖蠢然畏死。而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不示罰何懲。於是下蘇受于轅門榜之百日。今宥爾一死。者。朝廷好生之大德。我等必杖爾示罰者。人臣執法之大義也。於是乃解縛而二酋稽額聽令。乃具疏窮兵十害。招撫十善。及當事欲勦者之情。二辛四毀以上。疏畧言。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曰惟亂民。今天下郡邑有大小繁簡。中土邊方。有流土官職之不同者。蓋亦因氣稟物類之不齊。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

宜要在各得其所而已。臣以迂庸繆當兵事。陛下  
假以便宜聽之招撫賊平之後又諭令議設流土官  
孰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初未嘗有所  
意必也今議者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而  
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  
已去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此皆拘繩之見  
苟避形迹毀譽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平平蕩  
蕩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承制會鎮巡等官議設上  
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  
蠻夷之性譬諸禽獸麋鹿必欲制之郡縣而繩以漢

法。是羣鹿麇於堂室。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籜俎。  
翻几席。狂跳而駭躑矣。故必放之。間曠之區。以順適  
其性。今仍土官之舊者。順之也。然一惟土官。而不思  
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于田野。而無牆墉之  
限。終必奔竄而無以維繫之。今分立土目者。限之也。  
賴豕童牿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不以流官填于其  
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高其牆墉。  
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  
矣。今特設流官者。守之也。議詢僉同。敢具述上請。立  
猛第三子邦相爲州吏目。待有功。漸陞爲土知州。分

設思恩土巡簡司九。田州土巡簡司十有八。以蘇安  
等土目爲衆所服者世守之。而特設流官知府馭焉。  
便。報可。而思田大定時八寨賊自國初韓都督觀

圍困來百十年斷藤賊自韓襄毅勦撫來亦已百十

年所矣。益生聚爲流刦。文成以思田新附求自效。而

往所調湖廣保靖之軍當罷遣歸乃命布政使林富。

副總兵張祐出不意勦之。擒斬者千餘功成而遠近

不知有兵。時忌者尼其功。詹事霍韜學士方獻夫。疏

言臣等皆廣東人與賊鄰壤備知各賊爲

患。實跡前蒙

聖明特起守仁臣等竊謀日。前巡撫勅調三省兵若干萬、軍廄銀米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鄉兵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而思恩叛矣。弗岩賊出圍肇慶

殺數千家矣、守仁乘此大敗極敝之後、承特擢之恩、  
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萬、支米數百萬石、剿平  
五州、亦且日功、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宣揚  
聖德、遂致兩府頑民稽首來服、是守仁不惟能肅將  
天威、實能誕敷、天德也、廣西在萬山之叢、民三賊七、  
柳慶諸賊、猶時徂征、若八寨自國初至今、未有輕  
議征剿者、賊時陰肆、惡時出、攻圍城堡、殺掠良民、何  
啻萬計、鄰近流賊、避兵者投人其屯、是八寨者四方  
寇賊淵藪、而斷藤峽、又八寨之羽翼、廣西有八寨、猶  
人有心腹之疾也、守仁沉機不露、百數十年、豺虎窟  
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是守仁能體

陛下之仁、以懷緩田州、恩向化之民、又能體  
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梗化之賊、仁義之用、兩得  
之也、竊考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  
則兵不調而自集、一、因田州恩恩、效命之助、則勞而  
不怨、二、機出意外、賊不及遜、所誅者、真積年渠魁、非  
濫殺報功者、比三、因歸師以討逆、無糧運之費、四、一  
舉成功、民不知擾、五、極惡者先誅、細小巢穴可漸施  
德化、六、合數者、兩廣良民、可漸安生業、七、韓雍雖正  
斷藤旋復有賊、實爾時未及區畫、爲經久之圖、賊復

據爲巢也。而守仁徙建城邑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不能爲變。八也。議者曰。守仁奉命撫剿。田思不剿。田州則已矣。遂剿。八寨可行乎。傳有之。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况有便置從事之旨乎。或者又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而輒興功。可行乎。帝王千里之內。自治千里之外。付之侯伯而已。夫平八寨所殺者。賊之渠魁耳。若遁逃者。未及殺也。俟奏得旨。乃興版築。則賊漸完聚。據險結寨。以抗我師。豈不敗。乃事哉。兵部功賞。未見施行。戶部覆題。文復再勘。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重輕哉。第恐有功之人。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無所激勸。以爲建功之地。方平思時。議者請增調兵助防守。文成諭之曰。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徭既勦之後。有司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不服其心。而欲藉兵力威。刦以爲可久。則亦末矣。調來客兵。其心憤怨。不肯爲用。供

德稍不滿意。求索訾罵。將無不有。就居民間。騷擾濁亂。將無抵極。困頓日久。資財耗竭。是欲以衛民。而反爲民苦。欲以防寇。而反招一寇。適自弊之道也。夫柔遠人。撫戎狄。而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強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於一心。凡舉大事。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與之。是以爲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覺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行府縣正官。必親至各。循傍近。良善村寨。加厚撫恤。使爲善者勸。而不肯與。

之連比。則惡黨孤。而其勢自定。而清查占田。開立里  
甲。以息後日之爭。諸凡綏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  
矣。又加意行十家牌法。爲制軍之寶。而近取武靖士  
兵。屯營城邑。毋與民雜處。分休番上。以爲防。張弛時  
措。質有其文武矣。嘉靖末。饒平盜張璉。據谿洞。潛號  
張官吏。與林朝曦。蕭晚等。共爲亂。詔三省夾勦。而  
總督尚書胡宗憲。以盜流剽江閩間。至賊憲臣守備。  
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憲擊。南贛將俞大猷。  
前以違節制。見劾獄。幾死。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  
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計哉。乃具言璉。

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悉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搏其子。虎得不置鹿而還。還而斃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

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圍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柘嵩嶺。瞰璉巢而軍。都御史穩下令。生得璉者封萬戶。而璉等畢受誅。當是時廣東叛卒流剽江西福建。陽聽招。而陰結賊。縱橫漳泉延建間。聚不散。且熾。胡莊肅公松撫江西。請合勦浙都司從建寧擊賊。賊敗走靈湖。業饑疲不能軍。殊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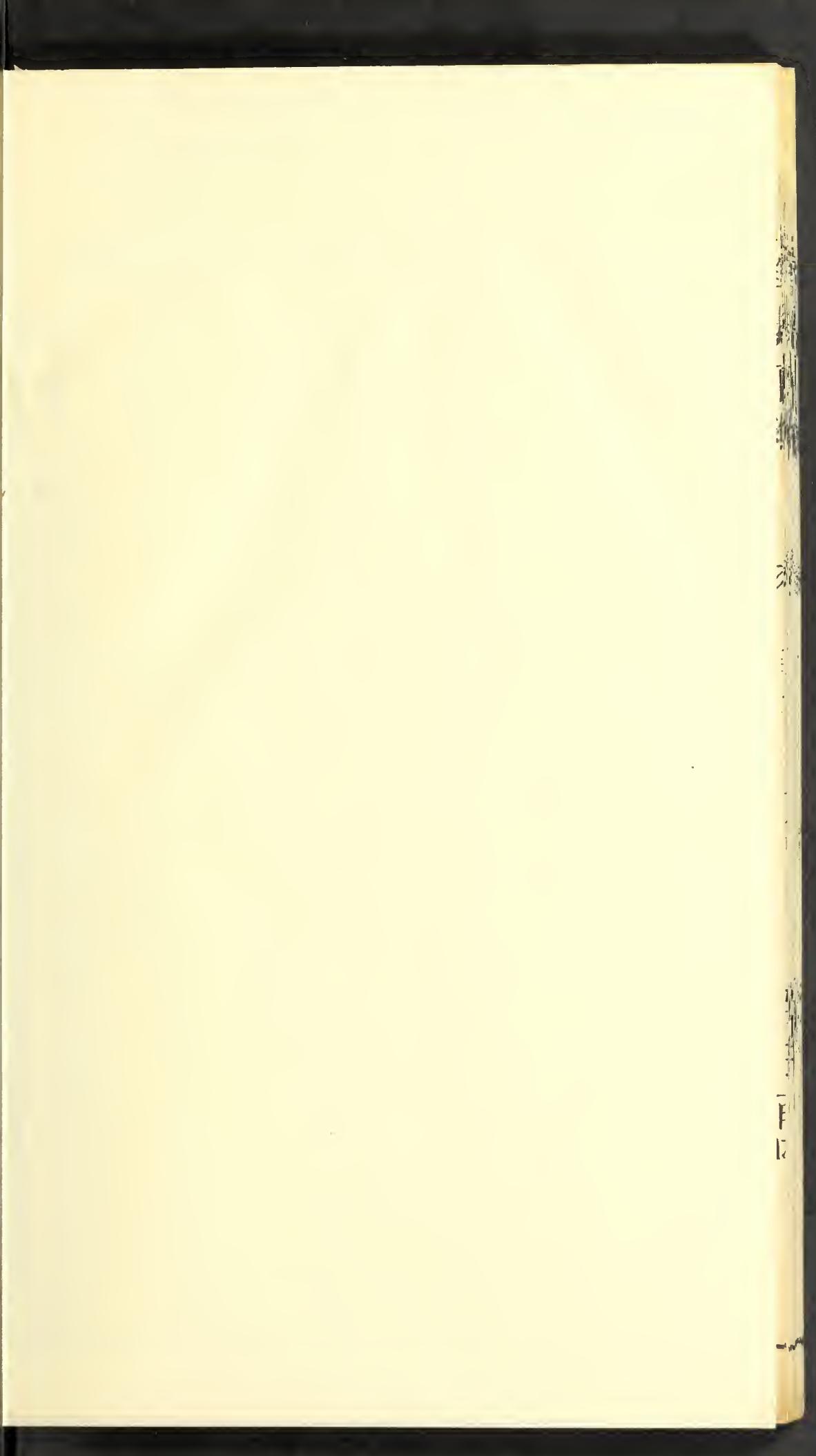
自意小竹後車之左右皆伏也。大惶駭奔北。夜乘黑  
奪船。欲入湖出江。而莊肅所密伏舟師。扼之湖而殲之。  
是役也。雖擒斬已眇然。規千里以布伏。一舉而殲之。  
固得筭多也。當是時。廣豐州府邊山海。而海中黎嫗  
等山爲生熟黎人所居。倚幽巖爲暴。永樂中。御史汪  
俊民請命熟黎。日歸化者以官。而諸峒奉約束順  
附。惟生黎不數十歲。輒亂。亂輒勦以爲常。至是大猷  
言。生熟黎並居瓊海四州十縣中。與吾治地。貢鹽米  
貨相通。鷄犬相聞。雖有高山峻嶺。而出入往來。自有  
坦道。居處耕作。自有場壠。固非深巖阻固。可依負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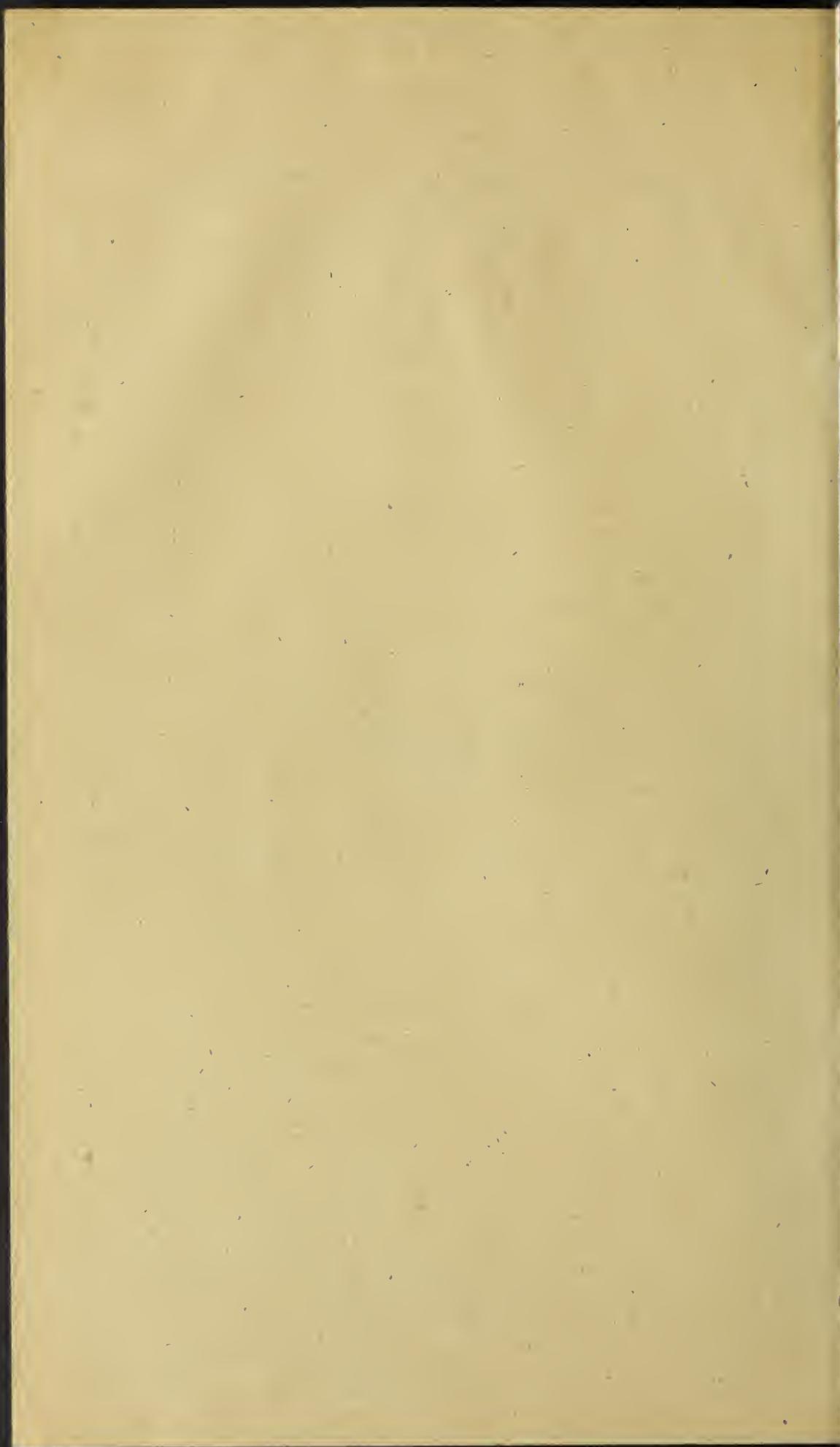
暴不可制者也。方我兵未集，黎下瞰城府於出掠固便。而我師既集，千蹊萬徑皆可適其巢穴，亦無不成之功。乃於區區一島之地，強分夷夏，置之於衣冠禮樂之外，俟其爲亂，然後從而戮之。能上首功數千，於賊勢方張之餘，而不能駕馭變化一二，遺黎於摧敗之後，能捐大征之財數十萬。於黎未平之先，而斬惜經畧之費數萬。於善後之際，亦已過矣。今誠能據其遺地，移吾兵民與遺黎雜居，建城郭，設墟市，以漢法因夷俗雜治之，可使數十年無反矣。都御史必進曰：善。大猷乃單車入峒中，與黎人約法。恩意惻怛，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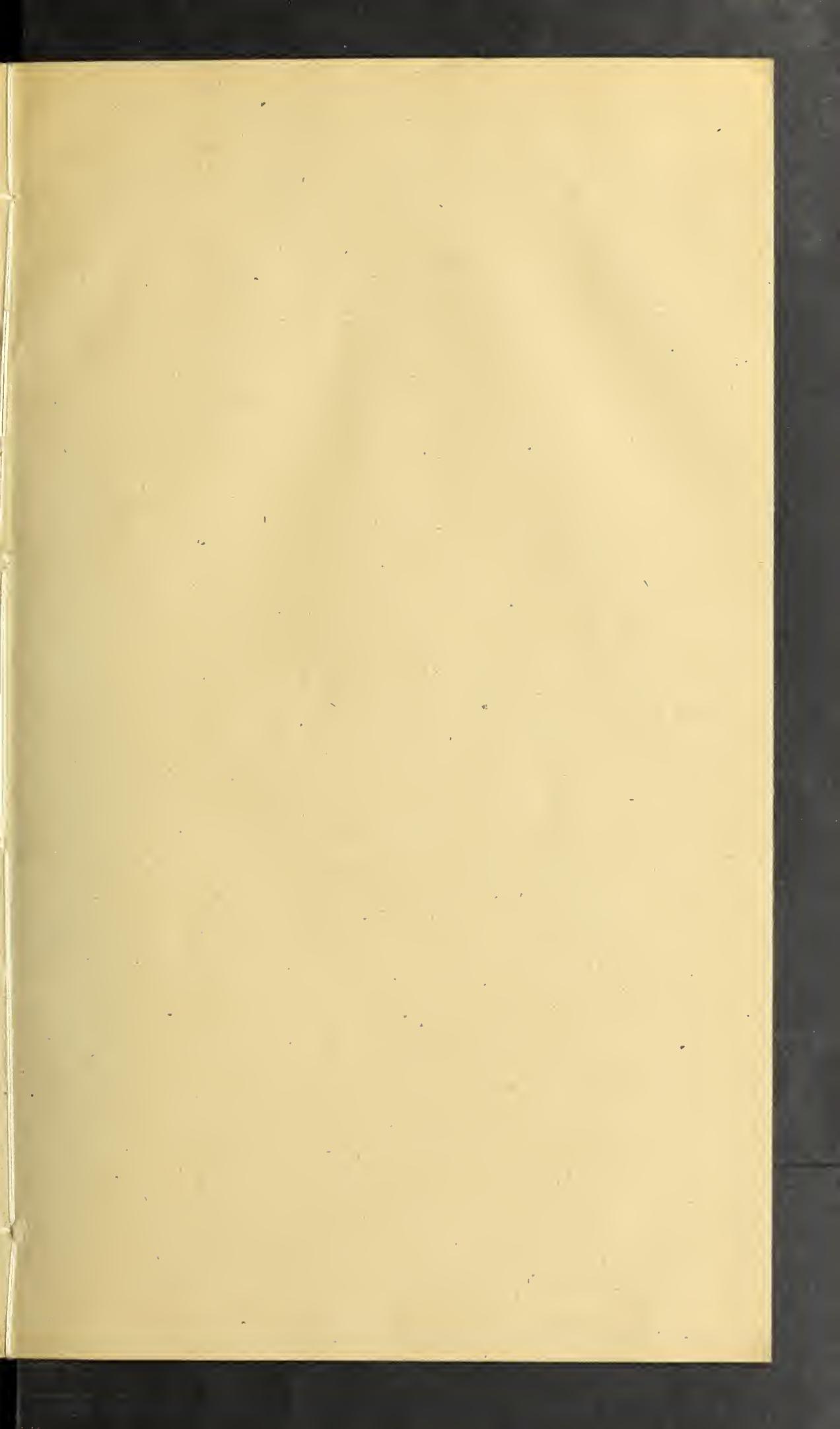
爭持牛酒勞之。圖像佛祠中。呼俞佛子。黎以靖安約之。辰常川貴間。諸溪洞險深。易爲變。廣西當嶺南右偏。視東道特獷。左黔右鬱荔。浦東西時破殘難言。而蠻阻四川東南。西蔓于蕃簇。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頗內稍黨構。宜有機權。令之內攜。雲南沅江永寧鎮沅孟良景東最號強獷。蒙化順寧霑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貴州壤地連錯三省。泗城北窺永寧。芒部南擾畢節。酉播外突。普凱內訌。每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國初時。分其地。隸川湖雲南。令疆裂坼。拆蓋一道也。夫西南夷至衆。而種頗內屬。國家用爲扞蔽。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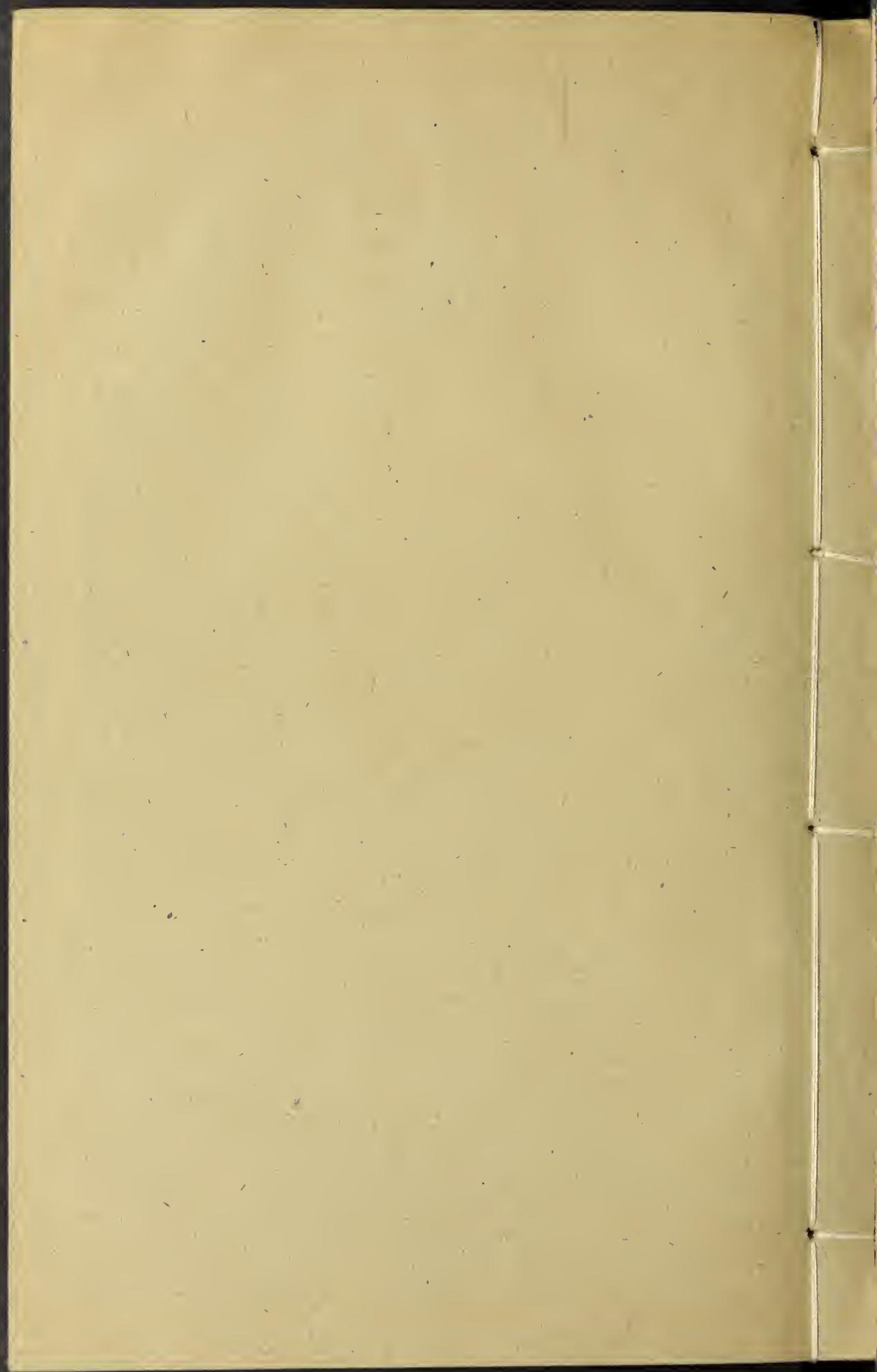
者屯戍外禁侵轶故第以漢官命之非純用漢法治之誠寬之也諸夷相噬自其恒俗方狺狺之爭兩不相下必且相屠曉以禍福令各罷兵則一介之使咫尺之書之任也間者秉鉞大臣苟揚國威不惟終始如雲南沅江之患上以虧天家之重下以啓他夷之奸此所謂舛也兵患輕動動亦有期兵患弗預疆界有道大都在調劑其獮鬻無輕用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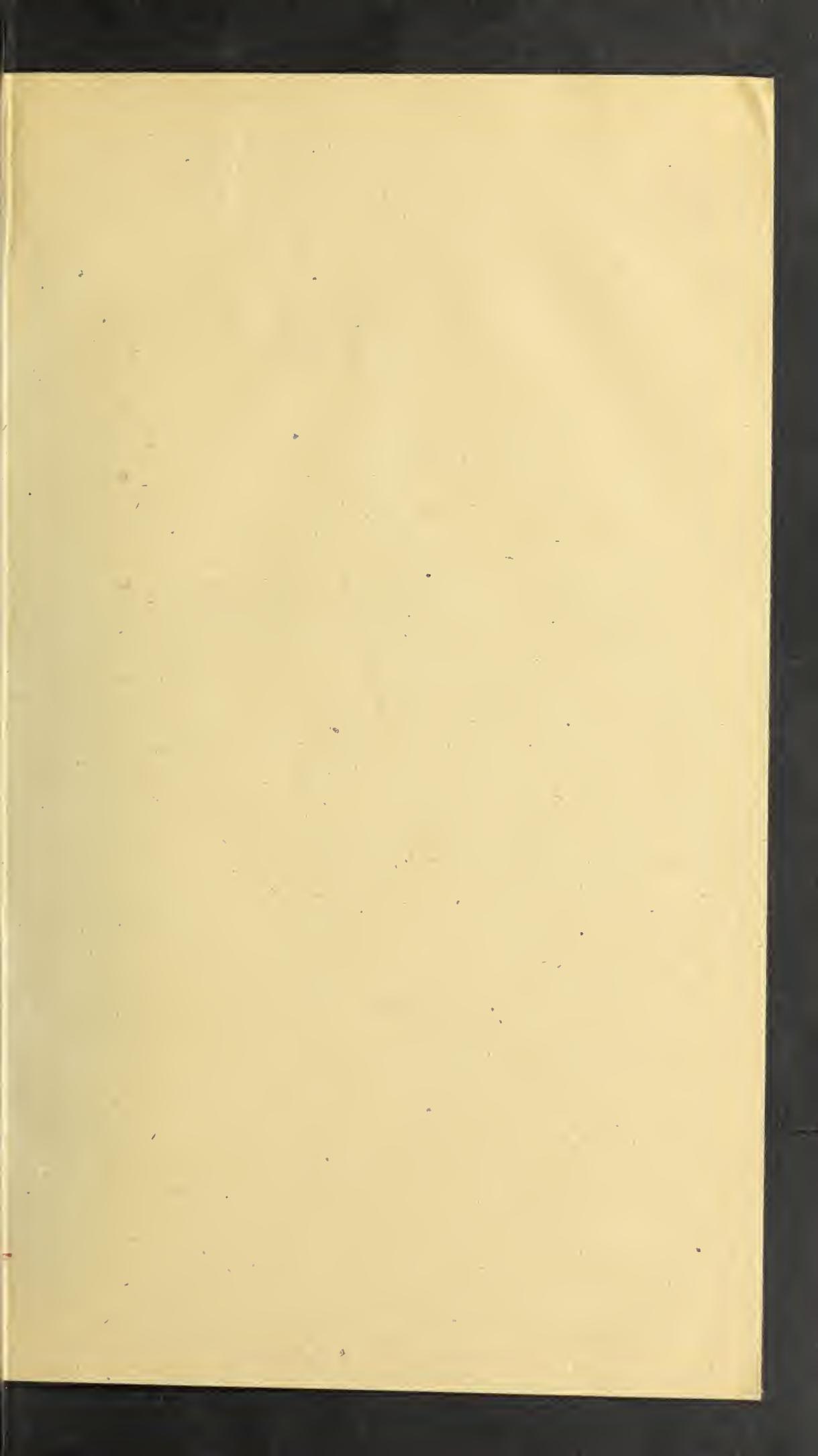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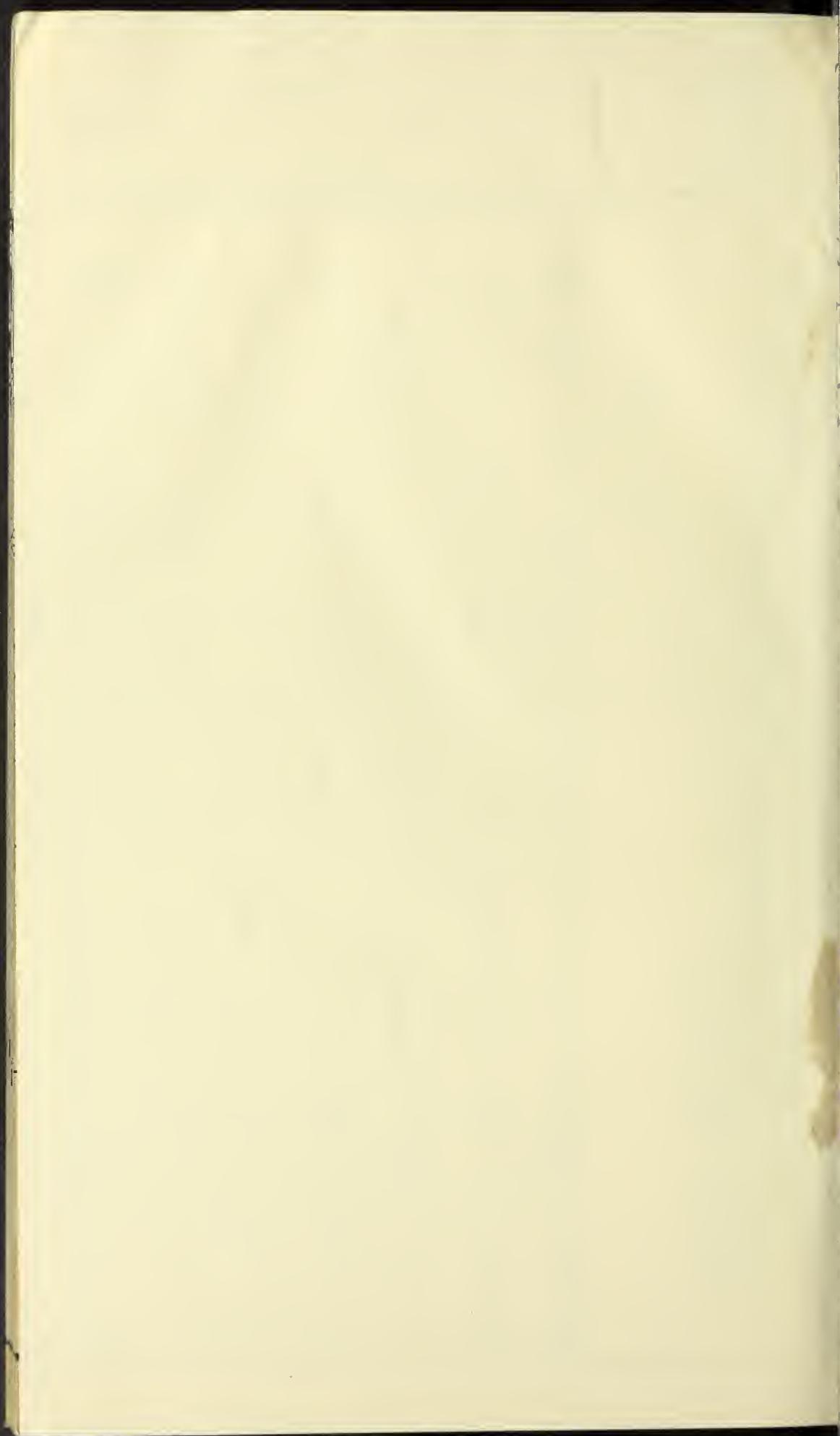














DS  
735  
A2  
T4  
v.18

盱郡鄧元錫著

戎狄志

戎狄之爲中國患久矣。唐虞而上。有山戎獮狁葦粥。其猾夏也。帝以命士。象五刑惟明。而不窮之於兵。後三危旣宅。三苗丕叙。終列夷狄於荒服。曰蠻。曰流。其謂之荒。言其往來。荒忽無常。不足以中國之治治也。至咨牧蠻夷率服。一歸諸惇德食時。禹征三苗而迨。命益贊之。清損謙益。敷文德之爲務。其謨矢來王。亦惟曰無怠無荒已焉。至哉化乎。在商高宗。命說作相。

說進于王曰。惟甲胄起戎所自起者微。曰惟于  
戈省厥躬。言躬之自省者厚也。於慎微已遠。乃其後  
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中國憲焉。則知微危之幾。正  
反之勢於爲繫。一至重也。文王爲西伯專征。而西有  
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玁狁狄也。昆夷。西域諸羌  
戎也。文王伐之。其詩曰。密人不共。敢距大邦。侵阮徂  
其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  
天下。阮其皆西國密。密湏氏之國也。當是之時。王赫  
其怒。非實有怒。故其詩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陵我  
高岡。無失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言矢

陵而戒之。飲泉受戒之日無以爲也。我陵即我阿也。我  
泉即我池也。戒無犯也。王者不異遠方。同仁一視。謂寡  
人即吾人焉耳。至其詢仇方同兄弟以伐崇也。鈞援臨  
衝攻之矣。而不長友。疾革自若也。其詩曰。臨衝閑閑。崇  
墉言言。執訊連連。彼馘安安。夫然後致附以弔民。伐肆  
絕忽以討罪。而四方無侮無拂焉。是文王之師也。至其  
命將率伐玁狁。以守衛中國。歌采薇而遣之。其詩曰。采  
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  
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勤之矣。而終止於薄伐。止於  
城守。而不窮於兵。其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

彭。旗旄。旄典典。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  
襄。周公作樂。取采薇。出車。杕杜。三詩。被之管絃。爲一  
代。遣戍勞師。勤歸樂歌。夫非以西戎玁狁。世爲中國  
患。而城戍薄伐。爲驅戎大瘞。三詩備之。與抑文武時。  
戍守功最南仲。亦因用最將與。天下雖大。好戰必亡。  
故詩不預製。國雖安。忘戰必危。而守衛中國。適三詩  
而止可焉。故因用之。與迨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入  
蠻。西旅底貢厥獒。遂速辭。遂通道。宜若已速然。蓋王  
心危矣。道通而旅獒至。則心術之應如影響也。太保  
乃作旅獒訓于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邦。

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大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飾寶惟賢。則邇人安至哉。訓乎。周公居攝之三年。越裳氏以三象重譯來獻。其白雉。王問何以來。其使曰。吾愛命國之黃耆曰。天無烈風。時無苦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朝諸。吾是以來。王以謂周公。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却不受曰。吾德不及也。盛哉德乎。乃夏官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大行人掌其貢蕃服。世一見。各以其

所寶爲擎。而象胥掌蠻夷閩貊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君以世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而傳之。凡其出入送迎之禮節幣帛爲之辭令。而賓相之。則又其禮無不體之盡也。迨穆王之世。天子有惑志於鬼神禱祠征伐之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韜弓矢。我求懿聽。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賦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

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  
稷弗務我先王不窩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  
不敢怠棄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典訓朝夕恪勤  
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  
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  
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載武王以致戎于商  
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  
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  
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  
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

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猶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伐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服。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終也。夫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大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其

管叔王暴而流彘。宣王中興。克詰張皇。以復文武之  
克土。而治象勃馬。當是時。比狄尤劇。內迫于王畿。故  
其詩曰。獫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涇  
陽。王畿地也。王以命吉甫。六月盛夏。不得已而興師。  
其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旣飾。四牡騤騤。旣成我服。我  
服旣成。于三十里。王子出征。以佐天子。其於戎狄。譬  
則蠚蟲乎。驅之而已。不求其功。故其詩曰。戎車旣安。  
如輶如軒。四牡旣佶。旣佶且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當是之時。蠻荆亦比煽而動。王  
以命方叔。其詩曰。蠢爾荆蠻。大邦爲讐。方叔元老。克

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然南荆脆靡終可陳鞠而下也其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玦允蠻荆來威威言畏也言比狄克而荆蠻震疊不戰而克之也至淮夷之叛王以命召虎其首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故脩攘舉而國以中興其後幽王用褒姒愛故欲殺太子成伯服太子奔申王伐申申侯與犬戎共伐王王崩于難平王東徙洛而周益下衰王師敗績于秦矣

狄再伐王。而魯隱公會戎于潛。及戎盟于唐。春秋傷之。桓公之霸。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山戎。狄也。狄人入衛。桓公救衛。城楚丘。衛遷于楚丘。狄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城夷儀焉。邢遷于夷儀。其後遂攘楚。楚子受盟。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蓋功之也。設其時。微仲。狄戎交侵。舉中國而被髮左衽。於爲禍。豈有量哉。至戰

國之世。匈奴稍益強。而燕趙秦皆邊胡。皆築長城以備胡。而趙武靈王變胡服。習騎射以抗胡。而李牧將居代鴈門爲屯防。得便宜置吏軍。市租皆輸幕府。爲士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即入盜。則急收保。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也。趙王使人讓之。牧如故。王怒。使他將代。數戰不利。邊不得田畜。趙王乃復請李牧。牧稱病。趙王強起之。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矣。王許之。牧至邊。申約如故。數歲無得器。虜以爲怯。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

願得一當敵。乃選車騎習獵。大縱畜產。人民被於野。匈奴小入。佯壯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率大衆入牧。乃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減襟襪。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秦已并天下。臣妾四海。慮獨在制胡。而方士以鬼神事入海。還奏圖書言。亾秦者胡也。乃使蒙恬將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畧取河南地。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爲三十四縣。又使恬渡河。取高闕。北假中築亭障。以逐胡。徙謫實之。延袤萬餘里。暴師十餘年。威振於匈奴。其後蒙傑苦秦法。並起名伐秦。合從西鄉。秦不能擒制。楚漢之戰久相

持未決。匈奴得以其間自寬。盡服從漠北戎。而冒頓遂弑其父頭曼。自立爲單于。破滅東胡王。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悉復秦所奪。匈奴地至强大。南與中國爲敵國。於是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都尉。當戶之屬。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郡雲中。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居于北蠻。隨畜牧。逐水草而遷移。無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然足

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侮、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刃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皮革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歲正月所置王將諸長畢、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籠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蹠林、課較人畜、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器服、近幸人妾從死者至數十

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虧則退兵。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爲趣利。善爲誘兵以冒敵，其見敵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

漢七年，韓王信叛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詐敗走，誘漢兵。漢兵擊逐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帝使使覘之，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狀。帝復遣齊人婁敬往，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

齊皆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臣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時帝意銳甚。怒罵韓敬曰。齊虜以口舌得

官。乃敢妄言阻吾軍。械擊敬廣武。遂以銳師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音墨特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

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高帝乃使使間厚遺

闕氏。音烟支爲居間說冒頓。令解圍。圍鈸角。帝令士皆

持蒲傳矢。外鄉從鮮角直出。得與大軍合。帝還軍。斬

前使十輩。而封敬爲建信侯。於是敬復說帝曰。天下

初定。吏士罷於兵。冒頓強竊以爲今未可以武服也。

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爲威。又未可以仁義說也。陛下

獨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以爲太子。陛下歲時以漢所餘。彼所鮮者。數問遺之。因便辨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外父抗禮哉。可無戰以漸臣也。於是遣敬往結和親約。冒頓乃少止。高帝崩孝惠昌后時。匈奴益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爲嫚言。高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而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萬衆橫行匈奴中。

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太后默然。遂罷議。復與匈奴和親。孝文帝初立。將軍陳武等請及士民樂用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其不羞耻。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縱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

葆塞蠻夷。詔丞相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之。

右賢王走出塞。明年，單于遺漢書言和親。帝報聽許。而宦人中行說教單于左右疏記，課其人民畜產。又

日夜教候利害處窺邊。

初漢降公主遣宦人說傳說不欲行強使之說曰必我行也

爲漢患者說至單于果大幸日夜教之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出物不過什二則匈奴折而入漢矣於是得漢繡絮以馳草棘中衣裂敝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示不如漚酇之便美也

十四年，匈奴十四萬

騎入朝那蕭關，遂至于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

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怒，欲自將擊胡。皇太后固要

乃止。於是，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

大將軍將三將軍出上郡北地隴西。大發車騎往擊  
胡。單于解去。孝文帝後二年。匈奴復約和親。帝使使  
報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  
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  
以比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  
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  
無暴逆。今聞渫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  
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  
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關然更

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守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繇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稱襲金帛絲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

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民。單于無

言。韋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署  
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因詔

天下。和親已定。始於今年。後四歲。匈奴軍臣單于復

大人。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畧甚衆而去。於是漢

使三將軍。燕屯北地。代屯匈奴。趙屯飛狐口。守備胡。

張批漢文御  
匈奴分六節

匈奴其不犯  
和善之或因  
其不忿而撫

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棘門灞上。而胡騎入代  
匈奴。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乃罷。武帝即位。明和

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  
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

漢。往來長城下。而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

之。或因其和  
親而許之所  
謂因者君之所  
猶也

匈奴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帝召  
公卿與議。樊噲乃言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  
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  
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天下同  
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然匈奴  
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忍之故耳。臣竊以擊之便。御  
史大夫韓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圍於平城。胡卒  
投鞍高於城者數所。平城之役。七日不食。天下歌之。  
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  
也。不以已私怨。傷天下之功。乃遣劉敬奉金千斤。結

和親約。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嘗壹擁天下精兵。  
驟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利。而天下黔首無不  
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此  
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  
臣聞五帝三王。禮不相復。非故相反。各因世宜也。故  
曰。鳳鳥來於風。聖人因於時。昔高皇帝披堅執銳。蒙  
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  
不能。凡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  
國櫓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誠以中國之盛。萬倍之  
資。遺百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短弩舉且潰之癰。必

不留行矣。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飽以待饑。正治以待亂。定舍以待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匈奴輕悍亟疾。至如焱風。去如收雷。畜牧爲業。弧矢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駁。以爲功。從行則追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耳。意者有他繆巧乎。則臣不能知。不然。未見深人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草木遭霜。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臣言擊之者。非。

因發而深入也。將順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鳥  
騎壯士陰伏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  
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  
禽，而全必取。帝曰：「善。」乃從恢議，陰使羣壹奸蘭出物  
與單于交。奸音干。干蘭犯禁私出物也。且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  
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于大喜，將十萬騎穿塞入  
武州。是時漢伏兵二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單于未  
至馬邑百餘里，見多布野無人，怪之，乃攻亭，得鴈  
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此漢兵所居，單于大  
驚曰：「吾固疑之。」亟引還曰：「吾得尉史天也。」封尉史爲

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止。而王恢將軍出代擊胡輜重。見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爲國辱。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邊。而漢亦歲遣將。將軍分道擊胡矣。大將軍青者。平陽人。帝所幸衛夫人母弟也。以車騎將軍數擊虜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爲邊患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輶

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嶺。梁壯河。討蒲泥。破符離。二王號。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

餘萬。全甲兵而還。其益封青三千戶。元朔五年春。擊

匈奴。大克獲。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青

大將軍。益封六千戶。而青子伉不疑登皆列侯。大將

軍將卒吏士畢以次受封。又明年。大將軍姊子霍去

病年十八。幸侍中。從大將軍再冠軍。封冠軍侯矣。冠

軍侯旣侯之三歲。將萬騎出隴西。涉狐奴。歷五王國。

轉戰六日。至焉支山。殺胡盧王。執休屠王子。首虜八

千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以益封二千戶。其夏復踰居延至祁連山。斬酋虜三萬。獲五王母。單于闕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以益封五千戶。翕侯趙信者。故胡小王也。降漢得侯。以從大將軍擊胡。遇單于敗沒。降之。單于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無近塞。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單于從其計。於是天子與諸將議。以爲翕侯教匈奴絕幕而北者。獨以爲漢兵憚險遠。終不能至也。今大發兵四出。乘不意掩之。勢必得所欲。乃發負輶卒馬十萬騎。私從馬十四萬匹。糧重不

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益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大將軍接戰者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當漢。跳身與壯騎士數百潰圍西北走。漢兵夜追不能得。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壯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驃騎將軍將所獲葷粥士。約輕齋涉獲葷渠。濟弓間。行二千餘里。獲王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郎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得首虜七萬四百四十三級。於是益封五千八百戶。而

將卒軍吏士畢俟。乃益置大司馬位。定令驃騎將軍  
秩祿與大將軍等。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久  
之。漢滅南越。益遣將分道出九原。令居塞。各二千餘  
里。不見匈奴一人。而天子親廵邊。至朔方。勒兵十八  
萬騎。欲以見武節。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至匈奴。主客  
前請事。吉禮卑言好曰。願得見單于而口言。見之。吉  
乃言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能卽前  
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卽不能。卽南面而臣於漢。  
何徒遠走亾匿於漠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無爲也。語  
卒。單于大怒。立斬<sub>于</sub>客見者。而留郭吉不聽歸。遷之。

北海上而單于終不敢爲寇於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音支大夏烏孫。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鬻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然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輒留漢使。必得當乃止。太初四年。天子旣誅大宛。威振外國。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其議擊胡。會且鞮侯單于新立。恐漢襲之。乃盡歸漢使之。

不降者路充國等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爲謬諧語說申國於是天子喜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意降之而單于顧益驕甚倨止武等頓辱之非漢所望也其後貳師將軍擊匈奴而家以巫蠱種滅貳師乃遂降匈奴國新失大將亡士卒數萬不復能出大兵而前此深入窮追二十年匈奴孕重墮殞罷極益厭苦兵矣師古曰孕重懷任也殞敗也宣帝時匈奴衰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民人凍餓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國虛耗會又五單于爭立國大亂議

者皆言匈奴壞亂可擊滅丞相魏相上書曰今邊郡  
困乏父子共夫牛之喪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  
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  
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  
此以作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  
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  
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  
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  
臾而在蕭牆之內也無何呼韓邪單于引衆南近塞  
遣子入侍議者多言匈奴壞亂可擊也詔問御史大

夫蕭望之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列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請求和親海內欣然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帝從其議遣兵護呼韓邪單于定其國而呼韓邪求入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夫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

禮不越遂視旣發相士烈烈海外有截匈奴單于奉  
賀其禮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時左遷少府  
上議言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  
禮位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羈  
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夷狄荒服言其去來荒忽  
亾常也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  
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亾窮天子采之下  
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  
單于稱壯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  
禮待之令單于位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旣至

諸所以慰籍宴賜之甚厚。元帝卽位，呼韓邪益困之。  
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給焉。郅支單于始與呼  
韓邪爭立，聞呼韓邪遣質子亦遣子入侍。聞呼韓身  
入朝稱臣，則以爲是破滅終不能自還，遂西破呼揭  
堅泥丁令三國而都之。怨漢護擁呼韓邪，不助已，欲  
得侍子且叛漢也。則遣使貢獻求侍子。漢  
議遣谷吉送還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言春  
秋之義，外夷狄者不一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  
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谷吉書堅請自上

行。右將軍馬奉世亦以爲可遣。帝乃聽許。吉旣至，而郅

支得侍子大悖驚殺谷吉等奔康居。康居以女妻郅  
支。欲以其威脅從諸旁近國而郅支顧倨驕已。遂殺  
康居王及王女國貴人及人民數百投都賴水中。諸  
旁近國率懼服。漢遣使三輦至康居求谷吉等。歾狀  
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於是西域副都護陳湯山陽  
瑕丘人。卽都護甘延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畏大種其天  
性也。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  
如今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  
弋之間。不數年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  
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雖所在絕遠。然蠻夷無

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竒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亾則無之。守不足自保。此千載之功也。雖延壽亦以爲然。然欲上書得請。乃後行。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已較尉。屯田吏士。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三較。尉胡兵四萬餘人。疏自効。矯制陳兵狀。卽日引軍分道行。前破都賴城。單于被創歿。斬其曾。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凡十五人。降四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

是延壽湯上其事。

時三較從南道、蹤葱嶺大宛三較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

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西而康居副王抱闕寇畧大昆彌還頗盜漢輜重湯縱胡兵擊破之得所畧民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給軍食入康居東界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盟飲遣去徑引行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院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湯延壽因讓之曰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进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架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文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指撫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鬪來延壽湯令軍中聞鼓音皆前薄城下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戰弩爲後發薪燒城外重木坡圍守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走疑康居怨已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已出

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計不能久攻乃被甲登樓諸閥氏夫人數十皆以勁弓射漢人漢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夜過半木城穿郤入土城乘城呼平明漢兵四面推鹵楯金入單于被創死於是延壽湯上疏曰郅支單于叛逆慘毒行於民大惡逼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階陳克敵斬郅支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橐下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

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郅支及名王

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

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

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

十日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欲以姊妻

延壽延壽不肯而丞相御史皆素不與湯抑其功宗

正劉向疏理其事。言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羣臣閔焉。西域都護延壽副較尉湯承聖旨。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懾城郭之兵。出百夷入西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脅。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懼服。莫不懼震動。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

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震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所以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愛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春秋以功覆過爲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

甚多孝武皇帝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拜兩侯  
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  
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  
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  
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  
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  
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  
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  
勸有功於是天子詔赦延壽湯公卿議封延壽封義  
成侯湯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而以其事告上

帝宗廟赦天下。是時呼韓邪單于聞郅支被誅。且喜且懼。復入朝。願婿漢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嬪賜焉。單于驩喜。上書願保上谷以西至敦煌塞。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諫以爲不可許。天子乃使車騎將軍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敬諭意。單于謝曰。臣愚不知大計。天子

幸使大臣告語甚厚無何呼韓邪死復株絮若鞮單于立。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旣罷。而伊邪莫演自言我欲降。卽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爲壯藩。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許降。以上吉凶。受之則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

或設爲反間。欲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  
直。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  
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譖之謀。懷附親之心。  
對奏。天子遣中郎將王舜往問狀。母受降伊邪莫演  
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官位如故。成帝時。西域都  
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  
丘。以自救。百僚議數日。不能決。大將軍鳳言。前關內  
侯湯多等。策外國事。可召問。上召見宣室。湯前將  
擊郅支。疋離中寒疾。臂不能誦申。入見有詔母拜。示以  
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癃。

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母讓。湯對曰：如臣愚以爲此必可無憂也。上曰：何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人衆不足以當會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兵，歷時乃比至。所謂報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先是丞相衡復奏前湯盜康居財物，雖在

赦前不宜處仕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案驗  
實王子下獻當死谷吉子永時爲大中大夫上疏曰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趙有廉頗馬服  
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  
澗繇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  
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  
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  
福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  
三重城斬郅 肅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  
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  
也今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  
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坑趙括以織  
介之過賜七桂郵秦民憐之莫不墮涕今湯親秉鉞  
席卷蹀八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  
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  
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大馬有勞於人尚加帷  
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  
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  
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  
奏天子乃出湯奪爵爲士伍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

日庭壽湯爲聖漢揚鈞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絕域不羈之君繫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下明詔宣著其功會又寢疾猶垂意不忍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封獨丞相區衡排而不予此功臣戰士所爲失望也今讒佞在朝欲專主威使湯塊然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授人之功以懼敵而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今國家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庭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湯幸得身當聖世功魯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處無處所遑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世不可及而其過人情所恤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或制於唇舌爲疾妬之臣所擊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一戚戚也後數年乃益封于百尺追謚壯侯王莽篡位遣將擣萬騎多齋珍寶至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封意令

攜單于。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愛漢宣帝恩。不可負也。

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得立。遣左骨都及左賢王。

將兵入雲中塞。大殺掠吏民。莽新卽位。怙府庫之富。

欲以立威。廼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

轉委輸。議滿三十萬衆。齋三百日糧。十道並出追匈奴。

奴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

上世有必征之者。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

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

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

戎狄之侵。譬猶蟲蝨噉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

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齋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用民力。築長城之固。庭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構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

自齋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  
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  
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補。鎧  
新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  
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一  
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魏  
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  
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  
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充等深入。  
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轉兵穀。天下騷動。韻未

克而新亾

唐起居劉覲以尤言辨而未詳推其至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漢無策焉何以明之古

六服之外聲教不遠叛不爲之勞師降不爲之釋備嚴守禦以防險固使其爲寇不能也爲臣不得也而止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曰周得上策此之謂也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秦築長城脩障塞依燕趙而來議者以爲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逸獨以城全國城人歸咎焉而秦之亾非職城之罪也故曰是中策也漢以宗主妻匈奴冀不爲寇然以魯元之親不能止趙王之逆而謂和親能息匈奴之寇必不然矣且以冒頓手弑其親曾不能顧念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強豈不惑哉武帝時中國乂安胡寇益稀疏而絕之此其時矣方廻麋耗華夏連兵者積年而不悔故子房物臣僕之職也柰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爲昆弟以帝女之貴與胡姬金御蒸母報子從其汗俗未擣之勤絲枲所生散於萬里之外故胡夷日驕華夏日蹙方其強也竭人力以征之旣其服也竭人力以養之是無所往而不爲之役也可不悲哉故曰漢無策焉嚴尤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妾之也不知古帝王誠能之而不用耳太史

公班固有言夷狄之爲中國患也。自漢興忠言嘉謀之士。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則樊噲。李布。孝文時。則賈誼。晁錯。孝武時。則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高后遵而不遺。然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驕倨也。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

躬戎服親御輜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  
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  
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  
也議者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亦偏指不參矣當  
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  
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並九百餘里匈奴人  
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彼已將  
帥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  
至孝宣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覆以威德然後  
單于稽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於是邊城晏閉牛馬

布野無大吠之警矣。故呼韓邪始朝而蕭望之議以爲宜讓而不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盛不忘衰。安必思危。見遠識微之明也。故先王度主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飲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山谷沙漠天地之所以絕内外也。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外而不内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蓋聖王制御蠻夷

之遺也。夫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光武初載，彭寵反漁陽，單于輿實藉之兵，盧芳反擁立之，使入居五原。時上方平諸夏未遑外畧，至六年始令歸德侯颺使匈奴，單于亦使來報獻，而倨騎欲自比冒頓，時上羈縻遇之，不深責也。其後匈奴數歲侵盜邊，會旱蝗，人畜多疫死，諸將臧宮、馬武請命將並塞出萬招高句驪、烏桓、鮮卑共擊之，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龜茲胡掎其右。如此，北虜不足威也。方陛下聖武，何詎宜固守文德而墮武功乎？上手詔報曰：黃石公記。

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如心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方外平。孔子曰。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

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

其時不如自心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弟以次立。至輿單于殺弟知牙師而立子。是爲北單于。而八部大人共立兄子比爲呼韓邪單于。以大父嘗依漢得安。故襲其號名。欵五原塞。願扞北虜爲藩臣。是爲南單于。北單于震怖。爲却地千里。而以其間攻盜。南單于苦之。於是詔單于徙居美稷中。中郎將畱屯西河。擁護之。歲發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冬屯夏罷。以爲常。二十七年。北單于亦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召公卿議不決。皇太子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攻。故陽歸義以傾之。今未能出兵助南。而交通。

北虜以疑其心。臣恐南單于且將有異志。而北虜降者不復來也。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裘。乞和親。且請音樂。又請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闕下。下三府議。司徒掾班彪奏議曰。臣伏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言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易爲欺負。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馬牛與漢合市。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見富彊。相欺慢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

再舉奉本刪去

親愈數。知爲懼念甚。今未獲助南。亦不宜絕北。羈縻

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報答  
之辭令必有適臣謹立草具上惟上裁幸其草曰單  
于不恩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求和親以輔身安國  
朕甚高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讐  
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赦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  
其後郅支忿戾自絕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  
郅支呼韓遂保國傳世子孫相承今南單于携衆南  
向欵塞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  
相背數請兵歸掃北庭策謀紛紛無所不至惟念斯  
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

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節也。漢秉威信。總率萬

國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

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欵誠已達。

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役屬匈奴。與

屬漢何異。單于數遭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

何必獻馬裘。令賚雜繒五百匹。弓韁鞬丸一矢。四發

漢書十二矢爲一發。賜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

繒各四百匹。斬馬劔各一。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

以戰攻爲務。笙竽之用不如劔。故未以齊帝從之。

單于比立九年。而宛遣使。老甘齋璽書鎮慰。自是以爲

常永平中。北匈奴數寇邊。朝廷以爲憂。而北使請合  
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爲寇。遣越騎司馬鄭衆使  
報。命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懷。嫌怨欲  
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衆出塞。疑有異。密伺之。得  
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防二虜。互通於是始  
置度遼營。設度遼將軍。衆至北庭。單于顧倨驕。欲令  
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衆。閉不與水火。衆拔刀  
欲自剄。單于恐。乃改館置飧。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  
議欲復遣報使。衆疏言。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獨  
欲離南單于之歡。堅三十六國服從之心也。又揚漢

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而懷土  
之人絕望中國也。漢使到。卽偃蹇自若矣。復遣報虜。  
必自謂得計。而南庭動搖。烏桓且有離心。南單于久  
居漢地。具知形勢。萬一離德。旋爲邊害。可勝慮哉。今  
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使。必不爲患。帝不  
從。衆在道。復上書固爭。追還繫廷尉。赦歸家後。帝見  
之。復召爲軍司馬。元和初。武威太守孟雲言。北單  
于願稱臣復與吏合。市詔聽慰納。南單于聞。遣輕騎  
出上郡。遞生口。鈔牛馬驅以來。守雲白請還。南所掠  
生口以慰薦其意。公卿持以爲不可。太僕安袁以爲

雲以大臣典邊不宜使墮信於戎狄帝從其議下詔  
曰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屈何  
病况今與匈奴君臣之分既定辭順約明豈宜違信  
自受其曲其勅度遼將軍倍雇南部所得生口還之  
北其南部斬獲捕鹵自計功賞如常科其後北單于  
兄弟爭立國離散南單于請發國中及從諸部兵并  
力滅胡得北歸時竇太后臨朝欲從之尚書宋意曰  
不可匈奴奉順中國坐享其美而百姓不知其勞今  
聽南虜還犁北庭而都之則南虜坐大失上畧矣會  
都鄉侯暢來弔侍中竇憲賊之闕下情得懼誅自求

擊匈奴以贖死。乃以憲爲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兵伐北庭。大臣交爭不聽。於是憲率三萬騎出朔方擊虜，大破之。勒石燕然山，數歲竟滅胡。已，憲以烏孫塞北地空，餘部無所屬，乃自立北虜降者於陰鞬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事。下公卿司徒安、司空隗議以爲不可。弗聽。安復疏曰：「臣惟光武皇帝立南單于以扞禦北虜，而匈奴遂分得其道也。」章和初，北虜降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塞下。太尉宋繇、光祿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廢而復

立所宜審慎。南單于屯之父舉衆歸德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倡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建立無功，棄信所養，非策之得者也。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故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得去也。今失信於一屯，宜若未害，而百蠻不敢復保約誓矣。人情皆畏仇讐。今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而立其弟，則二虜交怨，危難莫測。且漢故事供億南單于歲費九十餘萬，護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

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空天下財力而贍事戎狄也。  
下廷議憲方以功。恚安阻撓其議。與折難險急。負氣  
勢。至稱光武誅韓歆戴涉事肆詆歎。安終守不移。憲  
竟立於除鞬。後卒反叛如安言。永和中。南匈奴左部  
畔。寇西河。殺朔方代郡長吏。天子遣使讓單于。當輯  
諸部奉職。何悖亂若是。意開令招降。單于本不知謀。  
脫帽避帳稽首謝。而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  
逼迫之。單于及弟左賢王皆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  
親於內郡。虜遂駭動起爲變。龜坐徵下獄。大將軍梁  
商計以爲匈奴自知罪極。烏窮獸困。寇畔救死。其心

固矣而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  
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也宜令邊將深溝高壁以恩  
信招徠又移度遼將軍續書言今中國安寧忘戰之  
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時日此戎狄之所長  
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壘固守以待其衰此  
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先務所長乘執以  
觀變設講開賞諭使自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  
右賢王部萬三千口詣續降後漢末大亂南單于將  
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寇河內時民皆保聚鈔掠無所  
得而單于兵挫傷欲還國人不受止河東而宛南

庭遂虛。西域在匈奴西。烏孫南。而東乃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限葱嶺。其南山出金城。屬於長安。終南山。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其君長世爲匈奴使。漢武欲滅胡。計通西域。斷匈奴右臂。募能使絕域者。得張騫。遣往使。十數歲還。報命。具爲天子言。大宛在匈奴西南。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北康居。其西大月氏。西南大夏。東北烏孫。東則于寘。扞朵。皆大國。多奇物。土著畧與中國同業。誠得而以義屬之。則萬地葛里重九譯。致殊俗。德威徧

於四海天子欣然庶幾焉發間使四出通道出驥出  
冉出��音出印楚浦北反北閉氐筭音南閉雋昆明終

莫能通居數年騫以較尉從軍功封博望侯已失侯  
因復說上言單于新困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誠以此  
時厚幣賂烏孫遣公主爲夫人妻之招使益東居故  
渾邪王地勢宜聽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  
招徠爲外臣於是遣江都王女細君名公主妻烏孫  
王矣後使者益習往從吏卒亦各爭上書言外國奇  
怪利害求往使天子以爲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  
予節募吏民欲往者毋問所從來備具遣之還不能

毋侵盜。及使失指。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贖而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後安息諸國時。發使隨漢使來獻見。天子益散財帛賞賜。優厚餌給。覽示漢富強。傾駭之。然西域國皆自以爲絕遠。倨驕晏然。未可以禮誨也。終畏匈奴於漢。其後天子聞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往請。必得之。宛終不肯。天子怒。拜寵姬弟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募郡國惡少數萬人。往擊之。是歲。關東蝗大起。西蜚至敦煌。軍既西。過鹽水。當道諸小國。各城守。不肯給軍食。攻之不下。下者乃得。

食不能下者多。士皆饑疲。自引還至敦煌。士不過十  
一二。上責言。士卒不患戰而患饑。天子怒。使使者遼  
之玉門關曰。軍敢入者斬。乃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  
及邊騎六萬人。五十餘較尉。天下傳相奉以伐宛。於  
是師行糧從所至。小國莫敢抗。畢出食食軍。平行至  
宛城。攻圍之。宛貴人以王母寡。匿奢馬。殺漢使爲兵  
端也。殺之以頭來。於是出奢馬。恣所取得。得上奢數十  
匹。中牡牝三千餘匹。以歸。自是西域震懼。諸所過小  
國。畢遣子弟從軍入獻見。奉宿衛。而天子燕饗之。作  
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牋之戲。以觀之。而

廣利封海西侯。賞賜士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後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鄣。而輸臺渠犁。皆有田卒。置使者較尉護焉。至於末年。下哀痛之。詔棄之。豈非明聖之所悔哉。宣帝時。匈奴益弱。不敢近西域。漢置使號都護。披莎車北胥鞬烏壘之地。以爲丸。諸外國有動靜。都護察可安輯。輯安之。可擊擊之。便宜行。方武帝遣江都王女妻烏孫王。至其國。以爲右夫人。匈奴所遣女爲左夫人。公主不自聊治。宮室獨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而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啼思歸。而作歌歌聞。天子憐之。間歲數

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已。昆莫以年老欲使其孫  
岑陬尚公主。公主慙恚不肯聽。上書言狀。天子報從  
其俗。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而公主死。漢  
復遣楚王戊孫女爲公主妻之。元康中。昆莫死。復繼室。上  
書言願以公主子漢外孫元貢靡爲嗣。請得令復尚  
主。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爲不可許。帝重絕故  
榮以楚主女弟爲公主。置官屬侍御使長羅侯惠送  
之至敦煌。翁貴不得立。惠從塞上書言狀望之乃明  
言烏孫絕域。難約結。變故不可前保。前公主在烏孫  
四十餘年。恩愛不親。邊竟不寧。此已事之驗也。今少

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  
少主不止。繇役將起。中國敝矣。乃詔徵少主還。而楚  
主上書言。年老思主。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  
迎之。公主從其子女三人與俱來。至京師。年且七十。  
賜田宅奴婢奉養之甚厚。居二歲而卒。嗚呼。和親之  
效可覩已。當是時。莎車王弟呼屠徵殺其王。萬年及  
漢使者而自立。揚言北道諸國皆已屬匈奴。與諸部  
歃血盟叛漢。從鄯善以西國皆絕。不復通。而衛候馬  
奉世以送大宛客持節至。聞之。以爲不急擊。勢益盛。  
難制。將且危西域也。遂以節諭城郭諸國。發其兵進。

擊大破之呼屠徵自殺立昆彌弟子爲莎車王而定事聞下公卿議封。望之言奉世奉使有旨而擅矯制發兵雖有功不可爲後法。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漸不可長乃以爲光祿大夫元成間罽賓遣使獻見謝往罪漢遣使報送杜欽說大將軍鳳曰凡中國所爲通厚蠻夷懶快其求者爲比壤能爲國患也今縣度之阨非罽賓所能度越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以危城郭前其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云悔過而無親屬貴人以來來奉獻者皆行賈賤人誠僞不可知而欲使

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也。凡遣使送客者。欲以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七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給。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饑餓山谷間。乞匁無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熟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吐嘔。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陼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崕巒。不測之深。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墜未半阬谷。已盡靡碎。人或失墮。勢不得復相收。

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而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計也。然使者榮已受節矣。敕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自從欽言時康居侍子爲騎嫚。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亦非以失二國也。今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醜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矣。而康居驕黠。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

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嚮都  
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奉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  
侍殆其市賈爲好辭以奸利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  
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訖可少  
休朝議爲其新通又重致遠人終羈縻未絕焉自西  
域內屬凡三十有六國哀平間自分割爲五十五國。  
王莽篡位貶易其君長多徵求而西域怨叛並復役  
屬匈奴光武中興部善車師迫匈奴界諸小國尚拘繫  
未至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稍富強善匈奴役數遣使奉質子以來願  
請屬都護天子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抑而未許建

武未嘗復遣侍子請都護日以爲都護不出誠迫於  
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  
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史固歎之曰盛哉帝德大禹之序  
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郤走馬義兼之矣。永平中  
匈奴攻敦煌河西郡城晝閉帝以顯親侯竇固嘗從其  
世父融在河西習邊使與廷臣議謁者僕射耿秉議以  
爲當脩武帝之業得伊吾破車師通使西域烏孫諸國  
然後匈奴可得制也於是詔秉爲駙馬都尉固奉車都  
尉屯涼州明年固遣假司馬班超使西域降鄯善于寘  
已都尉秉擊車師平之於是西域與漢絕六十餘年乃

復通。

初超與從事郭恂俱至鄧。善。鄧善王廣嚴禮之。已忽踈怠。超謂官屬曰。寧覺鄧善禮意嚮寢薄乎。官

屬曰。胡性不常。非有他也。超曰。此必虜使來。中狐疑。未知所使耳。明者觀未萌。況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

奴使者來幾日。今安在。侍胡驚。謂情得矢次對曰。至三日矣。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置酒。悉會其吏士三十

日。有六人與。痛飲酒酣。激怒之曰。我與卿等今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禮敬。卽廢。有如虜使逼王。收吾

屬。送匈奴卽骸骨。不且爲豺狼食哉。衆泣下曰。然。歾。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今獨有夜以火攻虜

使。虜使不知我多少。必震怖。誅之可盡也。於此虜則鄧善破膽。附漢堅矣。衆曰。善。或請召從事與計。超曰。今吉凶在頃刻。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成名。

於是將吏士疾前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伏

營後。約曰。伺火發。皆鳴鼓大呼。餘悉持兵弩夾門伏。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驚亂。斬其使及從者三十餘級。

明日召鄧善。王以虜使頭示之。王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以其質子還。白固固上其事。且求選可使西域者。以

焉。單司馬使于眞。固欲益兵以從。超曰。于眞國大而遠。遂功。帝喜曰。吏如班超何。不遣而用。更選爲乎。卽以超

所將三十六人足矣時匈奴遣使監護于寅于寅王  
廣德殊不以漢爲意禮踈薄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可急  
介巫自來取有頃巫至卽斬其頭送廣德熙讓之廣  
德恐乃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撫焉而  
西域復通明年都尉固秉將兵出敦煌破虜蒲類海  
因遂擊車師車師前王者後王之子也廷相去五百  
里固以後王廷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未易前欲先擊  
前王秉以爲先後王并力其根本則前王自服攻前  
王而兵頓後王不下危道也固未決秉奮請前卽上  
馬引兵行固不得已遂竝進後王不意漢兵猝至驚  
從數百騎出迎降固司馬蘇安欲專功馳前謂之曰  
漢貴將獨奉車都尉乃天子姊婿爵通侯當待之至  
乃降王馳還更遣將迎秉秉大怒甲馬造固壁曰車  
師王言降今不至不降矣秉請梟其首以來固大驚  
亟止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詎可止乎遂進馳擊  
之後王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前王  
亦歸命定車師而還於是以陳睦爲都護耿恭爲戊  
輶尉屯金蒲城關寵爲己輶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

數百人

顯宗崩。車師叛。與匈奴合。分攻圍

都護及二較尉。都護尉各上書求救。而中國有大器。公卿議以爲無救。司徒昱曰。夫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守死者之心。後將何以使人乎。又二部兵纔各數千。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張掖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以赴其急。帝然之。發三郡士及鄯善兵七千餘人以行。寵旣沒。獨拔都護恭以歸。耿恭好時戰。以藥傅矢端射之。中矢者視創皆沸驚。會天暴風雨。恭乘勢急擊。匈奴震怖。以爲漢兵有神也。遂大敗。

慨多大畧。以戊較尉屯金蒲城。匈奴來攻。恭乘城搏戰。以藥傅矢端射之。中矢者視創皆沸驚。會天暴風雨。恭乘勢急擊。匈奴震怖。以爲漢兵有神也。遂大敗。

渴之。笮馬糞汁飲之。恭仰嘆曰。昔貳師將軍拔佩刀  
井。拜有頃。水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顧窮哉。乃整衣冠向  
虜。虜益以爲神。引去。至是攻圍恭數月。恭食盡困。乃  
煮鎧弩食其筋革。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單  
于知恭已困。可得降。許封爲白屋王。恭誘使上城。手  
殺之。炙諸城上。單于怒。更益兵圍恭。會三郡兵往救  
而寵沒。恭遣軍吏范羨出迎軍。諸將不敢進。分二千  
騎從羨出山北迎之。遇大雪。交餘。軍僅能至城中。聞  
兵馬聲。以爲虜益兵來。爲戒嚴。羨逕呼曰。我范羨也。  
漢遣軍迎較尉耳。乃開門相持而泣。明日。自拔歸中  
郎將鄭衆。太尉鮑昱奏恭節過蘇武。時軍司馬超畱  
宜蒙爵賞。拜爲騎都尉。范羨爲共丞。時軍司馬超畱  
東。而疏勒詔徵還。超有傷前功。不遂。又恐于寘終不聽其  
請。畱於是從疏勒康居兵擊莎車龜茲諸國。皆破之。

條支安息重譯獻見威震西域詔超都護五十餘國

封定遠侯

先是龜茲國怙匈奴力破疏勒殺其王立龜茲人兜題爲王填之超度兜題非疏勒

種族疏勒人必不附從間道抵其國遣使往勒降不聽遂執之悉召疏勒將吏言兜題不當立狀而立其

故王之兒子忠國人大悅請得殺兜題以報忿超度

殺之無益解遣之足令龜茲知大漢德威解遣之詔

超留墳撫及是徵還疏勒人憂恐言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欲自剄超欲遂前功乃上書言西域

諸國莫不向化唯焉耆龜茲未下今宜拜龜茲侍子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國發諸國兵臣超謂

之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

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非敦煌鄯善之比可

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臣超區區蒙神靈冀末便僵

仆且見兩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廟布大

喜於天下書奏議發兵平陵徐幹疏願奮身往佐超於是以外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餘人赴之而

功成後超在西域三十年老乞歸帝難其代未報而超未嘗尋夏亦上書爲超求哀帝感動徵超還任尚

代爲者謾謂起口小人得勇君後日重慮消息有以  
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

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  
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懲大

綱而已超去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  
所言平平耳尚後竟以迫切失邊和初超在西域衛

侯李邑護烏孫使者至于賓不敢前因上書盛毀超  
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問之歎曰身

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其必見疑矣遂去其妻帝知

超忠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邑至超遣將烏孫侍子  
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功今何不

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何言之陋也  
內省不疚何卹人言以邑毀我而安帝初朝廷憚險

遠罷都護而北匈奴屬諸國寇邊邊郡大困軍司馬

班勇超子也傷父功中廢盛言通西域之利下廷議

朝議不能難而尚書陳忠言孝武開河西四郡以隔

絕南寇，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壯，財弊糜於盧山之壑。筭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惟久長計？則然也。今西域東望扣關者數矣。棄而不救，河西四郡必危。河西旣危，百倍之役，不訾之費，必且亟發。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誠。臣以爲宜置敦煌較尉，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於是詔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屯柳中，遂破車師而西域復定。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凡三絕三通。陽嘉後，政亂乃廢。

○西羌本出三苗舜徙之三危地在河關之西濱於賜  
支至于河曾綿地且千里賜支析支也南接蜀漢徼  
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諸國俗氏族無定以父名  
母姓爲種號父沒則妻其後母兄亾則納其嫂故國無鰥寡而種類繁強  
則分種爲酋豪弱則附焉性龍寒苦婦人產子不避  
風雪得西方金行之氣焉宣帝時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行諸羌  
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爲畜牧安  
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以爲不可許不聽後因緣前  
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遂與諸羌種豪鮮讐交  
質爲盟詛於是兩府復白遣安國往安國至召先零  
豪桀黠者至斬之而縱兵擊其種人於是諸羌恐怒

無所信。遂發兵。及安國不能定。引師還。事聞。時後將軍趙充國年七十餘老矣。謀帥焉。請自將。許之。充國既至部。欲以威信降罕升。日堅及解散虜謀。微極乃擊之。時上大發兵分屯各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請出擊罕升在鮮水上者。而充國以爲必捐罕升暗昧之過。而先行先零之誅。下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升之助。不先破罕升。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賜爾書敕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升。罕升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邊矣。民守

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橐束數十轉  
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其水

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

依險阻將軍士手足皺音瘃竹足寧有利哉將軍不

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非

將軍再摹本刪智勇卽凡庸將皆

憚戰將無不樂如此也

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

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較尉富昌酒

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亾慮萬二千人齋三

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便西

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

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  
辛卯充國子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較。益將軍兵。今五

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

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  
人。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旣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

星有

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

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

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獨私美陛下盛德。

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布。至德罕。开之屬皆聞

知明詔。今先零羣楊玉羣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

煎筆騎伍千。阻石山木。候便利爲寇。罕羗未有所犯。  
今置先零而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  
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  
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令罕羗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飾  
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  
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  
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  
羗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亾。  
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  
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羗。先零必助之。今虜馬

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  
罕开堅其約合其黨虜追脅諸小種附著者衆誅之  
用力且數倍臣恐國家憂繇累十年數不二三歲而  
已也臣幸得蒙厚恩父子俱在顯列臣位至上卿爵  
列侯大馬之齒七十有六爲明詔填溝壑炬骨不朽  
亾所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則  
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卽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  
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  
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於是充國引  
兵誅先零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馬牛羊十餘萬罕开

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脰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敕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勦畱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充國得進兵復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哉往者舉可行先零羣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阻敗羌金城湟中穀解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故羌

人爲迹、毫釐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羨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復上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明主可爲忠言。復上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

馬牛食日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九千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

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羨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羨東至浩亹、羨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

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  
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  
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永解  
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瓠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  
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  
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十二就草爲田者遊兵  
田收以充入金城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  
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  
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畱田。  
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

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亾一也今虜亾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叛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羃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羃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便宜十二事步兵九較吏士萬人畱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排折羃虜

令不得歸肥饒之墜音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叛之

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

食度支田土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

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菑以眎羗虜揚威武傳世折

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

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風寒之

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亾經

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

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亾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

變之憂十也治湟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

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旣省繇役豫急以戒不虞。十二也。畱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詠。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耶。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大开小开意常恐弁擊。今兵不出得亾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寇精兵。今餘七八千人。失地遠

客分散饑凍罕升莫須又頗暴露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明令相捕斬之賞臣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畱步士萬人屯田地輒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鄙曲相保爲塹壘木樵較聯不絕便弓弩篋闡具烽火擎通輓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畱田爲必禽之具其士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

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精  
兵屯田。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必且瓦解  
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小寇盜賊殺人民。其  
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  
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竝能令虜絕不爲  
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失坐勝之道。從乘危  
之勢。往終不見利。空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  
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畱。湟中亦未可空。如  
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  
費。傾不虞之用以治一隅。臣愚以爲不便。較尉臨衆

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宣皆鄉風人  
宅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  
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媿得避  
之福也臣幸得討不義久畱天誅罪萬死陛下寬仁未  
忍加誅今臣數得熟曰臣伏計熟甚不敢避斧鉞之誅。  
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廷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  
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在其中計可必用也帝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周後將軍上書言龜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上畱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損兵事自愛本羌衆可五萬人強弩擊斬七千六百人降者三萬有千二百人若師役

饑渴死者又五六千人餘無何幾千是克國請罷屯明年五月克國振旅而還。帝旣許充國屯田又命破羌等出擊破羌降斬四千人強弩斬二千人邛降斬二千餘人師還充國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言破羌強弩出擊多斬獲虜以破壞將軍卽見上宜歸功三將軍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據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質對帝甚善之。

元帝時隴西羌反下廷議議者言歲比不登京

師四方人苦饑而遭羌變宜先內憂右將軍馮奉世曰叛羌近在境內不以時誅無以制遠臣願帥師討之帝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鄉者不料敵而與師師至折傷再三發射則曠日煩費今反虜無慮三

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兵不足。利用四萬人。  
一月食足。足以決事。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  
歛。未可多發兵。發萬人屯守。勢且足。奉世曰。不可。天  
下饑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  
邊吏之心。而寇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戰則挫兵  
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矣。羌人乘利  
諸種竝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非財幣所能解  
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央利害。相萬也。固  
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遣奉世將名將屯以行。  
到隴西。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寡之計。願益兵三萬

六千人書奏天子。劉發兵六萬人遣奮武將軍助焉。  
十月兵畢出至隴西。十一月大破斬羌虜而平。更始  
赤眉之際。羌寇金城隴西。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司  
徒掾班彪爲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被髮左衽。與  
漢人雜處。習俗旣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之所  
侵奪。窮恚無聊。以故反。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  
幽州部置領烏桓較尉。涼州部置護羌較尉。皆持節  
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勞問其疾苦。又數遣驛使  
覘其動靜。爲兵吏耳目。故州郡知備。以無後憂。宜復  
舊制。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爲護羌較尉。持

節如舊草耶卒職省後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寇金城  
中郎將來歙隴西太守馬援前後擊破之阻允吾谷  
援潛行間道掩擊羌大潰保北山援陳軍向山而分  
遣數百騎繞其後羌震疊皆降時廷議以金城破羌  
之西塗遠可棄也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完牢阻河爲  
固其土田肥美灌漑流通不可棄棄之卽羌在湟中  
害長不休於是詔武威太守還金城客民三千餘口  
歸休塞援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堠開通水田勸以  
耕牧郡中樂業武都氐羌來歸附者援奏復其侯王  
君長號名而隴右以平中元中燒何豪婦比銅鉗者

爲盧永胡所擊。將其衆來歸。種人頗犯法。臨羌長收繫種。誅之六七百人。顯宗下詔曰。昔桓公伐戎而暴春秋。貶曰齊人。今國家無德恩。不及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霸者之功。咎繇太守長吏。妄加殘戮。燒何羌尚生者。所在致醫藥養視。其種人欲歸故地者。遣送其小種。束手自詣。欲效功者。皆除其罪。元和三年。吾迷諸雜種。羌反。號吾先入隴西界。郡督生得之。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罷兵。無爲寇災矣。隴西太守張紓放遣之。羌卽解散歸故地。較尉傅育募人鬪胡羌而羌叛。育敗死。

紂代爲較尉。羌請降。紂誘誅其酋。其種人向塞哭與燒。何當煎等相結。解仇交質。爲邊患。紂坐徵。以張掖太守鄧訓代護羌。會羌合兵萬騎攻月氏。胡議者以羌胡相攻。中國之利也。不足以其故勤兵。訓曰不然。往張紂失衆信。而羌胡大動。經屯轉輸。多所耗費。而涼州被其災。今羌迫胡急。而以德懷之。庶獲其心。此安戎之一機也。遂開城納羣胡妻子。守護之。羌解散去。繇是湟中胡言。往漢家常欲鬪我。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我安得不爲之死乎。訓益撫納之而定。胡俗死。每困疾。輒引刀自刺。訓使人把持之。予醫藥全活。於是羌八百戶。款塞降。訓卒官羌胡。烏桓吏士奔走。

悲號有自。大都漢世羌戎之患。方之匈奴頗爲衰寡。剄從死者。

中興以後。旣難漸滋。則朝覩綏御失和。戎帥然諾驕信。其內屬者苦。奴虜使之故也。先王疆理九土。判別

畿荒。知夷貊殊性。斥遠於諸華。而五服九畿。內固其

封守。可謂順治威嚴。御以其道者矣。桓帝時。先零數

寇三輔。連歲招不下。詔問都鄉侯段熲。熲資山西之

猛性。練戎俗之情態。志在禽廩。自畧必克。於是追咎

營平之遺寇。詆歎張奐之失策。窮武畧事之。然零羌

種滅。而漢社已屋。則戎羌之叛服。豈有益於國興廢

之數哉。可以有鏡矣。

顧既數破羌。餘寇散入漢陽山。張奐言宜撫詔下。煩議頓

上言曰失東北而喪家財  
虜強難破聖明信納瞽言臣謀得行真念計不用猥  
云臣兵折劙寇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血流  
汙野傷和致災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  
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反攻  
涇縣邑剽畧人物發塚露尸禍生施矣上天震怒假  
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兩臣動兵涇  
夏連獲其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癟上占天心不爲災  
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縣邑  
通屬非深險絕域之地與爲漢吏當武職駐軍二年  
不能平寇虛欲脩文戢武招降獵敵誕辭空說僭而  
無徵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徒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  
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今旁郡戶口單少數  
爲羌所創毒而令降寇徙與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  
田養蛇虺於屋內也臣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  
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每奉詔  
書寧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二年夏東羌悉平  
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費四十四億軍  
士死著四百餘人封新豐縣侯頗行軍仁愛士卒疾  
病者親贍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

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之死。還京師。詔大鴻臚持節勞軍。至拜侍中。

方漢初

南夷夜郎。

牂牁滇雲南

郡屬

印都

皆椎結。

其西舊

音隨後爲州

昆明

南寧

皆

編髮隨畜移徙無常徑。

音斯蜀郡屬

荊都

荊材各反後沈黎郡

冉驪

後夔州

白馬皆氏

皆巴蜀郡屬

西南外夷也。

秦所置桂林南

海象郡爲南粵。所置閩中郡爲閩粵。東甌郡爲東粵。

皆未入職貢。所謂百粵者也。秦二世辟任囂爲南海

尉。以中國豪傑共叛秦。天下無所定。而南海僻遠。可

據而有也。卽被龍川令趙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

移檄橫浦陽山谿關。懸絕道自守。備它盜兵擊。并桂

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使陸賈往

使卽授璽綬與剖符通使陸生至佗魋結箕倨見陸  
生生進說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  
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旣且及  
身矣且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皇帝先入關據  
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  
彊皇帝竟誅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  
之所建也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  
兵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  
印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廼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  
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

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

佗蹶然起。踧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畱與飲數

屬。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生曰。王似

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

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

政繇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

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何乃比於漢尉

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詎不

若漢。顧大說。陸生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

聞所不聞。厚賜歸報。卒稱臣奉約。高后時。佗僭號。發

兵攻長沙。邊文帝既鎮撫天下。爲佗親冢在真定。置守冢。歲時祀。召其從昆弟官寵之。詔舉可使粵者。相平言。陸賈先帝時。習使粵。可遣。乃召賈爲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爲副。遣之。賜佗書曰。皇帝敬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理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諱。暴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乃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遺將

軍降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  
罷將軍博陽侯。親兄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  
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  
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  
傷良將吏。寡孤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  
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以問吏。吏曰。高皇  
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  
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嶺以南。王自  
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  
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蘖。前

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隣國賈至粵佗感天德意下令國中去帝制黃屋左纛上書言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越王孝惠皇帝義不忍絕賜老夫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母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卽予予壯母予牝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使者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及又風聞父母墳墓皆已壞削兄弟

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有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爭漢也。今陛下幸憐復故號，通使如故。老夫死骨不腐，自是稱臣，使人奉朝請爲屬國。至建元初，天子厲武節，以一封疆，而兩粵西南夷畢以次削平。郡縣其地焉。初閩

越王無諸、東海王搖、以從番君滅秦，無諸得王東冶。隆王東庭、建元初，周歲數十，東甌困，使人上急告。

其常、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大夫莊助詰之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大子弗振、當安所告憇、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善。太尉未足與計、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無聽、助斬一司馬、諭上意、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去、東甌請舉國內徙、處江淮之間、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王胡使人上書言狀、以待令、天子爲遣兩將軍將兵討之、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降、詔罷軍、日、郢有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立丑爲繇王、而餘善威行於國、立以爲東越王、天子旣誅郢、使使諭意南越王、南越王胡頓首謝、旣無以報德、欲入見其大臣皆曰：漢興兵誅郢、亦以驚南越先王、昔有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而已、要之、不可休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不入見、遣太子嬰齊入侍、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得請歸、而王薨、嬰齊立、上書請立前爲侍子長安時所取耶郢、郢氏女爲后、子興爲太子、許之、無何薨、興立、穆爲太后、而太后未嫁時、與霸陵人安國少季

通於是使安國少季往風諭王大后王令入朝比內諸侯令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而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之王年少太后中國人私於使者願內屬相呂嘉相王三世年長矣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數諫王不聽王太后置酒欲介漢使者權卽坐上誅嘉使者不敢發嘉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文與使者亂欲內屬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之意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盡殺漢使者立術陽侯建德爲王於是天子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而東越王餘善上書請助師元鼎五年拜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破平之建德嘉舉受誅當是時東越軍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肯前而陰使遁南越持兩端事露乃遂反詔大師三道進討而越人殺餘善降處其民江淮間百蠻震恐畢請臣置吏以耶都爲粵嶲郡祚都爲沈黎郡冉驪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君長以百數獨夜郎眞受王印最寵焉後僭耳珠厓

郡以地懸南海中。率數年壹反元帝時議大發軍擊之。待詔賈捐之議以爲不當擊。捐之韻上使侍中樂昌侯王商問捐之。珠厓內屬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未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

曾孫

上使侍中樂

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及其衰也，南征不懷，齊桓拔其難。孔子定其文。張晏曰：春秋夷狄之皆稱子。以至於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大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巒，其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

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  
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  
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路塞鄭衛  
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臣用事則諍  
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  
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  
貫朽而不可較乃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  
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  
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郤匈奴萬里更起營  
塞制南海以爲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鹽鐵

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萬里之外。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子賣子。法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蠹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難。自古而患。

之矣。何況廬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  
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  
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蛇蟲。水土  
之害，人未見膚。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厔有珠犀瑩，  
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  
也。往者，寇軍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  
餘萬萬，大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  
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母功乎？求之往古  
，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  
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無以爲。願遂棄珠厔專用恤

關中爲憂。對奏丞相定國是其議。上乃下詔曰。珠崖  
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當守。  
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往惟議者之言。羞威不行。  
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  
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  
祭。凶年不備。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  
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  
珠崖郡民有慕義欲內屬者。便處之。不欲勿彊。陽嘉  
中。象郡蠻反。百官議。發荆揚充豫州。四萬人。遣將將  
赴之。尚書固駁曰。今荆襄盜賊盤結。長沙桂陽數破。

徵發如復擾動必生變。患南州溫暑加有瘴氣師徒遠涉  
虜亡者必十且四五。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以軍行計之。  
三百日乃到人日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將吏倍而上驥  
馬芻茭。不在於此。詔書追遣。遠道自危。必至叛亡。比有至  
者。不復堪鬪。當復更發。此爲刻剝心腹。以補四支也。九真。  
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轉用相赴。猶尚不堪。况乃驅四  
州之卒。以赴萬里不測之禍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  
羌。益州人爲之語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就徵。以其  
兵付刺史張喬。喬因用之。旬月破平。此發將無益州郡可  
任之效也。獨宜更選勇畧惠仁任將帥者爲刺史太守。將

寇虜就平。故兗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及張喬前有破虜之功。宜可任。議從而事平。始楚威時。使將軍莊蹻畧巴

黔中以西地。遂至于滇池定之。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  
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君長之。

秦滅漢興。皆棄之不問。而聞蜀獨巴蜀民或竊取祚馬

焚僮旄牛以爲饒。武帝時。天子旣破東甌。使番陽令唐

蒙使南粵風曉之。南粵食蒙蜀枸醬。蒙怪問所從來。曰

道西北牂牁江。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云。蜀枸醬多持

說。帝適夜郎道。爲置吏。拜蒙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石。

蒙使南粵。風曉之。南粵食蒙蜀枸醬。蒙怪問所從來。曰

人入夜郎。諭威德。約置吏。夜郎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聽蒙約還報。以爲健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而是時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莧可置郡。使相如以中郎將往諭。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時巴蜀四郡。載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溼。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擊定。耗費大功。帝患之。使公孫弘往視。還報言不便。已。弘爲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弘因言。西南夷可且罷。專力事朔方。帝許罷西夷。已。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因盛言大夏在西漢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

通蜀道。便近亾害。於是天子乃遣使十餘輩出通道至滇。滇王與使言。漢孰與我大。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何若也。及南粵反。帝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殺使者及犍爲太守反。竟擊定之。誅且蘭邛君。殺荊侯以爲牂牁郡。南粵已滅。夜郎侯入朝。以爲夜郎王。冉驩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爲越雋郡。梓都爲沈黎郡。冉驥爲文山郡。廣漢西自馬爲武都郡。使使者風滇王入朝。滇未肯聽。擊滅其旁國。勞深靡莫臨以兵。滇王乃舉國降。以曾奢赦弗誅。以爲益州郡。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最寵焉。建武中衰。

牢王鷗栗詰越雋守求內屬帝喜封以爲君長明帝時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爲永昌郡始通博南山渡蘭奢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蘭奢爲他人蓋傷之也其後以太守鄭純爲吏潔清順撫夷而安三國分裂後漢保有庸蜀因邊西南夷南夷不靖丞相亮戮叛者雍闔縱其豪孟獲使角戰而七擒之獲憚以爲天威服不去因卽用其渠率填之而靖語具亮謨中吳保江東撫有交廣時浮海通遼東魏包有七州並計烏桓東擊高句驪而鮮卑索頭虜奉貢質降附已徙武都氐于扶風天水處鮮卑降者于

遼西棘林而太原河東五部之依東漢而來西北邊郡無慮皆降羌胡雜處迄晉初不圖不慮不徙永嘉之氏胡羯交亂

未

氏

胡羯交亂

于上中晉東徙江表輒分瓜裂延于南北乃戎有中國蛆潰蟲生疾廢蹶興而邊塞諸戎曾未足數也事具晉南壯朝志

中喜始混一其莊狄曰突厥曰回紇其西戎曰吐蕃東曰高

麗南曰南詔皆大國先後猶交而代爲盛衰突厥

阿史那氏

本匈

奴莊部也居金山之陽姪臣于蠕蠕至吐門而大更自號可汗可汗古單于也妻曰可敦古闊氏始畢尚隋義成公主建

牙都斤山控弦百萬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諸國皆役屬焉

而世亂中國據土僭名號者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李軌王世

充之倫各遣使稱臣尊事之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馬  
劉文靜厚幣卑辭往請兵且行戒之曰吾所爲藉兵  
突厥者非誠資其兵獨畏其議吾後令吾不得專意  
規關中也今請兵兵不必多多必且爲患獨請馬馬  
愈多愈益也始畢見文靜而大悅使其酋將馬二千  
兵五百以來用濟大業而突厥怙功愈益橫武德初  
始畢自將度河與梁師都合入寇又以五百騎藉劉  
武周入旬注寇太原會病死天子爲發哀長樂門子  
什鉢苾幼不克立立弟處羅可汗復妻義成公主處  
羅死公主以其子薦射設陋棄不立立頡利嗣而頡

利又復妻義成。於是始畢子什鉢苾長矣。別立爲突  
利可汗。而王世充使說頡利歲入寇盜邊。高祖以中  
國未平。屈意下之。所贈賂不訾。然不能有塞厭其欲  
也。居久之。突厥寇山東。殘定州。又十五萬騎入鴈門。  
圍并深。畧汾潞。分掠原靈間。高祖召羣臣問計。鄭元  
璣曰。與戰則禍深。不如和也。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  
之衆。有輕中國心。不戰而遽和。示之弱。明且復來。中  
國憊矣。臣愚以爲必與戰。既勝而後和。帝曰善。於是  
命太子建成將兵出幽州。秦王世民將兵出蒲州。李

子和軍雲中。段德操軍夏州。襄邑王神符軍汾東。禦

之。頡利出塞去。於是帝遣鄭元璿詣頡利責以脅約。於是復和親。而時時小入寇盜邊與屯將互勝負。以爲常。武德七年。頡利與突利二可汗悉兵自原州連營南。關內震恐。詔齊王秦王將兵出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餉絕。士卒饑困器頓弊。秦王與虜遇豳州而二可汗帥軍萬餘騎奄至州城西。齊王元吉懼不敵。不敢出。秦王奮曰。敵弱我矣。不可以不示彊。乃自帥銳騎百人馳虜陳大呼曰。國家與可汗和親。待可汗不薄。何爲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鬪。獨出與我鬪。不能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笑不應。王

又遣騎士前告突利曰。爾性與我盟有懸難相助而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王乃遂徑進。將絕水而前。時韻利與突利並連兵。禁內有間相却矣。見秦王輕出。殊不意莫測也。聞香火語。則又疑突利與王有前謀。乃遣使止王曰。王毋渡我來。但欲與王固盟約耳。遂引却。而雨益甚。秦王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今積雨彌時。弓筋膠俱解。不可用。吾屋居火食。刀禦犀利。以益制勞。此而不乘復何待乎。遂夜潛師出。冒雨進。而突厥大驚。請和親。突利遂自託於王。結約爲昆弟。王撫以恩意。與盟去。無何。太宗起秦王。

卽位梁師都亡之矣厥言中國新易主釁可乘請爲  
導入邊於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犯涇原  
徜徉隴渭間不進已突犯武功高陵逼渭便橋而軍  
遣腹心執失思力入見覘虛實思力盛稱二可汗將  
兵百萬今至矣帝怒罵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約  
和親義師初起爾父子又從我我遇汝非薄汝雖禽  
獸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誇彊盛相怵乎吾先斬  
汝矣思力懼請囚帝乃自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  
詣渭水責頡利負約突厥酋大驚皆下馬羅拜頡利  
見思力使不反而帝銳身輕出舉悔之俄六軍至而

旗甲蔽野。部隊靜整。則懲然有懼色。帝麾軍使却。而  
身獨臨與頽利隔水語。左右交諫。帝曰。突厥所以敢  
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難。朕新卽位。謂不能有抗禦  
也。示之弱。必放橫不可制。故朕輕騎獨出。示如無有。  
而耀大兵以從之。使知必戰。虜深入我境。中有懼心。  
而吾翕張攝之。將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是日頽利  
來輸平許之。斬白馬與盟於便橋之上而還。突厥退。  
蕭瑀請曰。方突厥未和時。諸將爭請戰。而陛下不許。  
而虜退何也。帝曰。突厥之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  
賄是求。昨達官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擊其衆。伏

兵邀其前大兵躡其後覆之反掌耳顧吾即位日淺  
未安戰勝則怨深彼懼而謀我則吾未可以速得志矣  
故卷甲韜戈唱以金帛彼得所欲而騎驕必惰吾得養  
威而俟其釁此全國爲上之道也瑀等謝不及是時天  
子旣明聖而中國方創造習於兵而頡利恃鷙薛延陀  
回紇諸部衆叛之又委事諸胡斥族姓不用號令不信  
兵革數動下不堪其勤會大雪畜產死民饑袁歛苛重  
諸部愈益貳與突利更相怨而北邊諸多叛頡利歸薛  
延陀莫推俟斤夷男爲眞珠毘伽可汗令建牙大漠北  
夷男遣其弟入貢而突利可汗身入朝自歸於是代州

督張公謹上書言突厥可取狀六事而頡利復犯邊乃

命定襄道行軍大總管靖漠南道總管世勣由分軍將

之出擊胡大破之突厥以亡

時靖出馬邑襲定襄世勣出雲中戰白道而前

頡利

走鐵山其以避敵遣執失思力入謝罪求入朝帝遣鴻臚卿唐儉往慰撫詔靖以兵迎之時頡利雖外爲卑辭中猶豫欲北走靖引兵與世勣會合謀曰頡利雖敗其衆尚十餘萬未易輕若今得走度碛北難圖矣今詔使至虜自寬襲之可擒也張公謹曰詔書許降詔使在虜奈何乎擊之靖曰一日縱敵百世患之且是韓信之所以破齊也唐儉

輩何足惜乎遂勒兵進頡利見儉來果大喜自寬率延儉爲長夜飲會大霧前軍進薄之去牙帳里所霧收軍突厥十餘萬而虜酋蘇尼失執頡利以來帝御順天樓受俘告廟陳仗衛令吏民縱觀已悉還其家屬館太僕揀食之方上皇時突厥怙盛強茂中國上皇常屈意遇之然內常帳恨及是聞頡利擒大喜太息曰漢高祖固自登不

能報我曩困突厥今我子滅突厥能報吾付託得人矣

其衆分散或走漠北走薛延陀或西奔吐蕃漠南遂空而降唐者尚十餘萬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戎狄世爲中國患今賴陛下神靈辛破滅宜徙其衆河南充豫間分其種落散處州縣教之耕織可化爲齊民顏師古請分寘河北立其酋部領之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一國然各有種族宜因署君長使不相臣屬而遣之卽勢分力敵易制也下中書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五原塞故事置近邊魏徵曰不可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秦漢以銳師猛將攻取河南地爲郡縣不欲令虜得近

邊爲窺伺也。今柰何以河南塞奉虜乎。且虜降者今十餘萬。十年生息。十年畜聚。後此十年。必且生心。西晉之禍。前事之明效也。彥博曰。不然。至者於萬物。如天覆地載然。誠欲其全安之也。突厥破滅。餘種歸義。不哀憐而棄之。豈天地函育之義乎。又阻其內嚮心。若救其死亡。散處內地。教以禮義。職之耕農。數年之後。悉爲編氓。又選其酋長使入宿衛。將畏威懷德之不暇。何後患之有。帝曰。善。度朔方地自幽州西至靈州。處突厥降衆其中。分突利故地爲四州。頡利地爲六州。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填焉。

初頡利族人思摩羅

寵於韻利。韻利之亡，叛逆者皆割肉削指，思摩封郡王。突利可汗爲右衛大將軍，而蘇尼失  
與俱擒，上嘗歎之。以韻利爲右衛大將軍，而蘇尼失  
思摩封郡王。突利可汗爲順州督帥，其衆就部餘豪  
國擢將軍郎將者五百人，占籍長安者萬家。時詔韻  
利諸子，韻得以品秩受給予豐羅支，故爲其母。最  
後至不得給羅支，痛母未嘗敢嘗一品肉也。帝聞之歎  
曰：天稟仁孝，豈華夷所限哉！詔并其母給厚之。八年，韻利死，贈歸義王。起冢  
灞陵東。後突利自順州入朝道死，祔焉。父之突利弟  
結社率以郎將宿衛。父不調而怨，結種人作亂，誅死。  
於是羣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便。雖天悔之，乃立懷  
化王思摩爲泥孰俟利苾可汗，賜國姓。令帥種落還  
故部。時薛延陀盡有塞北之地，思摩內憚之，不敢行。  
帝乃詔司農卿持節賜延陀書，言前所爲誅突厥者

以頡利暴殘爲百姓寇害。非貪其地也。故處其降部  
於河南薦草美泉。阜利其畜牧。今華蕃盛矣。念何可  
久留。今以思摩爲可汗。帥其衆還故疆。爾延陀受冊  
在前。思摩在後。當以先後爲小大。舉磧以北。延陀主  
之。其南思摩保之。各守境。無爲寇災矣。思摩行。帝張  
宴置酒。引思摩前謂之曰。人情樹藝一草木。見蕃廡  
輒喜。况我養爾民。息爾馬牛羊。今豐熾如此。能無念  
乎。獨念爾父母墳墓在河北。苦遠。遣爾還舊庭。慰爾  
衆懷。土殷殷之恩。思摩泣下。奉觴言臣破亡。餘息賴  
陛下神靈。得還骨舊鄉。死不恨。願子孫世世事唐效

犬馬時華夷觀者數十萬。吳不動色。感激揮涕焉。解行。常謂侍臣曰。中國根榦也。四夷枝葉也。剝根榦以

奉枝葉。何詎有滋榮乎。朕不用魏徵言。幾狼狽矣。

薛璠

延陀聞思摩以衆還則大恐勒兵渡磧南待之使者至宣詔諭乃稽額謝奉命時思摩師衆十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以行始渡河建牙於故定襄城居三年

定襄南負河北。自道畜牧。爲龍荒沃壤。爲薛延

陀所利。數攻之。聞帝將東封。天子封泰山邊境虛。

我以此時取思摩拉朽耳。

發諸部兵二十萬擊突厥

思摩不能禦。悉衆南渡河。入長城。保朔州。告急。詔遣

并州督世勣等分道擊之。諸將辭行。帝戒之曰。延陀

負其彊踰漠行數千里士馬疲憊見利不能速進不利不能速退吾已勦思摩燒雍野草待之彼糧糗日盡掠無所獲必且退俟其退與思摩奮擊破之必矣。

世勣等敗延陀於諸真水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

餘人

思摩終憚不敢歸請處於勝夏之間時方討高麗羣臣曰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

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為後慮帝曰夷狄亦人耳其情

與中國不殊以德懷之可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延

陀而南歸我情可見矣聽居漠南思摩至內自懃釋

其衆入朝願畱宿衛以爲右武衛將軍恩顧愈厚卒

葬陪陵會虜大雪人畜凍死者什八九薛延陀遣使乞

和親帝問群臣群臣以爲和親便許和親公主行有

日契苾何力自延陀還陳不可帝曰許之矣天子無

戲言何力曰。但詔延陀至。吊師迎女。必憚不敢前。即拒之有辭矣。且延陀素狠戾。忿必死。死而二子爭國。可不戰而擒也。帝曰。善。幸靈州。召真珠使親迎。真珠欲行。其臣曰。往必不返。真珠曰。天子明聖。遠近朝服。今親幸靈州。以愛主女我。我得見天子。死不恨。薛延陀。何患無君。於是厚斂諸部牛馬。半以爲聘。經沙磧耗死過半。以聘禮不備。絕之。諸部怨叛。真珠憤悒死。多彌可汗立。猜褊好殺。廢棄父時貴臣不用。專用所親昵。國人不附。詔江夏王道宗等將兵擊之。國中驚走。多彌走死。餘衆立真珠兄子咄摩支。表請居鬱督。

軍山之北。勅勒九姓酋長聞其來。皆懼。請勿聽。朝議亦恐其爲磧北患也。遣世勣行視。圖之。世勣至鬱鬱督軍山。咄摩支降。追宗前渡磧。薛延陀拒戰。追宗奮擊。大破之。遣使招諭。勅勒諸部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而薛延陀平師還。帝大喜。告廟飲至。賦詩曰。雪耻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勒石於靈州。其後突厥分散。調露中阿史德溫傳職二部反。定襄大總管裴行儉討平之。已。默啜盛強。武后冊爲立功報國可汗。遣武承嗣子延秀納其女爲妻。今歸河曲六州降人。默啜。鰻鷺不聽。合白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姓子何爲不予。

昏入趙定坑男女八萬人其勝兵與頡利時畧等開  
元初遣子同俄特勒逼北庭。北庭都護郭虔瓘固守  
待之。同俄特勒前致師虔瓘伏銳士突出斬之降其  
軍。後默啜老昏暴部落怨畔爲曳固殘衆所殺。傳旨  
京師。迨天寶益微而回紇盡有其地。

西突厥烏孫故地也。東即突厥西雷翥海南疏勒北  
瀚海。亘京師七千里。繇焉耆西北七日行得南延又  
北八日行得北庭。其風俗大抵類突厥。武德初內屬  
而統葉護可汗霸西域。天子厚結約與并力討東突  
厥。可汗來請昏許之。會其國亂不果。昏自是數更可  
汗。以其國彊弱爲叛服不常。貞觀末。賀魯與執舍地  
處木昆婆鼻三種者舉所部數千帳內屬。帝優撫之。  
以爲瑤池都督。處其部延州莫賀城。帝崩。賀魯聽其  
子咥運計。西取咄陸可汗故地。建牙於千泉。自號沙  
鉢羅可汗。遂統咄陸五啜。弩矢畢五俟斤至。勝兵數

十萬寇延州敗數縣而去時處月朱邪孤注者據牢  
山與賀魯結爲寇暴詔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右驍  
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弓月逆行軍總管發府兵三  
萬合回紇五萬擊之有騎弘義者獻計言本爲叛者  
賀魯請寬處月等專誅賀魯除禍本天子以爲然詔  
弘義佐建方等經畧而建方等獨擊斬處月朱邪以  
來不如弘義指劾追逼於是罷瑤池都督府即處月  
置金滿州遣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葱出行軍大  
總管率諸將討之知節擊歌還祿朝千級副將周智  
度擊處木昆城拔之斬馘三萬前軍將蘇定方擊賀  
魯鷹娑州斬首虜多明年擢定方伊麗道行軍總管  
王文度害其功謬謂知節曰賊雖走軍死傷者衆此  
爲決成敗一擲耳今當結方陣納輜重腹中外四向  
布人馬被甲賊來乃戰此萬全策也無輕脫因矯稱  
別奉旨以知節恃勇輕敵使文度節度遂收兵結陳  
士終日跨馬被甲馬瘦死士疲無戰心定方謂知節  
日本來擊賊今結陣自固怯懦如此何功可立上命  
公爲大將聞外之事不以奇別遣軍副專號今理必  
不然蓋因文度表請之知節不能從比引歸至恒舊  
城有胡烽文度掩殺之取其資定方曰此自作賊匪

任名代數分財一無所取事聞知節等下史當少集  
除名明年擢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率燕然瀚海  
等軍阿史那彌射爲流沙道安撫大使分道出擊之  
降其部萬餘帳進曳咥河西賀魯舉十姓兵十萬騎  
來拒戰定方以萬人當之虜見兵少以鐵騎四圍之  
定方令步卒據高原上攢槊外注自以騎陳原北賀  
魯三犯原上軍不動定方因其亂縱擊之虜大潰鑿  
戰三十里斬三萬人明日五弩失軍皆降五咄陸趨  
南遁降會大雪平地深二尺軍候請少休候雪霽行  
定方曰虜特雪深謂我不能師必自寬亟追之可虜  
也緩失之矣乃兼行至其牙帳縱擊大破之賀魯走  
石國獲之於是定方休士歸諸部修亭障列蹊遂掩  
骸骨問士卒苦晝疆塲凡所爲沙鉢羅所掠者悉給  
還之十姓安堵如故而唐州縣至是極西海矣置崑  
陵濛池二都護府以彌射爲興昔亾可汗領五咄陸  
諸部步真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諸部而還賀  
魯旣就孰太息曰我亾虜也先帝厚我我則背之今  
天降怒罰尚何道願就死昭陵孰而獻昭陵赦不誅

分西突厥地定方進左騎騎大將軍封邢國公

回紇其先亦匈奴種也。其地在突厥西南大磧之  
西壯。

俗好高車。元魏時號高車部。部落十有五種。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已處羅可汗攻脅鐵勒部。責其財。既又恐其忿。則集其渠豪數百。悉坑之。回紇乃與同羅披野古。吐谷渢部叛去。姓藥羅葛氏居婆陵已。稱回紇。

唐旣滅突厥。其酋胡祿俟利發。吐迷南攻薛延陀。破之。踰賀蘭山。屬之河。遣使者獻見。太宗爲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願歸。命天子置唐官。有詔張飲高會。引見其渠長。命之。

唐官以回紇等部爲瀚海等六府畢  
以其酋領都督刺史即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  
輶廷臣李素立爲都護統之於是四夷君長畢詣  
闕頌其上天子尊號爲天可汗天子厚寵遇答其  
意帝輶御服縫黃瑞錦文袍寶刀珍器以爲勳物坐秘殿陳  
十部樂饗之殿前設高坫置朱堤鋪其上以泉水浮酒自  
左閣通玷趾注之瓶轉受百斛回紇數千人飲畢尚不能  
以半覽示中國富厚焉素立者以執法見擢爲侍御史居  
清要者也素立至撫以恩信夷落懷附以  
馬牛爲獻素立獨取杯酒餘一無所受其後突厥默啜  
旣破敗而回紇骨咄祿伽闊可汗盡有古匈奴之地  
天子拜爲懷仁可汗寵焉安祿山反據兩都天  
子軍靈武中獨倚朔方軍而勢孤大患之會回紇

遣使來請助師。則大喜。詔敦煌郡王承案。詣回紇。與結約。而令僕固懷恩爲副。致其兵。香積之戰。陳澧上。賊伏騎於師左。戰交而伏發。懷恩麾回紇鐵騎馳蹴之。出賊背。與鎮西北庭軍會。賊以大敗。復西京。新店之戰。唐師與賊戰而郤。回紇踰西嶺。走矣。遂大潰。因遂復東京。方致師時。帝急收兩京。與虜約。克京日。土地歸唐。子女金帛歸回紇。復長安。而回紇欲大縱。廣平王念肆掠且失衆。而約不可。負。則下馬拜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而肆掠。將

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冀矣是委大賜於草  
莽也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躍下馬答拜曰當爲殿  
下徑往收東京時華夷士庶見者皆太息泣下曰廣  
平王真華夷主也及克東京三日掠人沟沟而虜猶  
未厭廣平王患之未有以處也於是父老相率致繒  
錦萬匹以爲賂師乃戢鳴呼國不競而外結戎狄以  
求援使諸胡縱剽與大盜無異雖有功豈足慕哉乾  
元年回紇使請昏帝以幼女寧國公主嫁之加冊磨  
列啜爲英武威遠毗伽可汗詔漢中郡王瑀攝御史  
大夫爲冊命使宗子右司郎巽兼御史中丞爲禮會  
使上自儀公主於咸陽慰勉之主泣曰國家多難死  
不恨瑀至虜而可汗胡帽褚袍坐帳中引瑀立帳外  
瑀髡髮不拜問之曰往中國與夷狄昏蓋宗室子今天子

念可汗有功寧國乃愛女有德容賢行今萬里來降  
可汗天子婿當禮見使者安得倨坐受詔耶可汗乃  
起拜奉詔受冊尊主爲可敦稱還獻馬五百疋貂裘  
白鼈而使王子骨啜情勒率三十騎來助師無何可  
汗死國人請公主殉公主曰中國人婚死朝夕臨哭  
期三年禮也回紇萬里結婚本慕中國禮義吾不可  
以殉乃止然亦犁面哭從其俗而以無子得還時葉  
護太子既前死次子立爲卑羽可汗其妻嬖固懷恩女  
也爲可敦明年使大臣入朝問公主起居代宗初史朝義反陷東都遣中

人劉清潭往回紇固好且藉師因遂誅朝義收東都

時回紇已爲朝義所誅日唐荐有喪國無主亂可取  
也清潭至可汗曰人言唐已亡今安所得使耶清潭  
曰先帝雖棄天下廣平王卽天子位仁聖英武故與  
葉護收兩京破安慶緒者也此可汗所知且唐歲輸  
舉兵度三城南矣見州縣榛蕪烽障無守禦有輕唐  
之色清潭密以聞上大驚遣駁中監藥子昂迎勞且  
視師迺于太原子昂齋戒真助兵數四千餘馬四萬

與可汗作來帝乃令懷恩往見可汗爲言唐僧既不言  
負可汗悅乃遣使上書請助戰欲入蒲關徑涉苑而東  
子昂恐爲擾說之曰自寇亂來州縣殘破徑涉苑將供  
億無所具爲可汗羞今賊在東京若入井陘取邢洛衛  
懷收賊財帑鼓而南此上策也回紇憚不聽子昂曰然  
則趨懷太行據河陽扼賊喉衿可乎又不聽日食太原  
倉粟右次陝與澤潞河南懷鄭兵合則何如許之於是  
天子制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會師矣以藥子昂  
魏琚爲左右廂兵馬使韋少華李進爲行軍司馬曹可  
汗陝州壯王往見責王舞蹈子昂爭日王嫡皇孫也今  
兩宮在鑾禮不可舞蹈回紇曰可汗唐天子弟於王叔  
也何謂不舞蹈子昂固拒之日元帥君貳也不可舞蹈  
見外國回紇怒引子昂及少華琚榜之百步華琚一  
久死王還營六軍大譁欲起擊回紇王固止乃已於  
是天子冊可汗英議建功毗伽可汗可敦曰光親麗華  
毗伽可敦即其牙命之可敦僕固懷恩女也已懷恩以  
疑阻反誘回紇吐蕃再入寇賴汾陽王郭子儀方平兩

京時忠信孚於羣狄出見虜而定語具帝紀中嗚呼與夷狄同功乎親之則責償已多慊不滿其意則增怨而作禍以德則頑以法則忿而往來頻數孰諳我險易饒耗之數也於爲患豈有量哉譬之啖野葛以療饑饑不及療而身已斃矣德宗時吐蕃悖驚數犯邊相李泌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諸國共圖之以帝嘗不禮於回紇中恨深恐聞之不悅不敢言會吐蕃入寇邊邊將告乏馬泌乃言曰臣有愚策可使馬十倍於今帝亟問之對曰願陛下許臣推至公之心屈已猶人爲社稷計卽臣乃敢言帝曰何謂也泌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

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賤矣。帝曰。三國以不敢有言。然回紇不能。泌曰。臣竊伏意陛下必且然是所爲不可者。豈非以韋少華陝州之耻故耶。曰。然。泌曰。害少華者。乃半羽可汗。後入寇爲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而又何怨焉。爲反覆陳論者久之。帝終不可。曰。朕不憚屈已。但少華輩以朕故辱死。朕何忍負之。泌曰。以臣觀往事。乃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帝愕然問故。對曰。昔葉護將兵助順。肅宗止令羣臣宴勞。亦不許至其大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之相。

見蓋戎狄豺狼不得不過爲之防也。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顧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議相見之儀。使得肆其桀驁。非負而何。且香積之捷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於馬前以止之。天下歸心。則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况牟羽身爲可汗。舉國赴難。陛下天資神武。義不爲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但令留陛下於營中。爲十日之飲。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二事觀之。則屈已爲是乎。不屈已爲是乎。帝意少解。謂李成馬燧曰。朕素怨回紇。聞泌言。覺失乃在朕。卿等謂何。皆對曰。誠如聖諭。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吐蕃辛國

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  
則百代之仇必報也爲可怨耳帝曰朕與回紇爲怨已  
久今吐蕃叛盟一旦往與之和得無爲所笑乎卿何以  
待之對曰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與今相國  
皆從葉護以來於臣幸親聞臣相而唱和豈有拒哉臣  
請與之約令稱臣奉使使不過三百人市馬馬不過千  
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能如約上乃許和  
親如此則威加北荒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  
矣帝悅從之而回紇果表請聽命穆宗時請昏以太和  
公主女之歷敬文武而回紇益衰爲黠戛斯所破黠戛斯古

昆堅  
國也

汗勿噦沒斯等。款天德塞自歸。天德軍使田牟。

疏請兵驅逐以徼功。下廷議。議者皆以爲可擊。相德裕

曰。不可。臣聞窮鳥入懷人且憐而活之。况回紇於國家

有大功。爲鄰國所破。遠依塞。未嘗犯也。奈何擊之。宜遣

使鎮撫。賜糧食。此漢宣帝之所以服呼韓也。願詔河東

振武嚴警備。毋邀功德。裕因言回紇破仄。太和公主今

未在。所在宜遣使訪問。不則異時戎狄必且謂國家降

主虜廷。直如唾核。非所愛。既負公主。又傷虜人心。請遣

使詣畧。沒斯訪問。今傳相勞存。時公主在烏介。可汗軍

中挾爲質。南渡磧矣。遣使上表。爲會公主。爲可汗求冊命。而烏介

表言願借振武一城以自居帝遣使慰問賑米二萬斛  
帥所部還舊疆漂寓塞垣非計也借城事古未有其比  
脫求應援亦須於漠南駐止朕當逆公主人覲問事端  
乃遣已而烏介擁衆寇天德掠雲朔表求糧食牛羊且  
請執送嘔沒斯等詔報糧食聽於振武軍糴粟三千石  
牛耕稼之資中國所爲禁屠宰者也羊出北邊雜虜中  
國故未有科嘔沒斯自本國初破時投塞於可汗無君  
臣之分非叛臣比且中國業受其降矣虧信棄之人將  
謂何且前可汗以猜忌無親致內外離叛今可汗失地遠

客宜深矯前弊。毋復骨肉內相殘也。已而烏介復犯塞。  
於是帝賜書責之曰。曩可汗來投撫納備至矣。今復侵  
掠雲朔。鈔虜羌渾。中外將相咸請討。朕未欲幸災。故以  
文諭可汗。宜速自改。毋縱。又爲節使劉泗答回紇。相書  
曰。可汗遠來依國。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而  
睥睨邊城。桀驁自若。此非所以求援繼好也。所云胡性  
易動難安。毋令忿怒。不其可制。今可汗爲黠戛斯所破。  
遺骸榛莽。莫之收省。此忿毒之心所宜施也。今不能施  
之彼。而蔑棄恩義。思逞志於此。郅支夷滅。用此道矣。且  
爲書賜公主曰。先朝割愛降婚。成寧家國。今可汗所爲。

爲書賜公主曰。先朝割愛降婚。成寧家國。今可汗所爲。

若不遣姑爲國母。足得指揮。若不稟承。是絕好也。繼白  
今不得以姑爲解。於是河東將石雄擊回。  
殺胡山大  
破之。得公主迎以歸。而回統終不振以亾。是役也。帝任  
相專。而李衛公明事情。與權卒能以文告代。鉢鉞恩威。  
時措壯荒底定。遺虜臣附。則廟筭勝也。  
時劉沔以河東帥爲招撫回統。使屯雲州。謂其將石雄曰。虜力離散。本易驅除。國家爲公主故。采之念不欲急攻。今其氣悖甚。若稟朝旨行恐依違。我悍邊能爲國除患。專之可也。汝選驍健出。不意趨虜帳。乘之。彼必棄公主。亡竄。即不捷。吾繼進無患也。時虜帳逼振武城。而軍雄潛師疾入。振武登堞。以望師見。虜車數十。從者衆。朱碧類革。華人。今。謀訊之。自公主帳也。石雄使諜喻其人曰。中國公子王家也。今來擊烏介耳。但駐車勿動。謹奉迎。乃大索城內牛馬。雜畜及大鼓夜穴城爲十餘門。遲明立旗帳。列炬火城上於諸門。縱牛畜突出土。鼓譟從之。直抵烏介帳。烏介駭莫測。跳身遁。椎追

至殺胡山急擊之斬首萬級生擒數千人馬車帳皆委  
去雄奉公主還至京師詔宰相師百官迎謁公主詣光  
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和韻無狀帝遣中使慰勞然後  
退入宮酒簡輶司空雄加簡輶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  
夫天德防禦等使唐西域吐蕃土谷渾爲大國焉著  
直京師西七千里而達東高昌西龜茲南尉犁北烏孫  
皆役屬於突厥又西爲吐蕃又西爲天竺國吐谷渾  
若耳松山之陽洮水中西南抵白蘭地數千里有城郭  
不居也隨水草爲帳室東有清海周八九百里中有山  
須永合游牝馬其上明年生駒號龍種西北有流沙數  
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頸長鳴埋其鼻  
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不病高祖時李軌據涼州  
帝乃約其王慕容伏允和今擊軌自效而歸其質子有  
中國者太宗時伏允遣使者入朝未還即寇鄆州帝遣  
使讓且召之伏允以疾爲解而爲子求婚覩帝意帝召  
子親迎亦稱疾有詔止婚是時伏允耄不治事其相天  
柱王用事拘行人貞觀九年詔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  
總管任城王道宗率突厥契苾兵擊之道宗破伏允于  
庫山俘斬四百伏允亡入磧澗野草疲唐兵故靖馬多  
幾道宗曰柏每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伏允西走未知所

名方馬齋之勦自還不如拔軍善州須馬出圍之  
君集曰不然虜今破亡軍無斥候君臣相失疾乘之  
可得志也柏海雖遠何患焉李靖曰善分二軍靖與  
張亮薛萬均以一軍趣其右君集道宗以一軍  
走西出其左靖將薩孤吳上以輕騎戰曼都山斬名  
王獲五百級諸將戰牛心堆戰赤水源獲將氣咸奮  
伏允欲走于闐萬均督銳騎追亡數百里又破之士  
乏水刺馬飲其血盛夏降霜土糞冰馬軼雪達柏海  
上左右軍會于大非川而谷瀕自爲質子歸失位欲  
以功自結天子乃斬天柱降俟允遁碛中窮自經死  
國人立順而稱臣內附焉○焉耆王龍突騎支貞觀  
中使來朝與高昌爲怨侯君集討高昌來助師已西  
突厥屈利啜爲弟娶突騎支女相結約爲輔車不朝  
貢安西都護郭孝恪請討會王弟粟婆準等三人降  
帝命孝恪爲西州道總管出銀山道以粟婆準等爲  
鄉導擊之焉耆城郭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環焉  
恃固不爲虞孝恪倍道絕水進夜傳堞達曙譟而登  
唐兵縱國人擾敗執突騎支以來以粟婆準攝國屈  
利啜以其兵來救則孝恪旋師三日矣屈利啜怒因  
粟婆準更立王以告帝曰焉耆我所下爾乃擅廢立

之耶立粟婆準而從兄薛婆阿那支自爲王執粟婆準獻龜茲殺之○龜茲東距京師亦七千里而羸橫千里縱六百里高祖時來貢貞觀四年獻馬後臣事西突厥已帝怒其佐焉耆殺粟婆準也議討之是夜月觸昴帝曰月陰精主刑昴星胡也以阿史那社爾爲崑丘道行軍大總管契苾何力副之發鐵勒十三部兵十萬討之阿史那社爾突厥處羅可汗子也契苾何爲鐵勒部酋皆事唐忠力帝以其習狄事用狄攻狄而焉耆所立阿那支者壁龜茲東與龜茲掎角王師社爾分軍爲五道擊擒之數其罪斬以徇龜茲大恐社爾進次石磧去王城三百里而軍先遣伊州刺史韓威以十騎至多褐聳之與其王訶黎希失畢遇合戰威僞其王見威兵少易與也麾而進威還與大軍合還復戰大破之追奔八十里圍王城王引突騎西走城遂拔社爾今郭孝恪居守王城而自以精騎躡執之其相那利跳身遁以西突厥并國人革餘襲王城孝恪及其子戰死倉部郎中崔義起募其戰城中右驍衛將軍曹繼叔助擊再破之獲那利當是時西域震恐長史薛萬備言於社爾請得假輕騎羈于蜀王以來至于蜀于蜀王伏閭信隨使者以朝是

督府勒石紀功而還帝受俘紫微殿其國王相而下  
婆伽利爲焉耆王立希夫畢東爲龜茲王置焉耆都  
拜衛郎將有差○高昌直京師七千里而遙橫八百  
里縱五百里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勝兵萬人  
土沃麥禾皆再熟武德初高昌王麴文泰立來告世  
貞觀中來朝禮遇甚厚賜國姓封其妻隋宇文氏女  
爲常樂公主西域諸國聞之皆請遣使從獻見魏徵  
諫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頓不能具今附之以諸  
國則瀕塞州縣以乏供張致譴者必多彼以商賈來  
則邊人交利若賓客之則中國蕭然耗矣光武所謂  
不以蠻夷靡敝中國也事乃止久之文泰顧驚縱過  
絕西域朝貢及拘留中國人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  
焉耆訴之朝遣使問狀文泰自以去唐遠中國師不  
能至反唇曰鷹飛于天雉伏于蒿貓遊于堂鼠噍于  
穴何渠不能自生耶薛延陀請爲鄉導帝猶冀文泰  
悔過復下璽書示禍福徵之朝不至遣侯君集爲交  
河大總管薛萬均副將兵擊之文泰謂國人曰我至  
唐唐去我七千里中沙磧居二千里兵多則糧乏我  
國無水草寒風如刀執風如燒唐秦隴壯城邑蕭條

非隋比、今伐我安能致大軍乎、及聞唐兵臨磧口、乃憂憤發疾卒將會葬諸將請襲之、君集曰、天子以高昌無禮故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既葬鼓行進詰朝攻之、午而克。子智盛出降分兵畧地、下二十二城。帝欲以爲州縣、魏徵諫曰、文泰有罪故誅之、今罪人已死、其子又服、宜存其社稷撫其百姓立其子君之威德被遐荒矣、若以爲州縣、當復遣兵戍守數年、一易虎者十三四居賚行途勞費不貲、爲中國用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也。褚遂良亦以爲言、帝不聽、終以服四夷自喜、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壠之謫虎罪囚實焉。其後數爲西突厥所寇、帝始悔不用徵、遂良之言。○天竺漢身毒國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羅門去京師九千六百里、居葱嶺南周廻三萬里、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皆城邑居室、南天竺瀕海北天竺、距雪山圍抱如壁、東天竺襟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蜀賓波斯接、中天竺其都會也、有別城數百皆置長、別國數十皆置主、中天竺王姓乞利陁氏亦曰利利世有其國、不篡弑土瘠熟稻歲四蒸人富樂耕、王地皆乃輸稅以賦足、摩踵

爲砌家有奇樂作伎爲

蠻舉於頂角髮剪後卷以子

穿耳垂璫

燭焰燔其骸取

無器網有文字善步履

學書貝多葉以記事尚浮圖

法不殺生飲酒佛故沐

在焉武德中王戶羅逸多好

兵象不弛鞍士不釋甲

四天竺皆臣之會唐浮屠玄

熒至其國戶羅逸多召見玄熒爲

言太宗神武平禍

亂西夷賓服狀王喜曰中國有聖人出焉遣使者來

獻帝命雲騎尉持節慰撫之戶羅逸多驚問國人自

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者乎震旦中國也皆

對曰無有乃出迎膜拜受詔書戴之頂復遣使者隨

入朝二十二年遣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其國以

蔣師仁爲副未至戶羅逸多死國亂其臣阿羅那順

自立發兵拒玄策玄策時從騎纔數十戰不勝皆沒

時吐蕃以尚主親中國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

鄰國兵吐蕃泥婆羅皆將騎卒以來玄策部分之攻

和羅城三日破之阿羅那順委國走合散兵復陣師

仁破擒之獲其妃王子萬二千人雜畜三萬降城邑

五百八十所獻俘告廟帝曰夫人耳眼玩聲色口鼻

耽臭味此敗德之原婆羅門不刦吾使者寧至俘虜

耶擢玄策朝散大夫高宗時五天竺皆來朝開元時

中天竺使三至北天竺一至吐蕃。唐西羌也。羌屬百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發羌居折支水西而強，種日吐蕃，姓勣，宰野氏，俗謂強雄者曰贊丈夫，曰會故號君長，曰贊會，贊晉妻，曰末蒙，其官大相，曰論莊，副相曰論莊，扈莽其地，直長安西八千里，勝兵數十萬，國多雷電風積雪，盛夏如中國春時，俗重兜右巫事，遭瓶爲大神，喜浮屠法，國政事必桑門參決，貴少賤老死以累世戰沒，爲甲門敗懦者，垂狐尾於首，示辱不得列于人，其君臣五六人自爲友，日共命，君死皆曰殺以殉，貞觀八年始齊王幣貢求尚主，不許而怨旁擊吐谷渾，攻党項白蘭，寇松州，詔尚書侯君集爲行軍大總管，出當彌道，將軍劉蘭出洮河道，討之，兵連歲不解，其大臣諫不聽，至自殺者八人，於是弄贊

懼，遣使者謝罪獻見，回誇昏許之。

帝嘉其善，封欽以郎

以恩厚竟娶焉。命江夏王道宗持節送公主于吐蕃。弄生。親郊迎見使者執子婿禮甚恭。遣諸豪酋子弟來入學。

武宗卽位封弄贊駙馬都尉

海郡王賜餉蕃渥求微初

先遣使者明祠無子立孫幼不治事故祿東贊相其國

高宗時八殘羈縻十八州從

于闐陷。茲踈疏而唐所立安西四鎮並廢。詔右威衛大

將軍薛仁貴總兵左衛將軍郭待封副之出羅婆道至大非川。待封違節度而敗。吐蕃遂滅吐谷渾而盡有其地。國

方萬里。攻鄯廓河旁四川。王師數敗。已贊會死。子器弩悉

弄立。祿東贊之子欽陵復擅政。武后時中國歲出兵伐吐

蕃。副總管王孝傑者。故戰大非川爲賊虜。贊會見之。垂泣

曰。貌類吾父。厚禮之。得歸孝傑。在吐蕃中久。悉其虛實。而武威軍總管從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復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之。已。吐蕃遣使者請和。詔通泉尉郭元振。以奉宸監丞往。使之。元振曰。曩東贊事朝廷。和好無窮。今猥自絕。歲擾邊。父通之。子絕之。孝乎。父事之。子叛之。忠乎。欽陵曰。然。和固所願也。天子誠許和。罷二國戍兵。使十姓突厥四鎮各建君長。俾其國自爲守。好成矣。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鎮撫西域爲制。國道非有他也。且諸部爲唐編人久。奈何廢之。欽陵曰。使者豈意我規諸部爲唐邊患耶。我若貪土地財賦。青海湟川近舍。不爭。爭地萬里。

外耶獨以爲十姓五咄陸近安西於吐蕃遠俟斤距我幾  
一磧騎士騰突不易旬可至以爲憂。烏海黃河關源阻與  
多屬毒唐必不能有故我欲得之非<sub>諸</sub>關諸部也。甘涼距積  
石道二千里其廣不數百里狹纔百里我若出張掖玉門  
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穫不五六年可折而入於我今釋不  
爲亦可以無虞於我矣元振持不可則遣使固求罷四鎮  
兵求十姓地以爲分四鎮者安西都護所護故龜茲于闐  
焉耆疎勒四國也十姓本西突厥分  
其地爲十部而名朝議欲與之奉宸監丞郭元振適使還爭以爲  
不可上封事曰國家所患惟吐蕃與黠啜而今皆和附此  
中國之利也然圖之不審或覆以爲害今欽陵欲襲十姓

之。地解四鎮之兵。此安危動靜之幾。不可不重慎也。若直  
遏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而  
惡不得作。夫患存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  
肅是也。關隴屯戍三十年于今矣。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  
日之警。豈復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料內以敵外。不貪外  
以害內。而後國可安。夫四鎮十姓之地。吐蕃之所甚欲也。  
清海與吐谷渾密邇。蘭鄯亦吐蕃之要地也。今宜報欽陵  
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特以其爲諸蕃之所走  
集。欲因之以填撫。西蕃今城無東侵之志。當以吐谷渾諸  
部青海故地歸我。則俟斤部落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

以杜欽陵之口而和議固未絕也。若欽陵稍又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久附其倚唐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大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詔從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而欽陵卒受誅。弟贊婆等乞降，會西突厥烏質勒卒子娑葛立爲可汗，其故將厥啜、忠節不服，與爲怨，相攻。元振奏請追忠節入宿衛，忠節請留徙部落瓜沙間，以招附十姓。詔許之。忠節行至播仙城，遇經畧使周以悌教令賂時相宗楚客紀處訥，請自留毋行，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附十姓。又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忠節大怒之，遣人賚黃金賂二人。元振時爲甘涼督復疏爭曰：國家往者，如以悌計，元振時爲甘涼督復疏爭曰：國家往

不與吐蕃十姓四鎮地。而虜不擾邊者。以其國大亂。

嫡庶競立。將相爭權。相屠。土畜疫癟。而然。非忘之也。

今既稍定矣。忠節又欲假之爲鄉導。以規功。誠令吐

蕃得志。忠節亦且在其掌股中。豈復得壹意於我哉。

臣恐四鎮將自此危矣。往吐蕃於國初無恩力。猶欲

爭十姓四鎮。若實効力。而請于闕。疏勒以爲分。欲何

道以抑之。脫其國諸方。嫌阻。求我助討。欲何辭以拒

之。是以古人不願藉夷狄之力。非其不欲。懼後求無

厭。益爲國生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未見其便。

且其請立阿史那獻者。非以爲可。汗子孫能招來十

姓乎。往以四鎮他勦之亂，請元慶爲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此無他，鮮可汗子孫才不能以撫馭，亦不足與有立故也。則冊可汗子孫其效固已試矣。又郭虔瓘往嘗與忠節擅入其地矣。臣時在疏勒，未聞其得一甲一馬之用。而拔汗那挾忿南侵，導吐蕃以擾四鎮。且其時國方孤危，虔瓘入之。如獲虛邑，而猶起釁召禍者如此。况今北有娑葛與爲援于外，拔汗那倚堅城抗之于內，豈復能如往年之安且易哉。疏奏不省，而娑葛果發西域五千騎掩擊闕啜忠節於計舒河禽之。中宗時，吐

蕃使復納貢請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往妻之詔左衛將軍楊矩持節往送而吐蕃賂矩請河西九曲地爲公主湯沐以窺邊尤曲其水薦草宏畜牧又近與唐接失九曲而虜益張開元初請尋盟秀散騎常侍解琬來澠鹽未及盟而虜將兵十萬寇臨洮入攻蘭渭掠鹽馬知悔懼自殺已公主上書求修好申約誓請文籍四種下廷議正字于休烈以爲不可與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知禮義負國恩今稽顙求和許其降附則溝以詩書陶一聲教其會也休烈但見情偽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興之庸何傷乎詔秘書寫賜其後天子以中國廣大欲觀兵以韌律精攻吐蕃賜諸將書言敢有掩戰功不賞者士自陳將若更皆斬戰有逗留舉隊論如法能破國禽王者授大將軍於是諸將士競奮吐蕃懼令曩骨委書塞下言甥先帝舅外孫也奉中國誠謹曩年幼在爲邊將所讒亂如蒙澄亮萬死不敢死負約邊將以聞上日往贊普上書辭悖甚必滅之毋議和皇甫惟明曰往上書時贊普方幼小寧敢棄書辭所爲特旨必邊將倖功生事之人所爲激上怒耳夫二國方忘必興鄭師興則憲盜財物祚功級希

賞足爲利。河西簡右民、資力素竭。幸詔金板公  
主、許贊普和以紓邊。帝悟，乃敕惟明及中人張元方  
使許約和。後安祿山反，中國內閏。吐蕃得以其間，陷四鎮。

陷河湟。南至于隴西。已破涇邠。犯奉天。天子爲幸陝。  
虜遂入京師。賴汾陽王而定。語具郭謨中德宗時。西  
平王晟鎮隴石。悉家財構降附以傾之。會入寇。晟欲  
得尚結贊。選勝兵三千。遣裨將王涉伏汧陽旁。誠之  
曰。吐蕃軍過勿急擊。見五方旗武豹衣。則贊普也。出  
不意。奮擊之。泌如戒。尚結贊果幾獲。以我師不識也。出  
跳身遁而我師襲沙河堡拔之。故虜恨西平王特深。時北  
平王馬燧次石州。跨河與諸將相掎角而屯。方攻朱

此時虜助師侍中渾瑊實將其兵。因熟其勇智。於是尚結贊計以爲唐將。惟獨此三人者去。唐可大破也。則陽好言卑禮。媾馬燧以爲和。燧信之。助爲言。獨歲持以爲不可。時天子內憚兵。而素與歲却。欲因與吐蕃<sub>其</sub>擊之。相延賞覩知帝指。而素與歲却。欲因以間歲。乃亟言和親善。歲獨幸國家有兵事取重。不可信也。於是上謂歲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決矣。大臣旣與虜有間。宜留輔朕。請自擇代者。於是冊拜歲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而尚結贊宣言必渾侍中來蒞盟。我所信也。乃詔以歲爲會盟使。且行。歲戒令

嚴爲備。張延賞言上曰：「歲不欲盟好之成，故戒城以見疑。」端疑端見，則彼亦疑我矣。盟何自成？上乃臨誠城，如延賞指。而城亦以嘗將其軍有恩可信也。則奏言虜和可決。以辛未日受盟。延賞乃集百僚以城奏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有日矣。此渾侍中奏也。」歲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者，耻朝廷爲犬戎所誣侮故耳。」語聞上，乃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環屯洛口以爲防。元光謂城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卽有急，豈復相及哉？」請必與公俱。城止之不可，則聯吹進距盟所三十里而營。元

光壕壁深固。城壕柵可踰也。將盟尚結贊請各遣遊騎數十更覘索。城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而遊騎中出入於唐軍無禁。唐騎入虜乃悉爲所擒。不知也。迨入幕易禮服。虜伐鼓者三大譟。而伏起。城大駁。跳身走幕後。出得他馬躍而上。伏麗入其銜。馳十里。街方及馬口。虜大縱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等畢就禽。城至營。營空。卒駭遁。乃奔元光所。元光嚴陳而待。虜乃退。是日。上視朝。謂宰相曰。和戎息兵。社稷之福也。相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信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伏憂之。太尉晟曰。誠如渾言。上

變色直視曰。柳渾書生不知邊事。卿大臣亦爲是言耶。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環表言虜割盟狀。上大驚。召渾謂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欲趣出避兵。大臣諫而止。始吐蕃患。成蟻燧三人。欲去之。旣訟。言間西平。乃因馬燧以求和。欲執蟻以賣燧。旣失蟻。獨得燧。兄子弁。乃縱之。陽言曰。渾城戰武功而勝。則我之繇也。許製地償我而負之。吾作金枷。必得蟻械之。今脫去。吾恃馬爲命。吾在河曲時。春草未生。吾馬羸。當是時。馬公脫度河。吾豈有種哉。賴公許和而全。今釋汝。以報公。遣與宦官俱文珍等。還。文珍具以聞。上果大恨。

遂罷副元帥奪其軍。於是三人者皆廢。如尚結贊計。

其後西川節度使董臯計以爲南詔附吐蕃。其盜塞。

實蠻爲內甚。得南詔而吐蕃右臂可從斷也。乃通西

南夷。而吐蕃數困。於是虜料兵率三戶出一窺西劍

欲收窩絕南詔。通中國之路。而臯督諸將分道出西

山。出平夷州。出隴陀石門。而蜀南詔最深入。多克獲。

圍昆明維州。而吐蕃大創。文宗時。相德裕出鎮蜀。楊

國威。飭邊備。示中國威信。而維州自歸。吐蕃震疊爲

柄臣所深媚而罷。時吐蕃維州將悉怛謀服德裕威

信請以城降德裕亟引師赴之定維州而牛僧孺當國詔切責令縛悉怛謀歸虜以示信德裕力爭之不能得雖以竟失至武宗時德裕既

相國乃上言維州距成都四百里據高山峻嶺三面阻江在戎虜平州之衝東北縣蠶叢而下二百里乃無險走長川不二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中國戍之以制虜者也初河隴盡沒獨維州存吐蕃潛以婦人嫁州門子者二十年生子男長大令夜開壘納兵因爲所陷號無憂城從此得併力西邊而無虞於南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畧河湟以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而城堅完訖數年不拔每以爲恨臣初鎮蜀揚國威緝邊備州將熟臣信今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吐蕃合水棲鷄等城以失踰遠逃可坐滅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不解向盟約之有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許爲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之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諭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寃呼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吐蕃帥所譏謂云旣已降彼何爲送來復以降人戮於境上恣行殘忍用固携貳至乃擲其

嬰孩承以捨梨絕忠義之路快仇讐之心從古而還所未嘗有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恒謀右衛將軍初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虜

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徙安西都護於龜茲

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安西四鎮玄宗繼收黃河積

石置神策軍於臨洮西置燒河那於積石西置宛

秀軍實河曲地極輪臺伊吾在所皆屯田積粟墳

之乾元後隴右劍南西山三州七關軍鎮監牧皆

淪沒而杜岐公佑著論言漢匈奴舉國之衆不能

當漢一大郡故備邊乘障而中國完安今潼關之

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吐

蕃已生聚數十萬家矣。則夫復西集之饒使農夫  
趨利扼險。屯田蓄力爲復河湟之畫計之急者也。  
憲宗覽天下輿圖。見河湟舊封赫然。思經畧舊版  
章之盛。未獲也。以爲遺憂。至宣宗之世。而吐蕃國  
再世再亂。唐師出而河湟盡復。鳳翔節度使李  
度使李欽取安樂州。邠寧節度使季康榮復原州。靈武節  
度使李欽收秦州。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得扶州。  
河隴高年千餘人見闕下。天子爲御延喜樓。賜冠  
帶。皆爭解辯髮易冠服。因詔勞賜四道兵各有差。

詔三州七關地腴衍者聽墾蓀貸民五歲租能田者爲給牛種戍者倍齎資商賈往來邊者關鎮毋拘畱兵欲墾田者與民同群臣請上尊號帝推本憲宗鴻烈下群臣議上順憲二廟謚號焉

高麗本扶餘別種也東南薄海距新羅百濟西壯跨遼水接營州北濟靺鞨國於平壤平壤漢樂浪郡也隋煬時大興師伐之不克而難作武德初入獻見貞觀中來賀即位詔廣州司馬長孫師往臨瘞隋戰士毀高麗所立者京觀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大德欲知山風俗其境以綾綺遺其

守吏縱觀遊。中國人隋末沒高麗者爭前就問親。厥存沒大德勞苦之。涕泣相告。徧郊野以盡得。其山

川形勝阨塞歸具以聞。帝曰。高麗獨四郡地。欲發卒數萬取之不難。但山東彫瘵未復。不欲勞之。自有平遼海之意矣。已蓋蘇文弑其王建武立王藏而自爲莫支離。莫支離者華言中書令也。實炳國且主兵。太宗謂廷臣曰。蓋蘇文弑君壞國。朕力能致討。然無爲勞人爲矣。房玄齡曰。幸甚天下全盛。士馬力有餘。而能戢不用。此所謂止戈爲武。武之大者也。長孫無忌曰。蓋蘇文知罪大畏討。備必嚴。

陛下爲之遲回隱覆。彼自寬憲更驕縱。討未晚也。  
帝曰善。於是遣使持節冊藏爲遼東郡王。然是時。  
天下平。兵不用。而天子故善用兵。頗自憲。會高麗。  
伐新羅。新羅遣使請歸命。天子爲下璽書讓  
高麗。而蓋蘇文悖。不寢兵。於是詔親征。帝召長安  
耆老面見。勞之曰。遼東故中國地。而蓋蘇文賊弑  
其主。不迨朕。翦親討之。今與父老約。子若孫從我  
行者。我能拊循之。無多憂。出布粟賜焉。群臣皆勸  
帝母親行。帝曰。吾知之。去本而逐末。捨高而圖下。  
釋近而謀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已。顧其國苦塗。

歲之日久不可以不救。於是張亮爲平壤道行營  
大總管。常何左難當副之。募江吳京洛兵四萬。浮海  
趨平壤。以李勣爲遼東道行營大總管。江夏黃道宗  
副之。帥騎士六萬趨遼東。又發奚契丹新羅百濟諸  
君長兵悉會。詔所過營頓毋增飾。上食毋豐怪。水可  
涉者毋橋梁。行在非近州縣。不得令學生耆老迎謁。  
朕昔提戈撥亂。無盈月之儲。猶所嚮風靡。今幸家給  
人足。恐勞於轉餉。故驅牛羊以食軍。毋勤民。十九年。  
次定州。帝親坐城門以度兵。人人慰薦。疾病者親視  
之。勅在所州縣治療。而子天身屬橐房兩鞬於鞍。示先

勞。四月濟遼水。大饗士。張幽州之南。詔長孫無忌誓師。引而東。世勣軍柳城。揚言出懷遠鎮。而潛師趣甬道。出玄菟。拔蓋牟城。以其城爲蓋州。進圍遼東。渡遼水上。令士卒浮槎以濟。旣渡而徹之。曰。無所往矣。當畢力取此矣。薄馬首山而營。遂克遼東。以其地爲遼州。進降白巖城。高麗北部薩延壽帥兵十五萬來援。或謂之曰。吾聞中國大亂。豪雄並奮。秦王內芟羣雄。外誅戎狄。立爲帝。此命世之才。今舉中國之衆自來。殆不可敵也。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兵斷其運道。糧食旣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冀也。延壽

不從引軍距安市里而屯。帝曰：虜墮吾策中矣。猶恐其不至，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以突厥千騎嘗之。兵始交而北。延壽喜曰：易與耳。進一舍，花山麓而陳。軍亘四十里。命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西嶺以當賊。長孫無忌將精卒萬人自山北出狹谷掎之。帝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挾鼓角偃旗登北山。敕諸軍聞鼓角而縱。張惺朝堂曰：明日中納降，虜於此矣。是夜流星墜延壽營。旦日虜視，世勣軍殊少。卽前戰死之無忌軍從後起。已鼓角作，旗舉而諸軍四合。虜大潰。延壽勒餘衆負山自固。無忌世勣合圍之。徽州梁以

斷歸路。延壽等窮蹙。舉衆前乞降。賸行入轅門。泥首  
請命。帝笑曰。若固敢與天子戰乎。料其酋三千人。悉  
官之。高麗大駭。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帝更名所蹕  
山曰駐蹕山。勒石紀功焉。當是時。張亮亦已帥舟師  
渡海。拔卑沙城。破高麗兵。抵建安矣。帝謂李世勣曰。  
安市城險而兵精。建安兵弱。又糧寡。出不意攻之。建  
安下。則安市在吾脰中矣。此所謂城有所不攻也。對  
曰。建安在安市北。吾軍糧乃在遼東。今踰安市攻建  
安。而賊斷吾運道。將若何。高延壽請曰。烏骨城主耄  
矣。計不能堅守。請移兵臨之。烏骨破。餘小城望風潰

矣。然後收其資鼓行而前。可必克也。群臣亦請召張亮會師。拔色骨渡鴨綠水。取平壤。長孫無忌以爲天子親征與諸將異誼。不當乘危向烏骨。恐建安新城之議吾後也不如先安市建安然後進。乃止。攻攻安市者六旬不能下。而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復。振旅還安市。城主登陴再拜辭。帝嘉其固守。賜繚帛百匹。日以勵事君是役也。拔高麗城十。斬首四萬。而戰士死者纔千餘。馬死者什七八。然竟不能下遼左。帝憫惄以爲憾。至營州。亾士卒。帝臨哭甚哀。從臣皆流涕。慨然曰。魏玄成在者。吾無此行矣。遣使

祀魏文貞公徵復立所什碑蓋其悔也贖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今得相保聚方帝在白巖時與諸將行凭高以觀師江夏王道恭曰高麗傾國拒王師平壤之守必虛願假臣精卒五千人出不意薄之覆其本根此可不戰而降也帝默不應比還師怏怏召大將軍靖問之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於法何失也靖曰此江夏所解帝顧問道恭道恭且陳前在白巖時乘虛語帝憮然曰有之時匆匆方有呂思因忽不圖明年高麗遣使來謝罪詔勿受詔劚南大治船萊州儲糧械三山浦越治大艎以待事會卒崩而罷

後二年。天子已平百濟。欲親征蔚州刺史李君球言。  
高麗小醜。何至傾中國事之。有如高麗旣滅。必發兵。  
以守少。發兵不威。多發人不安。臣謂征之不如勿征。  
滅之不如勿滅也。會武后苦邀留而止。命兵尚書任  
雅相統三十六將軍擊之。蘇定方破渙州。圍平城。契  
苾何力乘兵合渡鴨綠水。擊其軍大破之。會別將壁  
蛇水軍沒。詔班師。乾封初。蓋蘇文矩。諸子交怨相攻。  
而國亂。命李勣爲遼東大總管。將諸軍伐之。侍御史  
賈至忠。自遼東使還。帝問克乎。對曰必克。帝曰先帝  
及隋親征之而不克。何也。對曰。煬帝東征而不克者。

人心離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全克者。高麗未有釁也。  
今虜兄弟閭狠爲我鄉導。虜之情僞畢知之矣。又將  
武士力。故曰必克。且高麗秘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  
八大將滅之。王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而勣年適  
八十。虜方薦饑。地震裂。人相掠賣。狼狐入城。盼穴於  
門。役不再舉。在此行也。已而高麗平。師還。詔獻王藏  
等于昭陵。具軍容奏凱。入獻太廟。帝受俘舍元殿。祀  
南郊告功。分高麗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  
東都護府於平壤。統焉。垂拱中。封藏孫寶元朝鮮王。  
不之國。聖曆初。以藏子德武爲安東都督。遣行。因復

仁師仁願還仁軌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  
橋道補堤塘課耕桑賑貧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  
諱於百城百濟大悅然後脩屯田儲糧糗訓士卒以  
圖高麗仁願至京師帝問之曰卿武人所奏事動合  
機宜何能如是仁願曰皆仁軌所爲也帝悅加仁軌  
六階遣使勞勉西臺侍郎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  
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贊皆可謂君子矣明年  
冬仁軌上書言戍兵疲羸思西歸臣問之曰往百姓  
應募請自辦衣糧何今昔頓異也咸言今日官府與  
曩異曩沒王事者敕使弔祭追贈官回授子弟凡度  
遼者皆賜勲一轉自顯慶來渡海者官不記錄死  
者無誰何州縣發兵壯而富者行錢得免弱貧者被發  
海東苦戰時許以勲賞後旋以法禁追奪無以自存  
又初發時惟令齋一年裝今垂二年未有還期士困  
弊如此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勞明賞重罰以起士  
心恐立效無日帝深納其言遣劉仁願將兵渡海戍  
熊津且徵仁軌還仁軌言舊兵當令收穫辦具乃後  
還軍將宜畱不可歸也仁願曰吾前自還海西遭讒  
謗云謀據海東幾及禍君當準敕行豈顧擅哉仁軌  
慨然曰苟利於國遑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請畱從

之以扶餘隆爲熊津都尉使招集其餘衆又明年乃還後高麗平天子以王藏爲朝鮮王遣歸遼東扶餘統之藏至遼東謀叛召還徙辽州而死百濟舊城以於新羅衆散降亦不敢還故地而高氏扶餘氏遂亡南詔本哀牟夷後烏蠻別種也其君長曰詔其先有六詔蒙舍詔在諸部最南稱南詔云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通大秦及摩訶陀西北與吐蕃接北接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牟直等城別都曰善闡外有六節度曰弄棟曰永昌曰銀生曰劍川曰柘東曰麗水有二都督曰會川通海局宗時入貢以破溯蠻功冊爲雲南王徙治太和當是時蜀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卒積死刺史張東之疏曰臣按姚州古哀牟之舊國域土荒外山岨水深自生人來不與中國通而漢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牟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謂內屬詔置永昌郡以統之而敕其鹽布適罰之饒利奇珍異寶歲時之貢不闕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土入以益軍儲使張伯旼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此言之則前代所爲直郡者以其爲利頗深也今六地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

有國元和末。遣使者獻見貢樂工云。

百濟扶餘別種也。直京師東六千里而瀛國瀕海。西界越州。南界倭。杜高麗皆踰海乃至。其東新羅。新羅漢樂浪地。武德初。百濟王扶餘璋遣使來獻。後與高麗新羅數相侵。太宗賜璽書曰。新羅朕藩臣。王鄰國也。聞數相侵。暴已。詔高麗新羅申和。王宣思前怨。與之更始。王璋奉表謝然。兵不爲止。扶餘璋死。子義慈與高麗連和。伐新羅。新羅告急。遣使齋詔書諭解之。聞天子討高麗未克也。不受命。高宗詔義慈曰。海東三國地犬牙比爭。侵無寧歲。新羅歸窮于朕。昔齊桓一諸侯尚能有三亡國。况朕萬里主耶。王所兼城邑還新羅。不如詔者任王決戰。無後悔。又不聽。乃命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神丘道行軍大總管。率五將軍發新羅兵討之。自城山汎海行。百濟守熊津。定方縱擊。大破之。王師乘潮進趨真都城。一舍止。虜悉衆拒戰。復破之。義慈挾其太子產走北鄙。定方趨圍之。次子泰自立。率衆守真都。義慈孫文思曰。王太子固在。叔自立。若唐兵解。如我父子向與左右縋而出。民皆從泰不能止。定方令士超堞上立唐幟。而泰降。百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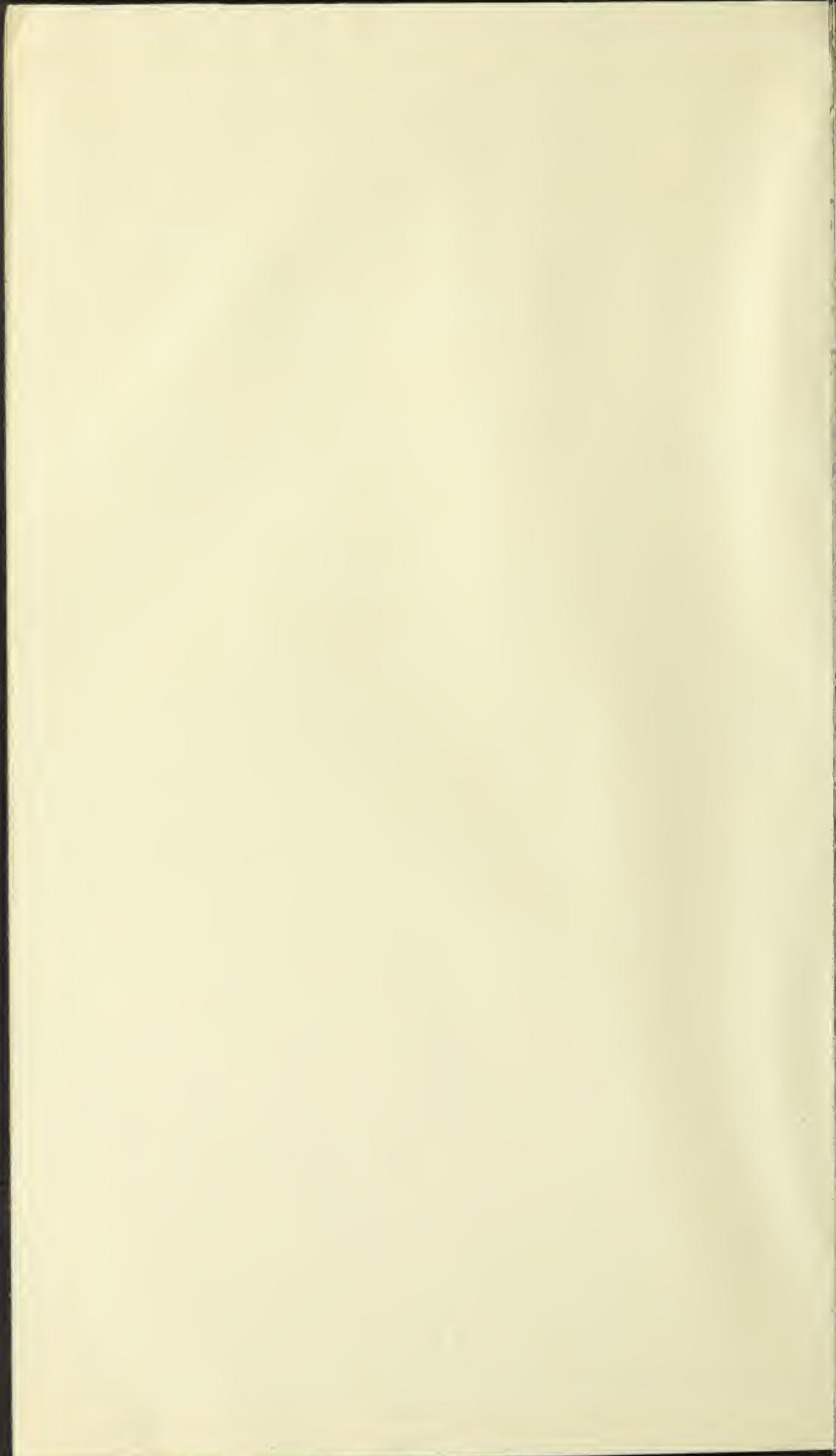
平析其圖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都督府留  
郎將劉仁願守百濟王文度督熊津鎮之而還文度  
立之圍仁願詔仁軌爲帶方州刺史將文度之衆發  
新羅兵救之仁軌請唐曆及廟諱以行日吾欲掃平  
東夷頒大唐正朔於海表所向皆下會新羅以糧盡  
引還福信勢益張仁軌衆少會擊高麗軍不克還勅  
班師仁軌以爲如此則百濟餘燼與高麗通寇逼將  
盪平無時乃守便宜乘百濟怠無備擊破之拔真峴  
等數城請益兵詔熊津都督孫仁師將淄溝萊海兵  
七千人赴之當是時百濟王豐猜福信專橫殺之遣  
使詣高麗倭乞師拒唐矣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  
請先攻仁軌曰不然周留虜巢穴也克周留即諸城  
自下先加林而不克者兵頓矣於是勒水陸亟進擊  
周留遇倭兵自江口四戰破之百濟奪氣於是止王  
豐及高麗王子忠勝等皆詣軍降惟任存城不下仁  
軌即使百濟人黑齒常之沙吒相如各將其衆取之  
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  
有謀敦信重義宜及其感激願立效之時用之不可  
疑也給糧仗而遣遂拔任存城詔留仁軌鎮百濟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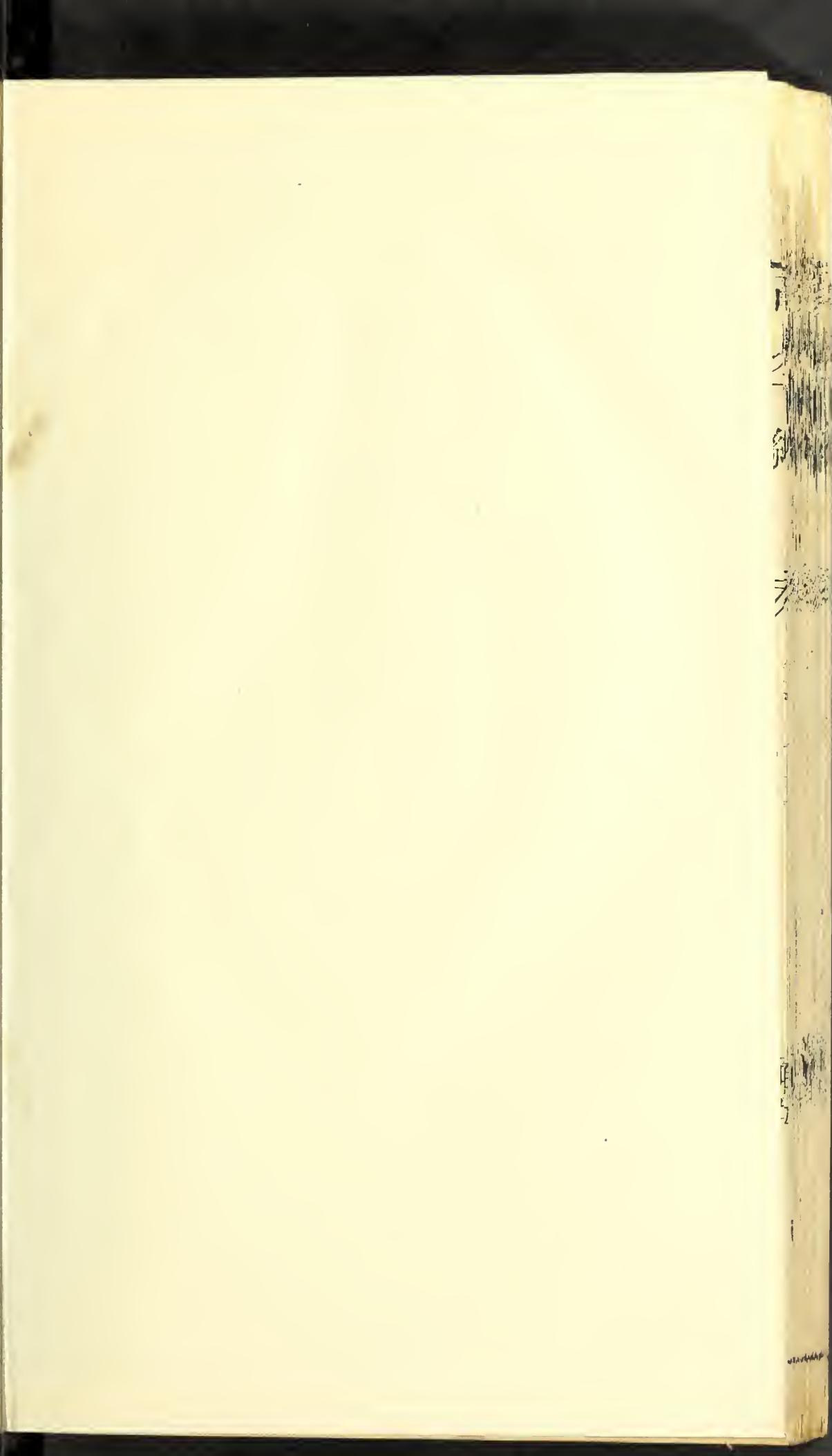
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府而空竭帑藏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蒼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蒼爲他人蓋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爲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不畱戍兵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畱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必生畱兵運糧爲患滋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綱紀期於平定足矣今姚府置官旣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且縱且擒之技唯務詭謀恣情割剝負饕刦畧積以爲常折支誚笑取媚渠會拜跪趨伏無復慙耻於爲中國辱不紺自龍朔中置州以來長吏數爲羣蠻所殺朝廷遣將討擊應時破敗其州遂廢垂拱南置瀘南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蜀以煩費迄于今不息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畱兵有三不易之言至是驗矣且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化俗防姦而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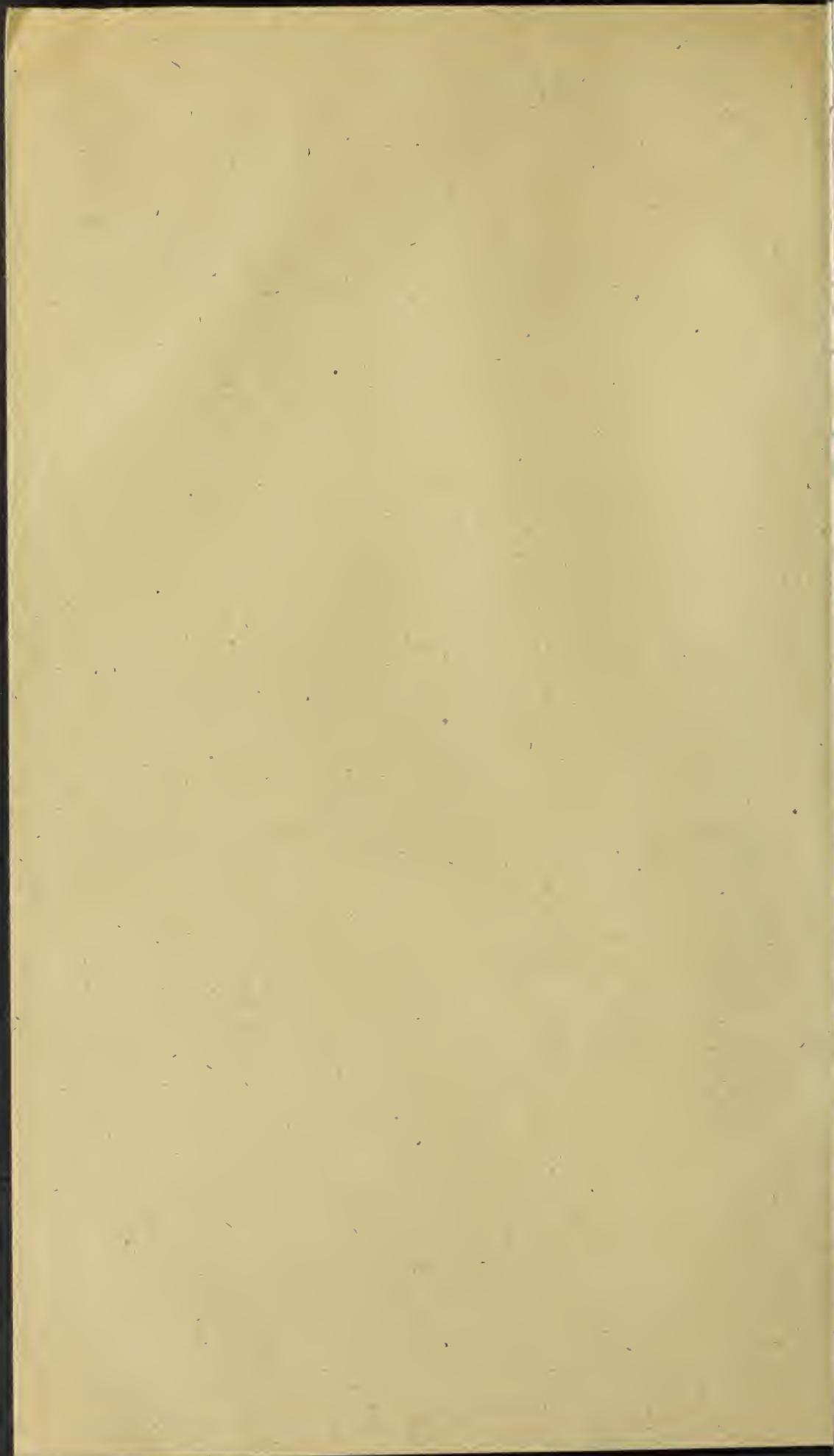
無耻無厭敗謬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並深道路却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爲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隸嶲府使歲時朝覲同蕃國廢瀘南鎮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私交通增嶲府兵擇清良宰牧統理之便開元末鮮于仲通領劔南節度使多忿少方畧雲南太守張虔陀多求丐而閻羅鳳反攻虔陀殺之明年仲通自將出戎嶲州久大敗閻羅鳳斂戰皆爲京觀遂壯臣吐蕃而揭碑國門言我上世世世奉中國累封賞以吏侮窘至於此後子孫歸唐唐使者主可指碑裸彼吾罪也會楊國忠以劔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兵十萬使侍御史李宓將討之敗績大和城死者十八國忠匿不以聞亦會安祿山反閻羅鳳因得取嶲州會同軍之地德宗時劔南節度使韋皋開清溪道以通辟蠻使入貢又選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羈縻之撫諸蠻有威惠異牟乃使使遺帛書願謁誠自新詔皋撫納皋宣天子恩意與盟點蒼山載書四一藏神祠石室一沉西洱水一置祖廟一進天子乃發兵攻吐蕃大破之來獻俘冊爲南詔王王請入質子皋辭請盡遣詣成都就學而藏出師助攻吐蕃自是奉職貢如初穆宗時西川節

廢使杜元穎治無狀而南詔復盜邊大中時安南經畧  
南詔攻陷都護府而南詔益慢然朝貢猶歲至宣宗  
時遂僭大號稱大禮國攻播邕州命安南湖南經畧  
使蔡襲發諸道兵二萬爲屯防而左庶子蔡京經制  
嶺南忌其功沮壞之南詔攻交趾襲請濟師不至力  
竭虜於是南詔陷交趾所殺虜十五萬詔授康  
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諸道兵五萬以行承訓至邕州  
南詔入而玩不設備五道八千人皆沒懼不知所爲  
副使李行素帥衆治濠柵甫畢而蠻軍四合諸將請  
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較力爭者數四  
乃夜縋城散燒南詔營斬五百級蠻大驚解圍去承  
訓騰書告捷加簡較右僕射子弟親昵皆奏功而燒  
營小較不遷級軍中怨怒以高駢代之駢擊南詔數  
有功而監軍李維周上書言駢玩軍不進帝怒詔王  
晏權代將是時駢大破南詔圍交趾城且下矣會得  
王晏權牒委軍去先是駢遣小較曾袞奏交趾之捷  
至海中望見旌旗從東來謂之日新經畧使與監軍  
來也袞意維周必且奪其表乃潛匿海島間維周去  
乃徑走京師上之詔加駢簡較工尚書還復鎮時晏

權閭懦維周凶險諸將不爲用駢至督勵將士破克之而南蠻復平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爲度使自南詔爲邊患二十年中國虛耗徐州戍卒龐勛者戍桂林久不代乘思歸衆爲亂斬誅黃巢復起兵不解而唐亡史論曰唐興文皇帝弘廟勝之畧壯擒頡利西滅吐谷渾焉者東破高昌威制四夷據百代所憤耻混元而降未嘗有也而卒頓於遼左玄宗憑中國隆盛務遠畧而忽近憂六禍內移吐蕃回紇之迹遂交於中國憊矣大中之世河湟復而亾以南詔易曰喪牛于易言患生所忽也漢亾董卓而兵兆於冀州唐亾黃巢而禍基於桂林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蓋其遠哉言不以夷狄先諸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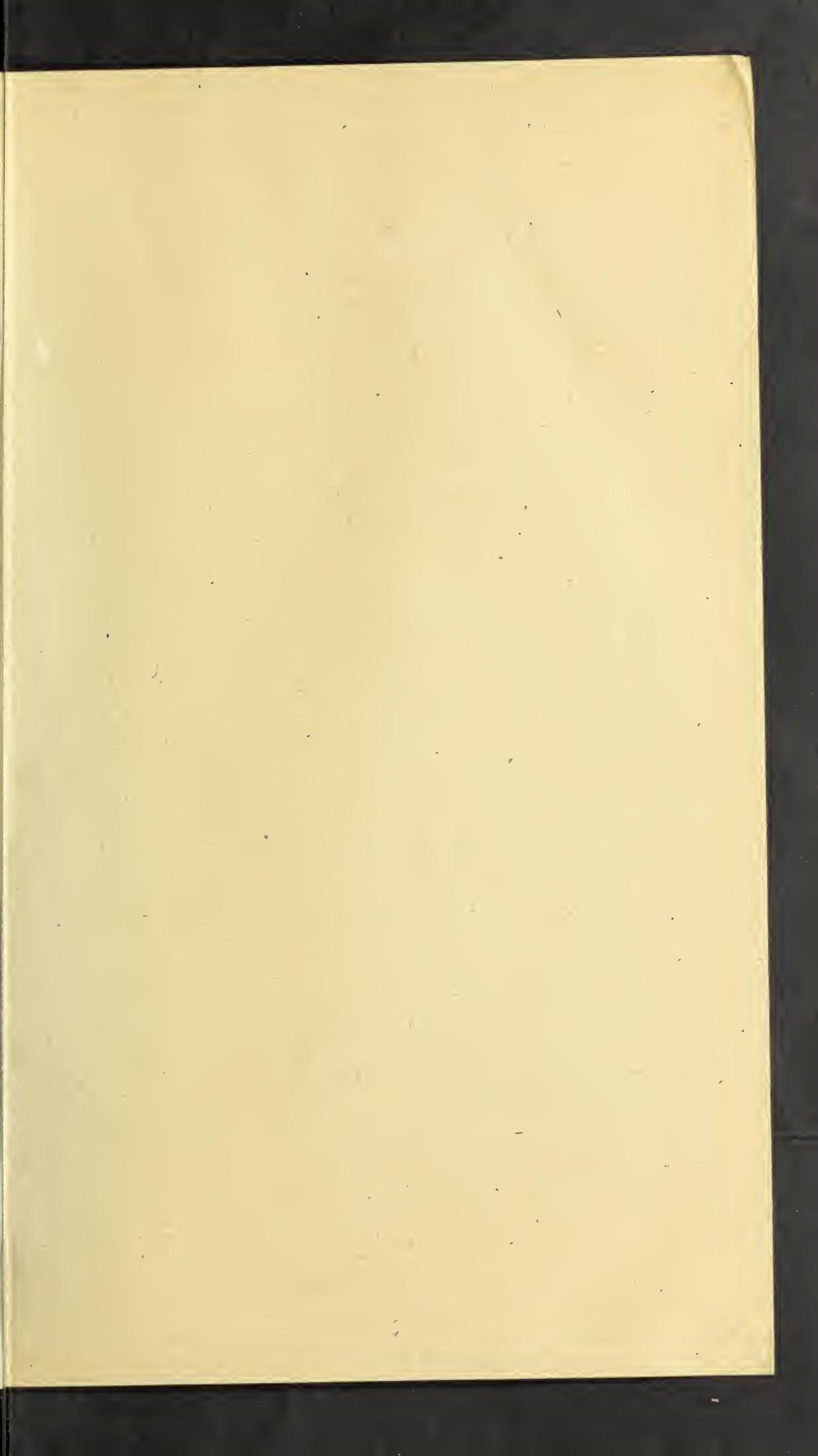




下廿二

78.









國史下編卷之二十一

明盱鼴鄧元錫著

戎狄志 下

宋興以仁厚立國。守和戎爲國是。歲金繒以爲奉。胡

遼奉胡。羌遼奉羌。積衰約終其世。其北狄曰契丹。其

西戎曰拓跋。夏云契丹之先曰東胡。

保鮮卑山而居後徙潢水黃龍

河間貞觀中拜松漠都督唐季阿保機徙漢城漢城在炭山東南樂河上其地有鹽鐵之饒可樹藝乃後

魏滑鹽縣也乃後弁諸部而自立。至阿保機弁室韋真奚曷諸小國

而益大。自號天皇帝。號妻述律氏爲地皇后。死爲契丹太祖。傳國其子德光。當後唐時石敬塘以晉陽反。

懼唐討。遣使稱臣。割山前後十六州古幽薊之地。賂契丹求濟師。於是契丹更幽州爲燕京。更國號曰大遼。而召晉輸歲幣三十萬匹於遼。稱子男終事之。至出帝立。用景延廣計。稍驕怠。而德光傾國南侵。分其衆爲三。西出鴈門。攻并代。東度河。陷博州。南攻貝。是時晉旱蝗作。而苦兵。乃求和。德光亦自厭兵。欲許和。而漢人趙德鈞。子延壽。欲傾晉。謬爲好辭報晉。言陷虜思歸。求發兵爲應。而契丹將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晉。君臣皆色喜。乃出師挑敵。而契丹復南下。遂入晉。而夷狄之凌藉中國極此矣。已遣其部酋爲諸州

錢刺史節度使括錢帛供軍。虜人馬不給餉。日遣數千騎分出爲剽掠。而中國人怨憤四起。殺契丹守將相嘯聚。莫能制。德光乃大悔恨曰。我不意中國兒難制如此。既而歎曰。我有三失。宜中國兒之叛我也。我令諸道括金錢。失一。令上國人打草穀。失二。不早遣諸節使還鎮。失三。我有三失。宜天下人之叛我。我去矣。又時已熟。不復能自留。遂留其國。舅蕭翰守大梁。自引軍從晉內。諸司伎藝及宮女。若諸軍將卒數萬人。出塞去。所過屠滅。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者。燕王也。又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金戲之也。燕王謂延壽。唐明宗時翰林學士。降契丹爲謀臣。而延壽以鞅望。卒繫治之。行至臨

洛殺胡林而死。會盛暑，戶腐國人剖其腹，抉腸胃，實鹽者數斗，載之去。晉人謂之帝羓。蓋快之也。契丹既勝晉，雖得諸夏，不能有。然益驕，歷漢周世，爲中國患。迨宋祖興在位，明於經國之體，專擇用將帥以折衝。北方自山西關南，棣所屬任老將，皆天下武力之材。委任專而優勸厚，又置北漢不攻，令自爲守以當虜。虜嘗以六萬騎入塞下，而田欽祚以卒三千人前擊，破敗之。邊人至作謠爲詭笑。於是契丹主賢，扣關遣使奉書幣講好。而和議始此。其後太宗伐北漢，北漢故役屬遼，父事之。遼遣使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天子曰：

河東逆命。中國所當討。若北朝不救。當和好如故。不然。  
郭進。及其未成列。進薄之。遼師敗北去。及太原平。帝  
遂自將肆伐。遼猶涿易下之。進圍幽州。順薊降。帥敗。  
績于高梁河。跳身乘驥僅以免。和好絕。而契丹主贊卒。  
子梁王隆緒立。母蕭太后者治國事。而邊屯將言。契丹  
主少。毋專政。嬖倖用事。宜可伐。於是。以曹彬爲幽州道  
行營都部署。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  
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出鴈門。陞辭。帝召授方畧。  
曰。潘美第先趨雲。朔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持堅。

重母急功虜聞大兵至必悉衆范陽慮不暇援山後。山後諸州克而弁兵乘范陽可克也已而彬克固安新城攻涿州圍之。田重進敗契丹于飛狐靈州取蔚州潘美攻寰朔雲應皆下之每捷聞帝訝其已速及彬以大軍攻涿而契丹將耶律休哥者壁不戰獨晝曜精銳夜掠單弱以怖師而潛軍鈔饟道居旬日而師果大困彬以食盡退援餉欲復前帝聞大駭曰敵在前以師進退尺寸爲勝負安有前當勁敵而退軍援糧餉者乎亟遣使敕彬急緣白溝河與米信軍合勿復前彬違制戰岐溝而敗夜濟河追兵至又敗瀕沙河而

覺。追大至。又大敗。於是詔重進等屯定。屯代州而班。  
師徙雲。應。朔。寰四州民及吐谷渾部族降者。寘京西。  
河東。而彬。信等各貶秩有差。帝大愧悔。蠲河北租給。  
復者三年。是役也。帝獨與樞密院計興師。中書不預。  
議。故悔。蓋自是中國將相士大夫益憚兵。不敢復言。  
幽薊事矣。旣而開國諸宿將。武力嘗習兵者。又盡而。  
吏士益罷悞。憚於兵。楊業與虜戰於陳家谷。敗。劉廷。  
讓與戰。君子館。又敗。士多失亡。諸邊乘塞。瘡痍之兵。  
至不滿萬人。虜時時深入。官吏獨依壁自固。自鄴而。  
北千里。蕭然天子下哀痛之詔。而邊吏念不在線士。

顧獨請益兵。於是始料河內民以實邊。不足又料民河南猶不足。號役兵爲振武軍。以佐邊。而防禦猶凜也。時契丹與中國絕好使者久。而李繼遷復叛。數犯邊。真宗嗣位。賜邊臣詔頗諭。以懷來之旨。而契丹主隆緒大舉兵入寇。天子爲戎衣濟河。次大名。虜乃退。後七年。爲景德元年。虜游騎入掠深祁間。遇宋師。輒却。輒引去。徜徉若無鬪志者。寇萊公準在政府。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於是命將簡驍銳。據要害。爲戰守備。已而虜果大入。中外震懾。狃檄夕五至。準不發視。日飲笑自若。帝駭召問之。準曰。陛下欲了此。

不過五日爾帝問計安出。準對曰莫如親征。今契丹深入内地糧餉不繼。而中國清野堅壁壘以待之。過五日食必且盡。食盡必且引去。去而以天威臨之。分命諸將伺其惰歸急擊。使隻輪不返。此數世之利也。旣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大震。參政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以閻叟心知爲二人者謀。乃陽爲不知也者而卻之。大言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可斬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第親征虜自當遁。奈何棄宗社。自竄楚蜀。示削弱乎。大駕一動。人心崩潰。虜乘勢深入。天下未可。

知也。立請駕幸河北。同列懼。欲退止之。令候發。帝難之。欲還內。準引裾請曰。陛下入。則臣等不得見。大事去矣。請必毋還內而行。帝意乃決。庚午發京師。時命朝士出知諸州。準傳敕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今不責汝浪戰。第失一城一堡者斬矣。準忠參政欽若聞大體。而多私智。懼妄有關說。格大議也。則請於帝。使出知天雄軍。時契丹兵勢甚盛。衆恆懼。請擗河南以覘變。準固爭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尚危。敵氣未憚。非所以定威制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抗左右。四方征鎮赴援者。

日至。豈憂契丹哉。何疑而不進也。同列皆懼。請持重。  
雖帝意亦甚難之。準強爭不能得出。屏間過太尉高  
瓊入。呼謂曰。太駕渡河則事濟。太尉國虎臣受恩厚。  
今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喜。趣復入。瓊隨  
入立庭下。準大言曰。陛下卽不以臣言爲然。瓊宿將。  
盍嘗問焉。瓊武人不知書。大呼曰。準言是。陛下不過  
河。百姓如喪考妣。參政拯大詫愕。旁呵之。瓊怒曰。君  
以文章致位兩府。今虜騎充斥如此。何不賦一詩退  
虜耶。準曰。軍機宜間不容髮。宜趣駕。帝乃前渡河。御  
大名城北門樓。遠近見御蓋。爭踴躍呼呼萬歲聲。

聞數十里契丹爲奪氣。帝乃喜。太息稱準功。於是舉  
軍事壹委準。准承制專決號令。明蕭士卒大悅。會契  
丹將蕭捷、凜出掠陳。而斃勢。丹愈懼。相持十餘日而  
困。果欲退。則奉書求閼南地以爲和。帝內實厭兵。乃  
言曰。歸地事極無名。若欲貨財。漢以金繒賜單于。有  
故事可許也。準度虜食盡。而諸軍分信地。掎角嚴。可  
擊。必邀其稱臣。及獻幽薊地。乃聽和。因畫策進曰。如  
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生心矣。帝歎  
然曰。後數十年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之重困  
也。姑聽和可矣。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取重者。方

許和而竟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識歲幣帝曰必不得已  
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中厲聲曰雖有旨汝

所許過三十萬斬汝矣利用徃竟以

綱二十萬匹銀

十萬兩成

約誓而南壯弭兵蓋是時中國全盛有重相爲折衝諸

規畫足措勝契丹深入而挫虜難復故與和而固所謂

可以戰而後可以和也然帝

仁慈

憚兵許歲幣過適靡國

力難繼矣自是好使歲往來不絕真宗崩

契丹主

隆緒集

羣臣爲罷市舉哀詔沿邊州郡毋作樂毋犯真宗諱祭

奠弔慰有加禮當是時行旅交通邊城晏閉黎民土著

終老不識兵革自有和戎之利未有也

隆緒立四十九年死子宗真立

母。稱斥。弑其嫡。慶曆中。元昊以靈夏反。中國疲於西契。

太宗

真宗

太后

慶曆

中

國

疲

於

西

契

丹

主

國

丹主宗即介使來求關南地以發難。天子益憚事急和。

富鄭公弼以樞密直學士往報使。弼至見虜主問故。虜

主曰。南朝遺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

也。羣臣請舉兵而南朕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

卽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

之役脫從諸將言。北兵當隻輪無得反者。而聽平。此其

德何德也。且自通好來計爲北朝利何筭。凡今爲此紛

紛者。直北朝諸臣爲主謀不思耳。虜主驚曰。何謂也。弼

曰。凡爲國謀忠者必長計遠筭。嘗以前事觀之。古猶夏

今至。豈曾有全勝者哉。獨晉高祖欺天叛君。外求功  
於北。而永帝昏亂。神人棄之。故克耳。今天子明聖。中  
國乂安。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即  
北朝用兵。試自度。能勝乎。曰不能也。弼曰。勝負既  
未可前知。就使其勝。所虜獲必充物。諸臣之家。而壯  
士健馬所喪亡。羣臣當之。與抑人主當之。與若通好。  
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而臣下無所獲。中國稿給。歲不  
過奉使者一二。人而止。羣臣何利焉。故北朝諸勸用  
兵者。獨爲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聞。首肯者。又之弼。  
少得問。乃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者。於河水矩。

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孰不得不增。城隍皆脩舊。民  
兵亦籍舊補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  
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  
若各求異時地。以爲名。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  
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朕爲祖宗守國。土地尺寸。必不  
敢妄與人。北朝之欲土地。亦利其租賦也已耳。朕不  
忍以土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若  
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  
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  
過不在我。此何可得欺也。契丹主意奪。明日召弼與

同獵引彌。自近言。事業已發端。必得地。則懼好可久。不然。吾安所藉手爲榮乎。彌反復言其必不可狀。且曰。正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動。無祈地。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彌曰。婚姻易生嫌隙。且人命修短不可期。本朝長公主出降。齊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虜主曰。卿歸矣。需再來。擇一以爲平。其遂以誓書來。彌歸復使。則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且日。南朝遺我幣。其書辭當曰獻。不則曰納。彌固爭其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旣輸我幣。懼我也。於二字。何

有。藉令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彌曰。日本朝皇帝兼愛南  
北。故不憚更成。何謂懼。必不得已。至於用兵。當以曲直。  
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也固勿固。古有  
之矣。彌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遣稱獻納。  
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  
厲。契丹知其不可奪。乃曰。吾自遣人往議之。於是畱所  
許增幣誓書。復遣使以其國誓書來。且定爲獻納儀。詔  
許歲增銀絹各十萬。通前計爲幣。歲五十萬。歸幣辭  
稱納。而復平。時契丹實賴精好幣。特爲虛聲。以恫喝  
中國。而中國方困於西。任事。許與彌過適。而國力益

靡弊矣。然是時天子仁澤周渥深結于民心。賢哲林立。  
國勢鞏於磐石而外釁隨弭。雖不正戰亦所謂可以守。  
而後可以和也。已詔冊元昊爲夏國王。且行會契丹來。  
言西事。詔需虜使至乃發。彌以樞副爭之曰不可。今先。  
虜使未至行則恩自我出。虜使至國許和行重歸彼矣。  
從之是歲契丹發卒來雲中受輸幣。而元昊方伐呆兒。  
族地迫於河東。上問彌虜得無與元昊計合襲我乎。彌。  
曰虜自得幽薊不復。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夷而饑河。  
東險瘠。且虜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豈遽此出哉。  
且兵出無名。契丹大國亦不爲也。就使妄動當出我不。

意豈宜言愛禮雲中乎。元昊與契丹本結約相左右爲

中國患。而契丹背之。獲重幣。是宜有怨心。故築威塞州。以備之。而呆兒屢殺掠威塞。以爲此役也。安能合而謀

我哉。必不然矣。或請調發爲備。書弱曰。以虜虛聲故而

驟有調發。正墮其計中。且令虜有以窺吾淺深也。必虜

八寇者。臣請伏用上誤國之誅。兵得無調。宗真立二十二年死謚與

宗子洪基立。熙寧中。相安石憤國力弱。而歲靡金幣於二虜。

無爲也。增城堡。團保伍。欲外攘以爲功。於是契丹主洪基

遣蕭禧來言疆事。時洪基立日久。改國號曰大遼。帝手詔諸老臣。諫謀

條議上韓魏公琦上議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不以大

敵爲恤而示之以可疑之形故虜人見形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造此釁以發難名理地界實以觀中國之俯仰今所爲致虜之疑者七端高麗臣屬契丹絕朝貢者久矣乃因商舶招來之於國家無分毫益而契丹謂將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初未嘗爲邊患而強取其地建熙河殺老弱萬計契丹聞之謂行將及我二也近西山邊縣地勢高仰可爲塘灘而遣使部兵偏櫛榆柳以制虜騎三也徃義勇民兵將較甚整教習亦精但以時訓練於備禦不啻足矣而忽創團保甲一營紛然義勇之人十去其七破可

用之成去。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城池工築益興。  
增置守具。簡視器械。內外騷然。五也。創都作院。頒降  
弓刀新式。大作戰車。費財殲力。無故先自困弊。六也。  
置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聲言出  
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於我爲敵國。形  
見疑起。勢不得不探其所繇。然橫使再至。姑示偃蹇。  
而代北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卽虜情無厭。  
浸淫不已。若終不許。虜遂恃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  
勢必漸擾諸邊。臣竊伏默以爲。爲陛下始謀者。大誤  
也。始爲陛下謀者。將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

國之本。當先富強。然後可以鞭笞四夷。盡復漢唐之上宇。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置市易務。以次第取錢。監司督吏競刻爲明。而違者不以赦降。令農夫怨于畎畝。商旅嘆于道路。官不安其職。民不安其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是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又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得邊事。將作以爲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幽燕之地一舉可復。夫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困乏。將帥麤勇寡謀。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之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

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岐構之敗。况今  
日乎。臣愚爲陛下計。第宜遣使報聘。具言朝廷向來  
興作乃脩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  
他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宣命邊吏。退近者侵古  
之地。將官員冗。因而罷去。以釋虜疑。陛下益愛養民。  
力選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  
自充。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快忠義不  
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於計爲長也。時舊德彥博  
弼。皆以爲祖宗故地不可與。會安石召再相。度不能  
難。乃謬爲入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以筆畫其地。

圖爲斷命天章。待詔韓縝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而異時兵端始此矣。

洪基立四十七年而死。謚道宗長子濬以譖死。

孫廷禧立。爲天祚。

政和中。漢人有高藥師者。泛海來登州言

女真起海上建國破契丹。請夾攻。

女真者渤海國黑水部也。古肅慎之地。

元魏時有五部唐初爲二部其在南役屬契丹者號熟女真在北不屬契丹者號生女真其地跨混同江長白山而居混同江亦曰黑龍江所謂白山黑水

者也已避遼興宗諱改號女直至烏古乃而慧黠多智。能遼蕭部反將討之烏古乃恐遼兵深入其地得其山川險易爲後患也乃遣使告曰蕭部多山阻險即

用兵非歲月可破獨可以計擒請寬之得擒以獻毋

需軍遼主喜從之已果擒而獻遼燕賜有加禮授生

女直節度使蓋始有官屬遼天祚好畋獵嬖女嗜酒歲遣使市名鷹于青海上遺出生女直使者貪縱多徵索女直厭苦之始叛遼至是阿骨打屢勝遼稱帝

乃言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然鐵終變壞金色白

完顏色尚白。又按出虎水。吾所居也。按出虎者。其國語曰。金於是稱皇帝。國號金。更名旻。當是時。遼亂。宗真第四子耶律淳自立。有上京中。京遼西六路而國分矣。會閹人童貫使遼至盧。

溝。得燕人馬植。奇之。載與歸。亦獻策。請結約女直。夾

攻遼。與藥師言。適合。相蔡京。故治王安石言。以中國

失燕雲。歲奉金繪爲大辱。聞之喜。與王黼力主其議。

朝散郎宋昭上書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

敗盟。爲中國患。且兩國之誓曰。敗盟者。禍及九族。九

廟祖宗之靈。實臨之。陛下孝理天下。其忍忘刻聖之

靈乎。承平日久。民不識兵。而兵自我始。陛下仁覆天

下。其忍置河朔之民於塗炭。使肝腦塗地乎。詔編管。

海外於是貫以河壯河東宣撫使蔡攸爲副使勒兵五萬以應金師大衄而女真功遼天祚爲其將婁室所獲而遼亾。遼九主有國百有五十年當是時天下耗弊外疆中

乾女真旣滅遼改國號金而益縱攻圍汴世承平久不習兵主悞相劣幾不可以守賴李右丞綱主固守畫種太保師道以威名填之而又和脫非國守未墮則和固不可得而成也明年金復縱國殲民困上下廢瘠旣不足戰又不足守猶循故事割土地金繪以爲奉於是二帝北而汴不復都嗚呼古事戎狄以自困結戎狄以幾利因以賈害未或甚於有宋者也其

後蒙古起沙漠。軼金。金走汴。歟於汴已走蔡。而宋鈐轄孟珙復唐鄧。與蒙古夾攻蔡。竟克蔡。而金亡於蔡。古戎狄猾夏。莫甚於金。而弱宋。斃之謂天道。叵測哉。謂不好還哉。自晚宋夷狄之變亟。皆關中國所以廢興存亡者。此不著。著宋紀及元志中。獨具金世次。及所以興滅者。畧表見焉。

阿骨打名旻。多力。善射。有大度。既克遼。下令禁無犯遼諸州陵墓。克城邑。往往稱其俘。亡去者戒勿殺。立九年而死。有子十三人。不立。立母弟。吳乞買嗣。是爲金太祖。吳乞買名晟。滅遼。陷宋。郡執徽欽二帝以歸。居之五國城。立宋。叛臣劉豫爲齊帝。立十三年而死。爲金太宗。吳乞買亦有子十四人。舍之立太祖嫡子宗峻子曰合。以爲後。更名亶。追尊其考妣爲帝后。又尊其先世祖。帝后。廢劉豫爲蜀王。立行臺尚書省。

平涼循太宗年號不改又三年始改元乃紹興八年  
也遣使以袞冕圭冊冊高宗爲大宋皇帝歸徽宗及  
三后梓宮宣初年粘罕斡離不等相繼秉機務吏清  
政簡百姓樂業及舊臣洞謝后裴滿氏始干政繼嗣  
不立爲所掣制積不平無聊遂縱酒酬醕好殺大臣  
莫必其命以天變肆赦命翰學士張鈞草詔已怒其  
訕謗榜數百不死手劙釐其口醢之已又殺其二弟  
昨王常勝節度使查刺殺裴滿氏納常勝妻撒卯於  
宮中將立爲后數日殺故鄧王子阿懶特懶又數日  
殺妃四人右丞相亮因羣臣震恐入宿衛弑之立凡  
十五年當是時金亂國可破而逆檜鏘忠良殆盡設  
彌文逢王於晏安以事讐爲國是可恨也亮阿骨打  
庶子宗幹子旣卽位銜宗臣秉德謀廢立不卽勸進  
又忌吳乞買諸子盛彊命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告  
逮弁殺之又殺吳乞買子孫七十餘人粘罕子孫三  
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殺行臺左丞相撒離喝于  
汴皆夷族而滅汴宋君臣之子孫殆盡三年廣燕京  
城大營宮室納所誅宗室諸婦于宮中叔母與焉明  
年遷都燕改燕京爲中都殺其弟西京留守蒲家弁  
右相蕭裕太原尹徒單阿里出虎焚其骨投水中諸

從姊妹皆分屬諸妃與爲淫亂臥內偏設地衣裸遂爲戲命會寧府毀舊宮殿及諸大族第宅儲慶寺夷其址耕種之四年修中都城伐宋徒單后者亮嫡母也贊遇下有恩意與亮母大氏相得至歡亮弑賣徒單后頗以爲非亮銜之二母俱尊爲皇太后徒單后生日大氏起爲壽徒單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忽忘應之金王怒而出明日召與徒單后語者皆杖之及是遷都燕親屬皆從獨徒單太后留會寧常憂懼每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燕思念之病篤以不得一見爲恨將死謂金主曰汝以我故不令永壽宮偕來我死必迎我事之當如我久之迎徒單后至流沙河亮親迎之令左右持杖二束跪太后前曰亮不孝久缺溫清願笞之后掖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尚且愛之不忍笞我有子如是寧忍笞乎叱杖者退既至居壽康宮亮事之外極恭順雖太后亦信其誠已后聞亮欲南侵且大舉數言諫之亮不悅每謁見還家成立恐身將兵在外有異圖使黠簡大懷忠等入何后掩擊之仆而復起者再縊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焚其骨室中棄于水并殺鄭王克及克子三人遂盡

殺宋遼宗室在北者、分詣遼兵爲三十二軍、以宋

爲宋紀中、鴻

兵困于宋、益苛暴、爲其下所賊而死、語具宋紀中、鴻

所厭棄、宜其斃也、金主雍者、許王訛里朶之子、太

祖孫偉姿貌、鬚長過其腹胸間、有七子如北斗、性仁

孝、沈靜明達、善騎射、衆心歸之、初封葛王、尹濟南、亮

聞王妃烏林答氏有姿儀、召之、妃謂烏祿曰、我不行

禍必且及王、我當自勉、不以累王也、召府臣僕曰、爲

我禱東岳、使皇天后土、明鑒我心、至良鄉、得間、遂自

殺、而王免於禍、亮南伐、爲衆所推戴、卽位、改元詔暴

揚亮罪數十事、追尊考妣爲帝后、下令散南征之衆、

遣使來報諭、且告卽位、葬宋遼宗室于河南廣寧舊

陵、以元妃烏林答氏守節死、不立后、終身戴宮中飾

勿得用黃金、不得已有、有興修、輒損宮中歲費以克之、

除金銀坑冶之禁、聽民採、以女真字譯經史、令國人

誦習、思貧民饑餒、猶在已、務安全之、以寬慈爲德、而

綱紀振肅、賞罰不濫、誠宰相進賢退不肖、引才知自

輔、母忌其分權、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尚

書張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曰

爲誰、浩曰、秦始皇、金主曰、近侍曰、汝欲使我爲秦始

皇乎以唐太宗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思始終如一  
雖年高敬慎之心無豫怠言事者雖妄未嘗罪之嘗  
如會寧諭太子守國太子以不諳政務辭金主曰政  
事無難但用心公正納諫諍久之自熟至會寧謂羣  
臣曰上京風物淳朴朕甚樂之有奏請回鑾輒愴然  
感祖宗舊都不忍舍去也朕百歲後當置十八祖陵  
之側我所安也宴宗室皇武殿羣臣故老進酒畢以  
次起舞金主自歌木曲迨王業艱難慨想祖宗宛如  
睹也歌畢泣數行下宗戚捧觴上壽稱萬歲明日發  
上京宗室入奉辭金主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徭公等  
皆以奢縱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宗艱難  
對之泣宗室戚屬皆感泣當是時南壯講和與民休  
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  
死罪囚歲止十七人在金諸帝中稱最贊號曰小堯  
舜宋積弱不自振而欲於初定和時背盟誓規恢復  
爲佳兵豈有當哉立二十有七年而殂廟號世宗太  
子允恭先卒以孫原王麻達葛更名璟嗣位璟在東  
宮時胥持國以經童入祇應遂親用持國柔佞有智  
知翁主好色以秘術干之又多遺賂幸妃李與妻襄  
懷故上好利謀進者爭趨焉而政亂平章完顏守貞

忠亮明經術，又好接引，舍類於朝廷爲胥持國。思  
罷去，當是時，金爲北鄙，阻韁等部所擾，士卒塗炭，府  
倉空匱，國勢弱而羣盜蜂起，賦斂繁，民不堪命。宋韓  
侂胄欲立，蓋世功名以自固，驟伐金，而師乃大衄。宋  
易鱗智愛之，傳位焉，而死。厥享國十有九年，是爲章  
宗。初，遣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爲儲貳。平章  
僕散端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逾期。  
范氏產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爲尼。乃  
以范損遺腹，詔中外而稱李元妃敎令。賈氏詐有娠，  
竝殺之。以僕散端爲右相，而蒙古始肆侵軼，金語具  
先事中，攻西京，金留守統石烈湖沙虎棄城遁，所過  
擅取官庫銀、奪官民馬入紫荆，殺濟水令，至中都，金  
主釋不問，以爲右副元帥，已以罪放歸，尋復用，使將  
兵屯燕城，相徒單鑑諫不聽，而湖沙虎乃遂反，矯稱  
知大興府，徒單南平作亂，討殺之，入宮，以其黨盡易  
宿衛，稱監國，逼金主出居衛邸，令黃門入宮收璽。尚  
宮鄭夫人掌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湖沙虎人臣取  
將何爲？黃門語懾之，鄭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君

難不能死反爲途豎奪璽耶我可殺璽不可得也相  
徒單鑑時在告湖沙虎欲僭位憚鑑人望詣訪之鑑  
從容謂曰昇王章宗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可立也  
胡沙虎乃大沮弑金主於邸迎昇王珣于彰德立之  
會蒙古敗金將木虎高琪于懷來進圍燕胡沙虎欲  
斬之珣不可益其兵令出戰兵潰琪自度必死還軍  
圍胡沙虎第斬其首誦闕請罪赦之暴胡沙虎罪奪  
官爵而高琪爲左副元帥率國以故主永濟女歸蒙古  
及蒙古平以國蹙兵財匱徙都汴蒙古主曰旣和  
而遷者疑也復圍燕金中都留守完顏承暉以林撫  
盡忠在軍久習軍悉以兵付之遣人以磬寫奏告急  
金主遣將將大軍收之遇蒙古霸州大敗中都援絕  
承暉與盡忠約同死盡忠不應然兵柄業皆屬盡忠  
莫可如何入辭家廟作遺表論國家大計及高琪姦  
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付令史師安石令上之  
盡出家貨財召家人隨年勞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  
神色泰然與安石舉白引滿從容曰承暉於五經皆  
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旣被酒取筆與安  
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  
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則藥發

死矣、家人瘞之庭中、是日暮盡、忠將南奔、中都妃女  
皆東裝至通玄門、盡忠給之曰、我先出、與諸妃啓途  
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先出、不復顧、蒙古兵入  
吏民積死、金祖宗神銜及諸妃嬪皆沒焉、盡忠至金  
主釋不問、仍平章政事、竟以謀逆誅、當是時、金多難  
宋不復遣使輸歲幣、木虎高琪懼蒙古見逼、而易宋  
欲南侵、以疆土多沒於蒙古、欲於宋取償、排羣議、導  
其主分道南擊宋、宋傳檄言、大兵跨我中原、大厭久  
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亦大舉伐之、金又西結  
禍於夏、而國愈益困、以汴京城闊遠、難守、從高琪議  
竭公私之力、築襄城、以精兵屯駐、苟歲月而河北陷  
沒、不復問已、高琪以罪誅、而國比不可爲矣、金主珣  
立十一年而死、謚曰宣、疾革時、推前朝資明夫人鄭  
氏以年老侍側、知可託、謂之曰、召太子言絕而殂、麗  
貴妃陰狡、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而怨鄭氏  
恐其爲變也、給之休他室、入遽鑰之、急召太子、太子  
守緒入知英王先在、分遣樞密院及東宮親衛軍于  
東華門爲防、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出后  
妃發器宣遺詔、卽位、當是時、蒙古盡有河中山陝州  
郡、進攻汴、羣臣議高琪所築襄城、不可守、外城不可

棄修樓櫓器具時京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  
不能軍金完顏合達移刺蒲阿二行省將步騎十五  
萬自鄧州赴援蒙古以騎三千尾之且行且戰不得  
休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召赴汴而  
師潰遂大衄合達以數百騎走鈞州而死陳和尚趨  
避俟稍定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白事蒙古俺雷  
召問之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同  
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求  
明白死耳降之不肯斫足脰不屈劃口吻至耳噀血  
罵不休蒙古將以馬漣醉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  
當令我得之蒲阿被執亦死而金健將銳卒畢盡矣  
已蒙古遣使來宋約伐金宇緒以汴京糧盡援絕分  
命將城守而北奔濟河南攻衛白撒縱軍四掠所過  
丘墟民怨思叛而衛城堅守不下蒙古騎兵踵其後  
戰白公廟金敗績金主潛渡河走歸德暴白撒罪誅  
之而蒙古攻汴日急米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人相  
食會金主遣使至汴迎兩宮人情益自危西面元帥  
崔立因民洶洶殺二丞相諭百姓曰吾爲汝一城生

靈請命遂勒兵入宮以太后命召衛王子從格爲梁  
王監國弁宗室近屬畢出之宮中立自爲太師都元

帥以汴降蒙古蒙古將速不臺至青城立往詣父車  
之還悉燒其城上樓櫓明實降記以軍前索隨駕官  
吏家屬子女閱實之亂焉已執后妃及梁主若完顏  
族盡送蒙古軍而蒙古軍入汴走立家取其妻妾寶  
玉以去立歸大慟而已速不臺殺從恪等以后妃北  
去在道艱楚萬狀甚于徽欽時益金以歲丙午覆宋  
于汴追癸巳僅百年而完顏氏殲于汴無遺種豈可  
謂非天也當是時金主守緒在歸德副元帥蒲察官  
奴益暴橫居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敢奏對者守緒  
日悲泣語內侍云自古曷嘗有不亾之國不死之君  
乎但恨我不知人爲此奴所囚耳內侍局宋珪奉御  
女奚烈完等以蔡州城池堅深兵糧廣勸幸之以救  
饑會蔡總帥烏古論鎬運米四百斛至請臨幸守緒  
意遂決令珪等伏照碧堂門間官奴入刺其肋傷焉  
投城下以走追殺之於是畱元帥王璧守歸德遂如  
蔡朝士從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糧明白至亳州金  
主黃衣皂笠金兔鵠帶以貴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  
從者僅二三百人馬五十四而已進次亳南六十里  
遇雨避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人迹金主太息曰生  
靈盡矣爲之一慟比至蔡父老羅拜於道見儀衛蕭

條咸感泣。金主亦泣下以完顏忽斜虎爲尚書右丞。總省院事烏古論鎬爲御史大夫、總六師張天綱權參知政事。忽斜虎有文武才選士活馬繕甲兵爲幸秦輩計近侍久困睢陽思卽安不願遷而蒙古去蔡差遠商販頗集惟金主亦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見山亭爲遊觀。忽斜虎切諫乃止。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尚書省以月糧不優語不遜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令容忍濟時艱。忽斜虎對曰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將帥之職惟其法小犯則決大犯則誅不可使彊兵悍卒一日不在紀律中威克厥愛乃濟也。自是無敢復犯法者。是歲冬蒙古圍蔡州宋大帥史嵩之使孟珙等帥師會圍蔡。忽斜虎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人民營畫守禦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有固志矣。之宋蒙古軍攻西城克之。墮其城急甚。金主泣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爲人主又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亾國獨此介介耳已。又泣曰古亾國之君往往爲人囚繫或爲俘獻或辱階庭閉空谷朕必不至此卿等第觀之始城中防守不足括婦人壯健者假男

子衣冠運木石、外城破危追驅老稚熬爲油爲砲以禦敵、號人油砲已城中糧絕者三月、鞍鞚敗鼓皆瘞食之、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剝其肉以食。金天興二年、守緒有國之十年也、爲宋端平元年、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起、城中饑窘、嘆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攻之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以攻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宗子、効里鉢之後、自撒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難馳突厥、趨捷知兵庶萬有一祚、猶不絕也。承麟起受璽時、宋師薄南門、百官稱賀畢、出捍敵、則南城之陴已立、宋懾矣。俄頃、四合鼓譟振大地、開西門納蒙古軍、守緒知不可爲、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以革命近侍曰：死便火我自經歟、忽斜虎赴汝水死、將士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五百餘人皆從死。承麟退保于城、聞守緒死、帥羣臣入哭（謂衆）日：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宜謚曰哀、莫未畢而城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汝水上、孟珙入宮執參政

張天綱問金主所在。天綱曰：「火之矣，琪乃與蒙古塔察兒裹金主骨及寶玉法物以爲分。」是日，承麟死於兵，而金亾。金自宣宗來，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惟讓，以爲養相體。四方兵革災異，恐困主心，闕不白，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牽制。以底于亾。夏四月，宋獻金俘于太廟，有司令天綱供狀，勒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卽殺焉，用狀有司不能屈。」聽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帝召問：「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夫患不得死所耳，何畏？」因祈死不已。帝釋不殺。後莫知所終。已而宋師趨汴，金故將李伯淵等誅崔立以降，金九主傳國。

百五十有九年。

拓跋夏者，故党項部戎種也。本拓跋氏，貞觀中歸唐，賜姓李。唐末拓拔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討黃巢有功，四傳至繼捧。當宋太宗時，以家難入朝。時吳越王旣獻地，而夏自上世來，未有入獻見

者繼捧至帝大喜厚遇之。繼捧乃自陳其諸父昆弟相爲怨願納土留京師。帝愈益喜。授繼捧彰德節度使。曲赦所部遺使者護其總族以上親赴闕而第繼遷入于地斤澤以叛邊吏不能擒制。天子乃用相曾計。遣繼捧還令圖之。賜姓名趙保忠。授夏銀等州觀察處置使。然繼捧本以不能制蕃族而來。卽復還。繼遷視之蔑如也。旣至鎮。繼捧謬上書言繼遷今悔禍歸歎乞恩貸。詔授繼遷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而繼遷爲寇暴自若。已繼捧復使來乞師。詔命將往討。則繼捧以中國爲不足全恃已。遣使如契丹乞降。

得封西平王矣。聞宋師至，先挈其母妻壁野外，乃上言。業與繼遷解怨，獻馬乞罷師。帝怒其反覆，趣進師。得繼捧之獻闕下，責授右千牛衛將軍。而繼遷自有銀夏綏宥靜之地。時窺邊，咸平三年，涇原經畧，使張齊贊言：自清遠軍陷青岡砦，燒棄而來，靈武一郡援隔而勢孤。此繼遷覬覦所必至者也。以事勢言，加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臣觀蕃部大族，曾領類多與虜隙，宜可致。誠能封其酋長，歸義者王之，結以恩，則蕃族稟命，而緣邊之勢張。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必且歸化。而賀蘭可漸致矣。臣所領十二州。

現軍二萬餘人。緣邊料揀尚可得三萬人。令招致蕃部各分守信地爲聲援。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奔走不暇。雖其狡獪亦何敢復爲靈州患哉。若不然。冬春之交。我兵未集。虜必弁兵靈武。則靈武孤勢必難固。靈武失。則賊勢益猖。後聚兵費財。未有艾也。會學士楊億唱議棄靈州。判永興軍何亮等爭以爲靈州地方千里。表裏山河。唐資之以中興。不可棄捨之。則戎狄之地益廣饒。患一自環慶至靈武。故西城地二千里。其東偏爲夏賊之境。其西偏秦涇儀渭。西莊諸戎落是也。棄靈武將合而爲一。患二冀北馬之所。

生。自契丹狂獫無足。馬南來。國馬畢取足乎西戎。棄靈武。夏挾諸戎不貢馬。則戰馬何自出。患三。請築溥樂耀德二城。與靈武爲脣齒。爲中國固圉。便。帝猶豫未有決。以問相。相沆亦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昔漢捐珠厓矣。若遣使密召州將部軍民。空壘歸關右。民族息肩手。議未決而靈州陷。繼遷以爲西平府。徙居之。蓋宋士守和戎息兵爲國是。雖天子亦每以爲不前用沉言。而夏禍益滋。及繼遷死。子德明立。恐中國襲之。請內附。知秦州曹瑋上書言。繼遷擅河。南地。使兵不解甲。中國有西顧憂者十年。今國危于

弱而不以時定。後必蔓蔓難圖也。願俟臣精兵數萬出不意擒之。復河西爲郡縣。璫彬子不報。而德明連表

言父有遺命。奉誓書。請藏盟府。天子嘉其意。授特進

簡較太師西平王責質子。而德明以質子非先世故

事。不遣。獨獻馬駝謝恩。子元昊代立。而黠多智。習兵。

元昊幼時嘗諫其父母臣宋德明曰吾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何可忘元昊曰衣皮毛畜牧自天性於錦綺何有英雄之主當霸王豈顧疲哉侵吐蕃。取瓜沙肅。遂盡有

靈鹽會勝之境。地方數千里。阻河居興州。依賀蘭山

以爲固。僭號改元。命將設屯戍。寇邊河西至于彌羣山屯七萬人

備契丹白豹安鹽天都山宿五萬人備環慶鎮戎原宥路屯五萬人備鄜延府右廂甘州軍三萬人備西

蕃而回紇賀蘭靈州興慶各宿重兵爲鎮防與諸豪  
酋歃血結約而表請目帝詔削官爵罷瓦市而元昊  
亦遣人齋嫚書納旌節及時天下承平久憚言兵而  
上所授敕誥委之邊而去時天下承平久憚言兵而

狂易者又以爲小醜易與慮不顧其難於是元昊拔

慶州破安遠塞開永平諸砦圍延州宋師覆焉中外

大駭天子爲旰食相夷簡勸帝收用韓琦范仲淹二

人倚以西事於是以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使竒仲

淹副焉時西邊新失大將延州危仲淹請自守延命

兼知延州初制邊邊將總兵鈐轡都監而下出禦寇

不料敵不擇帥獨以官卑尊爲先後仲淹曰是趣之

敗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將之將各

三千人日。大蒐使更出禦賊。又招收前後作姦犯科  
經點配者團結之。號龍猛軍。兵益稍振。又以民遠輸  
將費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租稅就  
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糧十二三。他所減不與。詔  
以爲康定軍。於是招流亡。立堡寨。嚴保甲通斥堠。完  
漢之民相踵歸業。使夏竦上攻守二策。帝取攻策。魏公琦亦言。賊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吾諸路屯重兵自守。勢分力寡。遇敵輒不支。若弁兵一遺鼓行而前。可破也。於是詔鄜延涇原皆會  
師。仲淹諍以爲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賊乘關中之虛深入。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而卧矣。爲今之計。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清野。使戰無所獲。攻無從入。而許臣等稍以威信招來之。二三年間。彼將自困。此萬全計也。今必五路並進。募師於外。臣恐承

平之久國無宿將無選兵而僥倖於危事一蹉跌則  
平定之期益遠矣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與議仲淹執  
不可於是詔寢兵會元昊諸延州約和琦聞之曰無  
約而和者謀也勒兵行邊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懷  
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  
命環慶副總管在福將之琦令福分兵自懷遠趨德  
勝砦至牟牧隆城出敵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  
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  
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  
禁龍川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全橐  
馳佯北福等易之薄暮與都監桑懷合軍屯好水川  
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四騎無還然不知已陷  
其伏中矣路旣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  
見自將精兵十萬營川口候者言夏人有寨數不多  
軍遇遂前格戰於逍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申有  
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縣哨家鵠百餘自合  
申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憚馳犯其鋒福陳未  
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陳動傳等皆欲據勝  
地更戰而夏人陳中忽監鮑老旗長二丈許襲胎愕

莫測也。已旗左麾左仇，兵趙右麾右仇，會有好水  
起，士卒多墮崖塹，相厭，積灰，憚及福沒焉。

之敗。琦自効，貶知耀州。元昊陷豐定州，掠渭州而去。議者至欲以金

知耀州。元昊陷豐定州，掠渭州而去。議者至欲以金

繪啖契丹，使攻元昊，以緩師無何，安撫使王堯臣言。

琦、仲淹忠義智勇，不當置散地。惟天子亦以涇原傷

夷，遣使諭仲淹，欲移鎮仲淹謝曰：「涇原重地，臣弗堪。」

卽用臣，臣願與韓琦同任。得竝駐涇州，許琦兼秦鳳。

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

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得率涇原之師，卽聲

勢，合而首尾之形成，仍詔龐籍領環慶。文彥博領秦

滕宗諒孫沔領慶。乃渭州。一武臣足矣。於是置陝西五路安撫經畧招討使。各開府。如其言。於是琦仲淹愛撫士卒。延接諸羌降者。咸感恩畏威。士勇邊實。時京師所遣兵。從宿衛來。曾不能勞苦。賊易之。而土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實京師。又以籠竿城。蔽蕭關。鳴沙孔道。實要地。請以爲德順軍虜吭喉。乃在橫山。請於鄜延渭三州。各練土兵三萬爲一軍。軍別屯。而耳目相通爲視聽。候虜所不備。出互擣之。破其和市。離其種落。以其間招來橫山之人。橫山墮。則平夏不支。平夏下。則俯視興靈。如穴中。

兎可攫而得矣於是與仲淹定攻取計益堅西人爲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其憚憎如此而環慶師龐籍葺元昊所破金明承平榜柂諸砦完之西北有渾州川出沃川尾曰橋子谷爲西寇走集遣將狄青築招安砦其中募民耕收其粟以贍軍與韓范相掎角初元昊自怙其狡習兵耻臣屬中國又以中國承平久不習兵也故啓釁已而中國繕守備益完與攻戰勝負亦往往相當而國中死亾創痍者日衆會大旱鼠食稼則力困憊國中至爲十不如之謠以怨之於是大困

沮。而天子益厭苦兵。密詔經畧使籍令招納。事有端。  
而朝議幸元昊自歸。將一切惟所欲從之也。經畧使  
琦上書言。今朝廷信賞必罰。帥臣得便宜制置。一二  
年間。訓兵數萬。號令齊一。陳伍精整。而熟戶蕃兵。日  
漸可指臂。而使賊若傾國而來。則清野守塞。令其坐  
困。若偏師稍至。則據險乘便以徼之。得當而後已。待  
其退散。我兵以其間。歲三五出入。以擾之。元昊諸廂  
兵。多在河外。必且疲於奔命。形立勢制。將山界蕃部。  
必勢窮自歸。因厚撫其酋豪。而元昊之手足自折矣。  
願朝廷以平定大計爲期。當軍行時。不以小勝小衄。

爲意則三五年間大功可集。豈遽爲晚耶？契丹見國  
之長策也。若處置失宜，生其易侮。他時爲中原禍。豈  
止今日之邊患而已哉？臣等早蒙拔擢，預玷清班，塞  
下三年，憂勞備極。豈不願罷戍冀少自休？誠見西戎  
彊梗未衰，挾以變詐，宜慎其處置，爲聖朝長久之計。  
誠不敢以身圖而後國事也。帝嘉納，踰年，元昊上書  
稱男泥定固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而不臣。經  
畧使龐籍致之闕下。且言羌久不通和，國人愁怨。今  
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謹所以御之者。使至司諫蔡

襄言。凡卒者。譚云吾祖也。意侮嫚朝廷。令朝廷賜之。

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學士彌亦言契丹臣元

昊。而我不能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矣。不可許。乃

却其使。卒臣之。許歲賜二十有五萬。封夏國主而和

成。乃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始元昊作難王師屢撓常有弁吞關中之意而

其將野利天都二人實爲之腹心環慶都鈴轄種世衡

討以二人者不去中國之難未已也有王嵩者本

青澗僧世衡察其堅朴表授官力經營其家恩厚之

已忽怠已更挫辱苦之察嵩終踰恩無少望乃召對

勞苦之曰吾以試若也若幾能成我事乎嵩泣對曰

惟將軍之所使之於是乃草遺野利書爲隱辭如嘗

有私約而速其行者以蠟置衣領中密縫之勑非濱

死必勿出而嵩至野利所致將軍命出橐一部龜一

幅以爲信乃無書野利不敢匿送之元昊元昊痛楚

之幾死終不言命曳斬之乃號哭曰始將軍遣嵩遺

野利王書戒必獨致。野利王乃庭見嵩。嵩所  
以歿死者冀得間投野利王也。今死矣。吾負將軍。吾  
負將軍。於是乃出書。而元昊果大疑野利。遣所信謬  
爲野利使。使世衡所。世衡謬爲不知也者。而結之。於  
是元昊殺野利。世衡知謀已行。乃設莫境上。爲文言。  
野利與天都皆有意本朝。而惜其無成。天都亦以此  
得罪。元昊旣失二將羽翼。鍛而勢孤。遂定和。本元昊所爲  
和者。世衡間二將之力也。元昊據國

十有六年而死。子諒祚立。英宗初。諒祚使失辭敕懲  
約。而諒祚不奉詔。顧擾邊。失利去。會發賜歲幣。知延

州陸訛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益悖驚。不稍抑則國  
威不立。留不遣。而上書言狀。於是韓魏公琦柄國議。  
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狀。樞密使文彥博難之。舉寶  
元康定時事以爲儆。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

計勇力而今日邊備過異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於是  
詔說牒宥州。問狀諒祚果大沮謝罪已知清澗將種  
誣言。夏將嵬名山者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自歸詔  
許招納中丞司馬光爭曰臣竊料名山之衆不必能  
加諒祚卽幸而勝之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也何益  
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識當何以待之臣恐朝廷  
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儻其西還不  
可南入不受窮無所歸必矣據邊城以救其命爲禍  
曷已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不聽而种誣得嵬名

邊釁復起。朝議以誇生事。欲誅誇棄綏。命司空侍中  
璫判永興軍。經由各之。璫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  
復持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璫具言前無納降。  
啓釁固善。今釁則既成矣。虜旣殺王官。又棄綏不守。  
示弱已甚。必守綏以張國威。從之而誇下吏放隨州。  
神宗初。諒祚皇帝秉常立。天子用相安石言。欲彊兵。  
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上策言。西北自武威以南。至  
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地。可耕而食。民可役而使  
也。故欲取靈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  
招撫沿邊諸羌種。今諸羌種族分散。莫相統一。此其

時可并而撫也。且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爲諸戎所畏。若撫而用之。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於漢有肘腋之助。而於夏人。爲斷其左臂也。天子異其言。下兩府相彥博難之。而相安石大喜。以爲奇謀。力主之。請卽以韶任其事。韶至秦。請築渭涇上下。酈城立屯宿重兵。以撫納洮河。下秦鳳帥議。經畧。錢李師中言。今議修築。必廣發兵。廣發兵。則聲勢張。臣恐西蕃及洮河武勝軍。諸部族生疑也。不若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蕃族。則諸蕃族畔。夏必乞修城砦。因所欲。量發兵助築。則斷絕夏人鈔畧之患。使部

人歸心計之得者也。唐於西域每得其地，輒建邑州。  
後皆陷失，至以清水爲界。蓋根本之計未實，腹心之  
患未除，而勤遠畧，貪土地者，未有不弊者也。安石以  
爲沮撓不聽。韶又言：今羣臣疑洮河不可復者，以無  
財也。渭源至秦中，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假  
官錢爲之本，頗收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異時回  
易，息多以措置洮河，軍可無乏。興布召中書議，  
安石曰：大善之。相彥博曰：陛下未聞工師之造屋乎？初必小計，冀人易興作。  
及工旣動，知不可已，乃漸增多，臣竊慮其後之難繼  
也。帝不以爲然。曰：屋誠壞亦何得無修？王安石面訾

之曰。主者誠善計。有成屋於曾中。何得欺。其所欺者。  
其無成屋胸中者耳。彥博語塞。乃詔師中以川交子  
易物貨給之。師中又以爲韶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  
地耳。又移市易司於古渭僻不宜商。恐異時得不償  
所亡也。安石怒奪一官。知舒州。而遣竇舜卿知秦州。  
與宦者李若愚按閑田。僅得地一頃。禁又有訟者。舜  
卿若愚奏其欺。又爲謫舜卿而令韓縝附會成其事。  
韶既主洮河安撫司事。以蕃部翕龍珂左青唐昆大  
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降之。兩種內附者。十二  
萬人。於是名古渭若爲通遠軍。以韶知軍事。又降武

勝城則建以爲鎮洮軍名熙州已進復河岷於是得  
宕洮疊三州并前內附者爲州五斬首數千級獲馬  
牛羊萬計上御紫宸受朝賀輶玉帶賜安石然熙河  
雖名一路實無賦入而軍食仰於他路西人疲焉元  
豐中邊將言夏秉常母幽秉常而奪其政國命亂可  
擊也於是命大閹憲帥師閹伐夏樞密副使孫固曰舉兵易解  
禍難今日之事將孰爲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  
憲矣固曰伐國大事也而令中官任之將人士解體  
孰爲之盡力者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又孰與成功  
帝默然久之曰大帥難學士呂公著進曰國有大帥

當先擇帥。既無其人。不如其已。固曰。公著言是也。終不聽。而五路師皆潰。羣帥皆竄謫。憲失期當誅。自陳有開藥州功。乞貰。樞副固曰。兵法後期者斬。况諸路皆至。而憲以大帥獨後此。何可得貰也。不聽。命復以制使知蘭州。虜大入蘭州。乃奪官。

時憲出熙河、神護出

鄜延、高遵裕出

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五道並進。昌祚率蕃漢兵五萬擊夏。磨哆塞破入之。薄靈州。且入高遵裕。嫉其功。馳止之。既而圍城者浹旬。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師又釤絕饑道。士卒饑溺死。師遂潰。誇克米脂。進破石堡城。次夏州。軍乏食。適雨雪。大輶以其衆潰。中正自宥州行至奈王井。糧不繼。亦死。先是知延州沈括。請盡城橫山。俯瞰靈夏。使虜不得越墳。入爲寇。而城橫山當自銀州始。詔給事中徐禧往視之。禧以爲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西北又阻天塹。不如求

樂永樂形關塞可據也。詔捕爭以爲永樂信山無水  
果不可城。卽城不可守。帝主禧議。詔禧護諸將往乘  
城。而俞括移府址塞總大兵爲援築十四日而城成。  
城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州砦。禧還米脂堡  
九日。夏人以數千騎來攻。禧還救。夏傾國大至。大將  
曲珍請及水濟擊之。不聽。請收兵入城。又不聽。旣大  
敗。乃入城守。而夏人圍之者數重。且據其水砦。城乏  
水而困。饋援絕。而城陷。禧及諸將皆敗死。夏人耀  
兵米脂。是役也。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  
僅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  
萬人。輜重鉅百萬。自是帝始知邊臣無足倚信。自悔  
惟至。臨朝痛悼。爲廢寢食。而夏人亦困弊矣。元祐柔  
輯。崇寧啓釁。夏叛服不常。然無足爲中國繫者。夏傳  
國至元祐。乃亾。大都宋以文德御宇內。守慈恕戒生

事遠夷。北狄西戎皆大國。其四夷。高麗交趾大理。目  
本他諸占城真臘蒲甘邈黎三佛齊之屬。通貢者數  
十國。于闐高昌回紇龜茲吐蕃猶襲古名。時與中國  
通。然莫足數也。

高麗本高句驪建隆中王昭來入貢後益親時  
遣生徒入學有賜第者然受契丹封奉其正朔  
交趾本漢南越地唐交州總管府五代時交管亂  
丁公著攝驩州境內安堵有其地開寶六年孫璉  
壠卒弟璡嗣將黎桓擅權樹黨遷璡於別第總其  
衆太宗命將討之敗績而桓名下璡修貢表謝罪  
赦之八年以璡讓國求領鎮帝以其地阻遠授持  
節督交州諸軍桓質陋目眇負山海恣睢使者至  
自言與蠻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後出臨海汎張  
宴飲則跣足持竿入水標大魚中之左右皆叫  
舉或曰防焉歎文令數十人昇大蛇長數丈饋客

又輩送二虎備繩觀久之進交趾君王肅宗初遣

南平王桓死子爭立知廣州凌策請試不許令安撫使撓譬母自相魚肉而定而龍廷嗣封爲苛虐國人不附大較李公蘊逐之稱爵後奉貢用桓故事封之公蘊死子日政嗣死子日尊嗣寇欽邕州詔安撫使會兵討表待罪罷兵神宗卽位進日尊南平王而日尊破占城虜其王自帝其國號大越言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今爲占城所敗衆不滿萬可取也以汪知桂州經畧之汪入朝復以爲難度支判官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汪一意攻擾而交趾始貳起坐罷劉彙代治戈船絕互市乾德表自訴不得達遂分三道陷欽廉邕州起安置郢州除彙名相安石得交人露布而怒以郭達爲安南招討使宦者李憲副之詔占城占臘令會師達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舟師前途戰禽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壞因設伏擊之殺僞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入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達不敢渡得其

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桄榔縣而還。李八傳至南宋爲壻，陳日慶所有。

雍熙中目

本有僧曰僞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至舍隸書而不通

華言。問其土風。獨書牘以對。云國中有五經及佛經。國

王王姓。傳今王既六十有四世矣。文武僚吏皆世官。統

五畿七道三島三千七百七十三都。太宗歎息謂宰相

言。此勗夷耳。乃世祚昌遐如此。其臣亦繼襲不絕。古之

道也。存撫之甚厚。吐蕃諸部來貢獻。帝慰撫賜束帛。謂

宰相言。吐蕃自唐室來。世爲邊患。今自歸無勤驅逐。不

啻足矣。其綏懷慰薦之。祚符中于闐王遣使以方物來

獻。使者奉觴上萬壽。帝悅。召舉觴。且詢卿在道幾何。

時度去此幾何里對曰臣在道旦行暮休一年于此  
矣不知其里也問道路得無憂乎對曰上威德遠被  
自瓜沙以往達于闐道路清行旅如流上喜甚留宴  
勞久之乃遣濱行使者請得一命使往墳撫願不異  
遠夷上曰命使本不惜第路遠空爲爾國費無益也  
今降詔齎往於命使不異迨南渡而外國大食等猶  
時至孝宗謂侍臣曰今中國弊於女真極矣又虛捐  
數十萬緡易外夷珠玉何爲賜詔優答其意却之不  
貪其利焉元起朔狄入中國兼有戎夏四履之盛在  
古無匹垂百年而順帝失德爲淫荒我

高皇帝受命清四海東南底定乃命大將軍達副將軍遇春帥師往北征檄天下以內夏外夷之誼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爲天下治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屨倒置之嘆况自是以後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大曆以弟亂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濁亂甚矣乃今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並

人事致然實天厭夷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豈不信哉。夫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中當降生聖人恢復中華立綏陳紀以濟世安民一紀於茲未之有聞今河洛關陝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就胡虜禽獸之名假號濟私恃衆要主阻兵據險反爲生民之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矣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蓋爲我有民稍安食稍

足。兵稍精。控弦執矢。注視中原。久無所主。深用疚心。  
奉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之  
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  
走。陷溺彌甚。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  
無秋毫犯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漠。  
蓋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  
而治之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  
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人  
一體撫養無異。

上臨諭諸將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民者也。今

士卒苦兵久。朕念之怛然傷心。獨中原民瘼天監茲在朕不敢自怠。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格天。人主中國。及其子孫荒怠。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實有罪。民則何辜。今命諸將軍往征。諸將軍其廓清中原。拯民艱以應天。前代革命之際。肆屠戮如仇讐。違天虐志。大師克燕。元主北出塞遁去。明年也速寇通州。偏將軍文忠副將軍遇春敗之錦川。進師大寧。也速逆戰敗走。進破開平。元主奔應昌。三年殂于應昌。大師克應昌獲天子璽寶圭冊。并獲其孫買的里八刺。

及后妃諸王以來。而太子愛猷識里達刺。宵跳身遁。於是下詔言。朕卽位初。遣使臨諭四夷。高麗占城。交趾。皆奉職納貢。惟漠北以庚申君故。未徃報。今彼祿位已終。人心絕望。其迤北各枝王頭目。各依職來附。當換給印信。還領所部。毋爲寇災矣。朕旣爲天下主。視華夷無間。凡馬牛羊孳畜。從便地收養。遠者且舉師清沙漠。毋執迷貽悔。而追謚故元主爲順帝。以順天命。北避故也。封賈的里八刺爲崇禮侯。而愛猷自帝於虜中。五年春。命大將軍達出大同。趨河林。征西將軍勝出臨洮。攻甘肅。征虜將軍文忠出北平。攻上都。

分道出擊胡大將軍以運阻完師還勝取甘肅文忠  
擣應昌馳薄土刺河戰疾力窮騁海而還

上書諭元幼主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興廢有國者之所必有也。朕覽觀前代。獲勝國子孫。必俘廟社以獻厥功。初間有恩禮封爵。迄以無後。雖君家寧獨異乎。宋幼主是已。朕本布衣。生長君朝。盜起汝潁。蘄黃間。四海土崩。生民塗炭。朕興師救民。一時羣雄僭名號者。咸就俘虜。雖君父子。亦不能守其廟社。北遁沙漠。此天命非人力也。自古有識之君。孰不畏天畏天者存。故特致書以布朕意。君其察焉。已而遣崇禮侯北

歸然當是時殘虜伏障圍時時殘吏民爲寇災而

國家樹藩建屏周匝于三垂爲中國守十四年乃見

不花冠塞上魏國公達率諸將將大軍討逐之北至

河襲灰山大克獲而還

納哈出者元木華黎裔孫也

如天然居恒不樂遣之歸納哈出據金山出沒遼東

塞時爲冠輔畜饒於虜主宋國公馮勝率列侯諸將

將大軍三十萬往擊之勝前抵金山招諭之不聽進

兵逼其營納哈出遣使陽納欵覘我師勝遣永昌侯

王往受降納哈出見玉至喜與飲酒歡甚酌酒酬玉

玉解衣衣之曰君服此我乃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

持不飲爭之急納哈出怒取酒澆地顧左右咄咄語

欲脫去時鄭國公常茂爲輔行茂麾下趙指揮者解

胡語以告茂茂直前搏納哈出牽其臂不得去遂擁

以來時納哈出所部將士尚二十餘萬在松花江北

聞之大驚潰勝急遣降者觀童前往諭降其衆而還

清白傳甚衆遂往而上鄭國公茂驚虜衆貴狀茂

亦計勝軍中陰事爲勝負以是功  
不列納哈出至都下封海西侯。二十一年，永昌侯

玉克大將軍出大寧北擊虜進抵慶州時虜主愛猷

識里達刺虎漠北再歲矣子脫古思帖兒立玉破虜

捕魚海大克獲而還。

王聞虜主乃在捕魚海兼程進去海四十里而軍不見虜欲還

副將王弼曰將軍猥十萬師入虜地勞費甚而不見虜自還將何所藉手見主上乎王乃令諸軍穴地

而爨毋令虜見煙火乘夜疾抵海乃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里亟薄之會大風揚沙晝晦虜不意我師

猝至則大驚脫古思脫木兒急與其太子天保奴從

十餘騎跳身遁王追之不及獲其小子地保奴等及

犯主百十人降官酋男婦八千人馬駝牛羊十五萬而還其後脫古思帖木兒爲

其下所弑部落潰散。

上勅禮部言朕削平禍亂以一天下二十餘年而朔漠

乃清虜主北竄爲其下所殺。惟知院捏怯來丞相失  
列門等阻兵自固爾禮部可移書諭二臣。如有意南  
來聽入朝如決意北嚮亦聽從所欲吉之人有殺身  
亡家而立名者有保身全宗而圖功者人所志不同。  
不可強也而捏怯來等遂皆降建文中韃靼避不稱  
元復其國故號坤帖木兒鬼赤力再世避大號稱可  
汗獨稍稍仍用漢官名求樂初。

上書喻鬼赤力可汗令通好不報四年復喻之曰朕嗣  
天位撫天下體天心以治惟欲萬方咸得其所今海  
內外萬國臣順和樂嘗遣使致書可汗謂宜通好爲

一家而可汗不悟。拘使臣掠邊如故。夫天之所與。孰能違之。天之所廢。孰能與之。昔天命宋主天下。立十  
餘世。君德不厭。命元代之。元數世後。天厭其德。命我  
太祖高皇帝代之。此皆天命。何人力能致也。語曰。順天  
者存。逆天者亡。自愛。猷北徙而來。至今可汗更七主。  
矣。爾衆身不釋甲冑。手不釋弓刀。東遷西驚。老不得  
終其天年。少不得安其居。是遵何過。非逆天之故哉。  
可汗聰明特達。宜敬天命。恤民窮。還前所遣使。休邊  
通好。用寧息爾衆。同享太平之福。顧不韪與。若必囉  
強。欲以力較。朕亦何得獨已。可汗其審思行之。文綺

二表裏致朕意復不報其後鬼力赤以非元裔衆不附而弑虜迎本雅失里而北欲立之

上賜書諭之曰元自順帝來瞬息七易主矣未聞一后有善終者此可以驗天道矣今阿魯台等迎爾俱北朕計鬼力赤與也孫台結肺腑者久未必能棄親而就疎爾保身不易哉昔周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夏後東樓公於杞商後箕子於朝鮮微子於宋我

皇考於元後存恤保全如遺脫古思木北還後爲可汗南北人所共知也朕之心即古帝王與

皇考之心爾元氏宗嫡當奉世祀去就之際所宜三思

朕愛人之誠同於曠日故遣使諭朕志明年本雅失竟立復遣給事中郭驥往與通虜殺驥不報於是遣洪國公福統五將軍出塞擊之

上諭福曰日本雅失理逆天道羈信使故命爾徂征爾必戒之出開平而北即不見虜必時時如對敵日夜嚴斥望即遇虜設奇奮擊毋輕敵不得便即止毋爲虜所給福竟以易敵而効大師殲焉福出塞率千餘人游兵擊敗之遂乘勝渡河獲虜尚書一人飲之酒問可汗安在尚書言可汗聞兵來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里福喜曰可疾馳擊擒此虜矣時諸軍未集諸將皆以爲此計我不可信不聽令虜尚書爲卿導徑前薄虜營虜佯敗欲致我令深入福鏡意乘之安平侯李遠泣諫曰將軍輕信諱者言懸孤軍至此虜示弱狃

我也將退。欲乘我進。且覆我。徼疲極取我耳。將軍獨不念行時。

上勑諱戒乎。計獨宜結營陳自固。晝揚旗伐鼓。出奇兵挑之。夜多燃炬鳴砲。張軍聲使虜人莫測。一二日我大軍至。併力畢擊之。何不克也。即不然。得全師而還爲功多矣。武城侯聰亦力言。福不聽。馳馬揮士卒直前進薄虜。諸將不得已從之。

而五將軍之師皆敗沒。

上聞之震怒。念虜不大創不靖也。欲勞其庭種滅之。拔亂原。尚書原吉議以爲師出塞遠。則餉難。請用武劙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行。遇十日。請築一城貯之。留軍守。再十日。又築城貯之。庶濟師。

上曰。善。如其計。名所築城曰殺胡。曰平胡。八年春二月詔曰。朕受天命。承洪業。統御萬方。普天率土。靡不

從化獨北虜殘孽肆驕兇暴屢使撫循輒見拘殺恩  
既違背德豈可懷朕仰稽天道則其運已絕俯驗人  
事則彼衆已離今親帥六軍以彰天討且必勝之道  
有五以大擊小以順取逆以治攻亂以逸伐勞以悅  
眾怨未有不殄滅者也蕩除有罪則沙漠汎清撫綏  
顛連將疆場寧謐庶幾一勞永逸斂費永寧於是  
命戶尚書原吉兼總部院事輔 皇長孫居安學士  
廣侍講榮幼孜從三月發 京師大閱於鳴鑾鎮出  
塞至清水原地鹹鹵水泉不可食軍苦渴

土默禱而泉沛出賜名神應泉夏四月次灤海五月至

幹難河。幹難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戰。大敗絕迹遁。虜酋阿魯台請納歛。且請得併女直諸番以內附。侍臣多請許之。學士黃淮曰。虜狼子野心。散則易制。使得併爲一。則勢專難圖。殆不可聽也。上太息曰。淮議善。淮如立馬高岡。靡遠不見。他人平地。見止目前耳。乃不許平。大破之。靜虜鎮於玄石坡。勒銘焉。於禽胡山勒銘焉。於清泉流又勒銘焉。乃班師。

秋七月還京。上故嘗親擊胡。至是歷指所過山川。示榮幼孜其處。登野狐嶺。日。登此諸山皆伏在下矣。至興和。遠望高抵近。乃漸平。日。此陰山脊也。若塋山。塋池。卽鐵騎千群。能飛度耶。次鳴鑾

成。日。此大伯頑山。其西北則小伯頑山。東北卽開平山。次罌魯山。古汝河在答刺湖。是兩河所交。水滙沙出。

軍中懼牧毋得出長圍外爲慎防六月開平報虜攻  
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之上曰不然虜慮大軍徑  
搗巢故爲此牽制之脫分兵正墮其計此其衆不多  
知大軍北破膽矣其何敢攻城毋分兵已未次殺胡  
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輜重于闊樂海之側與家  
屬比遁上曰獸窮則搏虜或挾詭謀示弱以誤我  
無爲窮追盡收其畜產焚輜重而還遂班師是夜召  
諸將諭曰阿魯台敢爲悖逆者以兀良哈爲之羽翼  
也今阿魯台北遁而兀良哈敢寇掠輜重當簡步騎  
二萬分五道疾走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也虜聞有  
師報必西走朕親以兵從西道要擊之虜破必矣五  
軍會而兀良哈果驅馬牛羊車輶西走陷澤中卒積死  
上麾兵蹙之斬首數百給餘自蹂殘

上乘高望見虜衆復聚乃麾兵繞山後出其左又分兵  
出其右親麾兵渡河扼其後躡之而令甲士持神機  
弩入深林中爲覆曰寇至乃發已寇突而左左師馳  
之走林中林中伏卒起虜大驚潰走渡河死傷畧  
盡餘數百人躍馬走上曰此首虜所居疾擊之追  
奔三十里蕩其巢而還時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里而自立本

雅失里妻率其屬來朝。二十一年秋七月。

上出塞。次萬全。不見虜而還。

冬。鞬靼王子也。先士干率部落妻子來歸。封爲忠勇

王。賜姓。名金忠。虜降將屢言阿魯台。弑主虐人。違天逆命。當

誅也。願捐軀爲士卒先。

上曰。而休矣。兵數動。卽朕猶厭之。况下人乎。吾欲自戢也。忠曰。如邊人荼毒何。

上曰。卿意固善。然事湏有名。漢文帝言漢過不先。姑待之。二十二年。開平將奏虜入盜邊。乃親征。大學士榮幼孜從。次開平。虜遠遁。

上夜夢神人言上帝好生者再。乃遣使諭虜令自歸。乃

班師次榆木川而崩。當是時，內帑以數擊胡虜，士苦騷。師出時，廷臣交諫。戶尚書原吉繫掖庭。兵尚書賓自經死。而虜以積威大創，不復肆如異時。乃上竟以朕方殂焉，豈不哀哉。

章皇帝卽位，給本雅失里妻。及其外母米月五石會，虜諸酋數相搆戰塞下。欵塞言欲降。

上勅總兵武安侯亨言：聞阿魯台與瓦刺脫歡戰敗，假息近邊，使云欲降，宜嚴爲備。歸正人傳赴京師。虜多許受降，如受敵已。阿魯台敗兀良哈，駐牧遼東。自遼東入貢。

上勅總兵言。往虜使自宣大入。今顧從遼東。宜謹爲備。  
上至英武。閑武事。而耀德戢威。不自耀如此。聖之至也。  
虜曾也。先者。瓦刺王脫歡子也。脫歡并阿魯台之衆。  
欲自立而衆不附。立元世脫脫不花奉之。脫歡死也。  
先衆益強。而脫脫不花弱甚。不能制。更妻其姊以爲  
歡正統初。二虜使並貢。得賞賚過望而喜。我通事人  
又往往爲好語謾之。也先愈益喜。因請婚。通事人陽  
應曰諾。已謾之曰。吾爲若奏。上報許矣。也先乃大  
喜。以得婚中國。誇諸酋。四年春。遣使大貢馬爲聘。  
而朝廷曾未之知也。答詔語不及婚。則大愧怒。

草木豹虎色畢如之。是所謂長白山也。至長清塞曰  
至此則望北斗乃在南矣。經闊穠海曰此周千餘里  
幹難曠响者。七河水畢注其賜名殺玄冥池。窮幹難  
河曰是蒙古本所興地也。於是本雅失里來拒戰。大  
破之。班師至靜虜。破阿魯台。勒銘玄石坡。立馬峯。銘  
日。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禽胡山  
銘曰。渤海爲鑪。天山爲鍔。一掃胡塵。永清汝漠。清流  
泉銘曰。於鑪六師用殲醜。是役也。士乏饑。  
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上之饑

上命以御膳所儲給三軍。軍食已乃食。次開平。張宴  
大酺。將士酺已乃肉食。蓋恩念如此。會阿魯台  
與瓦刺相讐殺。窮蹙南保塞乞降。

上曰。虜黠謾難信。然天地之仁主覆育。豈顧擇哉。納貢  
使封爲和寧王。毋妻封夫人。數年。虜頗桀敖。虜使至。

上徇留苦之。而虜寇興和。

上親征。頽于。上帝告于。宗廟。社稷。厥明轍。承天門。禡居庸北山川。告旗纛。太歲風師雷師雨師。又四日。抵鷄鳴山。虜遁釋不追。曰。虜得欲急走。追之徒勞。止勿追。需後出。不意蕩其巢。未晚也。大捕鹵而還。

上在位之二十年。夏五月五日。

上親征。宴羣臣。丁卯大閱。御製平胡三曲。俾將士咸詠歎。庚午。召列侯騎射。辛未。發隰寧北征。擊阿魯台。破之。遂擊兀良哈。蕩其巢而還。

上此征統大營居中。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內步外騎。坤幾營。豐潤營。之對。又外有長圍。周二十里。而重合。

盡發其種落入犯邊閹王振用事。顧自憲。憮中國威  
重。以爲虜當可以聲勢壓也。主親征。閣大臣皆不  
得預議。百官伏闕上章留不聽。丙戌。命大監金瑛  
輔。郕王居守。而車駕發京師。出居庸過懷來。  
至宣府。天大雷雨以風。八月辛酉。師覆於土木。  
上北狩。百官廷劾振罪。振族誅。

景皇帝以皇太后命卽皇帝位。遙尊

上爲太上皇帝。時國遭大變。衆恆索無固志。侍講程  
依占象倡言。當徙都。大臣百官。業有遣家室南避  
者。於是尚書謙慟哭抗疏言。京師天下根本。宗

廟社稷陵寢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亦咸在。令一動。卽大勢盡去。宋南渡事可鑒也。且天下全盛無動搖。而京師城高堅。足待敵。獨乘輿偶跌行以復。奈何遽議遷乎。大監金英主其議。左右之宣言曰。今日之事。君臣當守苑社稷。有言南遷者。

上命立誅之。下榜諭。衆稍稍定而固守之議遂決。冬十月。虜破紫荆。擁

上皇南進。薄于都圻。宣言索大臣王直胡濶于謙等出迎。駕。觀中國俯仰。於是遣通政參議復。中書舍人槩。充九卿如虜師。朝

上皇上皇密諭曰。彼無善意宜亟攻。是日。遣突厥長

長

獻陵。景陵殿寢門游騎四出。南至于盧溝。朝議欲

鍵九門。清野以老敵。尚書謙曰。不有戰。何以守。於是

親擐甲。先將士出。反闔德勝門而軍。示士卒必死。前

薄虜敗之。大總兵石亨軍彰義門。戰疾力。又敗之。侯

孫鏗王通中外夾擊。又敗之。虜勢沮。而諸勤王兵以

次集於定謙榜各門。募蕃漢軍能擒斬也。先自效者。

賞萬金爵上公。也先心內懼。逡遁。而伯顏木帖兒奉

上皇出紫荆關。詔諸將分兵躡虜於清風店。大破之。

而遣諸邊將各還鎮。於是遣都御史沈固鎮大同。尚

書石璞鎮宣府。都御史羅通。都督范廣守山西。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僉都御史王竑守居庸。起周忱爲工尚書。復巡撫南直隸。督蘇松餉運。於是戰守盡大具。而虜使來輸平。方虜圍大同時。擁

上皇至。索金幣。約賂至。駕歸。大同帥郭登繕戰守備。益力。已登城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徇宣府。宣府人對亦如之。至都城。虜以

上皇爲重質。肆危言。噍讓。少保謙。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於是虜知留。上皇終不得大賂。庚午八月。乃以好使奉

上皇迴蹕還京師。蓋是時中國全盛，主德無闕。一戰而六師大覆。乘輿北狩。固亘古未有。賴

景帝立而天下有君。少保忠畧。措勝於廊廟。未踰年而上皇旋軫。天下晏如。民忘其敗。變勦大而成功速。亦亘古未有也。旣而也先來貢馬。且乞命使通往來。下

廷議。言官以爲虜懷窺伺。宜絕勿報使。執政以爲難。下兵部尚書謙曰。臣職本兵。獨知有兵。脫賊犯順。卽當行天誅。使事臣不敢知也。制曰。使勿遣。於是勅也先言。太師求答使。本欲遣。第念往遣報。小人言語短長。傷和好無益。故不遣。人來朝貢。多乃至三千餘。

邊人苦之。邊將請謝絕。朕念太師忠義。姑聽。後少遣。  
臨遣時。與總目關會。得爲許昌防。太師并各頭目。差  
正副使三十人甚勞苦。各陞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  
等官已。勅諸邊鎮紳兵爲虜防。會也先弑其主而  
自立。來貢。稱繇盛大可汗。繇盛者華言天聖也。下其  
書禮官。儀制郎章綸言。可汗在中國。固戎狄酋長之  
常稱。在戎狄。則帝者之位號。觀其上唐太宗號爲天  
可汗。元世傳。稱名猶近正。今也先弑主。僭號。名實大舛。若  
因而稱之。彼以爲中國天子。亦稱我可汗。得誇示羣

酋羣酋讐服。且遂爲中國患莫若。賜勅別封爲敵。

順王或瓦刺王便。而安遠侯溥。給事中林聰徐且等。

欲仍稱太師。禮官會議言。古王者不治夷狄。以爲不足治也。也先所稱。固不可盡從。若可汗。乃隋唐來北

狄酋長之通稱。非中國所禁。宜可聽。勅書宜稱爲瓦

刺可汗。示羈縻便。詔稱瓦刺可汗。而勅文武大

臣條備邊長策。以聞都督俊請。大集兵團練。爲搗巢

計。俊疏言異時也。先雖獷橫。而諸酋角立者尚在東

西諸番未附。今既弑脫脫不花。并其衆。東自女直

兀良哈野人。西至蒙古赤斤。哈密皆受約束。包藏禍

心。待時而動。又聞其妻孥輜重在哈刺莽來。去宣府

纔數百里。健人壯馬屯沙窩。去邊尤近。今大同宣府

懷來遼東山海永平寧夏延綏井涼莊浪等處宿兵

不下數十萬、臣愚以爲險阻之處、量留守禦、選其壯勇、各選老成諳戰官將之、西赴代州、東赴永平、結營圍操、更選京營騎兵、申令股肱大臣、統率至宣大、令宣大兵列營屯守爲正兵、其永平營兵、赴偏頭關一帶、按伏爲奇兵、部署既定、或拘絕虜使以激其怒、或檄數叛逆以正其罪、伺彼來侵、我正兵堅壁清野坐觀變、而密遣奇兵日夜倍道擣其巢、擒其妻孥、獲其輜重、彼前不敢進、後不得顧、比還相救、我乘其奔潰、奇兵夾擊之、此實下本兵少保謙言也、先遠天背德戰勝攻取之機也。

彼之罪惡已盈、我之讐耻宜雪、俊發憤猶國固其理也、但興兵舉事、繫社稷安危、卽如俊言、萬一我軍出境、賊遣偏師牽我、而別遣犬羊、繇間道乘虛以搗我、而我備已撤、則非萬全也、且國家之患、非止北虜、東南之寇盜未除、河南之流民嘯聚、豈可輕內重外。

不豫防而輕於一擲哉夷狄之性利於疾速不能持久去來如風雨聚散則蜂蟻得利則驕張失勢則鼠竄乃欲糾兵涉遠乘一旦之決以策事將卒不相知號令不相統誠未見其便時謙以虜奉

上皇駕南還而討之無名內卻俊難顯言獨本其爲國遠慮者如此而大信固在也已而也先以殘酷失軍走遂野死自是虜諸部瓦刺小王子種落益分反覆相蹂躪卽貢馬二種亦相繼往來恐中國有所左右也以故雖時入盜邊而內相猜亦不能深入若久留也成化中瓦刺太師阿失帖木兒使入貢繇喜峯

日入挾三衛夷與俱。先是北使入貢繇大同。三衛使從喜峯口而北使至。賞賚燕勞類優於他夷。以勝國遺孽故。至是忽自異部以聞。旨下言北使既混同三衛來直以三衛夷禮禮之。紓其心。乃使恚有違言通事諭之故。上書服罪。乃遇以故禮。禮部言阿失帖木兒兩月間使進貢者二。又不繇故道。殆其結各虜繇徑近狎。至以窺邊。宜遏其機牙。於是賜勅言。自爾祖脫歡而來。朝貢信使有常時。往來道路有常處。未嘗引他夷混賞賚。朝廷亦待之不疑。故全也。今

爾貢兩月再遣使臣。又同朶顏使從東來。卜刺朶顏

俱我屬衛朝貢自有節。今無故糾以來，非法也。自今當順天道，敬中國，體爾前人心。歲冬農隙時，聽遣使，使毋過三四十人。使從大同入。朝廷得壹意欵待。篤世好。虜大憚服。當是時，虜阿羅出者，結癿加思蘭、李羅忽者，結毛里孩，各爲黨，出入河套中。而中國被虜若亡命者，爲鄉導，頗歲頗深入內郡，爲寇災。已而癿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衆，而滿魯都入河套，稱可汗。以癿加思蘭爲太師，尋殺之。而引兵入榆林寧夏，掠環慶，遂至于固原。廷臣數議搜套，復東勝不果。而時國諸邊督撫無慮，皆得人。以故無虜憂。後乃

有火篩。火篩者。故小王子部夷也。弘治中。畜產富於小王子。與小王子爭長。而議者言虜入貢。從邊關諸隘。熟險夷。又瞰知我兵力。於伏患不細。請閉關却貢。而火篩遂邀結諸部。迭入宣大寧夏塞。殺吏民爲暴。四年春。虜入榆林。秋入花馬池。遂至于固原。諸將陳瑛朱瑾馬昇秦恭。逮論死宥戍邊。召尚書絃兼都御史。召都御史大夏入兵部爲尚書。會都御史閻仲字督大同虜入而大同師大衄。於是

天子發憤。銳意捕討。虜召閣學士議出師。曰。壞軍皆吾赤子。弗擄捕殺之不道。非致討不可矣。輔臣健對曰。

皇上垂念赤子甚盛德然兵危事勤調未可輕遷進曰  
邊事急京師居重馭輕尤急京軍未可動也

上意猶未怠東陽曰邊大同稍險遠可自支而潮河川  
去京師一日而近今北虜與朵顏頗交通卽潮河  
川古北口當必有內間讐京軍出恐不無後憂且  
賊在大同未委所向儻令聲東擊西而我軍奔走從  
之此不戰自弊之道也

上曰虜驚甚不擊之不武卽未出宜敕軍備豫以需皆  
頓首曰備之善已召兵尚書大夏諭如初大夏  
亦力言未可

上曰。太宗時。頻年出師。捕逐虜。窮其巢擊之。乃動無不充何也。大夏曰。

太宗時。兵精餉足。將士經百戰。足辨虜。故利也。今承平久。將懷士脆。糧乏馬頓。人玩法而不習兵。奈何得效之乎。今出師非獨不能殺賊。抑且暴害邊人。有損無益也。時中官苗達陰主用兵畫。欲徼爲利。故微及之上。撫然悟曰。朕幾爲人所誤。乃寢師。勑諸邊嚴防禦而定。當是時。諸邊禁困弊。然

天子仁聖。大臣恭和。民物殷阜。內治平明。而海宇宴然。並受其福。以故安。會

再摹本刪去

邊大圯。邊臣追白獨云進若千里扞虜退若千里  
我我竟日退虜患日進。而是時火篩與小王子相讐。  
殺而小王子益衰。其後太師亦不刺殺小王子。而小  
王子長子阿爾倫遯入于河西居青海蠶食諸番夷。  
諸番夷畏之。而河西始有虜迫塞下矣。阿爾倫死。子  
幼不得立。弟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而二子曰吉囊。  
曰俺答皆黠多智。俺答駐牧開原上都。追附宣大。而  
吉囊駐牧河套中。追寧夏延綏。南竟于太原。其後二  
酋結諸部解讐爲盟誓。招中國逋逃。習火炮。備砲械。

歲深入犯邊。於是小王子種復鼎強嘉靖初。

肅皇帝至神聖。慮無不在邊。楊文襄一清。胡端敏世寧。  
李康惠承助。相繼爲本兵。日嚴邊然。於時虜或東入  
遼東。或北掠漁陽宣大。或西蹂榆林。又西道松潘。瞰  
四川矣。其後

上旣玄脩西內。念獨在按名法刑賞。繩邊將吏而足。卽  
督撫大臣往往逮。詔獄劾治。輕乃謫戍。而閣大臣  
筦國者。頗倚寵納賂。賂滋草。諸邊歲請帑藏金數百  
萬。名餉犒。而絡繹輸權門。張勝諱敗。冒功掩罪。以資  
邊大祀。至嘉靖十九年。吉囊俺答二酋者。分道

入宣府掠蔚州駐屯者再月而守將以論功遷已分  
指折箭誓而去。遂越太同度鴈門抵寧武入嵐靜殺  
人畜萬計掠固原二十年虜復入太原屠石州二十  
一年吉囊病死子拔不孩牧套中而俺答糾數酋入  
掠太原自夏六月至干秋七月破衛十破州縣三十  
八殺虜二十餘萬人馬牛羊二百萬衣襍金錢補是  
焚公私廬舍八萬區時胡莊肅松提學山西發憤條  
邊事甚具且言臣於六月中在山西省中見吏民捕  
得虜所遣諜稱虜自去秋捨興嵐等縣得利後入春

來卽走其部落。傳箭調集諸種部人馬。刻期南侵。其聲息不爲不章徹矣。大同鎮巡與之密邇可諉。日不聞知。乎自度力能捍禦。固當日夕設方畧。簡人馬。繩罿械。務爲不可勝以待敵。卽力不能。亦當疏言其狀。請朝廷廣措芻糗。預調鄰兵。以併力捍禦之。誠不宜默默而已也。乃緘口養亂。束手坐觀。待其諸部旣集。擁兵壓境。然後以彼求貢之詞聞。是將誰欺乎。矧又還其間諜。絕不設備。頗聞陰納賂遺。欵令勿殘已地。竟不聞以一矢相加遺而使之長驅深入。衡行內地。如蹈無人之境也。夫受閫外重寄爲國家封疆。

之臣而若此豈不辱國體而敗王事哉察其所以蓋  
緣都御史道意廣欲奢日冀遷陟旣不以地方爲已  
責而總兵等官又欲僥一時之倖而嫁禍於後人以  
致虜賊敢於深入而不忌是山西之禍大同實成之  
昔春秋之時夷狄內侵仲尼深罪齊晉之不能討則  
大同鎮巡者固春秋之義所深誅也語有之曰蟻穴  
不窒將爲江河毫末不折將尋斧柯言微之必著而  
積漸之爲害大也始數年北虜之侵我也雖烽火時  
警疆場不寧然不過緣邊而止猶未敢公然無忌也  
其後漸知我之虛實謂莫能抗則深入關南與嵐靜

樂之境矣。然距偏頭寧武諸關猶未甚遠亦猶有忌也。茲者一月兩舉直踰平定而東石州而西視去歲所侵又越數百里而遙此其漸安可長哉夫虜猶狗豕然於此得便則於此數來亟朴之則終莫敢至臣不暇遠引論近事正統中也先入寇賴清風店一戰而賊胡人痛哭而不敢南以有懲也今虜暫退宜及是時申戒內外任事之臣勿以虜退而苟安凜凜然常若百萬之敵壓於境日夜蒐補簡閱激昂教訓諸中外所上一切便事果斷而力行之務收清風之捷以全中原數百萬生靈之命臣不勝大願跋上

上拊髀歎以爲忠。命擢用。而當路者嘻笑之。以爲越職。  
自炫鬻。非所直言也。欲頓蹙敗之。擢山西參政。備兵  
代州。聽撫臣委用。居數月。虜入。論罷官。自是虜益橫。  
歲深入。而輔臣覘。

上意厭聞兵。諸警諜不時上。二十九年秋八月。諜者言。  
虜駐古北口塞下。伏牛馬谿谷中數處。御史王忬按。  
順天急疏言。古北口距京師僅七舍。地平漫無衛。  
戌可瞭望。虜卽鳥舉。如景不可搏。請固京師。而集  
廷臣議戰守。畫召郡國兵入衛。急。京師疏發。卽身  
馳往通州遏虜。令毋西夜登陴。則虜已闖入薄城州。

而軍蟻附之矣。時京兵少壯者已悉遣。餘僅老弱。多總兵提督太監所役。占不能軍。檄邊兵入衛。不時至。上大驚。詔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督九門。門各文武大臣守之。集天下武試生至者料以從。詔都御史商大節別募良家子蒼頭義軍。令坊甲保伍列諸門。而都門不啓。時

天子坐西齋宮憂之。亡所出。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嫚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我貢。卽解圍。不者歲一虔而郭。

禮尚書階要諸大臣以 御朝請

上乃御便殿。出虜書示之。命階出集廷臣議。當許貢

與否廷臣相視莫敢發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聲言此  
何必問。問則奸邪臣必有以和議進者。且虜大入震  
宮闈。譬扼我吭而迫之。乃許貢耶。於城下盟。何異。  
爲今計。獨下罪已。詔追錄故都督周尚文功。賜  
祠錄後。赦給事中沈東出之獄。捐帑金百萬。而以百  
金易一虜。不效。貞吉受其咎。時東以理尚文功得逮  
故也。簡討毛起囁嚅言。吾始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  
後徐議。守未晚。貞吉怒。衆叱之。爭之堅。錦衣衛經歷  
沈鍊申趙語。太宰夏邦謨目攝之曰。若何小吏也。鍊  
曰。大吏噤弗言。故小吏言之。獨不曰主辱臣死耶。尚

書階持衆議上弗予貢是夕虜焚安定門關外民廬舍光燭天明日。

上震怒念大吏玩愒不畏法畏敵致虜跳梁如此恨恨也出御殿跪羣臣午門立捕兵尚書丁汝夔趣具獄論死僅晷刻讞上而法司猶見謂比周冀緩縱廷杖之多奪祿褫官汝夔耄而憲虜至渭下目直視罔措故誅以明威時勤王兵未有至者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軍疾馳至入衛日極知不敵然京師急義無所得避也。

上聞守謙至則大喜遣中使賜賚問勞日數至輶

御

膳飲食之。進兵左侍郎會咸寧侯鸞以大同師至陽  
激烈大言謬爲忠。驟得

上而虜掠郊關近鄂者連日夜。多殘破中貴人園宅。寺  
院別墅。在西山者壯麗甚。尤苦之。都御史守謙營城  
外。虜騎三數輩。旅進退。誘我師欲縱。守謙恐陳動持  
不擊。而中貴人請趣護西山。又守便宜急。京師持  
不行。於是環哭相告。言守謙兵距賊僅數武。憚避虜  
不擊。見國危急。見生民荼毒。罔念聞怨詛之。

上時時凭高望。見火光四起。固心怛。又聞宮中人相向  
哭。則大恚。逮守謙入。立誅之。詔大將軍鸞。盡督宣

大保定遼陽山西勤王兵出軼虜而彎實中情怯獨

大言厲校外爲容顧以軍乏興爲解望戶部戶尚書

李士勣得旨讓褫冠服領事已虜剽得金錢子女

無美意欲瀟乃循諸陵而北翔徉去終憚不擊而

潛與之通虜安營輒立營其旁睨之虜去復尾其後名截殺名追捕實不一當虜虜旣退乃收斬虜所遺

我稚弱及降若逃者以捷聞虜所至書墻壁間日仇讐免送先是司

榮貞吉廷議語激爲當路所側目欲令嘗難事困之

內批擢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齋萬金宣諭行

營軍貞吉行至軍大將軍鸞以其爲名高也者故抑

之聞且至輒引去不受餉貞吉莫能難恚獨自持餉  
金歸竟以失餉下獄杖謫邊縣尉明年彎爲虜請通  
馬市市馬實欲以中國爲胡奉計紓禍駕部員外郎  
楊繼盛跪條其不可畧言虜踐躡我八陵虔劉我  
赤子而先之以互市此爲損威重而長寇讐今之爲  
繆說者不過曰吾外假馬市羈縻虜而內得自寬脩  
武備夫虜至逆也至無饜也人心憤之矣不及時激  
厲其氣用之而和以自弛使邊人媿好衣美食忘其  
憤而懈於備曠豪傑效用之心往者邊私通虜吏猶  
得以法裁之今禁之矣是開百姓不靖之漸也又不

過日得馬以資吾軍。不知旣已和矣。馬焉用之。且虜安肯損其壯馬而予我。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悟於敵之重勢。則務申其欲以求寬。惟陛下獨斷。下相嵩等八大臣議。

皆憚讐。唯唯。讐密詣爭。下繼盛。詔獄訊謫官。乃馬市。則費金幣萬計。顧獨得駕馬。乍市已。卽繫牝牡。駒引之。馬騰躍長驅去。實不得一馬。而盜寇邊自若。都御史道謬爲酋感謝表以聞。又明年盡得讐通虜狀。

乃伏誅。

都御史史道言。虜欲以牛羊易米豆。幸聽許御史王紹元言。前馬市甫交。捨讓隨作脫。既輸米豆後。藩籬旣徹。盜糧益充。席卷長驅。何所不至。

脂韋澳。憑爲國辱。而道謹罷官。隆慶中。把漢那吉者。  
刻哈屯實鞠之娶婿。比吉女爲之婦。不相中。那吉聘  
胡免。擣金女。欲昏之。俺答聘我兒。都司部女彊娶之。  
取免擣金。與之甘心焉。那吉恚恨。南走闌入關。請降。  
邊吏莫解。以爲一胡籬。於中國亾繫也。總督都御史  
王崇古。念以爲此奇貨可居。於是豐館餚飭輿馬。逢  
其意。具以聞。且言宜尊顯之。以示虜令。俺答而急之。  
與。則因與爲市。必繫送降人。必係塞奉要束。陽申其  
詆。饋之愛。而陰制其命。卽俺答而不急之與。我因而

撫納如漢匈奴質子事。使招其故部居近塞。而遙足  
羈縻。俺答老且死。而黃台吉者立。勢不能盡有其衆。  
而吾以一屠者谷蠡之秩秩之。置塞外以觀其俯仰。  
舊存部落。勢必響應。黃酋聞其復反。勢必忿爭。其與  
黃台媾我。則兩利而俱存之。其互相讐殺。我得因勢  
而制之外。不失興滅繼絕之名。而內收其力。此萬世  
計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抑鬱愁苦。彼不過一中  
國禁錮之囚。而俺答怨忿侵擾邊不止矣。是時俺答  
老。傷孫突厥走。計中國患虜歲入邊。必且甘心之也。  
則日夜泣。目盡腫。率衆南扣邊。邊臣言。把漢那吉已。

部途北京予官職收養今欲取獨當乞恩懇求何得  
深入挾取是速禍也俺答聞乃大喜過望引兵却出  
塞而遣使持番文詣崇古請稱臣奉職貢祈那吉還  
崇古要以盡繫諸逃人爲主畫爲羽翼爪牙者以來  
庶得遣於是繫逃人逾桀者趙全等八人以來易那  
吉且折箭誓率親族內附內保邊崇古爲奏上請封  
下廷議時中國固苦邊然莫任後難廷臣見守故  
常議洶洶不決閣學士王其議於是詔歸那吉而  
淮國初封忠順和寧等王例封俺答爲順義王其子  
弟各都督同知兄弟子各指揮千百戶有差而趙全

等礮西市。於是諸夷解辮髮。受封號。請世世比於屬國。邊以靖安。而中國逋逃。知虜不足賴。事急。卽以之爲市。有深創矣。當是時。

上告郊廟。獻俘昭武功。加賚帷帳。而崇古進孤卿。於是輔臣合疏言。頃北虜欵塞。三郵晏然。邊氓釋戈而荷鋤。關城熄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覩之會。而今乃有之。實我。

皇上聖德誕被。神武布昭。之所致也。方初議。尙。發言盈廷。而臣等所爲。仰奉宸斷。贊成大計者。其說有三焉。夫夷狄之性。譬則禽獸。適其欲。則搖尾而乞憐。違

其願則狂獮而反噬。爲中國計者。惟當因所利而順之。固非可以禮義馴服。法度繩約者也。嘉靖中。北虜求貢。不過貪求賞賚。與互市之利而止耳。邊吏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於主計。却其請而斬使者。絕之。於是黠虜怨憤。擁衆大舉。或在宣大。或在山西。或在昌薊。甚或直抵京畿二十餘年。迄無寧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屯田荒蕪。鹽法阻壞。帑藏傾竭。士馬罷賴。則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佑國家。使其孫委命自至。賴朝廷處置得宜。彼遂感恩。慕義稱藩。請貢是天以安攘之機贊我也。於是因而

愛之。不惟名順義矣。而可以息境土之躁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此其一也。國家時當全盛。自可以警懾百蠻。況其輸誠稽額。稱臣請貢。較之往歲。呼關要索。有萬不同拒而不受。不惟阻其嚮順之意。又且見短示弱。將謂我畏之而不敢臣。非所以廣  
明主之德威於海  
內也。故直受而封賜之。可以示輿圖之無外。可以見桀濮之咸賓。可以全  
天朝之尊。可以伸中華之氣。  
即使九夷八蠻聞之。亦可以堅其畏威歸化之心。此  
又其一也。然斯二者。猶非要領之圖。謨國者本畫之。

所在也。虜自庚子猖獗以來。

先皇帝常切宵旰之憂。下詔脩舉邊務者屢矣。然勞力費財。迄無成效者。非直當事之臣虛文應故而然也。虜時內侵。應接不暇。卽有脩爲。隨復殘破。方尺寸之未成。忽尋丈之已壞。故不能積累以日就于成。而徒費無益也。今虜旣效順。邊境無事。正國家閑暇之時。積我錢穀。脩我險隘。練我甲兵。開我屯田。理我鹽漿。出中國什一之富。以收胡馬之利。招中國携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卽有沉幾密畫。皆得次第行之。雖黠虜叛服靡常。必無終不渝。

盟之理。然有一年之日力。則有一年之成功。有兩年之時月。則有兩年之實效。得三五年寧靜。必將安頓可定。布置可周。兵食可充。根本可固。而常勝之機在我矣。如是而彼能尋盟。則我仍示以羈縻之義。彼如背約。卽我得遂興問罪之師。伸縮進退。自有餘地。此則要領之圖。謨國者本畫之所在也。繇前二說。旣皆驗於行事。繇後一說。方取必於將來。若苟見一時寧息。遂爾偷怠。沿習故套。搏弄虛文。止圖苟免。一身罔顧。貽患來者。則良時一過。不可復得。邊備寢弛。愈難振揚。卒然有變。將何以應。

則臣等一念謀國之忠。覆成他日誤國之罪。此在  
今日不敢不盡言者也。伏望一勅下兵部嚴飭督  
撫將領諸臣改絃易轍。具奏議處。仍賜一勅戒諭。  
責其成效。每年特差才陞大臣。或風力科道官分  
投閱視。若錢糧。若險隘。若兵馬器械。若屯田鹽漬。  
諸事每歲拓廣整頓。條實具報。著有成績者與擒  
斬同功。仍襲故常者與失機同罪。則邊方之寶政  
日興。中國之元氣日壯。而廟堂得坐勝之策。天  
下幸甚。萬曆庚寅秋。虜火酋媾。虜入犯洮河邊。時  
虜欵貢通關市銷兵二十年矣。歲久偷玩。邊防未

完寶而大創

上立召輔臣入商邊事。遣尚書洛鄭出經畧北西邊。

而廷議洶洶。咎秉國者之不主戰也。語侵元輔。且

追議欵貢之爲非。大學士錫爵時在告。具疏言。臣

惟方今文武內外之吏。名實異同之間。與古事相

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故

山濤謝安之安晉。以經營之與鎮定。各當其時也。

今則不然。自虜欵貢二十年來。吏恬卒玩。弓敝戈

朽。晏然無復守戰之備。一旦封豕生心。鳴鏑內向。

則當事者。始以亡羊補牢。而舉朝震怖。止辯浮

文追尤首事此一反也古議虜之臣縉紳守和親  
介胄言征伐雖各膠柱一偏然文武隨其職任勇  
怯顧其膽力廟謨自可折衷用之今則不然武  
官在塞下求安專藉欵關之利文官在隙下窺鬪  
爭談出塞之功賈勇不在邊境而在朝廷禦寇  
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二反也古當機制變之臣  
或胡越使之相救或父子不嫌異趨今則不然諸  
邊以彼此支吾爲熟套以日月玩愒爲良謀傳相  
慕效翕然同風獨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  
便分爾我如扯曾一人在官大則保其無事在甘

肅則以爲當誅。兩鎮一事在西。人委東則曰爾何

不招。在東人委西則曰爾何不戰。皆逃責于已。嫁

禍于人。此三反也。今經畧大臣。業有專遣臺諫。諸

臣之疏。且次第酌行。臣不敢再條便宜。猥瀆視聽。

獨前所謂三反者。乃安危得失之大機。廟堂擇之

不可以不精。持之不可以不定。而就中最切要之

計決。當以經營鎮定。兼而行之所。謂經營者。不在臨

敵。倥偬調兵易將也。在知已知彼。知擒知縱。毋示

人以拙而已。所謂鎮靜者。不在矯情倉卒。睹墅清

談也。在緩急有次第。措置有精采。毋示人以情而

已臣竊觀目前跳梁之虜椎火曾一枝逆天自棄  
斷斷不可收拾若其他陰逆陽順觀望反側之間  
形狀未露則廣布威信以招之羽翼未成則多行  
間諜以散之逆命之誅先首惡而後脇從馳詞之  
使先約戰而後議撫重懸賞罰使將官之勇氣先  
振而後使文吏策其便宜嚴責推諉使諸邊之血  
脈先通而後使本兵課其功實則經營在此鎮定  
亦在此如必以一鎮首事使四鎮同時樹敵一歲  
有警乃盡掩二十歲休境息民之功盡易將吏盡  
絕諸夷盡掃先朝大臣馬文昇王瓊等持重必

然之畫。則非臣所敢持空喙。而係借前箸而籌者也。方今諸邊戰士有幾。習虜敢戰之將有幾。爲今之計。一面推擇新將。一面策勵舊將。一面調集客兵。一面招募鄉兵。一時部署。然且落落難合。況轉餉詘于歲儉。發帑困于國虛。萬一諸酋瓦解。四面大征。則我之拙形盡露。何以支此。故臣以爲不如。寓戰于謀。藏拙于巧。威之以先聲。示之以不怯。毋遽爲張皇自擾之狀。其經畧大臣既奉特旨。全付以諸邊重任。則廟堂但當攬其大綱。授以成筭。如虜入則我之指麾當愈暇。虜去則我之

隄防當愈嚴。虜驕而較賞則我之拒捍當愈堅。虜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至于瑣細節目。隱微情狀之際。則機關在彼中。效事在緩急。自當一切寬假。以視其運籌調度之何如。若預掣其手足。而遙制其事機。適足以爲邊臣藉口逃責之資而已。今之議者。動引宋人以和自歎之說爲難。不知彼出關奉虜。此開市欵虜。彼稱南北兄弟爲敵國。此稱臣納貢爲屬國。古今彊弱之勢。原判其不同。況彼以積弱而致敗。此以微敗而養威。有如自今日改弦之後。士馬誠練。糗糒誠充。脩守誠設。斥堠

誠謹則

國家之全力故在。則持尺。以受降幡。豈亦可與。北  
庭歲幣南渡。偏安同日而語哉。此臣所以謬爲三  
反之偷。約以經營鎮定之二言。蓋欲減省言論。使  
當事者可以措手。而不欲盡廢責成。使避事者可  
以藉手。欲暫寬文濶。使文武同心。人人可效死力。  
而不欲遂墮軍實。使文武相使。人人可逃死也。惟  
皇上留意裁擇。

兀良哈。古奚契丹種也。居京後蔚州塞北。爲唐漁  
陽。爲元大寧路。今爲朮顏福寧。大寧三衛。東起廣

寧前屯歷喜峯近宣府爲朵顏自黃泥溝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懿錦義度遼至白雲山爲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而朵顏昆強又分地特險永樂中以扈靖難功得地以爲分歲額率二貢貢衛率百人宣德中貢不時至邊將請討之。

上曰不可古夷狄來不禦去不追今諸夷雖不時貢然亦未犯邊遽加兵非懷柔之道勑邊將言馭夷宜寬用兵宜審其筋部伍謹防毋輕議兵三年秋八月上大閱行巡邊英國公輔陽武侯祿以師從兀良哈犯邊師出喜峯口虜殲于寬河九月班師時邊報聞上在邊蹶然

日天遣此寇自投死也召諸將謂之曰虜謂邊無備  
故來適朕親在此必擒之勿縱也兵貴神速此出喜  
峯口路險隘大軍行無及朕當以鐵騎三千出不意  
搗之必成擒矣或慮其少上曰兵在精重和不在  
多三千精銳足辦賊遂夜出喜峯口將鐵騎疾馳之  
昧爽至寬河頭虜營二十里而軍虜望見易之悉萬  
衆來戰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殲其首鋒三  
人虜却而神机疊發虜潰走上親以數百騎疾馳  
之虜初謂乘障卒易與已望見黃龍旗大駭怖知  
上親在也畢下馬羅拜生縛之斬其酋勅諸將搜巢  
忠勇王忠與其甥台把請行上許之或曰二人虜  
族類往不反矣上曰去留惟所欲朕爲天下主諭  
獨少此二人耶朕遇二人厚果懷恩當自以報朕果  
欲去卽朝夕置左右寧能久繫之耶或謂姑遣一人  
順其意上曰朕推誠待物遣則俱遣留一人適使  
之蓄疑尚益遂遣之已忠把台戰疾力大克獲而還  
上神武本天授又爲皇太孫時從

成祖非伐閉於兵而國初壯士健馬經百戰威震於

藩翰。豈憂虜哉。其後衛部落益蕃。頗爲北虜間少懲。

艾陽順陰逆迄于今。

正統己巳之變

福餘大寧爲也。

先驅而衆顏獨扼險、不爲使也。

米鹽零碎亦未敢顯然爲寇盜也。

弘治中守臣楊友

張瓊以燒荒出塞掩殺虜爲功。

邊釁遂起。正德間朵

顏都督花當求添貢往往稱結親比虜以恫疑中國

寇馬蘭谷參將陳乾禦之。

花當子射乾乾炮兵尚書

瓊使責問故花當謝不知必繫其子以來不服且行

誅花當憚如令嘉靖中都御史王大用欲通朵顏與

厚賂城其靈霧山不果革蘭台數爲變求添貢每貢

三百人不許請二百人不許許補前貢失期者二百

人二十五年大將軍鸞願以道虜來本三衛夷請發

兵擊上召輔臣入與計閣學士嵩言三衛爲國外

敵榮百十餘年卽有襲者獨奸人一二可繫而誅也

不宜亟動兵提督侍郎何棟持不可

事得寢

而許金幣市馬示羈縻已薊州督府得若丹兒陳通

事云實禁虜者以來，上大喜而輔臣督府皆培秩。  
陰有羨大抵三衛夷喜偷剽爲反覆，虜衆至則逢之。  
爲鄉導而貪中國賜予，燕撫厚亦時時以虜信告我。  
得預防、故追之，則敵使爲虜、信之則墮其計、善御之。  
則因用爲間雖籬藩失而耳目猶在不能絕、亦不可  
絕也。東北爲女直女直古肅慎氏，在混同江東、東  
瀕海西接兀良哈南備朝鮮國祐降附永樂中設  
奴兒干都司以西酋爲都指揮使自湯站抵開原曰  
建州毛隣本渤海氏喜耕種善緝紡飲食衣服有華  
風自開原非近松花關者白山夾即熟女直完顏餘  
種也倚山作寨務耕耘又非抵黑龍江曰江夷生女  
直也數與熟女直讐殺百十戰不休而建州夷狡悍  
處要害居中爲雄長其左右二衛尤無賴諸夷地勢  
聳終而五嶺喜昌石門險塞爲咽喉後諸酋多死諸  
子孫不得官以舍人入貢安賚大減忿思叛成化中  
寇遼東邊命左都御史秉提督武靖伯輔總兵討破  
之明年築撫順清河鰲陽諸堡而夷入塞大殺掠巡  
撫陳誠不能有禁禦顧掩殺進貢夷以爲功命侍郎  
馬文升出撫邊是時大閹旨方倅用事巡遼薦誠戎

報都廷反事之而文升與抗禮直諱功主載言嘆惜

建州夷農罷啓邊募故夷數爲敗遣直及刑尚書聽定西侯琬往卽訊報具如直言於是下文升詔獄謂戍蜀然文升所禁實鐵罷非農罷也直以勦建州功加歲祿誠進官明年虜大入塞忿慘殺其吏民及直敗誠逮下詔獄文升始昭雪復官先是誠請討諸夷疏上、下廷議余尚書子俊言建州邊衛

祖宗時惟羈縻不深治今罪狀未著遂征之非

祖宗意必不得已獨當遣重臣往總制相機宜爲戰守不當亟疲師直方欲邀功固寵抑不曉而禍生先是都御史秉言建州毛憐等諸部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擬名數驗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始聽貢否則拒之黑貂產於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故諸夷構三衛擾邊臣聞中國之待夷狄來則嘉其慕義去且勿追若必責其物貢之厚薄虜性易離容且啓募非厚往薄來之意也請更定其制下禮部覆請勅遼東守臣自後夷貢驗數放毋據選啓覆奏可

此遼東傳海國曰朝鮮古

穢貊高句驪之地洪武祿王王顯首上表賀卽位。

賜金印誥命金綺冊封爲高麗國王十年。

上諭中書省臣曰。曩高麗貢獻數。朕遣使諭意令毋勤。今歲使迭至。險遠聞往所使。遇海風幾濤。幸脫歸。古諸侯事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九州外。夷戎世一見而已。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禮樂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不者汎年貢物裁止。土所產布十匹足矣。丞相其以朕意諭王。諸新附邦。亦明告朕意。後王顥卒。謚恭愍。嗣王禡昏暴好殺。國相李仁人。劫囚禡而立子昌。已廢昌立瑤。國大亂。而仁人子成桂得遂有高麗使入貢。

上曰高麗限山海僻遠爲東夷事隱曲不可詰非中國

所治從其自爲聲教可也其勿治

成桂請更國號詔更號朝鮮父之

上怪其表中語不遜詰使者使言表鄭集撰也

永樂

元年賜金印詰冕服九章宣德中

朝鮮國王徇遣使

獻海青鷹賜磁器報之且言朕不貴異物也後勿獻

自後聖節元旦皆遣使貢賀

朝廷有大政使頒詔其國王請嗣封使奉詰

往封成化中朝鮮苦女直邀劫請改貢道下兵部議

議職

方郎劉大夏曰不可朝鮮貢自鴨鶻關繇遼陽經廣

寧踰前屯山海關迂回三大鎮而後入此

祖宗微意。令毋易窺中國淺深也。自鴨綠江抵前屯徑。  
恐貽他日憂。詔貢毋改道。

其國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

府州縣而京畿道居其土中。其忠清慶尚全羅三道地廣物殷。州縣雄鉅。尚詩書。人才倍諸道。平安咸鏡二道。境接靺鞨。尚弓馬。兵勁精。東西南瀕海。北隣女直。西北抵鴨綠。兵俗柔謹。好文。崇釋。尚鬼。官吏閑威儀。戴折風巾。服大袖衫。居皆茆茨。衣多麻苧。以田制俸。以杭醞酒法。無苛條刑。不參毒山。川丸都神嵩。北海鴨綠江爲大產。金銀鐵人。

參茯苓。其大都與中國同。

哈密古伊吾廬地也。

循京師右轉爲河西外徼。酒泉敦煌以北國數十從取道焉。永樂初。封元肅王裔妥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俾捍守西域。察諸番向背。而諸番入貢表文。令譯上。

分其衆居苦谿城。又西爲吐魯番。北爲瓦刺。成化中。

哈密國王死無主後王母理國事土魯番速壇阿力  
攻哈密虜王母及金印以去自是屢命大臣行經畧

竟莫得其要領迄正德不靖嘉靖初當國者深相傾

各主哈密議各右其黨翕讐反覆而西事大劇

永樂中忠

順王卒無子兄子脫脫俘蠻夷邸中廷議請釋脫脫  
令嗣王賜印誥玉帶示朝廷威德國再傳無嗣王

母理國事土魯番速壇阿力欲以哈密掠諸夷而王  
母不從虜王母及金印以去速壇輩言王也詔高

陽信李文節歸討之駐苦谿不敢進謬言不見番而還  
已阿力丸子阿黑麻未生耳肅守臣請因間封故王

母甥罕慎嗣忠順王以興復哈密弘治初阿黑麻益  
壯乃詫曰罕慎非脫脫族安得王哈密固我有也

我當王乃詐殺罕慎使求貢求封兵尚書馬文升言  
外夷北虜最強數乞貢乞通使我然且不聽土魯番

小夷與哈密各有分地何得輒通使又何得并王哈  
密也不許勑諭令歸王母及金印阿黑麻懼時王

毋已死獨歸城池與金印文升中自念哈密故有回  
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共一城以居非貴種不相下  
又北山有數小種時擾哈密非得元遺孽嗣封墳之  
殆不可靖會曲先安定王者遣使入貢謬稱忠順王  
裔文升乃大喜封其族子陝巴令嗣忠順王然曲先  
本韃靼於罕慎又異宜夷之滋不服也六年阿黑麻  
復入哈密虜陝巴及金印而去侍郎張海都督侯謙  
往經畧又不敷獨修嘉峪關請絕西域貢以靖事逮  
下獄謫官文升請安置土魯番貢使於閩廣閉嘉峪  
絕貢奏可而阿黑麻遂入哈密稱可汗乃身還土  
魯番而令其酋牙蘭據有之文升大恨曰虜大猾非  
用陳湯故事終不畏會肅州撫夷指揮楊翥以奏事  
至文升召與語悅之撫其背曰汝諳夷情知西域道  
路今計將安出翥曰此賊黠非襲之不可從罕東抵  
哈密有間道徑可進兵兵不十日至誠得大將忠果  
有膽力者持之虜可縛也文升曰善於是命河西巡  
兵從間道襲牙蘭清駐關外候罕東兵不至則遵大  
路行不能疾又乏水草牙蘭謂知顧遁去唯獨得罕  
城文升意失望盡節制取空城無益不當賞獨軍士

達仙勞苦當賞上念邊臣出師塞外與苦甚各陞  
賞有差而阿黑麻以不得通互市而窘乃遣使將陝  
巴及金印以來求前羈貢使且通貢如舊於是賜陝  
巴麟玉象笏復納之哈密而陝巴畏不肯行撫臣遣  
邊將護之行巴至國乃貪鶻部落怨叛迎土魯番陝  
巴棄城走其肅鎮巡官遣將必納之而陝巴尋死  
子拜牙嗣顧滔暴叛中國領東走土魯番於是滿速  
兒復以兵據哈密時其肅機西北邊事棘滿速兒因  
爲嫚書索金帛撫河西都御史鄧璋不能難請專用  
大臣經畧哈密而都御史彭澤方平蜀有功遂勅  
澤督其肅軍時給事中王江御史張麟言治病者藥  
無二君奕棋者局無二帥其肅諸路既鄧璋總制而  
遣澤是代之任難也不可不聽澤至鎮以爲勞兵事  
遠夷非計而夷可利也遣通事賚金幣詣土魯番  
贖哈密城印得之而以西事平聞召還掌院事其後  
土魯番復據哈密入嘉峪圍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  
索奸回通賊爲惎間者收繫捶殺之調屬夷却其營  
身搏戰疾力且聲言紓瓦刺乘虛搗其巢土魯番乃  
遁而是時天子多嬖倖土魯番度中國可間也則  
使奸回通賊者予賄權倖以私術得入爲上養子

知兵尚書瓊與都御史澤御上書訟九疇激變邊

詔兵部三法司行河西卽訊於是兵尚書瓊劾澤擅

命納金幣夷番復失信啓釁并逮昆九疇論死戶尚書

玠禮尚書澄持不可乃削籍

昆降浙參政嘉靖改

元瓊謫戍澤起爲本兵比兵侍郎九疇撫甘肅三年

滿速兒寇甘州九疇先登戰疾力解甘州圍策虜且

赴肅州夜率衆間道行疾抵肅州而虜果急攻肅州

内外夾擊虜遁去時

朝廷聞河西急遣尚書金獻

民西征獻民至蘭州而諸番已敗遂乃用九疇議以

爲虜逼利茶麝香絕勿通欲茶不得發腫病死欲

麝香不得中蛇蟲毒死無禾黍無收於是遷吏使閉

關絕貢而是時議禮臣先後言哈密不靖繇彭澤而

澤得召用者以閣臣楊廷和爲曲庇故也乞急用尚

書瓊以寧西鄙七年春起瓊兵部尚書巡河西而九

疇復就逮張桂必欲寘之死以併罪廷和刑尚書胡

世寧力爭言九疇忠勇再保全河西安得以功爲罪

得不殺謫戍邊澤獻民閑住於是議者汹汹以陝西

機憲耳肅孤危救死不暇無爲事哈密議棄之矣議

禮諸臣各訟言哈密於赤斤罕東聲聯絡一以斷自

以古時王大波西戎侵蘆丹以察夷情逆順內以爲

其難持蔽。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其肅寧夏鄭守亦將遂棄乎。西北邊鄰虜退尺寸則失尋杖不可棄。於是尚書璣奏乞分部諸所衛夷、胡尚書世寧言。昔置耳肅左右欲因圖哈密下廷議。胡尚書世寧言。昔

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境四百里而

文皇帝以畀兀良哈。

文皇郡縣交趾而

宣宗棄之安南。况哈密孤懸西徼外五千餘里去關中又五千餘里存亡絕續舉不足爲朝廷重輕非大寧交趾之比乎。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經黑風川中無水草哈密至苦峪十數程亦然入貢往返負水而行。况初封忠順王者本虜遺孽封未幾即絕而強

立非顯者嗣之。三立而三爲主。魯番所虜。覩後立者。乃叛我卽戎。貽中國笑。則何益矣。臣竊以爲國勅本所封忠順王與所封元遺孽和寧順寧安定王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於其肅尤近。今不知其存亡。何獨以一忠順故。耗我金帛。疲我士馬。窘我財力。以從之乎。昔光武閉玉門關以謝西域。誠不欲勞中國民。爭不毛之地。爲國家慮至遠也。議禮諸臣持不聽。會曲先衛人牙木蘭擁帳內附。土魯番遣使請。得以貽密易牙木蘭以釋憾。本兵欲報許。世寧疏諍。言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羌。牙木蘭則反正歸順。非叛。

言。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羌。牙木蘭則反正歸順。非叛。

將挾之爲名高。以取賞倖功。罕慎陝巴方入。而土魯  
番之師已至。興復之賞方行。而奪城池金印之報復  
聞。納幣之使始旋。而乘釁之師榮抵郊外矣。一時士  
習。又重聲譽。而畧綜核騰口說。而賤事實。不知中國  
之於夷狄。固不可過撫以納侮。亦不可深拒以窮兵。  
惟順則撫。故賞斯恩。惟逆則拒。故威斯畏。馬端肅曰。  
西域胡倚玉石射利。不善騎射。古未有爲中國大患  
者。徐當靜之。斯其言固善矣。亦力把力蓋焉耆龜茲地俗獵戾地在沙州西  
又西爲撒馬兒罕漢屬賓也衍饒甲諸國人物美秀多技能東距嘉峪關九千餘里矣又西南三百里爲哈烈皆大國火州本漢車師唐交河郡縣地在哈密西偏弘治初撤馬兒罕貢獅

子浮南海而入禮科給事中韓鼎曰陛下祔政放

珍禽異獸天下莫不聞今未踰年而蠻夷入貢獅受

之恐無以杜來漸况猙獰之獸非可狎而所過騷驛

爲勞費不貲詔却之爲著令嘉靖中西域貢稱王

者多禮尚書夏言請國獨稱一人王示裁抑閣學士

孚敬持不可日西域稱王者恐彼國自封授或部落

相推稱王先年亦有三四十人者答勑益稱王今

裁奪恐夷情解望下禮兵二部議言爭言西域諸國

稱王者唯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餘諸國名甚

多朝貢絕少惟土魯番十三貢天方正德間四入貢

羌比也。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於事實。土魯番善賈，  
多術計。自成化至今，往往以珍奇時貴爲欺負。今  
欲其心木牙蘭，以携我屬夷，而姑以哈密爲餌，釣大  
利。此其謀甚忍而深。乞勑王瓊爲國忠謀，先復  
瓜沙羽翼之地，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爲不侵，不  
叛之臣，而後請勑降印庶且無辱命。後悔土魯番  
方桐噶中國，懸衡諸夷，卽遠越流沙，勢烏合難久，正  
宜大震威畧。以孤離其黨，購賞義附，使內相破滅。此  
伐交之上計。則如牙木蘭者，當厚之以風蠻夷者也。  
奈何乎與之使其心乎？疏上事得寢。其後哈密竟爲

土魯番所據而前所分部諸衛夷皆爲土魯番所逐。

失故土駐牧於河西於是北虜盤西海瓦刺巢北山

與河西諸夷落而三守臣防羌胡日不給固不暇復

及興復西鄙事矣

時洮岷番數寇盜鞏昌隴右騷動尚書瓊伺賊入遣官軍搗其巢勦

殺而番伺塞卒北防秋輒復入慘殺以報怨尚書李承勛言西番土地被西海爲虜酋亦不刺所占日益

內徙慮且有吐蕃吐谷渾之憂昔漢趙充國不戰而服羌段熲殺羌百萬費以億計内地虛耗是知用勇

將者取快目前而任老成者固萬全策也乞廣宣帝之明專充國之任以制馭西番上從之而王瓊言

欲撫罕必勦先零遣將自固原入至洮岷據要害且撫且勦撫定者六十五簇勦十六簇馘三百七十人

而亦不刺駐牧青海中自如鄭端簡言秦中老人曰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無已邊夷挾之爲奇貨以邀求玩侮邊

稱王者率一人或二三人餘各稱頭目親屬嘉靖二年八年稱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二二人此兩年間撤馬兒罕至五十三人併數之則自五六十人王矣前此所未有弘治中回勅書亦國稱二王若循近事答勅率稱王又人與一勅非所以尊中國而嚴外夷也倘令戎各執賜勅號令其部落貢期無數勢難阻絕而驛傳勞煩宴賜頻數竭財力以役遠夷非計也

上從言議西域自哈烈而外名國者四十貢或三歲五歲至無常期始皆經哈密哈密破乃徑扣嘉峪關云

又西稍南爲西番本羌屬即唐吐蕃也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洮岷間又其西萬里餘爲招納撲兒招納撲兒者古天竺國即佛所生也爲中印度國境旁爲東南西北四印度大雪山在焉而東印度毗太默德那國祖國也國中有佛經三十藏尊奉之其教以事天爲本寒暑應候大顰江淮間俗重殺亦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之術而天方古筠冲地舊名天堂風景融和四時皆如春大都西番夷多事佛教番僧爲法王以治而嗣世以弟子亦類用漢官號國公司徒司空國朝仍胡俗以封封群僧六王贊善王蘭化王闡教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封國師者曰灌頂法師皆世襲封迄于今用漢法爲都指揮使同使司三爲招討使司六爲萬戶府曰爲千戶所十七二自烏思藏自朶其爲指揮使司一曰隴答爲宣慰使司三爲招討使司六爲萬戶府曰爲千戶所十七二關化關教輔教三王貢使自四川入贊化王自陝西入每貢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大乘大寶二法王貢帽數珠鈴杵以大慈恩寺刺麻僧二人充正副使以無期僕貢僧徒十人凡諸而嗣封賜印誥袈裟僧行而大把藏思曩曰諸族歲納馬洮州茶馬司必墨

衛二州七十五諸番族歲納馬洮州茶馬司必墨

使司歲編馬西寧茶黑澗河西置衛立軍民指揮  
統焉五王諸番僧簇近四汗西寧姚河而西寧在黃

河北洮岷河在河南

國勅陝

諸番畏宋

將軍蜀最人

成志並行民夷安集宋將軍者西寧侯宋晟也洪武

永樂中鎮西陲皆聲稱至今西番俗大抵皆敦朴上

下爲一心君臣相友無浮文食酪衣氈居毳帳音尚

琴瑟懷恩重利尊釋信詛其壯者務耕牧好狼鬪而

賤弱老其山川崑崙可跋海折支湟水爲大河源出

焉貢物多畫佛銅塔舍利之屬成化中烏思藏入貢

勅四川鎮守及二司官言近各蕃朝貢入過多申詐

冒不可詰且勞擾中國後贊善闡化等王每三年限

差百人或百五十人從四川舊路貢其國師闡師等

不聽貢其貢先期申報委官嚴查卽信番字書辯驗

實乃遣

南夷中大國首安南安南古南交地漢交趾

九真曰南郡也其次國曰占城蒲刺加瓜哇暹羅真

臘皆世朝貢

占城古越裳氏漢象郡地也瓜哇古闕婆文東爲琉球爲日本

洪武中

占城使來言。安南數侵境。幸賜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乃中國聲敎所被服貢輸之地。不敢輒欺負。

上命中書省咨王言。交鄰有道事上以誠。占城安南既臣事奉貢。豈擅兵相攻。卽馳諭安南。令罷兵。兵器不爾吝。但以安南故相爲賜。是助爾構兵也。樂器有聲律。萃夷方言各異。中國人不可遣其還。爾國人習萃言者來習肄。明年占城來上壽。如期至。且言與安南復交兵而鷹。

上手詔諭之曰。朕所爲戒爾。兩國母深構者。欲以安生民也。古語有之。禍莫大於好殺。福莫大於好生。故天

之所惡者兵所好者仁也王能保守封疆奉天勤民  
卽福祚延如必欲驅兵苦戰一勝一負必且有鶴蚌  
漁人之悔王審思毋忽

上祐以南交雖僻遠與華夏異風然終文章之國許三  
年貢且諭所貢物必輕微易齊毋勞彼此民其後王  
貢物不如約且發兵攻占城詔誥責而其王日燭  
爲國相黎季犁所弑立叔明嗣王來貢尚書已受其  
草將入見主客主事魯魯取其副覽之見叔明名  
駭之乃言曰前王陳日燭今驟易名者何白尚書誥  
之使者不能隱遂盡得其篡奪狀

上怒曰。島夷何敢狡猾如此。却其貢不受。令擇陳王親  
賢立之。否且行誅。叔明表謝罪而解。永樂初。季犚復  
弑其王。日焜而僭號。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奄  
上表言陳氏王傳國十二世而絕。無當紹者。奄故陳  
氏甥。暫署國事來求封。詔許封。而陳王孫添平從  
其臣裴伯耆走間道詣關訴。詔詰責季犚。詐表。  
請迎添平歸復國。詔遣使護行。季犚道伏兵格  
殺之事聞。

上大怒。謂成國公能曰。蕞爾小醜。朕推誠撫納。乃爲所  
欺如此。此而不誅。安所事兵。卿度用士卒幾何。虜何

時可伏誅能對曰仁義之師天下無敵臣等揚威討逆當一鼓殄之。師多寡惟命於是命能佩征夷將軍印。西平侯晟新城侯輔副之。將二十五軍以行。命兵尚書劉雋督師刑尚書黃福大理卿陳洽督餉是日。

上幸龍江禱且誓師。命諸將曰安南賊季犁父子罪逆極殺無赦。諸脅從畢赦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殺降有一於此雖功不宥。毋冒險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擇陳氏子孫賢者立之。揚功名於無窮。往其勉之。時西平鎮雲南以征夷副將軍印制卽授。

會能道卒輔佩印總六師。晟率雲南兵繇蒙自入奪。

宣江次洮江。輔率大兵繇廣西憑祥塹壘關入。次昌

江進破其東西都。明年安南平。

時賊恃東西都及洮江富良江以爲固。於

幾江北岸緣江樹柵築土城、城壘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置椿盡國中船艦列其內。諸江海俱下椿以爲防。而

東都城列象陳以守。欲憑險老我師。俟晟軍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城北之沙灘與晟

合輔與諸將計曰：賊備多而力分。多邦其要害也。今我師始至備禦必精。宜歛兵不攻。伺其意懈夜襲之可破也。多邦破餘膽落矣。居數日度可攻。召將士諭

日。今師行萬里至於此無還理。當其報。國成功名先登者賞不次。退立誅。於是將士奮用命。夜四鼓。都

督黃中等聯枚昇攻具踰重壕至西城。以雲梯潛附城而發。旣登烈火鳴角。賊駭失措。矢石不得發而走。

遂克之。賊將於城外列象陳以攻。輔勑諸軍以盡鄉

豪焉。翼以神幾竟而前。象背股栗退奔。賊帥戴馬而

等州縣次第詣軍降。明年師進富良河。賊悉聯戰舟  
艦數十里。用戈船載木立柵以拒師。英國公輔乘柵  
未就疾擊之破其中堅。賊大敗。時海門涇以久晴水  
涸。季犖父子以數小舟跳身遁入于海。於是侯輔等具奏言。前蒙聖

諭安南平訪陳氏子孫王之。今其國中耆老咸詣臣  
言黎賊爲逆時求陳氏子孫種滅之。今莫可復迹。安

南本中國郡縣地。久淪異域。幸聖明汛掃再覩天

日。誠萬世休復之會。願幸不異蠻夷。復郡縣設官俾

霑沐聖化。臣等竊伏計黎賊父子旦夕且就誅。郡

邑事宜有統。陳氏世絕無以廣。陛下興滅繼絕之

仁。願開設都布按三司統郡縣撫齊人民成大一統。

之盛奏上。詔俟黎賊父子擒。徐定議。五月。交南水。

大作舟師畢濟。而季犚及子澄若僞將相畢就禽。

奇羅海窮追都督。於是立都指揮使司。立交趾承宣

師出

柳升冠軍而功成。布政司。立按察司。分其地爲十七府四十七州。百五。

十縣。勅尚書福兼布按二司事。都督殷掌都司事。

勅交趾有懷才抱德。山林隱逸。明經博學。賢良方正。

孝悌力田。聰明正直者。及練達政事。精書筭。習兵通

陰陽術數。方技人咸禮訪。送京師。六年。侯輔振旅

還京師。上交趾地圖。東西千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里。獻俘馘功。

輔進英國公。晟黔國公。升安遠侯。將士並陞賞有差。

巴交人管定反。立季擴爲大越帝。遣黔國公晟發  
南兵往討。敗績。尚書雋都督敬。交趾參政顯皆沒。乃  
復勑英國公輔。總兵破獲定。季擴稱故王。後請封。  
不許。請降許之。以爲交趾右布政使。仍官其黨。師旋  
而季擴尋復反。九年。

上以英國公輔爲交人所憚。南交亂。非輔往鎮不靖。復  
遣輔。十二年得季擴誅之。而是時尚書福在南交。視  
民如子。猶好祛惡勞來不倦。每戒郡縣吏撫字毋煩  
苛。諸新造邦。政令條章。無鉅細咸盡心平允。交人愛  
如父母。十四年召英國公輔還。豐城侯彬代鎮。

仁宗卽位。閔福久勞于外。召復內任。尚書治代鎮。而交

陞遂搖。宣德勅總兵成山侯王通討黎利敗績。尚書

治戰死。請濟師。詔遣安遠侯升總兵。尚書慶參贊。

往討之。師大陷。於是得儀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鏞

鏞慶與偕卧起。至南交。候升連破敵。有驕色。而利詐

遣人詣師言窮蹙願歸命。安鏞言于尚書曰。總戎之志騎矣。公宣力言之。衷情譎。何詐知非誘致我也。况

璽書數戒。賊專以覆爲勝。不可狃。奈何乎。弗戒。時慶已屬疾。強起力爲言。升唯唯而已。明日。升以百數

騎獨前。前度橋。橋遽壞。墮伏。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卒於軍。又明日。師困。賊列象陳勒降。安鏞不屈死。

於是侯通懼。遂與利約和。

還師南寧。以俟命。時交陞用師十數年。勞費劇。而

上意內厭丘。逼以利。表至。言前國王遺嗣。尚在老撾。

顧嗣封得永奉貢職

上召示英國公輔。輔對曰。交南本中國地。將士勞苦者數年。僅克復。當益發兵討賊耳。輔退。召尚書義原吉問之。二人對如輔旨。日。舉與之無名。且以示天下弱也。不可。乃召示閣學士士奇。榮。榮稽首而對曰。永樂中。費數萬民命。而得此。今呻吟者未息。困者未蘇也。而復發天下兵。天下不忍聞。今許之。生民之福也。

上顧士奇問云。何士奇曰。榮言善。且求陳後立之。本太宗皇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今兵不得休。餘十  
年。民苦甚。皆祖宗赤子也。行。祖宗初心。保

祖宗赤子。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厓。前史榮之。何謂示弱。臣侍

仁考久。聖心拳拳以交趾爲憂。幸上裁決。

上曰。卿二人言是也。

皇考言。朕固屢聞之。明日朝罷。出嵩表示羣臣曰。議者必且謂從之不武。武所貴止戈。民苟獲安。何恤乎人言。於是冊封嵩安南國王。敕交趾鎮守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吏士各携家來歸。詔罷征南兵而下候通獄。廷鞫通喪師棄地。內官壽護叛賊。驥激變論死。餘罪有差。始利表稱安南國先臣曠三世孫臣頤日臣剛以得旨已乃言嵩安

利權國事來詔。成化中大閱直既掩建州  
耀國事而利權國號如故。

女直貢使以爲功。愈幸兵乃議征交南。以中旨索

永樂中調兵籍甚急。時劉忠宣大夏方爲職方郎。匿其籍不出。尚書譴吏必得之。竟不出。乃徐入言於尚書曰。今天下洶洶。東構禍高麗。北挑釁達靼。今又復事交南。卽安危未可知。願力沮其微。尚書曰。善。吾不及慮也。乃得寢。正德中黎氏六傳至闢。無道多誅戮。爲其臣所弑。登庸以交州付其子莫福。漢而營海東齋居地。居之。齊居地負海。最大。古所謂玉山郡者也。嘉靖中。莫登庸篡其主自立。又貢久不至。禮官請討。

勅錦衣衛官使安南。往體察行兩廣體勘。而登庸表

言黎氏世絕。登庸以遺命權國。節求貢未獲。願奉貢。

於是命咸寧侯鸞總兵。兵尚書毛伯溫督師至廣東。

議方畧進討。便宜行。伯溫至廣東。與撫按臣召集守

土官。有經國遠慮者。與集議。皆以爲南交用兵。動搖

數省。難卒未可解。計莫如撫便。

時知梧州府翁萬達知廣

州府鄒汝愚議言自古夷狄惟猾夏則誅。未聞以其

國不能通貢而勞敝中國以誅之者也。誠誅之必以

黎氏爲辭。然以夷狄之故勞師萬里。討賊而定之。仇

非中國長策。此不可者一。萬一勝不可必。夷人操長

技。毒弩乘高險以扼我師。如古人所謂廝與之卒。一

有不戒而歸者。於事體何當。此不可者二。今兩廣困

弊。猺獞發篤所在屯結。官軍僅足備禦。所恃以調發

者獨狼兵。且而諸州土官及湖廣勾刀手。連年征調

內。糗鹽。若復驅以遠征。深入數千里之阻。進有難

必之敵。退無旋反之期。良頼兩端。何事不有。萬一師

光則墳、猺、獮、乘、廬、兩廣破敗，可以立見。此不可者，  
近太工調廢、府州縣但繫官無礙，及軍需銀盡發赴  
部、梧州軍餉亦以鹽法壅滯，課額虧損，每年敷給無  
復剗精兵與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用八十八萬人折  
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屯食飛輓，約以二石致一  
石，何所措備，此不可者四。永樂中用兵副叅遊擊之  
列又有驃騎橫海二十四將軍、銳師宿將皆經靖難  
百戰之後，故所向而克，而亦不能久有之。今承平日  
久，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梁子弟，未經行陳  
縉紳之談兵者，皆其掇拾古人之糟粕，爲大言不顧  
者也。今舉大事而使膏梁主兵，儒生與議，不待兵交，  
而勝負之形已見矣。此不可者五。洪武中朝鮮李仁  
桂弑王氏之王，扣邊求貢，高皇帝始惡其篡逆而  
絕之，已而曰：彼夷狄也，姑令自爲聲教，詔許之，而  
李氏世效職貢至于今。夫仁桂亂賊，朝鮮箕子所封  
國也，若守文儒之議，則當正九伐之法，以復秦漢之  
故疆矣，而已可謂破拘滯之見，觀昭曠之原，一言而天下定  
者也。唐太宗之時，蓋蘇文弑君，太宗爲興遼左之師，  
久無功，天下不病太宗之失賊，而譏其黷武，今議

者猶疑於黎正莫逆之云者、胡不引高皇帝聖語而斷之也、愚以爲今朝議重爲生靈愛惜、寬而未誅此賊震懾兵威、必將扣關謝罪、可因而聽之、如洪武中之待仁桂、宣德中之待黎氏、則所謂以夷狄待夷狄、而治之以不治者也、於國體無損、而生靈免於兵革之禍、所全活弘多矣、時登庸多行金塞上人爲內間、而防守甚設、萬達募死士、譖得虛實、乃下令諸吏民有出塞外通虜者、罪收族、譖者稍絕、於是

大軍誅龍憑反、首勦亂藤峽壁虜境上而軍宣言分

三道入以震之

時龍憑二州諸夷、約虜爲內應、萬達詔毛尚書曰、公奉

詔討賊懸軍深

入而溪洞擒吾後此危道、於是授方畧、伏甲士、擒思明酋、而龍憑得誅、會亂藤峽反、萬達曰、必勦之、勦而勝、是爲交南、益先聲也、出奇計、斬賊首、降其衆三千人、而處治近交南諸峒、落酋咸中機竅、於是諸峒酋如指臂可使、登庸懼、請罪、願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職貢、乃

於鎮南關築壇且儀、登庸率其屬繫頸徒跣、北面蒲

伏上表降 詔赦登庸罪廢勿工以其子方瀛爲安

南都統使分治其地而登庸在國擅名號如故無何

死國亂其臣范子儀僞置官擁衆且犯邊巡撫都御

史歐陽必進都指揮俞大猷以舟師與戰連破之誅  
子儀而莫氏復定或曰黎氏復據國而莫氏自竄南

海中俞大猷言安南永安新安諸州俱南接大湖交

海舟我以海舟直入抵其地卽彼長艦皆不敢嚮邇  
不靡折卽且逃耳故我攻交而用舟師士逸糧足可

擇利便爲進攻而交人之爲備也難釋舟而攻諸陸  
則吾所攻者多彼所備也易而彼逸我勞矣故定交

南未有不繇舟師者也若北繇廣西憑祥西自雲南  
歸化道險遠艱難輸易絕柳安遠逢其敗矣交趾東

起欽州西歷左江北至臨安元江俗獷悍喜鬪惟交  
愛人倜儻好謀驩虞人淳秀好學其山川佛跡山勾

漏海富良江爲大云產金珠珊瑚  
玳瑁蘇合油犀象兕羚羊之屬。

永樂中。

上以天下大定。通道於九夷八蠻。遣駿封郎陳誠。並中官往使窮西域。遣中官楊瑄。並將領撫諭西南夷。已遣中官鄭和航海。通西南海。中夷加海神封號。於儀鳳門建祠祀。臨遣而西南洋海中君長三十餘國皆入獻見。當是時福建布政司言有番舶漂海岸詰之則暹羅遣使詣琉球交私爲好者也。已簿錄船物。請進止。

上曰暹羅與琉球脩好。舶漂至宜恤。豈可利其財物而籍之。匹士善人猶能不阨人於險。况天子哉。其脩舶

給廩糧俟風便反國。往琉球聽自便。洪熙初詔下。

西洋諸番船止勿遣。諸番貢使予人船護歸。毋久留。諸迤西等國買馬。若詣緬甸麓川交趾等處採寶石。金珠貨香等使者。止勿行。宣德中。八百甸土官遣使貢方物。且云苦波勒寇盜。請濟師。

上曰。八百甸去雲南數千里。古荒服外地也。波勒酋昔未嘗歸化。奈何勤中國爲遠夷役乎。且夷性獷。非必皆波勒罪降。勑諭使敦好息民。廉州府巡簡德亨言。家本階州。界西戎。知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色。澆。可用。漫。請發兵收其地。

上謂戶部言。盡力求利。商賈子之所治。開邊帝王之大戒也。今珍奇之產。在中國非乏。然且柵築絕之。毋疲民。况戎境乎。控制邊境。貴在安靜。苟爭利用兵。爲害不細。乃後悔何及。嗚呼。可謂至德矣。日本古倭奴。

東海中夷國。倭最大。

地五畿七道三岳西南至海東北乃大山其界與明越諸州相

值而大洋所極東底遼東南盡閩廣被袤且萬里俗魁頭斷髮點面文身而殺嗜殺人故爲患最深

國初出沒。寇並海州郡。守禦指揮翁德戰有功。立進官。遣捕倭。且遣禱于海神曰。予受上穹命。爲中國主。

惟父民。罔敢怠康。惟倭夷屢寇盜濱海州郡。濱海州  
郡並被其荼毒。今命將率舟師勦之。以靖民。惟神其

相之

巴遣萊州府同知趙械賤璽書誦其王王良犧  
以戎狄蒞華、遣趙良弼以好語証我、覩我國乃隨發

舟數千襲我、比至風沒之禁不與通者數十年、而爾

復來且爾豈良弼後乎、將刃之、秩不勤、徐曰、今大

子生萃帝萃、逐蒙古夷北出塞、滅矣、我豈良弼後、爾

殺我禍不旋踵矣、王聞乃改爲之禮、遣僧奉表

稱臣入貢、上以夷事佛、擇遺僧二人往開諭、已倭

寇海鹽澉浦溫州、又寇福建海上郡、已又寇登萊膠

然亦時時遣使貢、乃貢或無表文、即有表不恪於是

有林賢之獄、日倭入貢實與故丞相胡惟庸通顯絕

之、具若干、祖訓時胡惟庸死三年矣、於是

上召信國公和于鳳陽、諭之曰、日本小夷、屢擾我東海。

公雖老、強起爲我行、視要地設防、和奉命自登萊

沿海東抵浙、凡築

五十九城民四丁調一爲戍兵遣江夏侯周興祖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而數數勅大將督沿海兵防倭

永樂中賜誥印封其王爲日本國王名其國鎮山

日壽安鎮國山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正副使毋

過二百人若貢非期入若人船踰數挾兵刃器以寇

論然倭時時掠海上不爲止久之左都督劉江大破

之望海塢乃戢江鎮遼東行視金線島有塢曰望海

特高海諸島可俯而瞰也念可營屯

以控海乃請築城堡置烽堠爲瞭望一日瞭者言海

東南島夜舉火有光江計寇且至將馬步軍伏塢上

堡備之簡銳卒伏山下以待約日待旗舉砲鳴卽起

兵夾擊明日倭二千餘乘海艦逼塢登岸魚貫行一

酋貌獰甚揮兵登如入無人境江蓐食秣馬不爲動

而潛遣壯士間行往伺賊賊畢登則盡焚其船已而

賊至塢江披髮出搏賊舉旗鳴砲伏盡起來擊倭大

創走嬰桃園自閉空塹中我師追圍之尋較晝夜

入擊不許已而開西壁縱之僂急走張兩翼夾擊猝無一人得脫者凱還將士請曰公見敵而秣士馬臨陣披髮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乃率收功何也注曰寇遠來逼燭我餉以待饑逸以待勞固治敵之道賊始魚貫來爲蛇陳作眞武狀鬪之亦愚士卒耳目而張其氣也賊入堡有必死心夫困獸必鬪缺生路縱之走、焚焚舟待之此所以蓋遺我禽也事聞上賜勅褒劉將軍封廣寧伯自是倭不敢窺海上者數十年始方國珍張士誠據濱海諸郡人習兵方張旣禽滅而逋者悉航海附倭故洪武中倭患特數上旣命築城增戍又置十千戶所於海上招沿海島人戶賈暨漁盡籍以爲兵於是海上惡少得衣食縣官然華夷相糾故寇盜不衰非廣寧斯役禍固不止也然夷終猾獘時時拏舟載方物戎器以來遇防守嚴輒陳方物云入貢卽貢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請俯順夷情主客輒爲條奏許貢云不爲例得宴賜市易去後再至亦如之伺無備持戎器出剽掠殺擄亦蒲載去無不得意夫者正德中犯桃渚入大嵩民大創得間無不得意夫者

下防倭之令而邊嚴。倭伺備禦疎而入官廬民室廬

焚掠殆盡、發掘人家墓得少壯

卽殺、束嬰孩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啼號爲嬉得孕婦忖度男女刺視申否爲勝負、其好殺如此嘉靖

祔貢使相挺起爲變。詔諭乃得解。時倭主幼不能

制其下、而國大

臣各遣貢其貢使各怙奧援、至寧波不相下、相挺遂爲亂、躁寧紹諸郡縣已禁市舶而中

國大猾入據海島中、聚衆自衛、以財物役屬倭惡少

行海上爲亂、稱舶主。祔華人習知海夷金寶之饒、夷人貢

費舊貨與互市不

售、輒賂之奸商、久之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不下千

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之貴官家又欺負不

肯償、貪戾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遣人卒索貢以乏食出

沒海上爲盜、貴官家輒以危言撼官府云、番人據近

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倭、及官兵山輒齎糧

大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價不我償、我何

以侵奪、不掠爾金寶、爾必殺我盤據海洋

不苗去會其時寵賄公行官刑政亂小民迫於貪酷  
苦於徭賦、因於饑寒、相率入海從之、凶徒逸囚罷史  
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皆爲之奸細  
爲之鄉道於是王五峯毛海峯等以舶主稱王海島  
攻城畧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斫殺卽伏地叩  
頭乞餘生不聽浙東大壞二十五年以朱紈爲浙江  
巡撫都御史兼領興福漳泉治兵捕賊紈清諒方勁  
任怨任勞嚴戢閩浙諸貴官家嘗言去外夷之盜易  
去巾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  
遂鑄暴貴官通番二三渠魁於是聲勢相倚者大  
譖怒切齒誣詆惑亂改紈爲巡視未幾言官論劾遣卽  
訊其心假煉必欲殺之紈憤悶卒紈所任福建有功  
濂道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鏗殺賊有功皆論死於是  
華夷羣盜唾手肆起益無忌憚犯台州破黃巖象山  
諸邑時國家承平幾二百年矣東南習靡靡於文  
沿江諸衛所兵防闊畧甚被江諸州縣吏猝聞變局  
縣門攘印綬亡去卽乘城猶惴怛無人色至自溺城  
上付城外于賊恣剽殺時時數掠淮揚間賊率不過  
數百人剽州縣以十數所至焚燒斬戮荼毒不可道  
其流畧千里過南都者僅數十人官軍見者皆蒲伏

受戮言賊有神不可與鬪遠近傳相恐每戰後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其魁皆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反勞逸主客而用之故恒得意去連數年不解時中國方困胡議賜日本

勅許貢付朝鮮琉球國傳致之禮尚書歐陽德言祖宗朝未有勅付鄰國宣諭之事於慮防至深又

日本素稱貪狡習悖驚原非請封受冊頒曆朝正之國

先朝數事頒勅曉諭俱未見有輸誠悔謝之奏至嘉

靖初貢使宗設構亂虜我職官宋璉等以去聖怒

赫然絕其貢既而鎮巡官爲懇請優容許貢彼亦永

將宗設等執送宋璉等護還迹其素如此恐未可徒

以語言化誨而震疊之也。止不遣。巡工侍郎文華出躋海

神。且視師殺提督矣。尚書經巡撫都御史天寵而亂愈益熾。再出督括官庫。譬歛富民。調狼廷兵。極四遠。公私枵然。

煩敝而中國盜大起。

三十一年殘

東嚴掠定海浙東騷動遣都御史王

竹巡視兩浙兼領漳泉

興福四郡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爲浙閩叅將。勦賊顧兵政久弛。將士耗鈍。水寨戰艦所在廢壞。恃出行寇。日是其形不可使相及也。吾比什伍以會戰。賊乃椎結裸裎。一人奮戟以趨敵。苟可薄我。跳踰而至。探前趺後。足間踰尋。此得地便也。不如浮海而扼之。草岸而望賊。方舟爲拒。彼雖有衆。無以措險。即衙艤而守。亦瀕海無露。列檣如雉矣。遂大具艦幕。處州卒鼓之。五破賊。斬首虜千餘。三十二年大猷冒險出洋。焚安自巢。賊逸去。羣偷流散。乘風奔突。倏忽千里。溫台寧紹杭嘉蘇松揚淮十郡。並受其害。克寬統領步兵。往來海堧。護城捕賊。斬獲亦多。忼不肯隱敗。冒功。擒治奸豪。破解支黨。大猷克寬兩叅將。皆知勇可任。徒以江南人素柔軟。賊未登岸。望風奔潰。文武大吏未能以軍

法繩下而有司往往以軍法繩富人持之巧索橫歛指一科百諸城守餉犒百物多乾沒十不給一廉謹之士又謂南人善謗低頭束手不敢動一錢於是公私坐困戰守無策始釋柯喬起盧鏗而賊船聯翩滿海破昌國臨山松江諸衛所圍海鹽大倉嘉定入上海掠華亭海寧平湖餘姚定海諸州縣殺戮汚辱慘於正統時矣而通番奸豪又言哱大猷搗巢非計搖動哱大薦鏗起爲閩叅將代克寬克寬以副總兵將屯金山閩人故忌鏗竊鏗凶險不可用三十一年遂犯江北海門如臯通州殺掠慘甚復用盧鏗爲參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時都御史哱改大同巡撫徐州兵備李天寵代哱南兵尚書張經提督浙閩江南壯軍務矣經前總督兩廣有威惠計調兩廣兵以禦倭而素貴倨又連與倭戰不效望實稍損時

上憂倭甚而嚴神工侍郎趙文華爲

上言海賊猖獗海有神請祠禱海神當可靖  
上信之遣文華行禱祠且視師時大學士嵩方幸文華詣事之因亦幸故遣行文華至師順指經經日以大臣位其上自重不爲下時賊巢柘林者盈二萬經調其三萬以制之未至而文華檄經卽行搗其巢經持不可文華奏疏經本足辦戒第家屬避讐故雙臂

不擊，上怒甚。徵經時，經則已聚兵捕逐賊，大破之。

嘉興而御史胡宗憲督參將盧鏗趣赴之，賊走至江

涇而散。文華歸報，命言海神助順，僕乃殄進宮保

工尚書經及巡撫劉天寵逮，詔獄論死，而以浙江

巡按胡宗憲代天寵，南戶部侍郎楊宜代

經。自後賊益熾，縱橫出入二十六郡，再出督括官

庫，讐歛富民，調狼達兵極四遠。公私枵然，煩敝而中

國盜大起

上聞報大怒，降札言南北兩欺，不可怠視。本兵乃若不聞知乎？下公卿大臣臺諫議長策。

廷議請謀帥監督，上殊信文華。至是中

自語文華言無狀，文華偵知之，立上疏

奮請行疏，甯

上

愈益喜以爲文華憂國，命出督諸道軍禦

倭，至禱祠爲文華請福。

而文華至無他畫，顧獨婪大

括官庫富家金寶，書盡數百萬交通。

輔臣蒙蔽以爲功，而東下若濕薪，忤意者卽功論罪。順指阿意者，輒

顯薦，超擢卽提督巡撫。官人自危，憂不在倭而在譏

於。是兩浙閩廣間徵兵集餉，提編均徭加派稅糧，截

留漕粟扣除京帑，

請給鹽課，迫脇富民，釋脫凶惡，濫

授官職，浪費無經，其爲軍旅之用纔十之一。

時文華

宣言吳越人懦不足恃殺賊大調上漢狼達兵數十萬痛創之幾賊聞遁去以爲妙而川湖貴廣山東西河南北咸騷然煩敝諸所調兵人挾數人與俱所至爲剽掠顧臨賊驅之前不前已賊退遣之去不去往往散爲盜而盜遂大起及倭退文華陽陽然以爲我督師勞苦而功高也當是時封疆之臣若倭急輒請添官以分責於是添設都御史三人總兵一人副總兵二人參將十三人兵備副使十一人諸將較近百人其後朝政改紀東南困海患久人積憤憑溢益習

兵諸

總督無慮多得  
大帥愈大猷戚

光劉顯之倫競忠力自奮而

靖

三十五年文華領吏部尚書李默默論苑三十六年復領所詔附輔臣嵩

上以質問嵩嵩大銜之乃盡發其奸削籍文華懼後患飲藥死子謫戍死當是時都御史胡宗憲以尚書總督浙直閩廣兵矣朝議言中國汹汹被倭者以王直主直者微亡命據烈港爲舶主者也

天子至勤精禋禱必得直宗憲欲誘直以自効總兵余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繪物誘倭來在彼國一海上

適大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眞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蓋請諸、宗憲不聽、以金泉幣帛行賄、且誘之托鄉故自結、且云即降者、請以爲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眞亦踴躍自喜、自詭言必肅清、海波以爲報、與約誓堅苦、眞乃來至杭、宗憲飾館張予宴、優禮之、具以聞、言已得眞然不敢以其情質言之也、於是

上徵眞礮西市、宗憲進宮保、餘遷秩有差、眞旣得、宗憲內自慙、失信怏怏曰、吾爲僉帥笑矣、而群倭聞殺眞、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閩、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追以爲解、商大猷逮詔獄、已悔之、具言之法司、請薄其罪、謫戍邊、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分數道入督江北都御史李遂、馳出如臯、與賊遇白蒲、諸將言宜及賊未定擊之勝、遂曰、夫戰貴得地、賊方銳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卽小挫難復矣、令軍中敢言戰者斬、而賊乃益進、遂策曰、賊今分道入、過如臯必且合、令則道有三、自泰州逼天長鳳泗、卽

皇陵、驚道最要、自黃橋逼瓜儀、搖南都而梗漕、次之、若從富安而東、海濱荒涼、擄掠無所、至廟灣絕矣、乃吾得地時也、於是部諸將防遏、今毋得過天長瓜儀、而

身率青沂邳卒當秦州之衝命海防遊擊躡賊行晝  
稍近使不得休夜稍却以柱其後必致賊廟灣於是  
賊果向廟灣而遂以間夜入淮安城督戰會他賊攻  
丁堰者敗攻馬還者又敗諸敗者畢會趨廟灣巢堅  
險賊固守而遂所調兵畢集衆覆之蓋賊果絕於廟  
灣已三沙賊復入又連破之俘斬萬數千餘而倭始  
大創四十一年夏輔臣嵩免歸冬倭寇福清破連江  
縣陷興化府而都指揮使歐陽深力戰死詔起復  
浙參政譚綸總督福建軍時副總兵大猷至自贛駐  
秀山都督劉顯至自江駐明山而副總兵戚繼光提  
浙旨兵未至

上怒督府失專城責戰急而閩士大夫又汹汹欲旦夕  
攘驅爲媿快慮不顧其難大猷念賊本客入我城爲  
虎地又數盈萬人習戰官軍主也在我野爲散地多數  
不盈萬不習戰若迫堅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  
饑彼逸我勞是舉主客勝負之形而反之也一跌而  
東南之事去矣計莫善利告以困之曠日持久彼且欲  
越我柵而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而我  
師得掎角而取之勢可使無不遺且賊速戰勝可遁  
負亦可遁此城之利止稍遲之我師日益戰必勝而

賊將遁無所之故、則以戰爲守、而吾必以守爲攻、於是畫地繫虜爲營柵、令東西通海、爲固守規、賊挑戰竟殲、於是提督都御史譚綸具疏言、八閩之地、西北阻山東南濱海、海中諸夷、惟倭爲中國患舊矣、故中國於海防爲特嚴、洪武中、以江夏侯周德興正統中、以侍郎焦弘景泰中、以尚書薛希璉當是之時、戰艦如雲、旌旗相望、重地防守、則惟烽火門日南山、灣嶼三寨而已、近倭夷發難、海防盡廢、於是募民艦設舟師、以禁禦迄十年而用不効者、以慮患過深、爲備太廣、五寨外分守十有六澳、勢寡力分、而然也、今宜復五水寨之舊、寨設水兵二千二百人、船四十隻、五寨通爲兵萬有千人、船二百隻、定爲五大艍、而以五把總將之、以舊設烽火門日南山、灣嶼三艍爲正兵、增設銅山小煙二艍爲奇兵、而又分信地明斥堠、嚴會哨以防之、賊少則使自爲戰、賊衆則合力夾攻、以扼外洋、擊來賊爲元功、擊去賊次之、失不擊致賊登岸、各以其信地爲罪、俱屬總兵總督各監軍道督之、未汛之先、則總會南臺、整飭訓練、汛期且至、則分地哨防、汛畢復集、則總絡有經聲、勢嚴重、而海防十可得

五六矣。惟是知兵之將，世不多有。而治標之事，難執一方。將得人矣，監督憲臣，非得素所同心之人與之終始其事，則所見互異，動相矛盾，豈能有成也哉？兵備副使汪道昆、副總兵戚繼光、雅志匡時，協誠任事，去秋今夏，屢建奇功。誠得令繼光充總兵鎮守福建九郡，一州而勑道昆監全省軍，其三路參將悉改守備，而以繼光所部偏裨曉暢軍事，屢立戰功者補之。平居則將識士情，兵知將意，有事則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事而令營團操，則號令出於一人，而兵實有用。臨汛而畫地分守，則水陸備於多筭，而戰有成功。惟上裁幸。

方倭首難時，士見賊輒奔北，劉將軍顯精悍，善技擊，實首挫其鋒。其後閩浙士大夫各徃往，推戚將軍爲尤功，及嘗事戚者，亦徃往，推戚機神變化爲莫測也。方事亟時，戶科給事中楊允繩疏言：海寇之爲東南患，爲夷而寇盜目熾，破城邑，殺官吏，茲復犯南都，且軼其

皇上，軫念民命，遣將出師，已踰三年，督撫將臣已經凋易，而寇盜日熾，破城邑，殺官吏，茲復犯南都，且軼其

城下。此其患在於時習不振。而弊源不革也。夫海寇則之與邊患也不同。蓋邊患孔棘。虜實主之。若海寇則什九皆申華之人。而倭奴者。特其勾引驅率以來者也。夫虜爲主。則重專於外攘。申華之人爲主。則事急於內修。重外攘。則當委重於將帥。急內修。則當責成於有司。乃邇年來。督撫之令不行於有司。責之練鄉兵。則不集。命之圍保甲。則不嚴。委之以饋餉。則不給。委之以哨探。則不明。日渴月玩。彼是此非。上官隱忍。而養容。下官驕侈而日大。所以然者。豈以督撫之官爲不尊。其權爲不重耶。亦有繇矣。蓋以近來督撫之

臣到任謝恩本上例有銀兩分饋在京權要之門大者數百小者數十其名曰謝禮至於任內有題請則有揭帖伴以銀幣約如前數其名曰候禮其有歷任頗深營求美擢若地方有事希求脫任或以見郤而求彌縫或以失事而求庇覆諸凡饋送數復不訾此其費安出哉在省取諸各布政司在直隸取之各府州縣而已矣府州縣既爲之巧取承迎不無德色諸督撫又自知非法接受亦有覲顏一入牢籠實難展布此在平時然且不能振揚風紀建立事功況於蒞軍行法之時威克厥愛之際又何以糾官僚之悞

而激三軍之氣也哉。則百司之玩愒陵夷蔑法誤事亦奚足怪矣。且官司所以承奉督撫者。非能出之囊橐。皆取具於窮民。近督撫之交代。不一則官司之索取亦不一。况不肖者因而影射。乾沒其間。用一糾十。用十科百椎膚剥髓。何有紀極。如是民生何得而不窮。民既窮極。盜賊何得而不熾。盜賊熾然。則東南州郡四野爲墟。掃地赤立。固其理也。以區區才。遺偷息待斃之民。掊克橫歛。然且不已。臣恐他日國家之憂不止於嶺海之外而已也。疏上報聞。時議者言今公私俱困。而海上夷以市舶罷無所爲衣食。故反宜開市。參將俞大猷以爲廣東去安南。占城。暹羅諸番不遠。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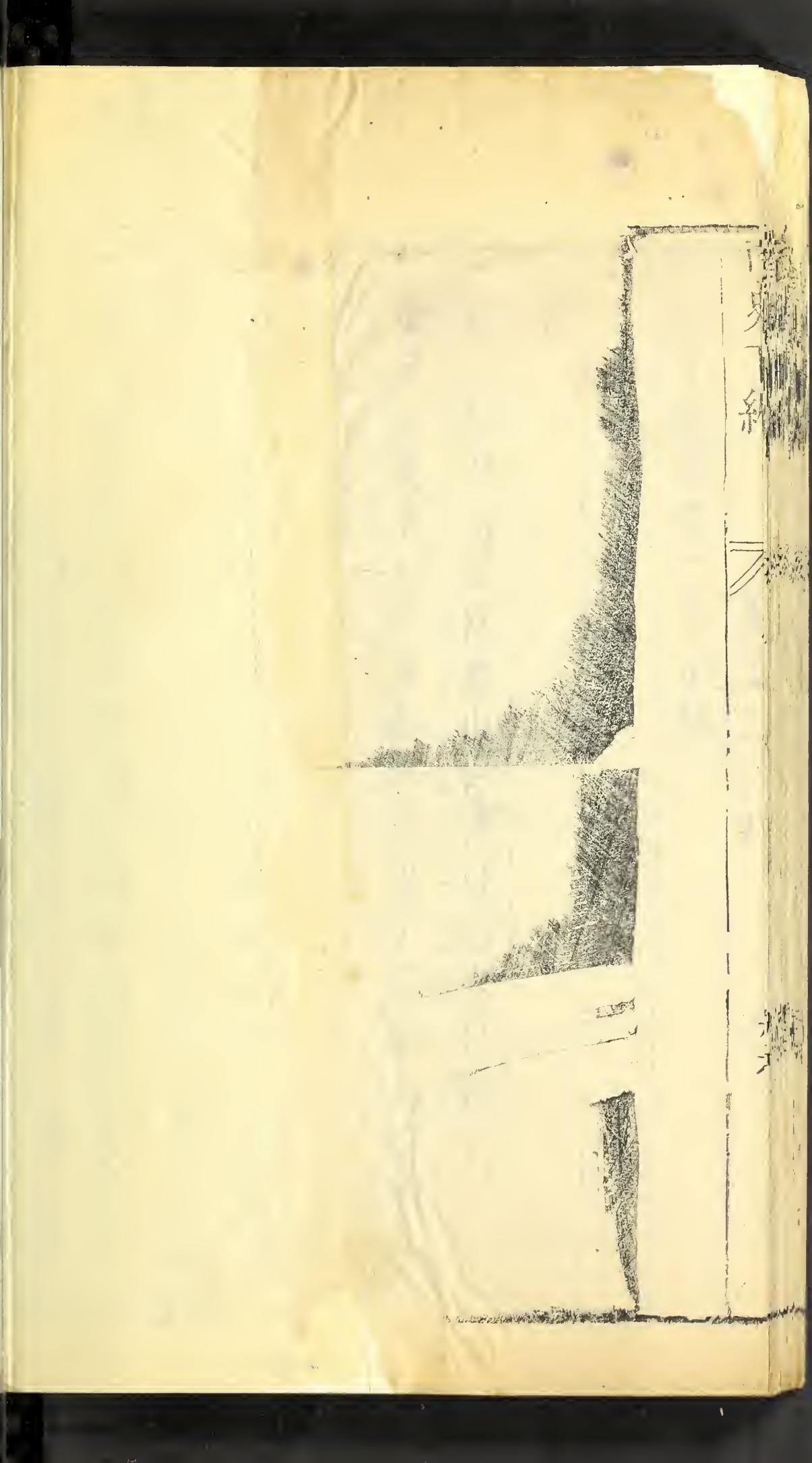
困而海上夷以市舶罷無所爲衣食故反宜開市參將俞大猷以爲廣東去安南占城暹羅諸番不遠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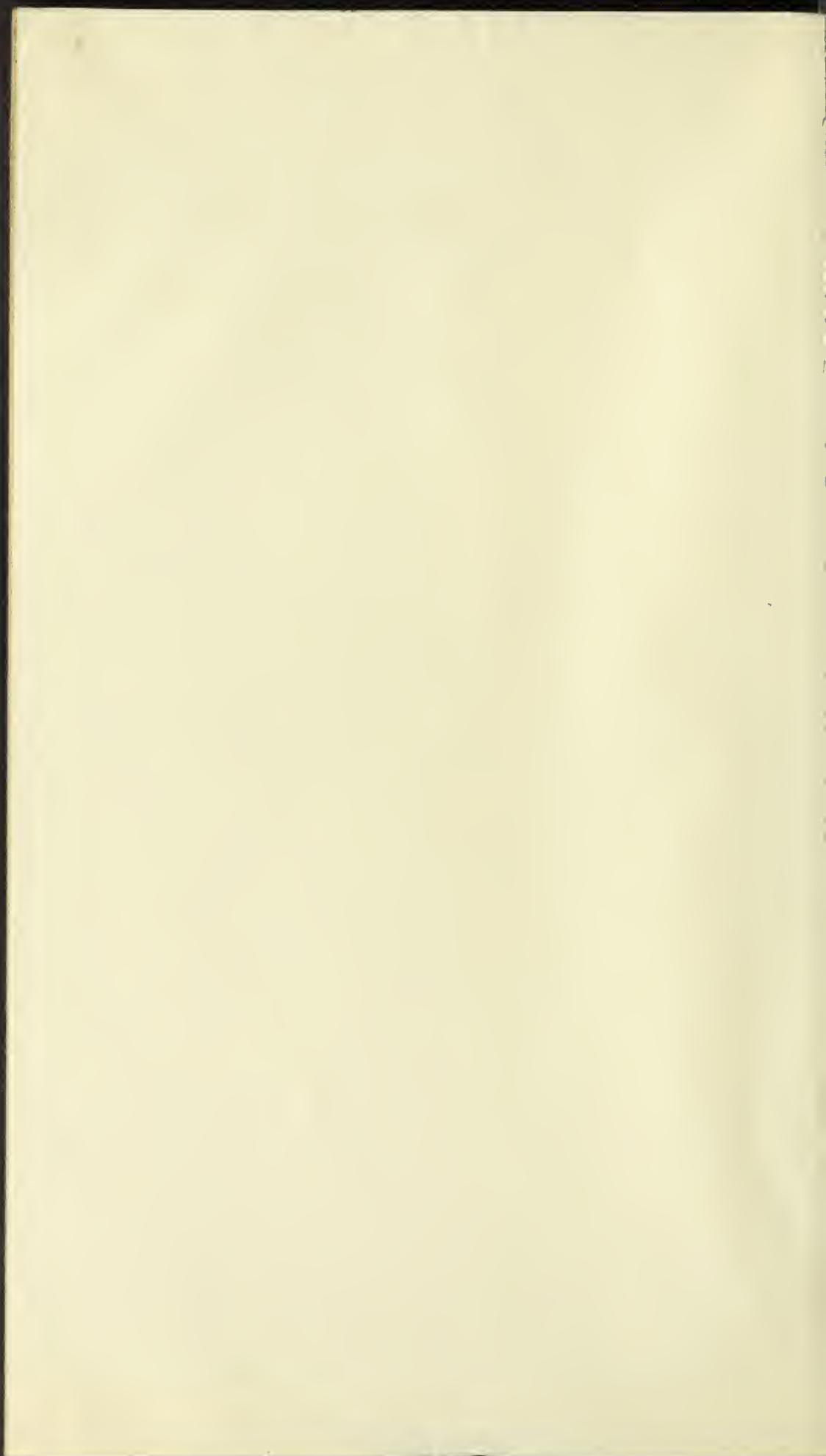
所產乃胡椒象牙蘇木等貨故舶至而抽分之利最廣非若倭人僅一刀一扇無他產可利也。祖宗知倭奴健悍終爲後世患故深拒其貢獻嚴其通舶今絕之不得忍開之乎今誠大治戰艦賊來則繫去則追又來又擊又去又追行之數年可復治安之舊若復與通市則東南之禍未已也且備倭召集兵極天下之選卒未見其效莫若備之於海海戰無他巧但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舟以多舟勝寡耳若聽其互市是爲國家生事後必悔之其後東南殺賊者無慮數萬籍樓船力爲多而都御史譚綸時各府船隻編定爲號立之保伍聽於近便海岸從宜生理而嚴勾引之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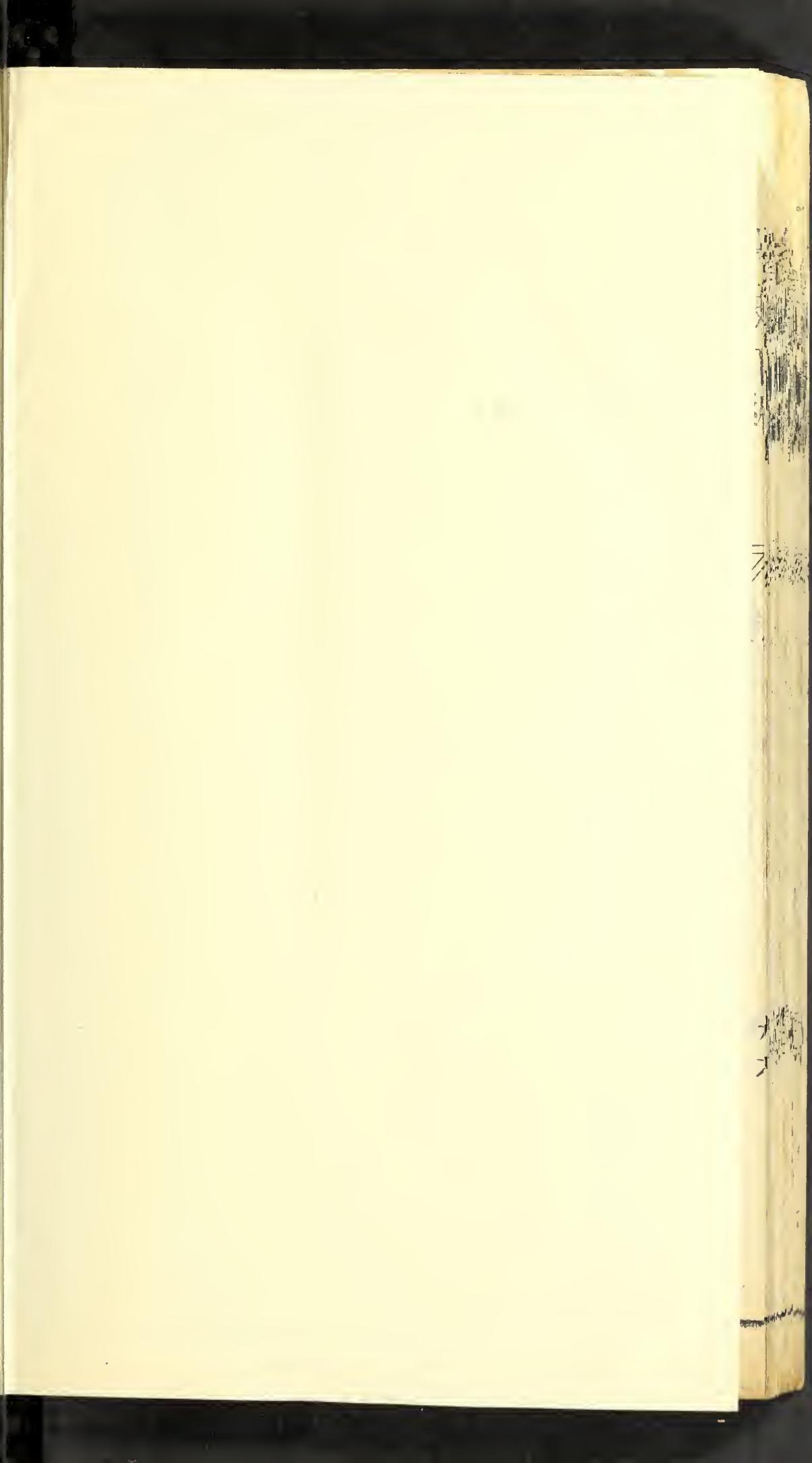
高祖時海外諸夷人貢往來絡繹惠真廣莫辯也給諸番國勘合文籍令入貢咨文具於所經布政使同比驗乃後遣於是暹羅古城琉球等五十國咸受籍四夷歸分十八所設通事六十人大者有都督都指揮等官總之總理貢夷降夷諸夷情畊戎文字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懿赤黑等以華言譯其國語取元秘史參考詣切其聲音自是使信往來朔凜皆能得其情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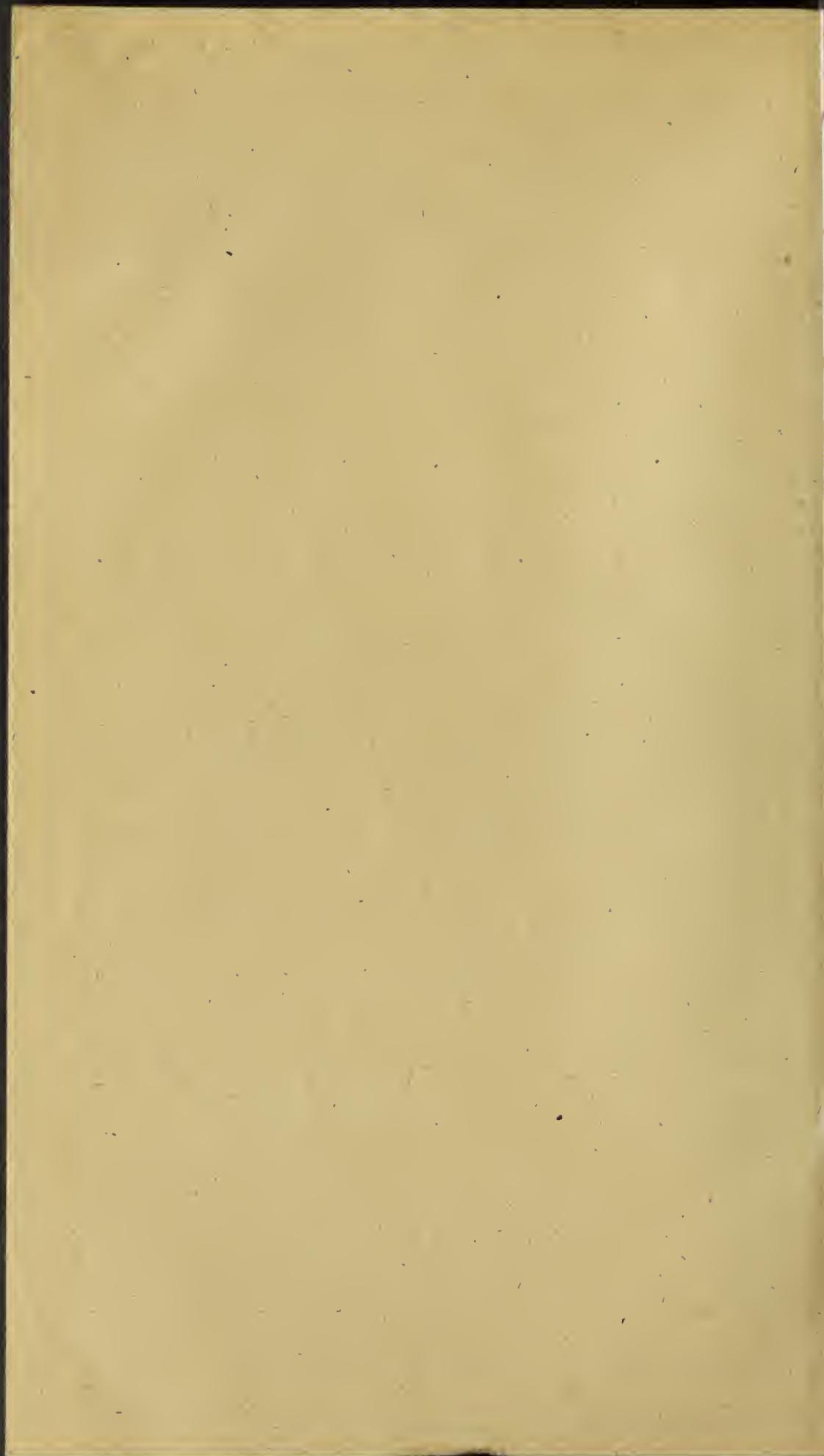
鄭端簡曰。三代之盛。漕輶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  
折不施於薊北。漢開疆於衛霍。唐蹙國於安史。豈若  
我朝山川綢繆。已得天險。營鎮聯絡。更盡人謀。節  
其貢賦。有恒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自生民  
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亦加之意而已。嗚呼。重萃  
敷治。四夷來王。周宣修德。獮狁于襄。孰佐重萃。皇靈  
稷益。孰佐周宣。召張山吉。有以哉。有以哉。

舊史下編卷之二十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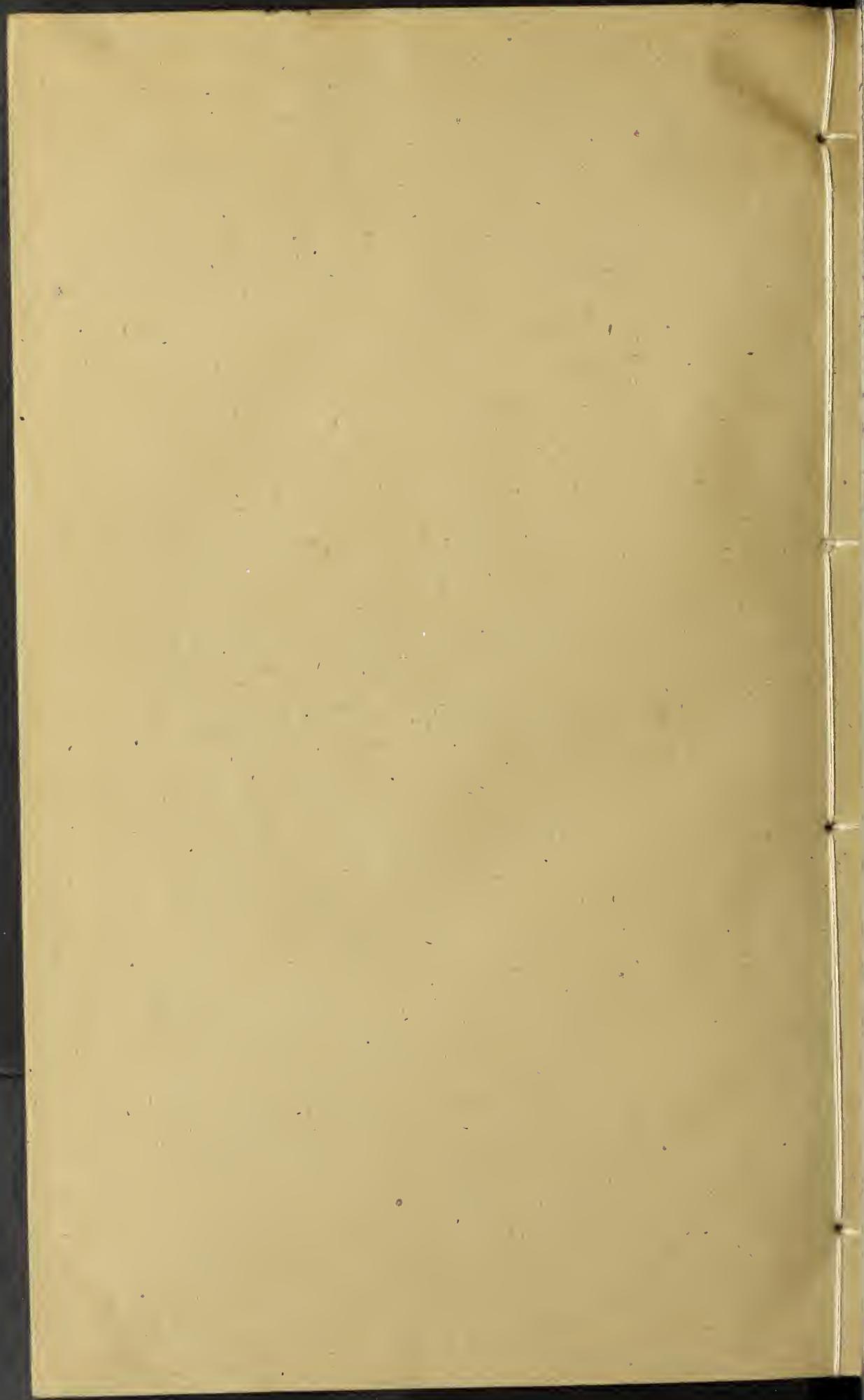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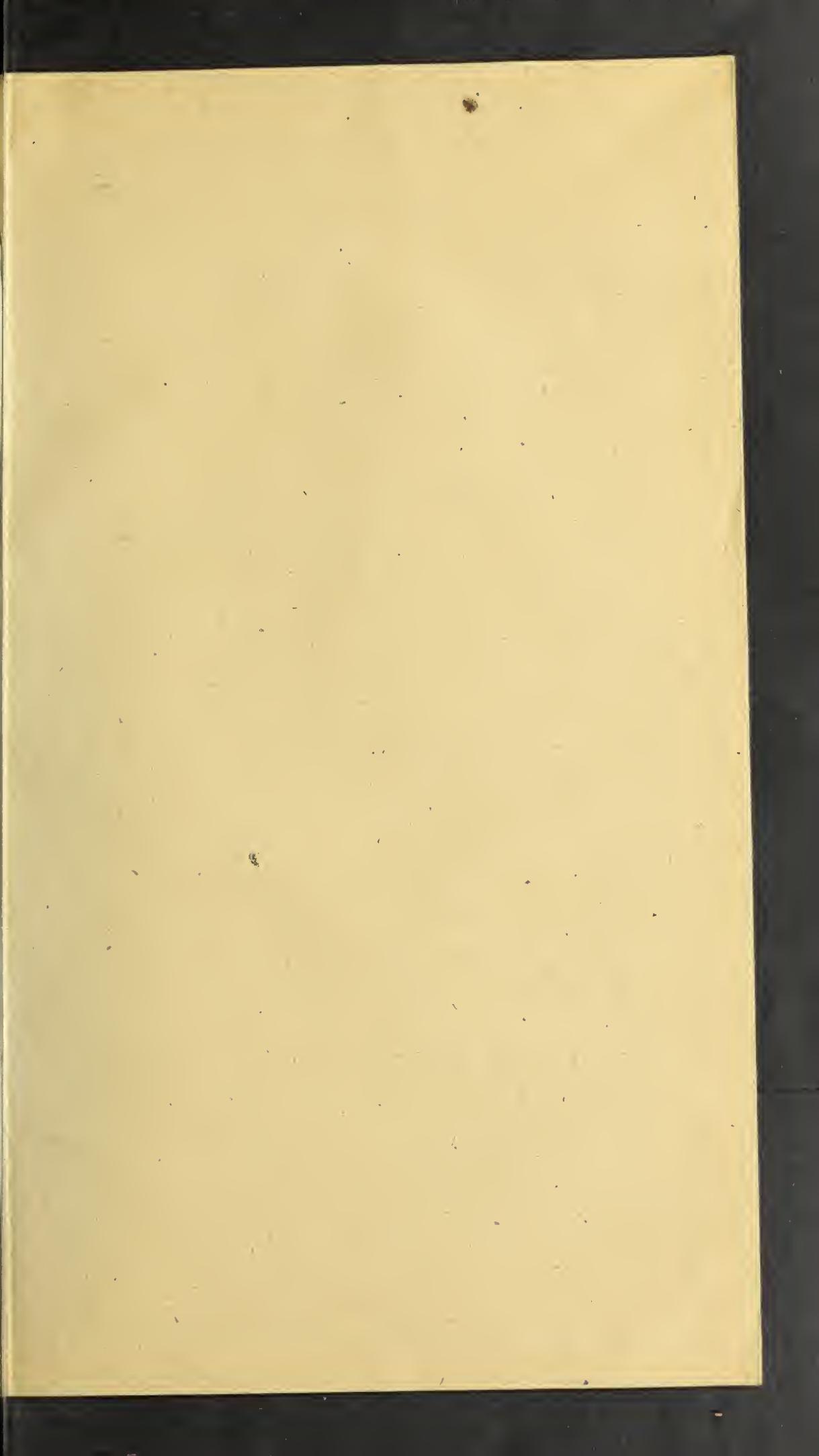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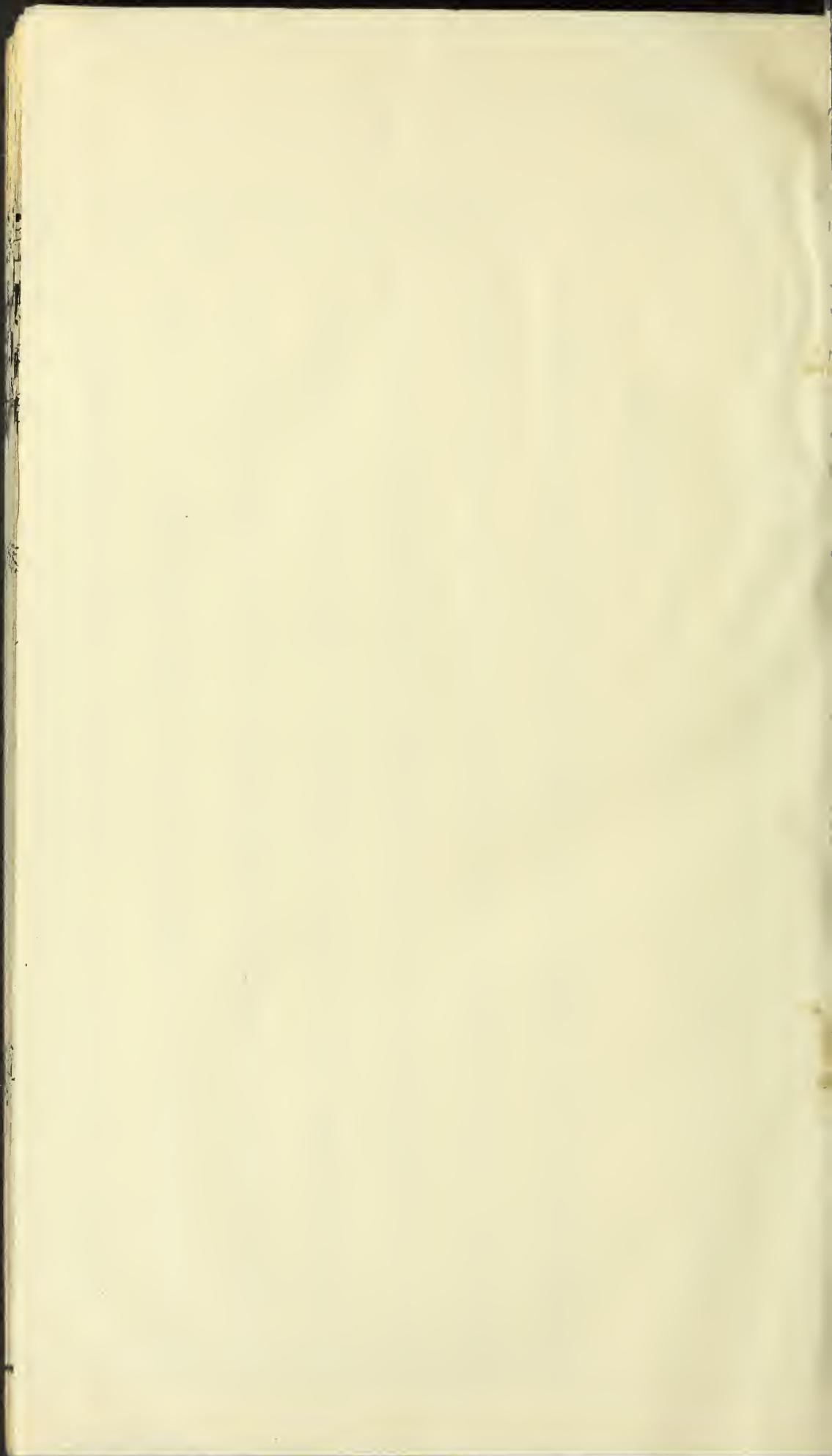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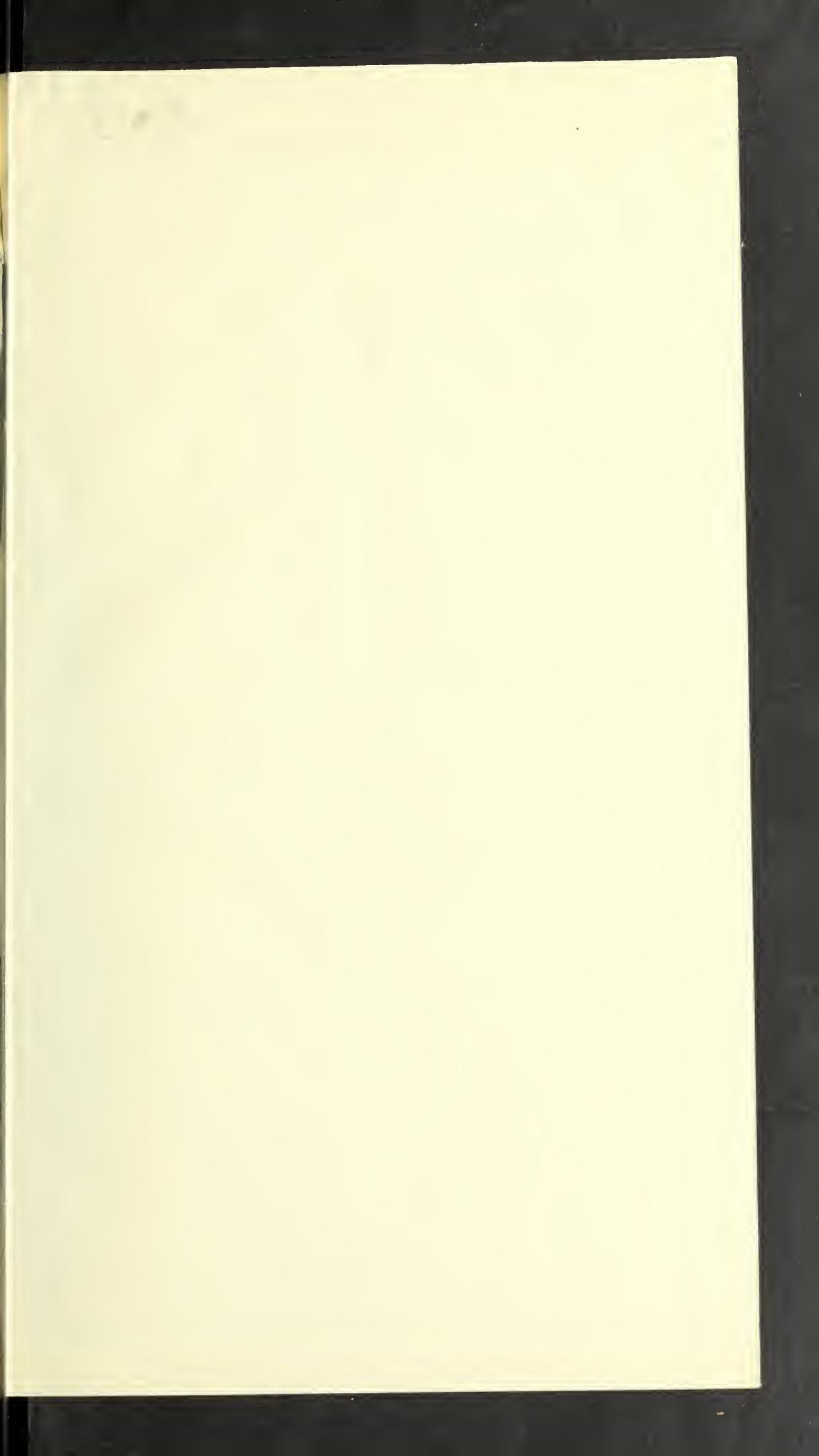












函史下編卷之二十一

明盱郡鄧元錫著

異教考

夫神農以前尚矣。黃帝考定星曆。於是立天神地祇。物類之官。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放物。禍菑荐至。莫盡其命。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人。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

官咸廢所職。益用眩瞽。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  
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命夷典三禮。夙夜寅直。以  
清顧格于鬼神。命夔作樂。戛擊搏拊。而群后德讓。神  
祇來格。馬獸蹠蹠。靈象之物。畢感而至焉。以能達性  
命於禮樂。合萬靈於中和。此其極盛。乃其司徒之教。  
惟廸民於五品。親遜民義之爲務也。夏后殷周之隆。  
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  
移風之化。天下莫不曉然於孝弟之教。惇篤之行。以  
無攝於誕僻。而上焉者。又能明天人之際。察幽明物  
則之理。窮理盡性。而至於天命之眇微。故三公在朝。

三老在學。卜筮巫祝皆在左右。論道密勿。俾王中心。  
無爲。守至正。以深於其本。而郊宗禋祀。又擇民之精  
爽。不擣貳。而能齊肅中正者。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  
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昭之。其聰能聽徹之。使制神  
之處位次主。猶鬼神示之。居而饗焉。又使先聖之後。  
有齊敬之勤。威儀之則。容貌禮節之宜。忠信之質。禋  
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祀主。使名姓之後。知四  
時之生犧牲玉帛之類。爽器之量。屏攝之位。壇場之  
所。降升出入之度。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爲之祝。故  
人不瀆於神。神無怨恫於人。神人和焉。乃其六官六

典三千三百務天下之民懋敬德而勉脩學其道不外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用不越於農政本業厚生利用其教不出於親睦任恤恭敬退讓其又盛而漸於化惟安分寧止日用飲食不願乎外而和平故國不異教家不殊俗師無異指學無異術而無有希闊遼絕高玄可喜之論滑汨乎其間故詩書之文歷千百載聖哲代作而其言道言德言性言天言誠敬仁義固未始不相爲終始如一日也昔夏之方盛德也命遠方各圖其土之物徵九牧之金以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不惑於神姦入川澤山林

不逢不若。而宗伯典禮。自王侯公卿下迨於士庶。胥  
祭其當祭之鬼。以禱祀祈禳而無媚於幽昏。非其鬼  
而祭。命曰淫祀。淫祀無福。不得祭也。至其執左道以  
亂政。假時日十筮鬼神以疑衆。與異服異言異行者  
誅。不以聽防之。又如此其防。故道行教明。雖更歷衰  
亂。而餘澤未熄。百家衆說未作。而蕩平之路廓如也。  
及周之衰。明王不興。而其時之士。率能本禮陳義。維  
持論說以相感。聘覲之際。禮樂存焉。劉康公召穆公  
鄭子產。晉叔向。楚觀射父之倫。猶能通知乎鬼神之  
情。而不惑於恍惚譎異之變。孔子至聖。本詩書執禮

以雅言而贊易。以黜八索。不譖怪力。以亂神。王道燦  
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賢而已。皆天下  
之俊也。時君莫能尚。又久而世之治方術者益衆。各  
得其一察。以自好。而法度旣廢。橫議得行。故人奮其  
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先王之道爲衆說  
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恢奇可喜之論。得漫  
漶於土中。孟子憤發其所距楊墨。放邪說。熄淫辭。而  
時方病其好辨。以爲大道者。無以辨爲也。嗚呼。孔子  
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夫道而至於不相爲謀。其去道  
也遠矣。孟子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將率

歎食八人將相食豈不信哉

老子周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史也其

道以無爲根以約爲紀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

不足。浩然獨與神明居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

濡弱<sub>平摹太一刪去</sub>疎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蓋其大也。孔子

適周從問禮焉老子謂之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

朽矣。倒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失其時則蓬累

而行。古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

之驕氣與多慾熊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

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烏吾知其能飛魚

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繪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今見老子其猶龍耶蓋老子脩道德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故望人歎之居久之老子見周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迎有請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著書上十篇所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具存微妙稱難識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或曰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而老子之子宗爲魏將封於段干末孫假仕孝文帝時假生解爲膠西王傳因家于齊今之言老子者以爲歷

商周之代而不衰至漢文帝時爲河上丈人文帝就見焉此何以稱哉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敢問黃帝者人耶非人耶何以至於斯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事可勝觀耶黃帝尚矣女何以爲先宰我曰是予之罪也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間願竊有聞焉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代赤帝撫萬民順天地之紀明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焉曆象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

用水火財物。故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  
百年。亡而民用其教又百年。故稱三百年也。蓋孔子  
去上古未遠。乃其言止此。今之宗黃帝老子者曰。黃  
帝得服食法不死。乘雲而上遷。老子得其術。傳關尹  
亦不死。此又何稱焉。今讀老子書。其精者常無觀妙。  
常有觀微。載營魄抱一。專氣致柔。滌除玄覽。而無爲  
治國也。乃樸散則爲器。而大患爲有身。又言以道蒞  
天下者。其鬼不神。今之言老子者。以爲得五金八石  
九還之秘。以絕穀變化。後使鬼神。此又何稱焉。

佛天竺國刹利王子也。

唐史曰。天竺國即漢身毒國。一云婆羅門。在葱嶺西北。三

之會。臨禪連河。或云刹利氏。世有其國。不相篡弑。又云。有阿育王能後使鬼神行苛政。置炮烙之刑。謂之地獄。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繡。上爲螺髻於頂。餘髡剪爲浮圖。或委之中野。施禽獸。或流於河施魚鱉。無喪紀。之文善天文。筭曆之術。人多學悉。曇章云。梵天法書貝多樹葉以紀事。不殺生飲酒。生周昭王時。氏釋迦。名牟尼。牟尼者。華言能仁也。生而神靈。能指天畫地。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年十九慕道。厭世濁。生老病死相輪轉。爲苦也。辭王宮。求出家。王不聽。則夜從直北門亡去。曰。不斷八苦。不轉法輪。不成菩提。誓不還矣。於是詣雪山中。宴坐者八年。苦行自度。爲淨愛染故。未嘗三宿桑下。蓋其精如此。始佛生。

具三十二勝相殊絕。又行能最高。道旣通。天人神鬼。  
山河大地。含靈蠕動。皆冥爲一體。而真空無體。又辨  
才深智。應緣示化。欲以普度羣生。於是阿若陳懶如。  
白聞法要。而文殊師利。理智冥合。普賢行願。於其道  
外深。其大宗。直信人心。清淨妙明。遍周沙界。無我及  
我所。無衆生。及諸成壞。淨垢名相。以爲道本。諸有靜  
動成壞。淨垢離合。則以爲是諸幻相。是如露如電。如  
夢幻泡影。諸見聞知覺。記憶思惟。則以爲幻心。如陽  
晝空花。即我所成見。雖有非實。於其間流注執着。則  
以爲幻識。如盲摸象。如聾說鐘。名可憐憫。而覺幻即

離離幻郎覺。覺實無幻。寂滅爲樂。則固常住不動。其  
覺於本覺。安固無方便。漸次可得言也。故佛者覺也。  
覺無生。故無起滅。覺無體。故無成壞。覺無染。故無淨。  
垢。覺無量。故如虛空。覺平等。故如法界。覺無着。故無  
中邊。覺無方。故無斷常。覺無際。故正徧知示現而周  
也。故身心色相。外洎山河大地十二種生。皆妙明心  
中所現之物。而動靜離合。恬變通塞。生滅明暗。則心  
所現之境也。境緣心起。心逐境流。則爲業。爲識。爲名  
爲相。沉淪於五陰六八<sub>十八界</sub>。浪生死。而莫能自定。心境不  
二。不卽不離。不取不舍。無智無得。實際理地。則自性

無垢畢竟清淨。周於法界。在二遺。在砂石。在瓦礫。皆妙湛總持。而本際固無際也。斯謂圓頓。圓頓者。理智冥合。證無上者也。無三界可出。無涅槃可證。無聖果可得。非有非無。有非常。非常非無常。非然。非不然。非自然。非不自然。蓋無礙。非空。無空。非覺也。豈有上哉。其中乘。下乘。從禪那入。以證三昧。禪那者。華言思惟脩也。亦云靜慮。蓋定慧通稱。而以殺生傷慈。盜利傷定。淫欲傷慧。爲三大戒。并飲酒妄言。爲五戒。他諸細行防訖。爲具足戒。所爲調御收攝者。甚具。其言法界無邊量。弘闊勝大。能使人霍然自器。盡空諸蘊。如棲苴於

海其博。示廣譬湏洞流轉旁皇焜耀能使人周章四顧如入巨海魚龍出沒百怪變見壹莫測其端倪其直指本心。兄性成佛抽關啓鑰開法眼藏又使人如得髻珠如得迷頭惺然自知不從外得也故所至尊嚮雲集恒與千數百十人俱蓋住世說法者八十年患左脇痛而減居久之其弟子阿難多聞善記憶彙佛昔於廣會所宣說者爲經經有緣起始末所宣戒爲律論則諸羅漢僧所著譏也結集成藏乃其道以耳目不際爲真以不可知爲神以常樂我淨爲妙以無上不可加爲勝獨於形而上者爲證悟而不研

乎人倫物則之實。其爲教皆因其土俗導令恐怖。越諸塵濁。即聖人所存而不議者。往往縱言之。其語天人鬼物。升沉變幻。各視其所脩習爲果報。如轉輪然。啓三途。張六道。爲十二種生之本。則又荒忽譎誑之所自始也。蓋西域人善幻。多桀黠。自周穆王時有化人來。能入水火。破金石。及山川。移城邑。而潛易人之思慮。王爲築中天之臺。甚寵列禦寇之書。所稱西域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雖不必爲孔子所自言。亦不明言其爲佛。而事固皆佛也。斯其來久矣。自齊威宣燕昭王時。王教衰。中國處士治。

道術者。索玄大相益。非聖茂敷。則已有莊周列禦寇  
楊朱墨翟。驄衍之倫。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常爲蒙漆園吏。其學無所不闥。  
然要歸本老子之言。著書十餘萬言。寓言十九。重言  
十七。大抵率卮言也。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正語。  
故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  
地精神往來。而不傲睨於萬物。不譴是非。其於本也。  
弘大而闢。深窈而肆。於宗也。可謂調適而直遂矣。其  
作漁父。盜跖。胠篋。發冢等篇。以詆訾孔子之徒。明老  
子之行。其所稱畏累。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

善著書。攤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難。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而列子秉要執本。清虛無爲。爲迂誕恢詭。驚世之言。莊頗據摭其語。以著書。加恢奇文焉。蓋楊朱及事老子。老子譴其睢睢盱盱。朱聞命。渙然如有失也。其言曰。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從心而動。從性而游。不爲名勸。不爲形役。損一毫而自務。其後驕衍深觀於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

壤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竝世盛衰因哉  
其機祥度制堆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  
原也頗類擇言世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以爲是  
天下八十一分中之一分也爾是名赤縣神州赤縣  
神州內自有九州禹所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  
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又有裨海  
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此者又九乃有大瀛海  
環其外天地之際也頗類擇言界而佛言三千大千  
世界無邊量復弘大過之然衍所言要歸於仁義節  
儉君臣上下六親之紀而佛亦以爲一毫端攝之始

也濫耳。而墨子泛愛兼利。而非闢其道不怒。佛氏大悲先之。則佛教弘闊勝大。固異教之所窟宅。而異教之生。要自中國王教之衰始也。其後宋母忌王伯僑充尚羨門子高之屬。爲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齊威宣燕昭王大信慕之。秦始皇旣并天下。滅諸侯而帝。乃欲益無厭。獨念在不死。於是海內方士咸頌言。海上有蓬萊方丈瀛州三神山。在東北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而去之。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闈。未至望之如雲。及且至。三神山顧若居水王。

臨之風輒去以終莫能至於是始皇帝甘心慕焉遣  
方士徐福東入海求神僊福還言帝曰臣往見海中  
大神謂臣言汝西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曰汝來何求  
臣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西皇禮薄得觀而不  
得取也即引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城宮闕有大神  
金色而龍形光照天於是臣再拜請當何齋以獻海  
神曰今名男子若僊眞音女與百工之事來得之矣  
於是始皇說遣福等齋童男女百工百貨入海求而  
福以所齋留海島中止王不來他還者皆以風爲解  
終莫能至然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

也。後始皇竟不得僊而死。死後三歲而秦亡。漢大宗  
躬玄默爲天下治。卽老子道德之言精脩之。而留侯  
良旣用其翕張與奪之幾。助高帝定天下。已又託辟  
穀從赤松子游以自隱。故先漢尚黃老。習道論。而文  
帝亦頗信鬼神之事。於是趙人新垣平望氣言長安  
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文。東北神明之舍。而西方其墓  
也。天瑞下宜立祠祀上帝。以合符應。祠成。帝親拜郊  
見燭火舉而祠上若有光。輝然屬天。於是貴平爲上  
大夫。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獻闕下。刻曰。天子萬  
壽。平乃爲帝言。闕下有寶玉氣來。已視之。果然。平又

言臣候日當再申居頃之日卻復申於是帝大信其  
久之有上書告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吏治詐得  
乃遂誅夷平及孝武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好僂  
以僂事方術幸者有李少君公孫卿欒大之倫李  
少君故深溝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  
謂七十能使物却老以方徧諸侯人聞其使物从  
不先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以爲不治生業  
而饑給又不知何所入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  
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  
人少君乃言曩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

大父游射。嘗識其處。一坐盡驚。旣見帝。帝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陽訝曰。此器嘗見之齊桓公十年。嘗陳於柏寢。始是乎。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始數百歲人也。少君言。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則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可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能化形故也。於是天子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而事化丹砂諸藥劑爲黃金矣。居

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  
怪迂之士多更來言神事矣已齊人少翁以鬼神方  
見帝帝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能夜致王夫人及  
窩鬼天子自帷中望見之良是於是拜少翁爲文成  
將軍以客禮禮之居歲餘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  
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天子  
識其手書問其人果僞書於是殺文成將軍而之<sub>秘</sub>冀  
得其真明年天子病鶡湖甚諸巫醫畢致不愈上郡  
有巫神下之曰神君帝召置祠之其泉顧獨言病不  
害且要帝愈必會我其泉帝病已遂起幸其泉置酒壽

宮念神君。神君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非可

得見。獨聞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

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

人。闋飲食。故其言行。其所言。世俗之所知。無殊絕者。

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曾莫知也。其後樂成侯上

書言藥大。藥大膠東王宮人。云故嘗與文成將軍同

師。時天子旣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見藥

大而大說。大爲人長美。多方畧。而敢爲大言。處之不

疑。曰臣往來海中。數數見安期。羨門曰。黃金成。而河

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顧恐效文成則

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帝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自求之。陛下誠欲致之，必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禮之，使各佩其信印，以通言於神人。神尚肯邪不邪？然欲致之，必致尊其使，宜可致。於是使驗小方方効，使鬪棊，棊自相觸擊。是時帝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問大言而大詮，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尋封樂通侯，賜甲第。斥乘輿帷幄器物充其家。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於是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示不臣也。

天道者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嘗夜祠其家。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大見數月。佩六印。貨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搖腕自言。有禁方能僂矣。會汾陰巫得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鼎曷爲出哉。有司曰。聞昔秦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烹觴音鴻祀上帝鬼神。遭聖則興。周德衰。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今鼎至。若獸爲符。路旁乘矢。藁蕩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

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廷以  
合明應。制曰可。其秋帝幸雍且郊齊人公孫卿曰今  
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  
書曰黃帝得寶鼎神筴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  
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筴後率二十歲復朔  
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先登于天。卿因  
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不應因  
嬖人奏之帝大說召問卿卿對曰受此書申公。帝問  
申公何人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  
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

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僂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且戰且學僂。百餘歲。然後與神通。於是采首山銅鑄鼎。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者七十人。餘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卿爲郎。使候神於

太室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獨之泰山祠帝使人驗實無所見而五利妄言見其師又方盡不讐帝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緑氏城上甚大類禽獸跡有物如雉往來天子親幸緑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爲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然信不至信不妄精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而用公孫卿言僊人好樓若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作益延壽觀作通天觀金莖臺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越人俗鬼有火災

復起屋必以大用厭服之於是栢梁災用越人勇之  
言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東治鳳  
闕西唐中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曰太液池南  
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  
輦道相屬焉其來年冬帝北巡朔方謁黃帝冢禱山  
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  
上天群臣葬其衣冠自得鼎天子以封禪能合符得  
僊則與公卿諸儒生儀封禪莫知其儀齊人丁公年  
九十餘爲帝言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始皇上泰山  
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故得封難陛下必欲上郎

稍上無風雨遂上封則僂矣於是草其儀數年乃得  
封天子旣登封泰山無風雨災如方士言乃大喜而  
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將可得於是帝欣然庶幾遇之  
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  
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明年夏旱公孫  
卿曰黃帝時登封則天旱爲乾封三年帝乃下詔曰  
天旱意乾封乎且令天下尊祠靈星焉自武帝所興  
祠者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條  
封而毫人謬忌奏祠太一方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及  
三一冥羊馬行赤星山君武夷君諸祠皆太祝領他

方士所興祠甚衆。令自領。凡他名山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其人終則已。莫可悉數也。後封禪旣十有二歲。帝巡行還。徧祠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屬候神人者。獨以大人跡爲解。天子益怠。厭方士之迂恠。語矣。然羈縻不絕者。久之冀遇其真。征和四年。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祀明堂。見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後對羣臣。每自歎嚮時愚惑。爲方士所欺。給天下者悉罷。後對羣臣。每自歎嚮時愚惑。爲方

可少病耳。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當帝時。諸侯王唯獨淮南王安好方術說仙。不喜弋獵狗馬。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而辯達善屬文。天下方術之士咸歸焉。於是與賓客八人者。稱八公於壽春山中。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書。號其山曰八公山。其書原本道德之意。以爲道壽天載地。高深不可際測。舒之幙六合。而卷之不盈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作原道語。道所始。以爲有始者。有未始有始者。有未始有未始。有始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注然平靜而寂。其清澄莫見。宜形。作倣真倣始也。眞實也。繇是上推天文。日月五星。景星。率之等。終而復始之也。

度。作天文。下紀地形。東西南北山川藪澗。萬物形兆之產。日地形。中推四時寒暑十二月之常法。日暉。則覽觀幽冥變化至精。相感通達無極之眇微。日覽冥。以母。人父天母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靜漠而無者。神明之宅。而道之所居也。作精神。於是本經訓王述。治亂存亡。善敗禍福之故。出林川澤。人世兵畧。脩務詭畱。共環奇之事。作內書。二十一篇。欲以牢籠天地。博極古今。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明大道之言也。其中篇八卷。言神僊黃白之術。其外書甚衆。其大較歸於蹈虛守靜。出經入道。剽莊老呂覽尹文子申韓。以爲書。久之。安怨其父厲王之外。用金錢賂遺游士。

奇材。結之爲畔。逆事稍聞。丞相公孫弘深窮竟其獄。而安客伍  
被自詣。吏白發其本謀。甚且。安自剗死。王后荼王太子遷所與  
謀賓客。並收族斂。故華言不實也。而信僊術者。猶往往言安與  
其人八公者實解去不斂。世傳煉五金八石注。猶祖安秘其書。宣帝  
時數有美祥。因脩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五嶽四瀆。皆  
使者侍祠。又祠太室山於即墨。三戶山於上密。祠天封苑火井  
於鴻門。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祠參山八神於  
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朐之罘山。於腫成山。於不夜萊山。於  
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祠。四時於琅琊。巫山於壽良。又立五龍  
山僕人祠。及黃帝夫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膺施。或言益州有金

馬碧雞之神。可醸祭而致。遣諫大夫使持符印來焉。頗復興神僕方術之事。而淮南王故有枕中鴻寶苑秘。畫曰。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諫大夫更生。分今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之。世人莫見。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辟之。言黃金可成。帝令典鑄作。方不讐。而大費繫治。坐誣罔論處笞年。兄陽城侯上書。願入國戶之半贖。更生罪。帝亦奇其材。復以減死。成帝時。以禁祀方術待詔者甚衆。而耗用滋繁。谷永以書諫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曲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僨人服食不終之藥。遂興輕舉。登遐倒。

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

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

晉灼曰、方士詣以藥不授之冰上、冰即消、因假爲神仙道使、

然也、化色五倉之術者

李奇曰、身中有五色、腹中

五倉存則不餓、

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

則不餓、

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

其言洋洋浦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

不可得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

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

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郤

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其心

於神僥之遺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

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治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擊。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陽轍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日。享多儀。不及物日。不享。論語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

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當是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於是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從受道中壘較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忠可書以不敬諭後賀良等復轉以相教哀帝初皆待詔黃門尋坐惑衆誅先漢時言僊者實始尊黃帝未論老子而武帝北伐胡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祠甘泉爲像教之始成帝命劉向較書天祿閣往往見佛書則經像時有然未宣

廣也。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之。得沙門及持其書四十二章以來。所言皆卑卑苦行。云木叉戒。於佛法無當。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設伊蒲塞桑門之盛饌。資冥福。會詔有罪亡命者贖。而英奉黃白繖。統詣相國言請贖。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齊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所贖。助伊蒲桑門之盛饌。後英信方士言。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爲符瑞。冀飛昇。長生男子。燕廣告變。言英謀爲逆。下吏案驗。英廢徙丹陽自殺。而吏得英故所疏。天下嚮方術者人士。

姓名詔窮治於是窮治至累年不解辭轉相連引自  
京師貴戚諸侯至州郡豪傑父老及案獄吏阿附坐  
死徙者以千數夫楚王英之爲禍烈矣乃其初豈遽  
有邪心哉獨好奇尚怪蕩而不正邪誕不經之術入  
焉妖黨比煽滋蔓熾然至絕緒殞身禍延不辜悲夫  
中孚之節曰翰音登于天貞凶言信非所信也桓帝  
頗好二氏言遣中常侍之苦縣祀老子已更祀  
之于濯龍宮設文闕爲壇即淳金鉅器張華蓋之座  
用郊天樂親祀之襄楷上疏言黃老清虛貴尚無爲  
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

愛精之至也。今陛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且肥飲酒殫天下之味嗜欲不去發罰過理柰何欲如黃老浮屠之道乎。尚書奏楷遠經誣上司寇論刑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繇是其法浸盛張角者鉅鹿妖人也初爲奉黃老之道畜弟子稱大賢良師呪符水以已病病頗愈百姓信之角分遣弟子走四方云以善道化民轉相誑惑自青徐幽冀荆揚充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衆至數十萬因密置三十六方大方萬人小方六七千人立渠師爲訛言相誑惑謂天下當

亂歸善道可免災。司徒賜數上言宜勅州郡簡流民護  
歸本部以孤獨其黨毋滋亂而朝廷方崇信道術以爲  
彼其歸善道無爲禁也置不問中平元年角敕諸方一  
時俱起著黃巾爲標識所在燔官府聚掠州郡長吏多  
逃走失據旬日間天下震動東漢以亡而是時留侯之  
裔孫遼陵云得道遇老子於青城峨眉山已又遇之授  
以方術能役鬼治百病而子魯因據漢中其後吳人魏  
伯陽好道術不耽祿仕嘗作周易叅同契凡三卷有卦  
爻序兩之文詆諸以方術學道惑世者甚力而主服食  
大丹亦歸于惑而已參同契曰是非歷藏法內視有所思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陰道

厭九一、濁亂

弄元胞食氣鳴腸胃吐正吸外邪晝夜不卧寐晦朔

未嘗休身體日疲倦恍惚伏若癱百脉

鶻沸馳不得

澄清居累土立壇宇朝暮敬祭祀鬼物見形象夢寐感愧之心懼竟喜悅自謂必延期遽以

大命死腐露其形骸舉措輒有違悖途失樞機諸

術甚衆多千條有萬餘前却違黃老曲折戾九都魏

晉間何晏等祖述老莊之意立論言天地萬物皆以

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有者也陰陽恃以

化生贊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與夏侯

玄荀燦王弼之倫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而倚易爲

玄言阮籍亦著論言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

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

當其無外何以名異當其有內誰得謂殊故自其異

者觀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觀之則萬物一體。  
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於死。則物無不夭。自  
小視之。則萬物無不大。自大言之。則萬物無不小。故  
至人以生死爲一貫。而是非爲一條。譬別之爲鬚眉  
之異名。而合之爲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  
教也。莊老之書。盡意之辭也。夫自是者不章。自建者  
不立。守其有者無據。持其知者無執。故求得者喪。爭  
明者失。寡欲者自足。至虛者受實。是以廣成子處崆  
峒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  
之根。此則潛身者易爲恬。而離本者難永存也。當是

時。天下士大夫靡然風尚。輕蔑禮法。宅心事外。以任誕爲佳致。以游言爲玄眇。甚乃縱酒爲昏醉。而濁汚自若。彼其以禮爲強世。必且以非禮爲性。生彼其外。仁義爲失德而不爲。必且以不仁不義不害於德而爲之。無之爲效。效於此也。時有沛國劉伶者。嗜酒。著酒德頌。自稱大人先生。無思無慮。行無轍迹。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而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泰山之形也。嘗乘鹿車。携酒適郊外。縱飲。使人荷鍤自隨。曰。死便埋我。其任誕如此。籍居母喪。縱於酒。

何曾面質之於司馬昭。所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

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毋令污染  
華夏。而昭常內擁護之。王衍嘗詣羊尚書祐陳事辭。  
甚清辨。羊公弗善也。衍拂衣去。祐退謂人曰。王夷甫  
方以盛名處大位。然亂天下者必此人也。衍深齷之。  
已衍爲太尉。從弟戎爲司徒。列三公。與時浮沈無匡  
救之節。每委事僚采。而游所獎拔。顧於虛名。阮咸子  
瞻嘗謂戎。戎曰。聖人尚名教。老莊明自然意。異乎同  
乎。瞻曰。將無同。戎大嗟賞良久。遂辟司徒掾。人謂之  
三語椽。於是天下士。皆浮誕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  
以釋其蔽。曰。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遂

薄經世之務。高浮游之業。人情所徇。名利隨之。於是立言籍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職業。謂之雅遠。居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儀。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以有爲分者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繇於心。不可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繇於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繇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狀習俗已成。而顏論亦徇。生執有偏指。不參終莫之能救也。於是俗流放政壞敗。而氐羌胡羯交亂于土中。元嘉之亂。石勒執大尉衍等問晉故。衍神。

情閑定其陳禍敗之繇。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  
計不在已。因勸勒當尊幾免難。勒怒曰。君少壯登朝。  
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  
君而誰。夜攀牆而殺之。然風流所漸。迄東晉不改。當  
是時。惟荆湘督陶侃。綜經世之務。聰敏恭勤。未嘗少  
閒。終日常歛膝危坐。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  
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  
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有縱酒爲玄言廢務者。  
則曰。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  
其衣冠。尊其瞻視。何有蓬跣沉放。自謂弘達耶。其卓

然如此當是時世所傳有道術得僊者稱旌陽令許遜其有方技多神變稱太史令郭璞景純而遜爲旌陽實精脩道德五千言之旨以化民去貪鄙除煩細脫囚繫與民自新民悅服如父母其聽訟先教以忠孝慈慎仁忍勤儉近賢遠姦而發摘如神吏不敢欺患民難戶曉爲文誠甚具擇秀民之有德行者若耆老委之勸率民以無訟久之棄官歸民裹糧而送者蔽野家戶祝如神明有隨至其家願服役終身不返者蓋深於道不毀於教如此始遜問道於女師謐母母以所愛孝道明王之法授之日一念不欺爲忠一

事不苟爲孝故所居而化東晉之亂環所居百餘里  
賊盜不入閭里宴安暨陽人任谷自言因息耕樹下  
與神遇遂有娠彌月神以刀穿其陰下出蛇子一因  
遂成閻人自名有道術能僊得召見宿留宮中史璞  
上疏曰臣聞爲國以禮不聞以奇表所聽惟人故神  
降之福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中况谷妖詭怪人之  
尤者而引之禁中供給安處營講肄之堂邇殿省之  
側塵點日月穢亂天聽臣竊惑之陛下若以谷信爲  
神靈則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當敬而遠之若以谷  
爲妖蠱詐妄當投畀裔土不當令出入省闈也若以

爲神祇告變。爲國作眚。則當克已復禮。以弭其災。若以爲陰陽陶蒸。變化萬端。則谷亦獨爲狐狸魍魎。憑凌作樂。不當令其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忝荷史任。敢忘其直。則知道者術之原。而奇表詭異。即深於其道者。亦固不是之貴也。其後晉益衰。錢塘有杜子恭者。得秘術。嘗就人借瓜刀。主求之。不與。嗟曰。行當還卿。旣而主去。至嘉興。有魚躍入舟。剖之。得刀。其神效類此。琅琊孫泰。世奉五斗米道。訖而師事之。傳其術。百姓神之。竭財產。進子女。以爲其逮。獄流廣州。大子傳王稚言於晉孝武。以泰知養性之方。得召見。稍

遷輔國將軍至新安知晉祚將終收兵聚貨謀作亂被戮而恩  
民以爲秦兵解實竄去不死兄子恩逃海上則群走海中資給  
之恩遂聚徒反海上會稽內史王凝之亦世奉天師道不出兵  
亦不設備官屬以請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不  
足憂恩遂陷會稽殺凝之而勢猖而晉方發會稽吳興等八郡  
免奴爲民者實京師充兵民大譁爭歸息竝時起殺長吏應恩  
衆數十萬時三吳承平久民不習戰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自  
稱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食支  
解之所過焚廬舍刊木堙井其後竟破滅赴海自沈死妖黨及  
妖妾猶以爲恩水解去而仙也實不死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

爲主循神采清秀。少從沙門惠遠遊。能玄言。衆彌嚮附。遂破額。  
南豫章犯建康。江表大震。竟爲劉裕所破而滅。自恩初入海。所  
從虜男女戰死。及自潰弁流離被者者。不可計。至恩死。乃始無  
遺餘。嗟夫。術異者。終同吉。乃禍至此。夫當是時。天下慕老莊最  
盛。而沙門大士。往往爲清虛。不著亾。相涅槃之說。日浸以精。會  
天竺僧佛國澄鳩摩羅什。自西城來。善西域幻術。中國益尊奉。  
澄來洛陽。常服氣。能積日不食。能誦神呪。使物腹旁有一孔。室  
以絮。夜宴坐發之。光照室中。又每齋輒詣水旁。從孔中。引腑臟  
滌灌。灌已。腹中又能懸知人意。心逆順。爲避就。石勒不能害。顧  
尊奉之。又以其前知軍吉凶。能起危疾。號大和尚石虎之世。被

以綾錦乘以雕輦常侍以下助舉。畢王公翼登澄時以隱語發  
機事。事已輒效。虎嘗引澄入閣。澄忽詫曰。脅下有賊。自浮圖以  
西殿以東皆血流。慎勿東杜后曰。和尚耄耶。安所得賊。澄卽轉  
語曰。六情所受皆爲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爲愈耳。後二  
日。虎子宣刺子韜於浮圖下。欲因弑虎。以澄先識。不往。臨而免。  
虎又饗之太武前殿。澄微吟曰。殿平殿平。棘子成林。發殿下石。  
棘生焉無何。而冉閔之禍作。閔小字棘奴。故以諷虎不悟。而石  
氏竟滅矣。先事時。澄啓營墓。鄴西而處。鳩摩羅什性早通黠慧。  
秦王堅遣呂光迎之。光還聞秦滅。止。王京。什。四亞。涼。久之。秦王  
與破涼。迎以來。蓄妻妾自若。其徒亦請得置妻子。什方食。曰。吾

不汝禁也。然吾所能汝各各能聽汝矣。取針置食器中雜諸餚食之。其徒各駭怖謝不能。於是不敢言畜妻妾事矣。什先姚氏滅亦死。興用毗盧法燬其屍。盡化唯舌存。什善解中國諸方言。於是以華音譯西域經論。後滋苛。譯得經論三百餘卷。而西域經論精者益往往廣布傳。或以爲中華文士好佛者剽老莊言相助爲揚詡。夫六代迄唐文最不振。即僧於佛義無精解者。當誰爲助。爲言哉。非事實矣。沙門慧遠於中國僧最深。陶徵士潛從之游。結白蓮社者也。聞羅什來自西條中所疑爲偈馳問之。其偈言旣已捨染樂。心得善攝。否。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否。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意。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

幸願示其要而羅竹答之言。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滯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來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蓋疵之也。而羅什言天竺國俗重文製。地殷中國人集靈聖。其宮商體韻。以八絃爲義。凡觀國王必有讚德。故見佛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其式也。但改梵爲秦。失其蔚藻。雖得大意。殊隔文體。譬之嚼飯與人。非徒失味。覆令嘔噦耳。自吳太帝來。江南已有塔廟。然未盛行。至是江左名人范泰謝靈運之倫。競言六經法度。本任濟世。必求妙道。當以佛爲指南。梁武

既滅齊得國已信沙門寶誌嚴事之受浮屠戒日惟一食食惟菜羹糲飯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絕房室三十餘年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敕織官文繡不得爲人物鳥獸之形恐裁剪疑殺生詔宗廟以麪爲犧牲以割殺乖冥道止酒飲罷宴遊非祭祀饗祀及諸法事未嘗作樂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危坐爲止觀即盛暑無袒裸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用浮屠言尊佛法僧喜施舍三捨身同泰寺公卿具賛詣寺贍已乃還多造塔廟公私耗損已詣同泰寺講三慧經四閱月始解是夕浮圖災梁主曰此魔也宜廣法事厥

勝之起十二層浮屠益壯持佛大悲戒斷重刑輒終  
日不憚或謀逆事覺相對泣而宥之繇是王侯恣橫  
至白晝殺人牧守貪黷部使擾州縣盜賊縱橫無忌  
良民大困用浮屠戒無恪愛而士民爭豪華不務農  
都邑無半年之儲獨資四方委輸參軍郭祖深度帝  
不可勸諫輿櫬上封事言臣聞人爲國本食爲人命  
禮曰國無六年之蓄國非其國語重穀也今年歲登  
稔人有饑色而都下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  
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其諸非法養子  
女爲白徒尼者皆服羅紩蠶俗傷法今普天信仰不

務農桑。談彼空岸。夫農桑者。今日之濟育功德者。將來之勝因。豈可墮本勤末。置邇効賒也。終不聽已。梁主夢中原牧守以地降。而東魏侯景果以河南叛來附。異之。內歎然不自戒。封景河南王。助之師。師覆于彭城東。魏移檄數之。以爲其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靜。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災異降於上。怨讐興於下。傳險躁之風俗。任險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外奪。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雖辭出詬詈。而灼見情實。貪癡合矣。其後外崩中潰。一如指斥者。

之言。先是齊永明中。始安人龔玄宜者。自稱神人與王郎

玉版能吹紐成字。惑衆爲奸利。自稱龔聖人。前後  
郡太守敬事之。衆附且亂。內史裴昭明付獄案罪。  
亂乃已。其在魏。嵩山道士寇謙之脩張道陵之術。  
爲符水禁呪。已自言遇老君降授辟穀輕身之術。  
命繼道陵。爲天師。已又遇仙者李譜。文曰老子之  
玄孫也。授之圖籙真經。使輔佐北方大平真君詣  
魏。自陳朝賢未之信。而光祿大夫崔浩。悅其玄言。  
自信之。師受其術。上書言。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  
圖洛書皆寄言於禽獸之文。未有若今。日人神接  
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在古無並。豈可以世俗之

常慮玩忽之哉。浩素不信浮屠之說。而博學多通。有重名。爲上下所倚信。於是魏主欣然遣使祭嵩嶽。設重壇於平城東南。爲天師道場。尊事之。日集數千人。於是謙之言。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所未有。宜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從之。詣壇下再拜受符籙。作靜輪宮。高不聞鶴犬聲。冀以上接天神。功費以萬計。而浩素詆佛曰。何爲事此胡神。從魏主之長安。入佛寺。見中有兵器。出以白魏主曰。此非沙門所用。有之必與。蓋吳通爲亂。魏主怒。立按誅。闔寺沙門。發其宮。大得釀器。及窟宅婦女。浩因說魏

主移征鎮諸有佛像胡書悉焚毀而沙門無少長咸  
阤敕自今事胡神造經像者門誅嗟夫上失其道民  
漫漶無歸心窮困者無所生其命逃沙門以自生民  
則何罪乃比而誅之不適甚過甚矣乎滅生理矣明  
年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太武以弑殞而天神不  
哀再傳而孝明專尚釋氏胡后擅朝極土木靡麗以  
事佛民至有盡戶爲沙門者李瑒言禮不孝之罪莫  
大於絕祀今愚民背禮肆情缺當世之禮而冀將來  
之福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  
鬼教乎今南服未平民避戍役若復聽之恐比屋皆

沙門矣。都統僧暹等以瑣謗佛法爲鬼教。泣訴之大

后。太后召責之。瑣曰。禮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傳曰。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佛生本人也。死則鬼也。何

謂謗乎。而劉畫爲齊高歡言。尼與優波女夷。寔僧之妻

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尚

四百餘萬。六月而損一胎。則年族二百萬戶也。不省。

益至是而中國九土無慮皆奉佛靡憊。乃其效可觀

矣。唐興太史令傅奕上書言佛。在西域路遠言妖。漢譯胡

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

易服以逃租稅。僞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

功德不憚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有命自天刑  
德威福關之人主而愚僧矯詐皆云繇佛竊人主之  
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夫自漢以前未有  
佛法而君明臣忠祚年長永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  
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宣足爲明鏡今天下僧尼  
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  
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下百官議惟太僕卿張道  
源是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  
法請按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  
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瑀不生空桑而遵無父之

教非孝者無親。瑀不能對。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帝亦惡沙門道士。違戒律而苟

沙門。奕精冤術。數書而終不之信。嘗

僧自西域來。

征衙也。詔汰

能呪人令死。已復呪立生。帝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

邪術也。臣聞邪不勝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命僧

呪奕。奕疑立自如。頃之僧忽自仆。不復蘇。又有婆羅

門來。言得佛齒。所擊輒碎。士女輒瘞。往觀。奕謂其子

曰。吾聞西域金剛石最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

之。蓋往試焉。應手碎。觀者乃止。太宗嘗謂奕曰。佛教

至玄妙。卿何不悟真理。奕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譏

彼土用欺愚俗中國邪僻之人用老莊玄言傳益之  
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又作十二  
諭集晉魏來駁佛議者彙爲高識篇上之年八十五  
而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蓋貞一不貳如此奕  
州鄴人初僕射瑀在高祖時親幸用事而太宗在御  
簡房杜魏諸賢爲輔佐親倚之瑀見疏而恚面訾之  
不納請出家帝許諾瑀旋自背之帝手詔曰梁武窮  
心釋氏簡文銳意沙門傾帑藏以給僧祇禪人力以  
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假餘息於熊蹯引  
殘魂於雀殼子孫覆亾不暇何果報之爾殊也瑀踐  
覆車之餘軌襲亾國之遺風棄公就私身俗口道往  
朕謂張亮卿旣事佛何不出家瑀卽自應請先入道  
尋復違異廻惑在於瞬息可否變於斯須豈異瞻  
之量乎可商州刺史除封邑後染主營子也初

釋迦牟尼入滅時拈一花示衆衆莫喻惟弟子摩訶

迦葉者微矣。釋迦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門。付迦葉矣。舉所衣裳。及所持鉢授之。所謂不立文字。敍外別傳者也。自是世授其高等第。子以爲信。蓋二十八傳而達磨者得之。東航海至廣南。蓋梁武帝時也。梁武嚴事佛。廣南宮守言。西域有僧來因禮延至金陵。帝召見嚴事之。問之曰。朕即位來造寺寫經度僧者不可勝紀。富有功德否。達磨曰。實無功德。帝問何也。達磨曰。是於佛法。爲有漏果。爲有爲法。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已意屈。已復問聖諦第一義。達

磨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達磨曰不識帝復不

喻

羅文莊欽順日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種種糜費之事日新而月盛世之詔

佛求福利者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聞如不聞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磨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

爲禪家初祖乃有此等本外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焉

達磨遂北渡江止少林寺面壁坐者九年滅者矣

已得僧慧可授焉

僧慧可參達磨天大雨雪可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磨問何求可

日我心未安乞師與安心磨曰將汝心來與汝安可良久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竟於是

宗入中國又大傳而新州僧慧能頓悟其宗曰何期

自性本來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

具足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於是大闡其法於

韶州曹溪。其說法。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妬。無貪嗔。名。自性戒。即自心覩善惡境相。一不搖亂。名。自性定。即自心清淨智慧。不造諸惡。雖脩衆善。心不執着。名。自性慧。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本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法足慧足。曰佛。名兩足尊。或曰。心無人我貢高。貪愛執着。曰法。名離欲尊。心於福慧。一切塵勞愛欲。皆不染着。曰僧。名衆中尊。蓋即自本心見性成佛。不離平等日用而具也。語益圓通。武后時。遣中人薛簡。隆禮迎致之。不赴。於是天堂地獄。福田果利。既足以訌誘愚俗。而五宗雲布。南嶽爲仰雲門去良淳

機鋒露。霍世高明。七叉籠罩。其中無能自脫者。而僕  
爲教益昌。自天子侯王公卿。咸尊奉其道。涓焉者至。以  
當是時。武后旣誅。鋤唐宗室大臣。爲淫虐。而心內歎  
於地獄果報之說。欲佞佛求懲免。禁天下屠殺漁捕。  
造寺施經。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糜費巨億。御史李  
嶠言。造像錢。今一十有七萬餘緡。若以平施度。可濟  
一十七萬餘戶。遂其饑寒。省其勞役。人神胥悅。功施  
無窮。御史張廷珪言。夫佛以覺知爲義。因心而成。不  
可以諸相見也。住於相。而布施非希有法。信如所言。

則陛下雖傾四海之財。竭萬人之力。窮山木爲塔。極  
冶金爲像。勞甚費多矣。而彼猶以爲有爲之法。不足  
貴也。佛標坐夏之義。云愍蟲動。不傷其生。標徒行之  
義。云愍畜獸。不傷其力。標隨喜行丐。云愍蒙愚。不責  
其財。今此營建。開發盤礴。峻築基階。輒壓蟲蟻。動盈  
巨億。傷生多矣。役鬼不可。唯是人功。工匠貧窶。朝驅  
暮役。勞苦饑渴。坐致疾疹。竭其力矣。營築之資。僧尼  
是稅。而僧尼類多貧乏。州縣徵輸逼迫。經營鬻賣。轉  
輾以充。怨聲載路。盡其財矣。且邊朔未寧。軍資益急。  
天下虛耗。百姓疲弊。何必勤於佳相。周蒼生之業。豈不

不急之務乎。以時政論則宜先邊境。畜府庫以養人  
力。以釋教論亦宜救苦厄。滅諸相以崇無爲。后從其  
言爲罷役。已革后專國事。佛尤謹。僧慧範爲銀青光  
祿大夫。上膺公於東都作大像。府庫虛耗。中宗及后  
皆重之。無敢指目者。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贓四十  
餘萬。請寘法。帝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大事。陛下賞  
已妄加。豈宜。刑復妄貸。帝乃黜慧範放焉。尋遣使詣  
江淮贖生。以所在官物充直。中書舍人李乂諫曰。江  
南水鄉。以採捕爲榮。魚鱉之利。黎元所資。聖慈含弘。  
恩周鱗介。而生成之惠。未洽於生民。臣竊惑之。夫江

湖之生育何窮。而府庫之僕支易殲。贖少則所濟何  
幾。用多則常支頓虧。且鬻生之徒。唯利是視。錢刀日  
益至。即綱罟滋益多。是名贖之實殺之也。未若回赦  
贖之錢。減貧困。徑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當是時。貴  
戚爭營寺度僧。富戶彊丁削髮避役。開元初。相崇爲  
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深  
武。未免禍殃。必度姦人。壞正法。何爲。帝從之。沙汰萬  
二千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禁百官之家。毋與僧尼  
道士通。後肅宗事佛。以天成地平節。於三殿置道場。  
以宮人爲佛菩薩。北門武士爲金剛神王。召大臣膜

拜圍繞相鎬諫曰天子之道在愛養蒼生統一百萬  
未聞事佛飯僧能致理者也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  
以小乘撓大慮不聽楚州尼真如自云恍惚登天見  
上帝賜以金寶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鎮之群臣表  
賀詔改元寶應乃無何太上皇崩西內帝以驚悸崩  
皇后崩於弑代宗初未甚信重佛法時相元載王縉  
杜鴻漸皆佞佛縉尤甚不食葷血鴻漸以使蜀還無  
急飯千僧及卒皆命僧祝髮造塔葬帝嘗問佛言報  
應信有之耶載等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  
以致此福業已定即小有災厄終不能爲殃故安史

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豈人力。

何得言無報應也。帝繇是深信之。常於禁中作內道

塲飯僧。晝夜梵唄以資福。有寇至。則作盂蘭會。背祖

宗像。分供塔廟以厭之。內出仁王經。載之寶輿音樂

鹵簿前導。百官班迎。從至資聖慈明寺。講誦爲禱禳。

寇去。加賜乃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國公。出入禁闈。

權移貴勢矣。載等入侍。時多談佛事。不及於刑政。繇

是民皆承化。廢人事而奉佛。鳳翔法門寺塔。相傳有

佛指骨。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和。憲宗迎致之。留

禁中三日。歷送京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唯恐後。

刑侍郎韓愈上表言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有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餘當此之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歲武丁五十歲率其年當亦不減百歲周文王武王年俱九十九歲穆王在位百年其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十餘穆王在位百年其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

齊梁陳元魏而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食止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繇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受隋禪。下議除之。當時辟臣不能深明先王之道。古今之故。不能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陛下神聖千百年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今。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辟僧迎佛骨。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

內又令諸寺遙迎供養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焚頂燒指千百爲群解衣散錢自旦達暮若不卽加禁遏必有斷臂彎身以爲供具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故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不同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而止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薺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糾其失臣實

耻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上觸諱惡謫刺潮州。自唐高祖時。晉州人吉舍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曰。爲我語唐天子。吾爲老君。吾而祖也。吾欲食於此。詔即其地立廟。貞觀中沙門玄策西至天竺。得梵本經論六百餘部。以來後半天竺。得其國方士娑婆寐。以來自言壽二百歲。有藥能長生。太宗館之金飄門。發使詣婆羅門諸國。採所須藥。藥不就放還。而他方士采集靈薦異石。煉爲藥。積歲乃就。帝服之成渴痢而崩。已高宗猶欲餌。

浮屠所治藥東臺御史郝處俊諫曰命有脩短不可  
延也異方之劑性品未諳不可試也先帝詔浮屠案  
秘方煉藥服之遽而大漸上醫莫知所爲群臣請顯  
戮其人議者以爲恐貽萬世笑而止此前鑑也乃郤  
不御頃之婆婆寐復自天竺來李勣曰此人容髮衰  
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乃遣歸未及行而薨中宗時  
鄭普思以幻術依鬼神爲姦見親幸出入宮禁拾遺  
李邕曰普思詭邪不可邇也其言誑惑非可信也陞  
天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耶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  
天下非今可得也能致神人耶秦皇漢武且因之永

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就佛果耶。梁武帝且因之。永  
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治鬼使物耶。墨翟于寶且各  
獻其主。永有天下。豈繫今哉。堯舜稱聖道。在人事。敦  
睦平章。不聞以鬼。帝不省已。曾思以妖幻愚衆徒黨。  
徧岐隴。遂煽亂。中丞環捕論死。詔勿治。環廷爭。不能  
得。司直范獻忠憤發挺前曰。環爲國大臣。不立誅逆。  
豎而請之。其罪大矣。臣請先斬環。明曾思之辜。於是  
僕射魏元忠顧旨曰。環長者用刑不枉。曾思法當死。  
惟陛下屈意伸法。帝不得已流儋州。玄宗時。方士張  
果自言。於堯時爲侍中。能僊。帝信之。以爲銀青光祿

大夫號通玄先生。無何，姪帝以爲尸解去不外，於是尊老君爲聖祖。玄元皇帝尊其父周上御史大夫敬。日先天太上皇母益壽氏號。先天太后置玄學博士。於是方士咸來言見老君言有玉板石記有妙寶符在某名山。指使者往求輒得之。天子大悅。或頗發其姦不罪也。而李林甫等皆逢帝意。請捨所居第爲觀。祝帝壽。會祿山亂而廢。初方士言。逐甲術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壇於東郊。四孟月祀祠之。制曰可。所用牲玉侔天地。在太清宮上。肅宗親謁祠而王璵逢帝意爲祠祭獲寵。致位宰相。帝不豫。卜祟在山川。璵

自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皆盛服乘傳行。

中使爲監。因緣爲姦利所。至千請邀賂遺。一女巫年

盛而豔。挾惡少數十人。自隨宿黃州傳舍。戶晨扃不

啓。爲淫縱。黃州刺史震。破鑰入出。女巫諸惡少於卧

內斃之。得贓賂數十萬。震籍以聞。且請贓錢代貧民

祖。發中使遣歸。帝無以難也。道士李國禎以道術見

奏皇室仙系。宜脩崇。請於昭應縣南三十里山頂。置

天華上宮露臺祠。天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

古伏羲媧皇等祠。於縣東義扶谷故湫。置龍堂。許之。

時歲饑。民殍死。昭應令梁鎮表諫曰。臣聞國以人爲

本害其本則非國禱以人爲主虐其主則非神昔之聖王愛其人而慎用其財力敬其神而虔恭於祠祭故神享其明德而降之福人受其大賴而盡其力然後神人以和而國家可保也昨蟲賊作孽水旱爲災徧於王畿而臣縣最苦則神之不能禦大災明矣又何力於陛下而列祀之哉且以殘弊之餘當凶荒之歲僕億王事已不堪命更奔走鬼道何以聊生臣又聞天地之神尊之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饗陛下亦何必廢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說走南畝之夫殺東隣之牛而冀非妄之福哉且陛下宗廟之敬極矣尚無

一月三祭之禮。如宗廟之靈。等以親疏。較以厚薄。其  
何辭以對。天地。婆父。言甚不經。上天震怒。貽瀆襄之  
責。又何詞以解。夫湫者。龍之所居也。龍得水則神無  
水則不神。今湫竭久矣。龍安所存。陛下又崇飾祠宇。  
豐潔薦奠而祠之。爲去龍之穴。破生人之產。人且怨  
矣。神何歆焉。其道君三皇五帝。國有堯典。官有常禮。  
其來已久。宜歸於本所祠祭。又何必勞疲民爲之役  
哉。彼方士者。直以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祠祀則  
受賑。在勢則弄權。是以鼓動禁中。熒惑天聽而不悟。

人神胥忘。災孽且生。罔上害人。左道亂政。罪在不赦。

也臣願沉薊縣之巫所興兩祠以禱宜停訖帝從其  
言憲宗時方士柳泌自言能采百草合服食藥爲長  
生今天下靈藥多產天台山誠今得官其州宜可求  
帝信之以爲台州刺史諫官交諫帝怒曰煩一州之  
力爲人主致長生臣子獨愛之乎繇是莫敢言泌至  
台驅吏民采藥無所獲而懼跳山中欲遁浙東觀察  
使逮送京師帝終信之復待詔翰林服其藥起居舍  
人裴麟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當受天下之利同天  
下之樂者當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  
考皆是道也自去歲來所在多薦引方士名能僊臣

竊以爲過矣。天下真有僥幸人。彼何求於世。必且深潛  
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鬻。驚  
衆者。皆不輒逐利之人。不可信也。况藥以已疾。非朝  
夕可常餌之物。而金石酷烈。有毒難化。又益之以火。  
始非五臟之所能勝也。古君飲藥。則臣先嘗。乞今獻  
丹者。先餌一年。驗之。卽真僞辨矣。帝怒。貶江陵令。而  
帝竟以服丹發躁崩。穆宗卽位。誅柳泌。已復惑左右。  
餌方士藥。處士張臯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和則  
壽命究於高年。嗜欲勝則疾疢作。作則形神濱於傾。

台。比古之聖賢。不以外物撓耳目。不徇聲色敗性情。

而和平之福期集也。易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孚惠心。以攻疾無疾不可試。孫思邈有言。人無故服藥。藥氣偏有所助。令人臟氣不平。思邈精識高蹈。深達攝生而爲言。若此可謂洞事理矣。夫寒暑乖節。資方劑祛逐。尚須重慎。故禮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施於凡庶。且然。况於天子。可自輕乎。先朝暮年。頗好方士。徵集非一。嘗試亦多。顧致危疾。此陛下所親見。何可踵前車。貽後悔也。不聽。而帝復以餌金石崩。於時韓愈著文。言服食說。不知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堅。他載籍所記。及耳聞無論。乃日所見名人。親與

游而以藥敗者多矣。歸工部登旣服丹得病。自言若

有燒鐵杖自顛貫下者。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呼

號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歲以斃。

殿中侍御史李虛中能以人始生年月日所值辰支

干。生勝主。凡王相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而處其歲

時。百不失一二。後於蜀行必方。能以水銀爲黃金。成

服之。冀不死。謂愈曰。吾夢泰山裂。流赤黃物如金。旁

有人曰。是所謂大還者。今三矣。已疽發背死。愈追占

其夢曰。山背象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還者。大歸其

告之矣。刑部尚書李遜。遜弟進皆死。曰我爲藥誤襄。

浮舸來屏人言我得秘方不可獨不死今遺子可用  
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病二歲死盧中丞坦死  
時涓出血痛不可忍乞死乃死祈不死乃速得死謂  
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醯醢人所常御人相厚勉  
必日強食今惑者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減節  
鹽醢以濟百味豚魚鷄三者古以養老賓祭今反曰  
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設禁忌十二三不信常道  
而務鬼恠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  
道者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不死

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當是時。天下之言。不之老。則之佛。佛老之言。盈天下。而愈獨昌。言以排其惑。大者具愈傳中。方謫潮州時。頗鬱抑。不得志。見禪者。大顛顧悅之。以爲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所侵亂。及南還。與留衣爲別。則知愈所爲。闢佛者。獨福田利益。闢老者。獨服餌丹石。其大者。遺君臣父子。而二氏之縉。看固莫之能難也。敬宗時。天子惑浮屠方士家言。二氏者流。待出入中禁。狂人杜景先上書言。其友周息元者。蓋數百歲矣。可招遣宦

者。至折西印之詔在所。驛使。遣節度使李子德輪上。

蹠言古道之高者莫甚。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如。廣  
轍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視無聽。抱  
神以靜。形將自正。無燄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  
守其一。以處其和。故脩千二百歲。而形常不衰。玄元  
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  
益於子之身。陛下誠脩軒后之術。物色異人。雖使廣  
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無或出此。臣慮今所  
得者。皆惟迂之士。使物淖氷。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  
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術。未有御其藥者。故  
漢人稱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壽。儻必致真。隱願止。

師保和守一之術。母輕及藥。不報。而息元至甚寵。自

言與張果樂靜能游。詔畫工肖其狀。爲圖以觀。終帝

世無他驗。文宗立。乃逐。武宗時。倚德裕爲相。而信僊。

方士趙歸真。以法籙幸。德裕曰。敬宗時。是嘗以詭妄

術入中禁。而敗。今奈何引以自近。帝曰。朕居中無事。

時與談道滌煩耳。庸何傷。至於政事。必委卿等平章。

百歸真。庸有惑乎。德裕曰。小人見勢在則趨。若蛾之

赴燭。旬日來歸真之門。車轍滿矣。然終莫能奪。會帝

患僧尼耗蠹天下。而歸真等亦毀佛教。自詭。欲去之。

於是詔天下節鎮。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餘。僧尼竝

勦歸俗鋟像鐘磬歸鹽鐵使鑄錢鋟像委本州鑄器。寺立期毀撤遣御史分道督之天下所毀寺四千

五百人收良田數十萬頃五臺僧多亾奔幽州相德裕聞之召進

奏官謂之日速歸語本使五臺僧爲將必不如幽州將爲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爲爲逋逃作淵藪虛取容納名汙人口乎獨不見劉從諫存時招無筭閑人竟成何益佛仲武懼封二刀付居庸關日有遊僧入境者斬當是時佛法大屈而天子顧益惑志於僊以餌金石病方士以爲不病寘換骨且得僊藥益進而崩先是徐州王智興詭言爲天子誕月築壇泗州度僧

尼以資福募願度者人輸錢三千江淮間民奔走之。  
德裕時爲州節度即疏言臣閥所部以開壇渡江者  
日數百人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丁髡落避徭賦。  
前至誕月將失丁男數十萬也詔徐州禁止亳州浮  
屠詭言得水泉可愈疾號曰聖水飲者不得近草血  
瘡危者率多死而轉相流聞至斗三十千南方之人  
率十戶餽一人往汲汲者益它汲轉鬻於道相欺牴  
滋甚德裕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於妖神。  
古人畏之請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其不惑如此宣宗

明果然少事佛事。曾旣卽位務反會昌之政爲盡復

廢寺度僧尼

溫餽

而辟僧安坐華服美食精饌率十

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十七萬人始得蘇息也陛下縱不能如武宗奮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使重耗天下乎願降詔澄汰庶百姓息肩不報中書門下奏陛下

崇奉佛氏群臣莫不奔走恐財力糜敝願委長吏樽

節禁私度僧尼從之懿宗佞佛造安國祠設寶座高

二丈構以沉檀雕鏤龍鳳葩藻上施複坐四隅立瑞

鳥神人高各數丈磴道以升前被繡臺錦檐玲瓏精

絕已迎佛骨於鳳翔設金銀爲刹絡珠玉爲帳集孔

鵲飾之下者尋丈高且倍之每一刹舉者各數百人

香輿彩幙相屬於道比至天子下安福樓投地膜拜

流涕霑臆。繆國費不貲。無何帝崩。嗟夫。主之不明。惑安所得解哉。當是時。盧龍使劉聰弑父濟。請後。旣得軍。而內見其父兄數爲祟。以浮屠法。賊殺父母可供佛禮。僧而戲也。乃衣食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禳。幾免禍。又中自嫌。嫌憇祠塲。乃安居卧內。輒驚悸不能寐。於是請棄軍。削髮爲浮屠。以印授留後張玘。夜遁去。狂走宛。定州淮南節度使高駢。多智習兵。數立功擅地。而惑志於鬼神。方士呂用之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駢于寵利。殷善辨苦空守一。挾邪術禱祠。駢信之。日事於焚修。駢故於鄭。相破有郤。用之覘知之。

謂之曰。今相國遣劔客來刺公。夕至矣。懼。問計周。  
日。張先生妙玄女術。豈憂盜哉。請於守一。守一乃使  
駢衣婦人衣。夜伏地室中而守。一代居其處。夜擲七  
首於階。爲格鬪聲轟然。久乃阒然。駢大怖起。蒲伏代  
張先生禱。願幸勝。旦起視。則守一危坐自如。顧唉曰。  
昨幾落奴手。視庭宇。則血滂然。蓋先以彘血四灑爲  
信云。於是駢涕泣稽謝。更生已。又刻青石爲奇字。  
曰。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寘駢所。駢得之喜。用之日。  
玉皇以焚修功著。將補公真官。計非久。鸞鶴且降矣。  
其時用之等謫限。適且滿。幸同歸玉清。駢愈益喜。信

事之。然二豎固無他長。獨厚賂駢左右。伺得其動靜。  
輒危言示前知爲欺罔。而宣言神僊不難致。恨學道  
者不能絕俗累。故不來。駢乃悉屏姬妾。謝賓客。將吏  
不聽見。請見者。令沐浴齊祓。已乃聽入。人拜起。纔竟。  
輒引去。詆之者輒死。故終已不聞。已又請募驍勇二  
萬。號莫邪神府軍將之。因得軍。繇是衆怨積。而將帥  
外叛。用之守。一皆誅死。人發其窟宅。得桐人。書駢始  
名于胸。桎梏釘腎之。爲厭勝。高氏以亾。後唐主煜信  
浮屠法。日飯僧。求福利。每朝退。與后服僧衣禮佛。手  
足成贊疣。宋祖聞其惑。可憐也。遣少年有口者僧徑。

渡江見之與談佛大乘唐主大信重之稱一併出世  
尊依向。不以治國守邊爲意。李氏以亾嗟夫非類誕  
人業安可狎哉。宋雍熙中京城外有僧信浮屠法苦  
生死欲脫離。將積薪自焚。帝聞惡惑衆。配流邊遠州。  
謂宰相曰。近諸建寺觀猥冗。卽數十椽輒請名額自  
詔誑閭閻爲姦。其詔州縣寺觀非舊著籍者勿聽治。  
始老子獨以清淨無名名道。燕秦漢武時乃始言飛  
僊變化。亦間雜禱祠。已乃有丹藥符籙醮祭之說。用  
超祓鬼獄。頗盜襲僧瑜伽家言。流失益遠。祥符中天  
子信王欽若言。以澶淵盟契丹爲國辱。常怏怏不樂。

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必以兵取幽薊。乃滌此耻耳。帝歎然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莫如封禪。封禪帝者盛事。可鎮服四海。示外國靈威也。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爾。帝爲默然。更問其次。欽若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拜之。以彰示天下。於天瑞無異也。河圖洛書是已。帝沉思不答者久之。會幸秘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信有之乎。鎬老儒不測。帝意漫應之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意乃決。已而皇城司

奏有黃帛曳左丞天門南鷖尾上令中使祝之。帛長二丈許。函有書。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豈天降之書耶。於是帝乃言。朕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就寢。忽室中有光。見神人星冠絳衣來告曰。明年春二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忽無見。十二月朔。即齋戒。朝元殿。建道場。行神覲。今儻是耶。非耶。宰相皆再拜賀。帝即至承天門。望鷖尾。再拜。遣二內侍升屋。捧以下。相曰。蹕以進。帝再拜受。置興中尊至道場。授相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于宋世七百九九。定其書黃字三篇。詞類洪範道德經。

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輞以所緘帛納金匱中。群臣入賀。賜宴。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赦改元。群臣加恩。賜京師酺五日。改左承天門爲承天祥符門。置天書儀衛扶侍。使命宰執近臣兼之。欽若之計行。而執政陳彭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無何。欽若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請往侍祠。而木工董祚言。於醴亭北見黃帛書。言于皇城使。皇城使馳告欽若。欽若捧至兌社。授中使馳詣闈。帝御崇政殿。亟召群臣曰。除五月丙子夜。復夢神人。

帝御崇政殿。亟召群臣曰。除五月丙子夜。復夢神人。

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于泰山。今朕夢協矣。上天眷祐。惟恐不堪。相日等再拜賀。乃迎奉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殿拜受之。復持堯叟啓封。其文嘉帝福德。錫嘉瑞延國祚。於前書旨合。於是群臣表上尊號。至累十六字。而中外爭獻五色金玉丹紫芝。獻嘉禾瑞木。獻三脊茅。不可紀矣。於是帝發京師。以玉路載天書。以先至明堂。齋三日。登泰山道險峻。帝降輦步進。鹵薄儀衛列山下。享昊天。上帝於圜臺敷坐。陳天書。金匱一。玉匱一。太祖太宗配命。群臣享五方。帝及諸神于下。封祀壇三獻訖。帝飲福酒。攝中書令且。

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符。周而復始。永綏兆人。捧玉匱。攝太尉馬。拯捧金匱。置石室中。降帝登臺閱視。  
璣將作監領徒封焉。帝還御幄。宰相率從官拜賀。明  
陞禪皇地祇于社首。如登封儀。禮畢赦天下文武官  
進秩賜宴。賜天下酺五日。已天子復言。聖祖降延恩  
殿。命朕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爲而始祖。再降曰。  
軒轅至陶唐時。復降爲趙氏皇帝。善撫育蒼生。語已。  
即離座乘雲去。聖祖者。汀州方士王捷所云。于南康  
遇異人授丹術。及小鑛神劍。曰。吾司命真君趙玄朗  
者也。捷始偕宦者劉承珪以聞。帝賜捷名中正。至是。

上聖祖尊號號聖祖上靈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聖

靈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聖

懿號曰元天大聖后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而符籙大興正隨者漢張道陵後也作玉清昭應宮宮極宏麗凡二千六百一十楹初料功十五年乃成脩宮使丁謂晝夜督工七年成有司莫敢較其費既成命相旦兼玉清昭應宮使帝如亳州謁老子太清宮旦兼大禮使當是時辟臣爭奏符瑞獻貨賂希上意獨學士崔立言今水溢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則何益矣不省龍圖閣待制孫奭疏陳不

可者十。其畧言。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  
年一征。重謹之意。今水旱作沴。饑餧薦臻。乃欲勞民  
事神。神何享焉。又言今野雕山鹿。并形奏簡。秋旱冬  
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  
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祇自  
誣而已矣。傳曰。國將興。聽于人。國將亡。聽于神。惟陛  
下幸察。已朱能得天書於泰山。遣使迎致。奭曰。天不  
言。安得有書。具疏言。昔唐明皇在位日久。內惑寵嬖。  
外任姦回。曲奉鬼神。專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

明白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

所爲或其類此惟陛下幸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也  
真宗崩葬永定陵以天書殉而玉清昭應宮災皇太  
后劉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燎幾盡惟  
長生崇壽二小殿存何以稱遺旨哉樞密使范雍抗  
言曰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而遽燼非出人意始天  
示警也如因其所存又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應  
天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太后悟乃下詔不繕  
脩以二殿爲萬壽觀罷諸宮觀使仁宗時開寶塔災  
得舊所瘞舍利迎入內傳觀頗有光恆將復建塔奉

之。右正言余靖曰。帝王之道勤儉惟德。國家之本先阜成其民。自西陲用兵。國力竭矣。陛下當勤勞罪已。以憂人之憂。而自佛求福。福非所可冀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爲神耶。則本瘞土中。火所不及。若以舍利能光有神耶。則一塔不能自衛。於神何有。况凡腐草朽木皆有光。水晶及珠衣亦有光。烏足異也。會御史襄亦言天降災。不祇倣然且脩之。斯謂逆天。事得寢。熙寧中王荊公安石辯博能文章。而學本於佛老。常以爲佛正等覺於十方刹。見無邊身於一毫端。說無量義理。窮於不可得。性盡於無所住。其所著字說每

人乎陛下是也有僂宮八百餘今蔡京即左元僂作  
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而劉貴  
妃者實九真王真安妃時上方嬖貴妃心獨喜以爲  
神作之合也於是建宮觀徧天下託天神臨降造帝  
誥天書雲篆以欺世誕不可詰置千道會設高座令  
靈素講經帝設幄于側以聽貧下者買青衣幅巾赴  
之亦得飲餐若施錢財靈素意已前諧仔昔殺之而  
更寺院爲宮觀目佛爲金狄更僧名德士已又忌道  
士王允誠與已輒毒殺之已又與皇太子爭道帝始  
厭惡放歸田尋死方士魏漢津蜀黥卒也自云居西

蜀師事唐僊人李良。號李八百者。授鼎藥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下必有玉印。脫衣沒水。抱石出。視之果玉也。於是衆頌其神之至。是以作樂召其樂說。託之於師良。其說以爲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其元聲亦然。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天道也。少者濁聲。陰地道也。中聲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偶之均。而樂調故數極於九。九寸之律。三數退藏。而八寸十寸爲中聲。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官架。環列以應十二辰。十二辰中正之聲。以

應二十四氣。加四清聲。以應二十八宿。氣不頓進。八

音乃諳著立春在歲元之後則超一辰迎其氣而用之餘悉隨氣用律使無過不及之差此感召太和之微機也乾坤交於亥而子生於黃鐘之宮故稟於乾交於亥任於壬生於子自乾至子凡四位而清聲具焉四清聲者至陽之氣也在二十八宿爲虛昴星房四方之正位十二律之統也申子辰屬虛統於子巳酉丑屬昴統於丑寅午戌屬星統於午亥卯未屬房統於卯故中正之聲分爲二十四宿而統於四清夫樂繇陽來者也陽之數極於九聖人攝其數於九鼎寓其聲於九成極於九則復而爲一復爲一則賓聾

之卦爲坎極而之則彤鼎之卦爲離故鼎以全渾淪之體律呂以達陰陽之情五聲以兼總一歲之運則天地之間凡麗於五行者以聲召氣無不總攝機緘默運萬物振動鼓宮宮動鼓角角應而莫知所以使之者則至和之極也永年壽考曆數過期不亦宜乎其說沿老易陰陽家言緣飾之中帝欲歸之於長生樂成漢津死帝以爲巵去不死即鑄鼎所建寶成殿祀黃帝夏禹周成王周召而良漢津配食焉謚嘉成侯初漢津言黃帝鑄鼎得僊禹身爲度作樂故黃帝夏禹之法簡易徑直得之於自然人主之表與衆異

謂以帝左手五指之節爲寸度。五音之管樂既成。帝御大慶殿受朝賀。百僚奉觴上壽。忽有數白鶴自東北來。鳴翔殿庭者久之。蓋其術也。上大喜。已夢神人言樂成而鳳鳥不至。以度非帝指。帝悔歎謂蔡京言方作樂時。漢津請吾指度寸。而內侍黃經臣執不可。謂帝指毋輒輕示人。但引吾手畧比之。此非人所知。今神乃見夢。且柰何。蓋惑至於此。後女直犯京師。而妖人郭京者。猶大言嘗受六甲六丁法。可捍敵。其法募七千七百七十七人。無論技擊能否。第擇年命於丁甲合者以充。曰。師有神。無所事。戰能技擊。是黃帝

所以誅董龍也。爲時相所酷信。命以官賜金帛數萬。  
而所將皆市井遊惰。不能軍敵。攻圍急。而京談笑自  
若。以爲非危急。吾神兵不輕出。懼襲也。已虜騎薄城。  
急趣出師。而屏守禦人下城。毋得窺門。啓而出。則大  
敗。京遽曰。須自往作法。遂宵遁。捕得。乃伏誅。而宋亡。  
語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詎不信與。當是  
時。蔡京卞之倫踵用事。固貪惑。咸溺志於僊。卞帥越  
州時。與僉判陳瑩中瓘言。張懷素之道術。通於神也。  
瓘問之。以爲即飛禽走獸。能呼遣順指。蓋道通蠢動。

孔子爲政。誅少正卯。時彼嘗諫其已亟。楚漢成。皇榮。

陽間疾戰。嘗憑高觀之。殆不知歲數人也。子豈願見之乎。瓘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矣。公爲州牧。旣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諧合。下民視之。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必不願此。不然。不識之。不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可謂明遠矣。自佛宗入中國。圓頓超特。竊近理而亂真。有志者。率瞀眩而不知所適。方宋之隆。關洛諸大儒。始皆嘗沿其說而求之。數十年。然後能反經正學。析千里於毫釐。而明於其辯。程純公顥判之以兩言曰。聖學本天。佛學本心。張明公載申之曰。釋氏不知天命。而妄意天性。反以六根

之微。眼、耳、鼻、舌、身、意。因緣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也。則歸之幻妄。

佛經以十二種生皆以六根六塵十八界虛妄結成。蔽其用

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夫是以語大語小。

流遁而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

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理有未窮。謂之盡性可乎。理

性未之窮。未之盡也。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

天地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純公又言

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天地間無適而非道。即

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

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非道者。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然則毀人倫遺四大其去道也遠矣。又曰：佛有八覺。  
之理可敬以直內矣。狀無義以方外要之直內者。其  
本亦不是。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吾  
道則不然。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  
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  
有加損。則非道也。又曰：佛務上達。無所事下學。要之下  
學蔑矣。其上達又安有是也。此徹上徹下之理。有間  
則非道。時韓資政維學佛法頗以謂山河大地皆幻  
妄。而本覺真性。無所事脩。治爲也。純公曉之曰：道外  
無性。性外無道。孔子之道如日星。患門人未能盡曉。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至明白矣。豈幻妄哉。聖賢論天德。謂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即當直而行之。小有汙壞。即當敬以治之。當脩治而脩治。義也。不當脩治而不脩治。亦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必以爲無事脩治。則過矣。持國云。道無真僞。純公曰。不若言。是者爲真。非者爲僞。之爲確也。持國論。克復曰。道何。克之有。純公曰。公之言。道也。克已復禮。所以爲道也。自非克已。何以體道。然公言。克非是道。亦道也。道不可離也。可離非道。克復以爲道。亦可爲乎。公之所謂道也。可謂至圓通矣。或問。

釋氏地獄之妄也。解者曰：佛爲下根，說怖之令之爲善耳。庸何傷？純公曰：至誠貫天地，人然且不化，安有立偽教而能化人者？張明公曰：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程正公頤申之曰：佛氏於陰陽晝夜死生古今闇如也。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可乎？陳經正曰：以貴一所見，盈天下皆我。不復知此身之爲我。正公哂之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語分殊也。馮理曰：理今有一奇特事，問之曰：每夜坐室中有光。正公曰：頤亦有一奇事。理請

問曰。每食必飽。語庸行也。其峻爲之防。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苟必盡窮其說而去取之。其說未窮。其心固已化而爲夷矣。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驟驟然入於其中。又曰。佛設教如此。其心謂何。試觀其外人倫。遺事物。難爲取其心。有是心。此有是迹也。且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可謂不惑矣。純公申和其體。猶時讀佛書。見僧禮佛科儀。嘆之曰。三代威儀盡在是。正公嚴即莊列書不讀也。

狀純公闢異端似是之非。亦不遺餘力。其言曰。道之不明。莫善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

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  
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張  
明公歎之曰。自佛說戒行世之儒者。未嘗窺聖學之  
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而不振。以是天下無智愚  
善惡。男女臧獲。靡然而信之。雖有英才。間氣生於其  
間。少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冥  
然被驅。莫自知覺。咸以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  
不學而知也。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  
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

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蔽而自古談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畢出於佛氏之門蓋千五百年於此矣噫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何以能正立其間而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當是之時及門之士夙稱高第者亦往往叛師說而淫於二氏正公自清歸太息之曰學者胥而爲夷矣惟游謝二君長進涪州之行門人邢恕與有力恕爲人明辨已學禪又不勝其利欲之心而以爲物善惡也故無忌憚至於此時有楊鄉

史畏者學禪呂汲公大防援用之紹聖初畏首叛汲

公政元祐學甚力正公自滑歸選襄陽農在黑事

正公以扇畫地曰卽從此起畏退語人曰悔當特不更問此畫安從起也或以告正公正公莞然曰脫問時直與默然子安得無喜乎畏乃懸服朱子歎之曰釋氏空諸相諸相空諸罪垢性皆空卽憚邪放恣反覆變詐靡不爲已則此一種學在人世乃亂賊之三窟也吁可畏也夫延平李先生言元晦始嘗於謙開善處下功夫來故皆就裏而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卽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朱子答汪尚書書有蓋嘗師其人尋其道求之亦切至之語謂僧道謙也羅文莊曰文公後來盡棄前習一歸于正非全具知仁勇之三

德不能無愧爲百世師矣元起朔漠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僧

尊爲帝師迎以來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往迓所遇

供張逾迎擬王者比至都大夫假法駕儀仗爲導省臺

院官及百司庶府郊勞已入見用禮佛威儀禮之賜號

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佐

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帝師出命印

用玉與詔勅並行帝后妃主皆膜拜從受戒正衙朝

會百官班而帝師乃至專席坐御榻隅每天子卽位

降詔褒護章珮監絡明珠爲字以賜帝師死歸葬舍

利百官出郊祭錢詔郡縣建廟賻黃金五千兩銀三

倍之綺錦雜綵二萬匹雖其弟子亦號三公佩金玉  
印章前後相望。怙勢睢恣熏灼于四方有楊璉真璉  
者總釋教江南。訖世祖發宋諸陵之在錢塘紹興者。  
銷厭其王氣於是諸陵皆骼暴露及將相諸大臣塚  
百餘盡發而侵牟其中藏。它所至受獻美女寶物金  
財無筭。陵鑠鏘留守監司而下與諸王並驅爭道墮輒  
殿之徒侶駢轔傳舍不能容。館民間追逐男汗淫其  
婦女而宣政院方取旨。凡戾殿西僧者截其手。誓之  
者斷舌時仁宗方在青宮聞之亟奏寢其令當是時  
歲祝釐禱祠之日至五百餘費以千萬計而西僧通

婦種。奏釋輕重。囚徒爲福利。其太奸獄。斬脫死。若薦  
購買爵者。又枉濫無數。蓋元以北狄為主。中國尊事  
胡神。固其性也。其後君臣宣淫。戲婦女。猶隱爲秘密。  
大喜樂禪定。曰。是吾法所謂事事無礙也。嗟夫。教流  
失壹至此哉。天禧中旱。有僧用浮屠術。斷臂禱雨者。  
官爲起寺於龜山。自京師王公大臣。皆禮下之。又誘  
民男女投淮水死。曰。佛法用此得往生大福利。愚民  
歲溺死者至十百人。方溺時。用其徒倡呼梵唄。前後  
擁持之。有自悔欲走者。呌號求免。不能得知。知泗州歐  
陽載聞之。大驚曰。害有大於此者耶。盡捕其徒。并諸

嘉民助講張者誅數人乃靖儒也頗剛正隱於醫與

郡巫王萬里者忤衆辱之萬里恚甚驅鬼物夜往悲  
嘯怖之啓戶庭空月明無有也彌殊不惧翼日乃書  
哭于門且稱冤曰予閭人多矣可訖者惟翁翁果白  
兒冤當集壽後者十人爲之徵彌諾之諸壽後咸集  
鬼乃前自道居里父母氏名曰兒大同豐州黑河周  
和鄉女也名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  
識其人屏死父晨醉卧兄出樵兒偶步墻陰萬里以  
兒所生時日禁呪之忽昏迷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  
中反接于樹尤落髮纏以綵絲坎穴胷割心若肝腎  
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爲丸納諸腹中復束紙作  
人形以呪刲使爲用稍怠舉針刺之痛不自禁昨患  
翁見辱遣報翁兒弗忍也願隣而自諸官與翁誓結  
爲父子矣言訖哭愈悲彌共十人皆驚怛爲灑涕乃  
潛走白縣縣審之如初則逮萬里者鞠之月西與往  
後甚苦曰請錄其行橐遂獲符章印尺長短針諸物  
乃引伏言往至興元遇劉鍊師者授探生法云始弗  
信劉於囊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彈丸指曰此咸寧  
李延奴也歸我七十五緝當令給侍左右誤許諾劉

禹步焚符祝之果得奴可使後經房村遇鄉生者術合又獲奉元耿頑童奴之劉戒終身勿近牛犬肉近忽忘而事敗當何言縣移文豐州追和鄉爲左諭和鄉至潛處朝人中月酉識之曰黑衣而蒲冠者父也和鄉慟月酉亦慟歷叩家事慰勞如平生獄成萬里乃伏辜自是三鬼留弼家晝隨弼行夜同弼卧起弼問衛門有神爾曷從入月酉日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吾欲葬象泉畀汝則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精氣當何如曰數至則散耳居久之乃散嗟夫自重黎絕天地通而人鬼分後世姦巫鬼師乃使瀆常經至於此禍豈有極哉然巫使鬼而卒死於鬼人禍天刑莫逭也爲惡者其亦少知懼乎右出宋潛溪集

明興

高祖受天耿命百靈集順方戰陳友諒時有僂者周顥導之行後病飲所饋藥而愈

上覩爲勤路匡廬山用昭示明命四年興哀於無祀之

靈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建廣薦佛會附以先王之禮臨祓之是夕祥光燭天雲中雨五色子如豆儒臣濂歎以爲好生之德不問於顯幽事具濂記中而上榜示天下言凡天下寺觀僧道不許於外奔走及構有司爲書冊題疏以強人施財其二三人於崇山深谷中脩禪定全真者聽毋私剃菴堂五年給度牒僧錄道錄司造周知冊行天下寺觀凡僧道遊方至郎謁周知冊驗實其父兄貫籍告度月日爲斷有錯迕郎爲僞冒送有司謫戍私披剃爲僧并父母皆坐罪已又勑清理釋道曰佛本異教後漢時始至自西

域。其脩行去色相。絕嗜慾。潔身爲善。道教始老子。至

漢張道陵。以符水法籙。能爲民捍災禦患。故二教不

廢。今學佛老者。皆不循其本。妨教敗行。爲天下害甚。

大自今天下府州縣寺觀眾多。止存一所寬大者。併居

其徒。遂有戒行者領之。毋淆處民間。僧道願還俗者。

聽。佛經母翻譯增加。道士遵頒降科儀行。毋妄立條

章。民有倣瑜珈教。稱善友。假張天師法。造符籙者重

治。分僧三等。曰禪。曰講。曰教。道二等。曰全真。曰正一。

皆設官領之。其請給度牒。必精通其經典者。乃聽信。

州道士張正常。以元故所封主教天師來

朝。

上曰天尊無對豈以師耶改號真人

文皇帝在潛聞武當山有羽士張三丰者異人也。遣禮官致御書迎致不可得。聞西域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遣中官賚書幣迎以來建法壇爲

皇考妣薦福是日天雨花雨甘露舍利青鳥白鶴連翩集壇上。一夕檜柏生金花徧都城金佛羅漢現妙像雲表聞天樂梵唄聲益幻術使然已詔軍民子弟

自削髮爲僧者并父兄遠赴五臺山輸作訖著籍宛大種田實京師有方士進金丹及方書

上曰妖人也秦皇漢武平生爲方士所愚訌今又欲欺

朕朕無所事。冊冊令自食。方書焚毀。令毋得爲欺。

三祖於二教至深。而守經正峻。治坊大智不惑。蓋如此。

宣德中。隆興寺成。

詔差日臨幸。有司夙

駕除道。

太學生濟寧楊浩上疏言。

陛下初即位。首幸太學。海內之士欣欣快覩。以爲

天子脩二帝三王之道。教天下臣民也。乃今以

聖明之主。而事夷鬼之教。則何以垂後世範矣。

詔即日罷行。天順中。

上諭閣學士賢。僧徒之濫也。榜。諭僧定十年乃度。度。度。

上二百人。必能勗弗一翌以上考送。年二十以上。還。

披剃者勒還俗違者謫戍邊然是時中官奉佛始盛  
京城內外及西山建塔廟甚侈踵作者各傾其平生  
貲力爲之穹峻弘麗上擬宸極大學生西安姚顥  
上疏言自王振竭生民膏血脩大隆興寺窮極壯麗  
車駕至時賜臨幸今隳廢盡矣繼者滋盛彌濫無  
所底止夫佛本夷狄之教世主信之得禍者不一而  
足可鑒而不可法也請自今內臣脩蓋寺院悉折毀  
備倉儲之用勿復興爲萬世法成化初以

皇太后誕辰建齋醮禮尚書夔率大臣醵錢具瓣香期  
赴壇助禱祠給事中張寧疏爭言釋老之教遠古所

無下至漢唐。其法寢盛。然三代君主壽考。世運靈長。  
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永。釋老無補。較然可知。夫父子  
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人之大倫。自古體國立法。脩  
政建事。無非此爲之經者也。佛老之法。則欲去君臣  
廢夫婦。而歸諸虛無寂滅。使其教盡行。不及百年。人  
類盡矣。歷代英君誼辟。非不欲深惡而痛革之。特以  
其禍福輪廻之空談。頗能以警動愚俗。姑將存之。爲  
治化之外一術耳。非真謂其能扶世立教。延國步而  
爲之崇奉也。比者以

皇太后誕日建齋固

皇上百順之孝慰悅。聖慈無不用其極之心也。謹大臣

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上綏懿祉則心誠道得允合  
舊章安有身爲儒者自失其守而從諛於邪也夫人臣  
之事君願其福則當勤其德善願其壽則當閉其衰淫  
願天心向順則當相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以祈永命  
今不能然而欲以瓣香尺楮具列名銜官揚於佛老之  
宮相率而拜之曰爲朝廷祈福也天地鬼神山川河嶽  
昭布森列亦安可厚誣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誠能  
以齋醮助國雖殺身願之豈敢以儒者門戶之故爲此  
崛強與彼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於經

筵聖學不無所損於進講儒臣難以身勸不報其後太  
監敬挾妖人王癟子臣以朝命採藥江淮間所至縱  
暴索奇玩爲貢獻至蘇州命工鎔銀爲元寶至二千餘  
錠江南玩器精絕書畫簡括殆盡復拘集蘇庠諸生於  
官錄妖書並得賄諸生陸完不勝忿徂詣辱敵之敬及  
臣皆走匿乃免巡撫都御史王恕具列其激變辱國狀  
上乃收捕敬而臣誅又其後僧繼曉以房中術謁楚王  
楚王幸之以招權敗走京師得幸

上賜號法王方士李士孜省以符水幸任爲太常丞已至  
禮侍郎西僧劉寶巴等以法王受大賚出乘櫻輜導

用金吾而並爲放濁招權賂已並誅放死而繼曉先  
事請掃墓至武昌勢焰猶赫然左布政使黃紱曰繼  
曉以妖術得幸至與

上卧起昵矣今去歸其鄉名掃墓必事且申變冀脫死  
不頌繫且逸去乃令武昌府銅館中飲食之無何  
上崩詔各捕檻送京得伏誅弘治中

天子恭仁畏相頗敬鬼神之祠祀而從諫無忤咷嘗有  
旨撰三清樂章閣學士溥率同官言天子祭天地饗  
不過犧牲席不過藁蘂以天至尊無對物莫能稱其  
德故不用也漢有五帝之祀已爲非經况三清說尤

邪妄。謂天之上有三大帝。而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禮也。臣等誦法禮典。邪說俚曲。誠非所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儒臣居之者。欲令謨議政事。涵養化原。弼正違失。非欲其媿阿順旨。爲容悅也。

上嘉納。後有旨。遣中使詣武當山。設象懸幡。令內閣撰勅祝。閣學士健遷東陽言。天下名山宮觀。像設

侈麗。至太和極矣。復益之。徒靡費無益。矧今災異迭見。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轉餉繕兵。日且不給。宜斥邪妄。以遏無良。有旨築壽塔。又疏爭。有旨撰真人

杜永祺詰命封號。又疏言。詰命朝廷所以獎勵賢

能雖卿士大臣必秩滿考最乃後給況

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謚號又不過一二字。此輩何功何勤。封號多至十有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以爲此朝廷所賜儒臣所撰也。其謂之何哉。皆得寢。而是時給事中張九功疏釐正祀典。下禮官。禮侍郎倪岳覆議言。按釋迦牟尼文佛稱三寶。老君稱三清三境天尊者。其說以釋迦本性爲清淨法身。其本性應用無住。爲千百萬億化身。其既果爲圓滿報身。本一人析三像而並列之。旣謬而道家祖老子所謂玉清聖境。旣非老子之法身。

上清真境。何名老子之報身。乃與老君亦並列而爲  
三。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者也。況莊子書明言老子  
之死。則彼亦人鬼。而僭居昊天上帝之上。歷代倣沿。  
節。奉大隆興寺。朝天宮齋醮。其爲不經。者一北極中所謂

天星主紫微大帝。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按極  
星在紫微垣。爲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之所宗。於  
天文爲正中。而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  
德也。古大明祭日。幽宗祭星。先雷三日有祈報。而

祖宗以來。南郊大祀有合祭之禮。今乃立大帝之像。像  
之如人。稱之以帝。祀之釋老之宮。况雷於中春發聲。

之後無非其奮迅之期而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  
示現之辰。其不經者二。所謂梓潼帝君者。按圖誌神  
姓張。諱亞子。其先越雋人。以復無仇。徙劍州之大曲  
山。仕晉戰沒。唐玄宗西狩。封左丞。僖宗加濟順王。宋  
封英頭<sub>玉</sub>而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有司命司祿。與梓  
潼無干。道書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  
祿籍。故元加號爲文昌司祿宏仁大帝。蓋其誕也。其  
不經者三。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者。  
按傳漢張道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造作符書  
惑百姓。從其道者。令出五斗米爲共。時稱米賊。陵子

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目其衆曰鬼。曰卒。  
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而朝廷不能討。魯因據漢  
中。今所傳道陵。桓帝時。於靈逢雲臺峯。白日上升。年  
百二十歲。蓋其妄也。而沿唐天寶詔稱漢天師。其不  
經者四。所謂大小青龍神者。宣德中。勅建圓通寺  
於西山。有二青龍出現。禱雨有應。以得封。歲有祭報。  
其實蛇也。蛇族有輪。亦能致雨。今西山寺院多有之。  
近歲大旱。禱二神。往往無應。則此亦非輪。乃凡蛇耳。  
宋天慶觀有蛇見怪。御史孔道輔。以手拔擊其頸斃  
之。其患遂息。茅山龍有神。上元簿程顥。捕而醢之。妖

錄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尊奉此不經者五所謂東岳行祠者。按圖誌東嶽泰山在今濟南府泰安州黃帝以來所爲廵狩柴望者也後世惑於封禪唐宋元加有天齊仁聖大帝之號祀以人鬼洪武初一洗其謬止仍本稱嶽瀆至靈歷代崇祀狀東嶽已有常祭行祠煩瀆此不經者六所謂北極佑聖真君者玄武神也玄龜武蛇以北方七宿似之而名宋避玄祖諱改稱真武而圖誌乃云真武爲樂清王太子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秘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脩煉飛昇國家創統靖難皆云神有顯相京城艮隅及湖廣武當

山各建廟嚴祀。

純皇帝嘗範金爲像。遣內官陳善。賚詣武當安奉。不過

奉承先志。而善引左道鄧常恩等。熒惑聖聽。改建

顯佑宮居之。使其地爲姦盜之區。矯僞之窟。玄武有

神。胡寧容此。此不經者七。所謂崇恩真君者。按道書

云。蜀人薩堅。宋徽宗時。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

宸。林靈素游。而隆恩真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

也。又從薩真人授符。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

靈官法顯於京師。宣德中有今封。建大德觀。成化

中。改顯陵大德宮。年四換袍服。三年焚化。十年大焚。

化爲費不費今就其言議之薩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皆本之亡宋方士林靈素者也誕謬如此近禱雨賜杳無應驗此不經者八所謂金闕玉闕上帝者五代徐溫子江王知證饒王知謗者也嘗捉兵下福州能不殺福父老圖像祀之福州宋賜名洪恩靈濟宮永樂中

文皇帝不豫禱於宮而愈加封真人已封真君成化中遂加尊號及其父母夫以神之世系年代可考知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別廟京師一年之間春秋節祀亦爲已泰又舉其兄弟並稱上帝蓋甚僭矣况所謂神

父聖母者。則五代時誤國之臣。專權弑主者也。此不  
經者九。至城隍之神。則王公設險守國之大者。制

天下府州縣皆有祭。而京師城隍。歲以五月十一

日爲神誕辰。及萬壽節。遣官致祭。夫神非人鬼。安

所誕生。况歲南郊大饗。及山川壇。俱已合祭。不宜煩  
蹠。諸俱合罷免。詔需後十四年。郊禮成。賜慶

成宴。真人張玄慶失不與給事中吳世忠言。張氏封

爵出於胡元。其先始於東漢黃巾餘賊。以五斗米妖

術誘衆。曹操釋不種誅。得世傳其術。於吳蜀好巫之

地。晉隋唐皆未顯聞。至宋衰尚鬼。始有賜先生號者。

理宗賚田宅一區而張氏始起元世祖未得值時  
遣所信王先生者渡江爲間不得達留宿淮西者久  
之欲歸懼誅念胡人好鬼可以計脫也從農家錄得  
張氏妖書一冊以獻因謬言臣過江至龍虎山見嗣  
漢天師張有神術能前知爲鄉人尊信頌共稱天師  
語臣曰殿下入正宸極而宋亡宋亡而天下可一也  
且以書授臣爲信世祖喜心識之後平宋以爲信召  
宗演龍虎山至京問之曰卿曩者與王先生言今驗  
矣卿何道知之乎宗演眙愕曾不知所出不能對世  
祖曰往吾所遣王先生廣額巨目長身言與卿語龍

虎山鄉忘之耶。宗演乃詭辭對曰。是年臣先臣嗣教。

臣不知也。今傳緒乃在臣。世祖曰。是而父耶。宜而之。

不知也。於是令主領江南諸宮觀事。佩銀印。視二品。

世襲

天師  
惟張

氏以此起家。故子孫皆專事聲色。玄慶之。

父元吉。姦淫兇暴。爲族人訐奏。法司當其罪至凌遲。

憲宗皇帝宥戍邊。玄慶擬流。其後幸脫。營襲爵。不改善。

甚。今足覽早衰。酒色過度之證。其他漏泄省中語。替

換。皇威凌轢官府。虐害鄉曲者。不可數也。夫張氏

邪術。其初所爲能誑誘愚俗。意其先必清虛寡慾。齋

精養神。故祈禱之間。或有小驗而然。今玄慶淫酗。喪

穢塊然無能匪直人惡抑且神怒衆人不知妄相聽  
和猶神其術致令被寵而驕聞宴不赴亦已過矣乞  
下臣章會議劾玄慶不敬之罪革其濫爵逐徒衆歸  
田使天下後世咸知大聖人所爲出尋常萬萬萬世  
幸甚玄慶能爲詛呪所興禍祟願加臣身臣死無悔  
旨報聞已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幸閣學士會疏言  
祖宗經筵日講外召儒臣咨訪政事以成就聖德  
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四朝參外不得一覲  
天顏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則繫於彼正士  
閑疎則邪說乘間而入固其理也齋醮燒煉本異端

惑世之術。聖王所必禁也。宋徽宗用之。乘輿播越。社  
稷傾覆。唐憲宗用之。藥癰殺身。今上清龍虎宮。神樂  
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燬于火。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  
厭其穢。亦已甚明。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  
勤政講學。遠邪佞而黜謗罔。天下幸甚。會李廣建廟  
秀亭於萬歲山祈而。大內災。公主病。廣呴符水不効。  
皇太后怒罵曰。官家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土木不  
厭顧。坐令致此。又烏用廣。廣聞之懼。飲鴆死。

上意其所藏。必禁方秘書。簡外宅。得巨帙一。則納貽籍  
也。所目黃白米至鉅萬。

正怪之曰廣亦人耳安所用米而多藏若是詢之則黃  
白金也乃

詔籍其家成化中十年輒一度僧度多者至二十餘  
萬人。它自披剃者又倍蓰無筭。

國版日耗禮尚書馬文升請立條科痛革至正德彌  
盛。

上或時胡帽紫衣持兜結印習內典事番教僧鎖南綽  
吉出入於豹房命太監劉允齋幡詣烏思藏供佛迎  
異僧以來允奏請鹽七萬引爲行費輔臣部科各執  
奏不聽。

世宗初紀。神聖卓然。垂意於古典。王禮之盛。毀淫祠。革法王佛子國師禪師等號名。放允因鎖南。而朝政大清。故事歲於朝天顯靈宮。建春祈秋謝醮所。具青詞。首稱臣。中稱朕。語不倫。諭輔臣言此。

祖宗定制爲天下生民告報。固非崇尚玄門。其看詳宜更朕爲臣庶。稱朕禮神敬天之意。故事。

聖誕日。例於朝天宮及二寺經廠。建齋醮。祈壽。

上諭輔臣言。人君之壽。非齋醮可致。果能敬天。凡戒身

伐命之事。一切致謹。必得其壽。用此奚爲。朕初度。內

三經廠。外二寺齋事。竝停罷。唯朝天宮仍舊。所謂省

一分則有一分之益也其

兩宮景命等日自仍舊蓋

聖心崇正不惑如此已以閻崔文構頗復事齊醮閣學士廷和力疏爭給事中張翀御史屠僑等並疏爭得寢中年

上益明聖欲除禁中所謂大善殿者建兩宮備一代之制禮官言廣

上意以爲殿中所度置佛骨佛牙奇離魂礪諸番夷持以誑惑中國者計不下千斤乞焚瘞以永杜愚惑迨於季年獻儒生繁禮飾貌於天人鬼神之際閻如也

退居西苑。遂意於玄脩。日虔精於齋醮禱祠之事。焚修無虛日。至

諭閣部言。東宮權監國。朕一二年專調養僕卿楊最諫忤

旨。廷杖死。御史楊爵以左道濫名器諫。逮下獄。尚書熊彥以箕仙不足信諫。褫官而諸閣臣及翰林侍從官與撰奉玄文者。輒驟被

恩遇。得殊擢。而方士邵元節。陶仲文者。至進用爲孤卿。顧可學以秋石丹進列尚書。

勅御史二人求道錄仙經于天下官學士。已仲文以

真人躋宗伯領三公又故事諸名卿良弼未有也  
以贊平獄特封恭誠伯

賜誥仲文跪辭

上曰。卿祝釐保國專精太上盡誠玄修祈雨賜輒効雖  
疏爵土未克酬也。今以平獄封似非宜姑准辭蓋禮  
待至於此。然元節仲文頗恭遜僅以方自結於  
上不甚招權賂而仲文方

隆眷時即堅請謝事去故具以壽終禮葬云學自新  
會陳公甫獻章實始探真靜無欲之本悟學覺於無  
爲而不諱棒喝白沙先生有學篇曰有學無學有

覺無覺、千金一瓢萬金一諾、於維聖訓、先難後獲、天命流行、真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針誰撥、王文成公守仁、卽知卽行、卽博

卽約、卽心之良知、卽聖、直截易間而悟本禪宗。

地藏

洞有異人、坐卧松毛、不火食、文成歷嵒險訪之、正熟驥、文成坐像撫其足、有頃、醒、驚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日問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後再至、其人已亡、徒有會心人、遠空遺洞之歎、雖

其反求諸六經、思孟自信其精明的確、而頗以淫聲美色之喻、爲吾儒之作好作惡、有問佛氏於不

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者、文成曰、此佛氏爲

未識本來面目者說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謂致知佛氏之常惺惺亦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畧相似但佛氏有自私自利之心以遂不同今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病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或如此其將迎意必也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欲前念易滅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問無所住而生其心文成曰良知之體皦如明鏡明鏡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是生其心妍

者妍。媸者姪。一過而不留。是無所住也。良知無翳。隨物見形。如明鏡。曾無畱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問輪迴。文成曰。是不必求之。窈冥。今人一日之間。此心倏焉。而夷狄倏焉。而禽獸倏焉。而趨入悖逆之途。倏焉。而流浪貪淫之海。不知幾番輪迴。多少變現。人苦不自知耳。至問元精元氣元神。又曰。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其有問神僊者。答之曰。古有至人。淳德。

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  
天地之間。視聽八極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  
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  
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庶其呼吸動靜。與道爲體。  
精骨完久。得於稟受。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  
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秘術  
曲技。尹文子之所謂幻。釋氏所謂外道者也。若是而  
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若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  
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  
之。然而未易言也。吾儒自有神儒之道。顏子三十二

而卒至今未亡也。存久而明。養深自得。足下能信之乎。諸皆其手著若此。其見於門人記錄者曰。儒家言虛。聖人於虛上。豈容加得一毫。實佛氏言無。聖人於無上。豈容加得一毫。有但僊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於本體上徹。加此意耳。聖門良知之虛。即之太虛。良知之無。即太虛之無形。問二氏作用。方以於吾身者。亦當兼取否。文成曰。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謂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之謂僊。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界之謂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

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譬之一廳儒者割左邊與佛割右邊與老而自據其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蓋文成德慧術智本大覺所自來其學凡其大故不異二氏雖頗些言其外人倫遺事物而性覺本空三教本同湛太宰嘗具述其言聞之矣兄祭陽明公文獨其以誠意爲主本獨知爲訣要於學聖爲的其高第弟子兢兢修學無離迷於本直道於大公順應靜虛動直之旨固教所自立而高者言悟性專者言歸寂慧者言無知窮玄索大至以儒學異此爲異端雖良知孔神於佛覺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物之宗猶之未有當也於是方士僧扼腕言天僊言佛上乘則滯滯其間而

未自解免。迨至嘉隆之際而極。以混一三教爲大。以超越聖智爲極。凌虛累玄。用佐其高妙。陽輔以儒言。而陰斥名教。爲世法。上被周孔。至歷代儒先。贊哲殊忽薄不省也。下者藉口夢幻。有爲之論。爲放濁自若。覲無忌顧。以爲是於性無礙。惑者崇信。以爲天章帝誥。承傳飛昇之術。爛然千億刲難遇。然樂大寇謙之林靈素之倫。業前言之矣。風尚帳易千百爲群。忽棄本業。事神而尚鬼。乃張角以方術教授。始符水療病。云爲善道。而卒以黃巾韓山童以彌勒下生。始燒香聚衆。而卒以白蓮。天下鼎沸。生民蹙焉。於爲禍豈有量哉。故知假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爲聖王所必坊。有

以也

嘉靖末方士常自然言玉帝命我言下士當得儒者

以煩師故天面命而來名流嚮信至自喜日學無常師  
我今有常師矣後竟敗有方湛一者棄土爲黃冠、矯情高潔  
於物若無著而稱遇師授還丹名流傾信至造其家受學爲  
所賣患悞至發疾亦竟敗有胡清虛者故師事王郎中畿又  
走匡廬事僧性空性空者佛臨濟宗也有苦行實解見胡慧  
雨誕日攝之日吾記汝悟後還迷已胡果肆爲大言吾往爲  
童子時遇僊者劉符玄劉符玄者宋元豐時人也始遇周濂  
溪間無極太極之旨已乃遇許旌陽授飛僊服食符水之法  
遇黃龍闡最上乘蓋三教混元混元者一體也拉余入洞洞  
自終南山往不知何許里洞有關龍虎獅象遯爲界僊  
靈之所窟宅而帝命隸於師聞師欲以吾嗣教咸羅拜師以  
混元裹覆而受之於是從定中盡受諸天僊所傳百家方伎  
之術後命余出度世則授以秘符而來道有經有緯經者古  
聖王所操以治世者也中神靈握造化符爲之緯日師真師  
真有傳派歷萬劫不死不遇師即聖智不悟而所云三教混  
元云定中受百靈方技者冀盡一世而卒終之尊用其教者  
立生死誓直信不疑尚不知神師授耶否耶疑不信卽永墮  
無問然卽言三教合一意終毀短儒以爲儒推道極於天天  
帝亦帝釋於佛爲弟子儒推人止於聖神神不可知於佛爲

入門具五通者是已。要以無上無極爲至。它諸語玄理禪機  
殊闊，而時以術數言禍福，攝之於是。遣其徒張元湛者詣京  
師覩，而士大夫佞佛者響輒爲之主言之。邵皇親，邵皇親言  
之。上、上日有之，厚幸然毋庸。內外丹屏爲人所証，因卽  
命皇親求符玄以來，會元湛道虎其徒言卽托生不死。皇親  
至獨見清虛，乃符玄合則見人不合隱去，終莫能見也。於是  
皇親還報命云：一見之西湖山中，會

蕭皇帝崩而罷，久益敗露。詣王公貴人，頗以擇鼎器皿，私其子女。  
以煉外丹利賴其金帛，頗敗露。則走閩南城山中，人猶爭事  
之。萬曆初，范南賊令凜廉直敦風教，惡其敗俗亂化也，迹捕之。  
偕有力者，走兩廣，請謁中疫死。從行者多死，燭其屍心不灰。如  
庸常人，上事敗露後，禍未甚蔓，殊淺不足道。方其說昌時，未知  
流弊所極，爲諭著始存之爲後戒云。

先是羅文莊欽順，觀學流漸弊，欲逆閉其  
途。著論言佛氏之所謂性覺而已矣。其所謂覺，見聞覺知而  
已矣。吾儒之性理，彼固未之或知也。達摩者，禪家之初祖也。

其言曰：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則今所宜

按據以窮究其所謂性者宜莫此經若矣而此經大  
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一切佛  
法皆入其中。五法者。名相妄想。正智如如也。三自性  
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意根。  
意識。眼識。耳鼻舌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  
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爲名。爲相。爲妄  
想。爲緣。起自性。爲人法。二執。而識藏轉爲諸識。悟則  
爲正智。爲如如。爲成自性。爲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爲  
真識。所謂人法。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  
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

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入是爲十八界。合而言之人也。析而言之法也。有覺之謂悟。無覺之謂迷。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目前悟八之覺。所謂正智。即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所謂如如離人而言之也。始因始覺而合本覺。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本覺朗然獨存。而佛果成。故佛有十號。其一等正覺是也。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即無以爲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故曰。如來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其謂。

離見聞知覺者。懼其着也。佛以離情遣累。然後可以入道。離之六者。非不見不聞無知無覺也。不着於見聞知覺而已矣。所謂心不住法。而行布施。應無所住。而生心。即其義也。默則佛氏之所謂性可知已。彼明以知覺爲性。始終不知性之爲理。波羅提之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辯香。在口談論。在乎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徹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識。與不識。即迷悟之謂也。夫其以本體爲真。末流爲妄。旣已岐本末爲二截。謂迷則真。成妄悟則妄。即真又復混真妄。

於一途。俾學者茫然莫知所適。故內之無以立大中。至正之本。外之無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教衰俗敗。吾人之不變於夷者。能幾何哉。夫本末之不可爲二。何也。心識爲本。六識爲末。其名之不可易。而非心識之外。別有所謂六識也。又非以其本之一分而爲末之外也。有所視。則全體在目。有所動。則全體在身。有所言。則全體在口。有所動。則全體在身。感而遂通。豈三物哉。是固不得以本爲真。而以末爲妄矣。若夫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身之動物。雖未交。而其理已具。固皆天命之自然。及感物而動。則有當視者。有不當視。

者。有當聽者。有不當聽者。有當言者。有不當言者。有  
當動者。有不當動者。凡其所當然者。即其自然而不  
可違者也。故曰真。其所不當然者。則其情欲之使然。  
非真也。故曰妄。亦豈可得混哉。真者存之。妄者去之。  
以治其身心。而達諸家國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極。  
而內外本末無非一貫者也。若如佛氏之說。方其未  
悟之先。凡視聽言動。不間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  
謂之妄。及其既悟。又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  
謂之真。良繇不知性爲至精之理。而以人心寂感之  
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雖不失圓通之妙。而高下

無準。輕重無權。當去者不去。當存者不存。卒歸於冥。行妄作而已矣。其論道教言老子之道。主於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禳禁禱。經呪符籙。初未嘗一言及之。其經呪符籙。大抵本秦漢間方士之所爲。莫能絕滅。而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者也。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之所不取。而道陵輩之譸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然長生之說。中人之大欲。人皆悅之。令天地間有不死之物。則無造化矣。固不必枉用其心於此也。苟知其然。而猶欲僥倖於萬一。亦載胥及溺而已矣。又曰老子外仁。

義禮而言道德。言道德而不及性。與聖門絕不相似。  
自不足以亂真。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惟佛氏爲然。  
故闡之宜嚴。文莊所爲。困知記。凡四續。凡十數萬言。  
而括之於兩言曰。發理氣之一。以合天人。明心性之  
二。以辯儒釋。此其大凡也。夫人心乘氣以出入。所謂  
氣之精華。人之神明。而性即理也。自人局於見言之。  
虛靈知覺。淆於物惑。於空而違。閼於理有之矣。語其  
極。則理氣合矣。心性將容二乎。孟子曰。形色。天性。明  
道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乃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不出乎人心動靜。人倫日用之間。文莊固言之。抑

其峻學坊之意。則違矣。昔孟子於闢楊墨至嚴矣。而歸之反經。日經正則庶民興。經常道也。道恒性也。性天命也。天地之性體。盡於陰陽而無體。故謂之易。用妙於陰陽而無方。故謂之神。神易無方體。而燦然有倫紀。謂之理。神易有物則。而推行無不通。謂之道。故無聲臭矣。而體物不遺。不可見聞矣。而莫見莫顯。是中庸之所以爲體。性命之統。而神明之符契也。聖人通神易之道。而兼知。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而幽明之故通。原始反終。而死生之際達。精氣爲物。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以爲變。而鬼神之情狀。灼其可。

知也。故因物之精制典禮以爲天下極。五事三德八  
政五紀。自吾身達之天下舉無不繇焉。故仰以經天  
曆數。象緯之法立而歲功成。俯以緯地。分畫封濬之  
法建而方域平。中以理人。水火金木土穀咸脩。正德  
利用厚生成和。而九功可程也。於是乎五常百行六  
官萬務。人倫庶物莫不各得其極。郊焉而天神降廟  
焉而人鬼格。秩無文而百神咸饗。而歸之安土敦仁  
也。故變動不拘。周流六虛矣。而未始無典常之可揆。  
定志成務。精義利用矣。而未始有方體之可執。夫是以  
智周萬物。道濟天下。盡天地人物之性。而與天地

參易象其理。詩書禮樂春秋致其用。猶之天然天載無聲臭而四時行。百物生性命名正。太和保令無遺欠也。故窮神知化而適足以開物成務。廣大悉備而不遺於周旋曲折。幾微神明而不出於爽常。物則三至三無而不外於聲詩禮樂。上智者克復於一日。久死於朝聞而未始無竭才。時省之功中下者終始於典學。慎脩於困勉而未始無貫通之漸。同仁一視而篤近以舉遠。汎愛兼容而尊賢以尚功夫。是以範圍不過曲成不遺而能以建三極之大中。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一目。如此而萬世。明則有禮樂。幽則

有鬼神如此而已矣。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繇是而之焉，物莫不繇之謂道。得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自教之衰，天命之精神明之粹大中至正，經常不易之理既鬱而莫覩。而聖王所爲禮樂教化之道，又湮塞而不流，六府不脩，而兼并游惰之奸起，民無所衣食。三事不治，而婚姻喪祭鄉射之典廢，民茫不得以自盡其心。五常百行，六官萬務，無一而或得其當。民貿貿然而莫知所之也。於是二氏者宗，既有窺於性命，有無虛實之際，握其幾神以自命，舉儒者莫能難。而天人鬼神之際，死生之變，言之若燭照數計。

詰之若谷應響答而大警夫天下之人心。世之人方沉酣於富貴聲利之習。冥莫能自解。而其徒之高潔者。方且蟬蛻世濁。自濯滌於塵根香色之外。無毫滓入其心。世之人束於教。徇於名。繩糾於度。數言証之。習膠莫能自脫。而其徒之辯智者。方且恣睢自肆。遨遊轉徙於無何有之鄉。世之賢稍近裏內脩者。方且心心相持。如髡如鉗。自蘿自訟。而欲窒愈萌。機隘愈迫。無一息之憐。乃其徒之達體者。則能直於本心。見自本性。曉然於平等日用之妙也。世賢之久學精習者。悟自然之爲體。則往往以淨景爲心。旋輒晦觸不

且猖狂恣之。乃其老師尊宿方且以具足戒。自力終  
死其處而無外慕也。雖資稍下劣。信從力而精神專。  
脫粘內伏。險機逆照。往往閉爲幽光。澄爲妙觀。忽恍  
閉燐於眉端。險頂踵之間者。亦得以簧惑夫愚癡之氓。  
乃禮樂廢缺。死生喪祭幽明之變。又爲之幻怪鼓舞。  
若冥漠之及交。有以寄夫孝慈無窮已之心。下之老  
無所終。幼無所長。鰥寡孤獨無養者。又皆得托於其  
徒以自生而不至轉死溝壑也。故羣天下趨之而不  
可禁禦。攻之暫破而益堅。撲之未滅而愈熾。亦其宜  
也。是亦可以自反矣。曾不是反。而欲辭而闢之。以其

辯。嗟夫。幾微得失之間。若毫若髮。自昔賢儒難言之。  
又孰從而辯質之哉。何則。彼其所造者微也。形上之  
理。無聲臭觀聞之妙。彼固親見之也。惟幾微有鄉流。  
失之弊。放千里而不止。是故見其無聲臭矣。而舉其  
體物不遺者。一之於無物。見其不觀聞矣。而舉其生  
化自然者。一之於無生。旣無物矣。而物之終不可得  
無者。則以爲非有非無。而一之於幻妄。旣無生矣。而  
生之終不可盡者。則以爲不盡而盡。而一之於滅度。  
故老氏爲虛。釋氏爲無。近吾道之無聲臭。而即虛而  
實。即無而有者。終歸於撻提而滅絕之也。老知常以

爲明佛平等以爲覺近吾道之中庸而吾學之道中庸者終不以措諸行也老三十輻而一轂佛須彌而一芥近吾道之一貫而吾學之盡精微者終不以研諸慮也故聖門之教語上語下各異其施亨行時中不悖其等而彼則一衆生未成佛終不證泥洹以爲神也聖人與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而止彼則以德報怨究親平等以爲大也聖人之急人繇已溺已饑而可逝不可陷彼則割截肢體行於布施以爲慈也極其妙不可以思議盡不可以脩證得心行路絕擬議俱泯然達上而不根於下周遠而不詐於近好

怪而不拘於常。輕爲難能。於日用固太高而無實也。是故老之教極於數之所不能窮。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致。微乎微矣。吾其行。唯無欲害人。而不多仁恩。動不爲利。而不戚戚。門隸貨財。不爭。而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而不多食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而不尚辟異。不賤伎詭。爲在從衆。以爲是非之不可分。細大之不可倪也。佛之大覺。覺根清淨。故六塵清淨。塵清淨。故四大清淨。以至十方三世八萬四千陀羅門畢清淨矣。覺性徧滿不動。圓無際矣。乃其行。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不厭生死。不

愛淫樂。不敬持戒。不憎毀禁。不重久習。不輕初學。  
以爲不即不離。無縛無脫。所謂者無得失。取捨其  
能證者無作止。任滅而壹之。無能所也。悟其無  
矣。而欲以無者空諸所有。致其虛矣。而欲以虛者  
畧諸所實。欲空諸有。則有物。有則有典。有禮者畢  
舉而歸諸幻也。欲空諸實。則明物察則淳。與庸禮  
者畢舉而歸諸虛也。故子程子曰。云爲無不周徧。  
實則外於倫理。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聞物成務。  
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也。夫古今之運。  
猶日有中晏。時有寒暑。人有生長壯老。不可得而

反也。三皇之治中國也。以道治之始也。譬言父母於  
孔子乎。乳哺之而已。罰禁提撕舉無所於用。何則。  
其知識固未開也。比其稍長。不授之常生之業脩  
之人道之矩。必且蹶不振矣。老莊之學。欲宗黃炎  
之道。以易世。是猶於昏旦而取曠於日中而寢也。  
不至於蕩敗無制。勢固不止。故無爲自化。無事自  
靜。無欲自正。雖天德王道之本。而禮樂仁義。其所  
恃以無爲無欲者。如之何。槌搥而滅絕之也。且夫  
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而人亦  
天也。今日伯樂善治馬。而馬之死。者過半。則是率

天下之馬而棄之無所用也不獨廢俗樂亦且廢  
馬。且其稱上古之同德也。貴無爲也。其無爲也。將  
能不織而衣。不耕而食乎。如必耕且織也。必刈麻  
枲。必抽茨棘。必且服牛。必且破塊。亦烏在其不失  
性也。且夫天地設五氣。而後萬物生。聖者官三才。  
府六物。而後萬國寧。彼盜跖陳桓者。盜天地之形。  
聖者之法。而逆用之。則聖人死。而天地不官之効  
也。今日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拮擊聖人。縱舍盜賊  
而後可。凡此人物。孰生孰形。亦且將仰射天。俯決  
地。而後可乎。且跖恒盜聖法於千載之後。縱不掊

擊。乃欲追聖者於數千載之前而掊擊之。亦何異  
卽末孫之桀紂而蔽罪於湯武矣。堯舜周孔者。代  
天工生民。非以爲勞也。今比堯於軼夫。比舜於卷  
妻。比孔於天戮。比仁義是非於天。豎天刺也。而欲  
縱其心於淫蕩。恣睢轉徙之塗。夫淫蕩恣睢轉徙  
之塗。又何足以域世也。封濬廢水放決。其必且堤  
坊。沮澤多禽獸至。其必且罟獲。不爲申商斯高勢。  
固不止矣。故剖斗折衡。爭乃滋起。禪殘聖法。亂乃  
滋。章擢六律。滅章采將益淫滯滑亂。其聰明而又  
何含乎。惡智之鑿。而鑒其智於淫蕩恣睢轉徙之

域。是亦好智之過也。且天地有盈虛。日月有中晏。  
造化未有居其所而不變。變而不化者也。庖犧氏  
而無死。神農氏不得作矣。神農氏而無死。黃帝堯  
舜氏不得作矣。而黃帝塚在橋山。故五帝之聖焉  
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霸焉而死。死者人  
所必有也。不可推移。奈之何。仁義不脩。孝弟不立。  
而云爲長生也。甚矣人之無厭也。其無厭也。以有  
貪也。其有貪也。以有惑也。以吾之貪心與貪之者  
之心合。以吾之惑心與惑之者之心合。轉相引取  
轉相譖。張轉相附和。其貪愈甚。則其惑愈深。其惑

愈深則其詭愈誕。又久之則貪者忘其爲貪。惑者忘其爲惑。而誑者亦且忘其爲誑。蓋至於忘其爲誑而訛傳妄踵。甲唱乙和。方志志之。幽怪傳焉。希高慕奇之士。又從而從臾之。於是變現恍惚之妖有遐登坤舉之事。其爲說牢不可破。而其爲蔽膠不可解矣。嗟夫。彼其所稱不死者。遼邈未論。即距今三五百年者。茫無風影。孰見孰聞。又安所質而信傳之也。其情見事露者。往往而是。至不可勝數。則又曰不必信不必不信。甚矣人之好怪也。餘冬錄云。唐幽州有石老人。傳其化時跨

白鶴翔雲而去有爲續仙傳記之者元瑞州鄭仙姑人傳其乘紫雲僊去鄉里爲立祠祈禱有靈響遠近震動後情得則石老以病死尸爲其子沉之水鄭僊姑因與人私通父醜之寃轉售旁邑後出尸於水歸人於旁邑而妄息同州王野人居浮山縫紙爲裳取竹架樹上覆以草獨止其下虎豹過弗害卒人相與鑿木爲空盛其屍埋閭中尚恠者因謬云州人陳恒發其棺惟空衣神事之李文公翹與恒遇問之恒曰妄也翹知循州具棺櫬命將吏改葬之南岡其骨存志曰王野人葬于此按古今正史不及神僊也神僊

傳若郡縣志彼此承踵先後沿襲事同名異者甚衆要之不足信也。記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夫南北之極或祝髮而裸或揭巾而器輒沐之食子儀渠之焚親得之晳而成之若性何限彼釋氏者西方之教也爲之慈忍以消其忿爲之澹素以堅其性爲之戒律以攝其欲爲果報輪廻之說以恐怖其愚開空善寂樂上乘之門以安其智爲之髡緇遊戲以和其俗爲之偈唄音樂以暢其情又爲之變現出沒神呪幻化妙於其上之術以駭其心今西域尚多有之要惟當以異術視度之故曰西方之教也今居中國之地而從西方之教以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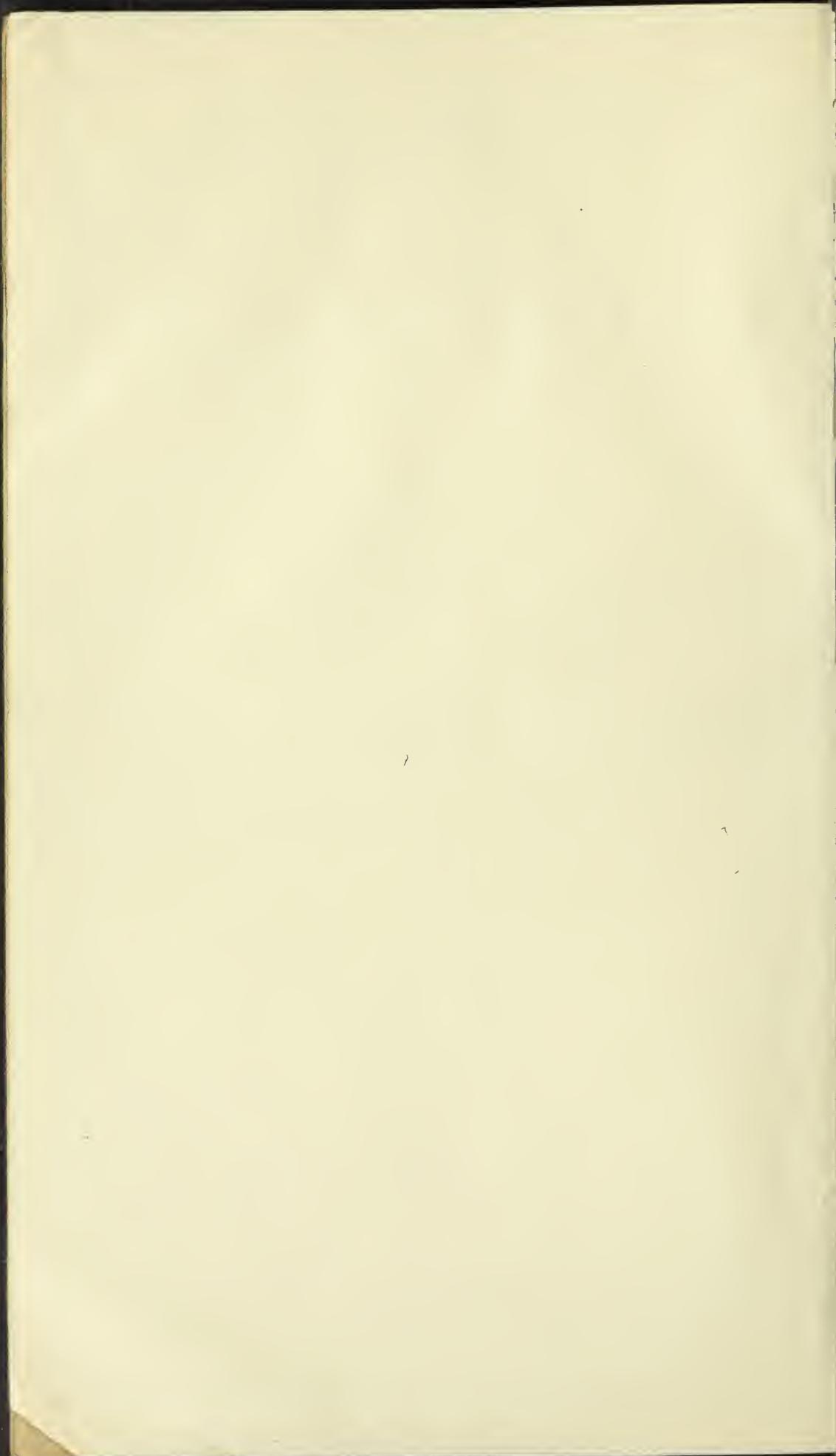
已則髡髮縕衣斥妻屏子苦節而不堪矯異而難行也以之處物則久習夷於初學寃仇等於親愛衆生齊於一子必外斯世斯生而後其說可通也以之理財則施舍盛而農桑本業之教荒以之用人則賢不肖淆而舉措命討之典失以之垂訓則好大不經語怪語神荒忽罔象之妖作又焉往而不弊也哉且夫中國之教尊尊親親有等有殺威儀棣棣壹不可遷則有物有則之故也文殊之持刃而以爲悟無生忍黃龍之批頰而以爲見過師而爲之師者揚眉瞬目隨所至棒喝也以行之中國也得乎於教也滋悖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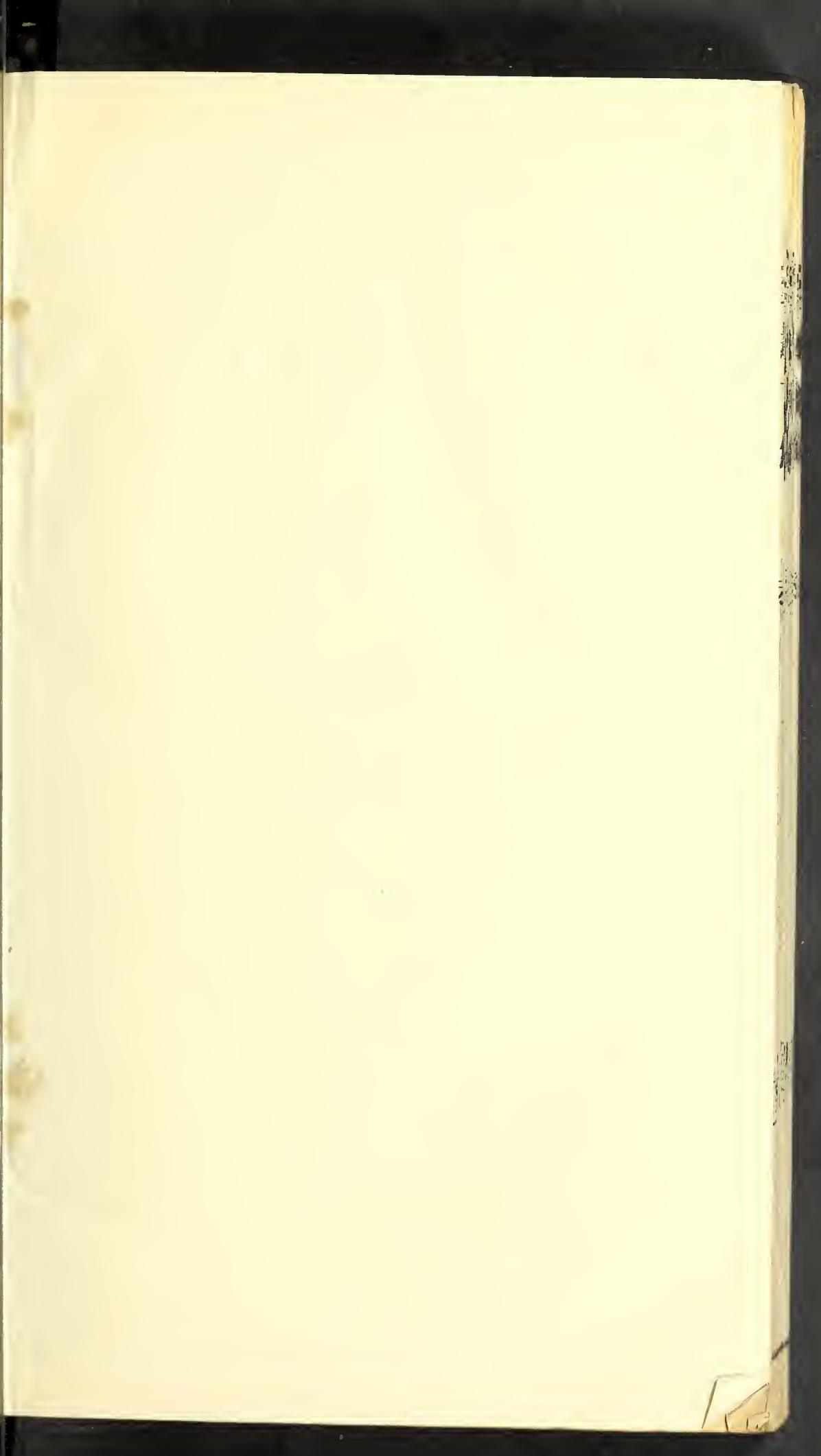
中孚之彖曰信及豚魚其萃曰翰音登于天貞凶言信非所信不可貞也今其教雖童子謾而坐其頰爲得證果焚指割臂捨身命以布施云得入地也於信也滋惑矣今所居者中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立也所業者六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作周公孔子之所述也所與處者人倫庶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修而明也孝弟通於神明禮樂達於神化舉其所謂精且玄者不旁給他借而足而何必認認焉悅奇尚異索玄大以相蓋爲哉孟子曰反經反之也者身之也反之身心性情章之禮樂教化順事恕施於農

政王路舉皆詣其極然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者從可議也此反經之謂也

鄧元錫曰子讀大戴記小辨曰先聖見之矣世之衰也必尚辯。辯。然懼其亂德也夫君子約言小人多言君子尚行小人尚言尚言甚必辯辯必窮大索隱以相高苟務加人雕刻渾淪析玄解冥焜耀如火旋轉如風委復不窮也如水押闔如兵鷄第三足卵析有領規道動以相反愈析愈冥令聞者惑心失意若見其可樂也夫一摹之變不可勝旣也况天不之言乎然而其樂也不下席苟足譁衆爲人師而止無

當於事實。蓋弊極於談天雕龍炙轂之倫。而濫觴於  
春秋。孔子曰。社稷之主愛日懼學焉。而日不足學也。  
何以辨。先王學齊大道以通於政。天子學樂辨風諸  
侯學禮辨官。大夫學德辨義。士學順辨志。庶人聽長  
辯。禁農鄉行力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辯乎。學禮  
樂而力忠信。習之賢乎。安之聖人已。今之君子。孰爲  
三復於斯言。張栻。此後世宗二氏者。病朽。







下廿四